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金笔点龙记

(上)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第一回 仗义救危 书生历险

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省试期近，革辜学子，分由四邻县镇，赶集省城，准备大显身手，进而问鼎京试，一举成名。

为了读书方便，有钱的富家弟子，可以租一幢大宅独院秉烛夜读，使那朗朗读书声，不致惊扰到四邻，但大多数小康、贫寒之家的子弟，都是惜读于寺。观。庵、词，一则取其宁静，一则也可节约一些用度。

纵然是寒门子弟，也都带着足够的川资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筹一笔盘缠费用，父赶苦工，母加夜纺，作父母的，多受了无数劳苦，也要设法为孩子筹措一笔宽裕的费用。

所以，会试省城的学子们，一个个衣着光鲜，也都不会为用度烦恼。

开封府城郊西天王寺，名字很气派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寺院，一进院落，两列厢房，寺中只有一个香火工人，十大半月，也难得有一次香客上门。

但天王寺够清静，僻处荒野，绿重环绕，清静是清静，只是太荒凉了一些。

四周二里内没有人家，在这里读书，确是了无尘俗的喧扰，但却要一份胆气。

这天午时过后，却来了一位清秀的蓝衫少年，琴卷一箱，一望即知是一位会试省城的学子。

守寺的工人，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，耳目迟钝，行动很慢。

那蓝衫少年打量了一下寺中形势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老丈，请为在下通报方丈一声。”

老人堆满皱纹的脸上，泛现出一片笑容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座小小的寺院，没有住持方丈，上上下下，就是我一个人。”

蓝衫少年唉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甫阳俞秀凡，此番来省会试，想借贵寺一厢，宿读几日，不知大师可否赐允？...那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清清喉咙，道：“老汉只是一个看顾香火的人。这寺中本有一位住持方丈，三年前离寺他去，老汉俗姓丁，也未正式剃度出家，不敢当大师之称，你以后叫我一声老丁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是丁老丈。”

老汉笑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寺中只有老汉一人，我年纪大了，耳目不灵，公子留此借读，只怕老汉无能为公子料理膳食。”

他虽然年纪老迈，但说话颇有文气，想他幼年，也是一位读过书的人。

俞秀凡肃然生敬，欠身说道：“在下出身寒微，求学在外。也曾自理过炊膳之事，这方面不劳老丈费心。”

就这样俞秀凡在天王寺住了下来。

这夜晚，俞秀凡孤灯夜读，朗朗韦声，直达户外。

好在，这天王寺附近没有人家，老汉耳目不灵，熟睡沉沉，虽是高声夜读，也惊扰不到别人。

天约二更，俞秀凡读完夜课，掩了书卷，正侍展被就寝，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了进来。

俞秀凡霍然一惊，暗暗忖道：这等深夜时分，如此荒凉所在，怎么有呻吟之声传来。

他满腔诗书，自具胆气，打开室门，缓步而出，想循声找去，看看那呻吟声是怎么回事。

但那呻吟声，却突然中断不闻。

抬头看，明月如镜，光华照地，风摇寺外绿竹，传来了轻微的沙沙之声。

俞秀凡开启寺门。缓步行去。

皓月如镜，绿竹漪漪，好一派清明的夜景。

俞秀凡凝神倾听，竟然难再闻呻吟之声，心中大奇，暗道：莫非是我听错了。

流目四顾，只见月光下千竹摇影，深深寂寂，哪里有什么人踪。

俞秀凡绕寺一周，不见异状，正待举步回寺，突闻一声若感慨若呻吟的叹息声，传入耳际。

夜阑人静，这一声叹息，俞秀凡听得甚是真切，急急转身，循声找去。

果然，在一丛翠竹之下，倒卧着一个人。

伏身看去，只见那人身着青色衫，是一个中年文士，紧闭着双目，似是已经晕了过去。

俞秀凡伸手一探那人的鼻息，只余下如游丝般一缕气息，急急伸手抱起那青衫人，返回寺中。

放下青衫人，俞秀凡立时奔向厨房，煮了一碗姜汤。

他读书颇杂，五经四书之外，旁及乍草医书，只是从未用过。

天王寺孤处荒野，此人又危急万分，而且时届深夜，就算俞秀凡很想去请个郎中，也是无处可请，只好自己下手了。

灌下一碗浓浓的姜汤，使那气若游丝的中年人，突然清醒了过来。

只见他缓缓睁开双目，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暗然叹息一声。

道：“小兄弟，是你救了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救人之急，拯人之危，乃为人之道，兄台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青衫文士道：“读书人究竟是与众不同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台病势似很沉重，这一碗姜汤只能使你暂时苏醒过来，必得早些请个郎中瞧瞧才是，”青衫文士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身上有药物，小兄弟替我拿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台药物放在何处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在我腰间一个布袋之中，劳请小兄弟，替我解下。”

敢情他连解开腰间袋子的气力，也没有了。

俞秀凡依言撩起了中年文士的长衫，解下他腰间一个白带子。

这带子形如褡裢，似是装了不少东西。

青衫文士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由绣金龙那边算起，第三节中放有一个白色的玉瓶，取它出来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转间，发觉那条白布腰带，共分七节，每一节中，都似装有东西，不过东西有多有少，心中念转，人却依言从第三节白布带子中取出一个玉瓶。

中年文士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拔开瓶塞，替我倒出两粒药丸。”

俞秀凡看他背倚壁间，脸色一片苍白，虽然说话的神情很从容，但神

色问却隐隐流露出无限的疲惫，急急打开玉瓶，倒出了两粒白色丹丸。

中年文士苦笑一笑，张开嘴巴。他没有说话，但脸上却流露出无限尴尬之情，看神情无疑是说，请你老弟把药物送人我口中如何。

俞秀凡缓缓把丹丸放人那中年文士口中，随手端起了一杯开水，替那中年文士冲下了口中的丹丸。

中年文士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，脸上突然泛出红光，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寺中有些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看顾香火的老丁，再就是在下我了。那丁老丈年过七旬，耳目不灵，行动不便，兄台需要什么，只管吩咐在下就是。”

中年文士脸上泛现微微的笑意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贵姓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姓俞，双名秀凡，请教兄台？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我姓艾，比俞兄弟年长了几岁，恕我托大，你就叫我一声艾老大吧！”

俞秀几道：“艾兄既然长我几岁，理应叫你一声大哥才是。”

中年文士上笑一笑，道：“那岂不太委曲你兄弟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艾兄说那里话，小弟看艾兄气宇不凡，不知怎的竟抱病赶路，倒在荒野。

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这寺中的丁老丈，耳目迟钝，只怕艾兄……”话到此处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中年文士上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弟，世间有所谓缘分二字，咱们这番相遇，也许就是缘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说的是，如非小弟在此借读，也许大哥不会抱病赶路，病倒于此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兄弟，你在这开封可有亲友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大哥问此作甚？”

中年文士探手从腰间褡裢袋中，取出二颗明珠，道：“兄弟，这里有明珠两颗，请兄弟收下。”

俞秀凡非出身于富豪之家，但他读书颇杂，胸罗甚博，看那两颗明珠，都如猫眼一般大小，灯光下耀眼生辉，心中虽然惊奇，但却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这两颗明珠光华耀目，想必是价值连城之物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兄弟好眼光，这两颗明珠，价值在万两以上。”

俞秀凡脸上一寒，道：“大哥，要把这两颗明珠送给小弟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中年文士叹道：“兄弟不要误会，先请收下，小兄还有话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是出身寒微之家，但幼读圣贤书，深知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大哥不明不白的给兄弟这样珍贵的两颗明珠，如不把事情说明，小弟……”

中年文士上接道：“俞兄弟果然是一个君子人物。”

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不瞒兄弟说，小兄不是生病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哥不是生病，那是……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小兄是被人打伤的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和人打架了？”

中年文士叹口气，道：“兄弟不是江湖中人，不知江湖中事。小兄先受

人暗算，后遭围攻，以致内腑中受了重伤，小兄相信他们很快会找到此地，但小兄伤势甚重，一时间无法行动，小兄弟如下避开，只怕要身受牵累。这两颗明珠，留在小兄身上，已属无用之物，万一小兄被他们杀死，此明珠岂不便宜别人。兄弟才情非凡，人如其名，这两颗明珠，可助你安顿家园，也好一心读书。兄弟，钱财虽是身外物，但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。兄弟，你丰采俊逸，在朝当为重臣，在野必为奇士，大儒。兄弟，宝剑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，你收下吧！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言虽有理，但小弟仍不能收。”

中年文士脸色一变，再道：“兄弟，如若觉着小兄说的有理，不收下明珠，那就是矫情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如是小弟收下这两颗明珠，大概就得离去了。”

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死有轻重之别，追杀小兄的人，都是江湖上穷凶极恶之辈，多杀一个无辜的人，在他们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，算不得一回事，你何苦留这里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大哥既知留在此地，凶险万端，非死不可。又何不肯和小弟一起去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俞兄弟，小兄的伤势很巨，行动不便，无法逃走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那容易，小弟背着你走。”

中年文士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兄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些人都是江湖穷凶极恶之辈，举手就要杀人，兄弟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如何能应付那些凶恶之徒？”

俞秀凡目光凝重，盯注在中年文士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艾大哥，正因为小弟是一位文弱书生，他们不相信我敢把大哥藏起来。”

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把我藏起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身受重伤，无能逃走，小弟又不忍弃大哥而去，只好把大哥藏起来了。”

中年文士神情凝重他说道：“兄弟，那些人都是江湖上多年的大盗，一流的魔头，见识博广，如何会被你瞒过。兄弟，这事不是儿戏，你还是早些逃命去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虽无能一夫挡关，力退强敌；但可以斗智不斗力。”

再说，深夜之中，小弟如孤身独行，万一遇上了他们，定然会使人疑窦。那时，纵有百口，也是无法辩护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顾虑的不错，那么小兄告辞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哥伤势很重，既无能和人抗拒，也无法奔走逃命，离开此地，凶多吉少，何不试试兄弟的办法呢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我怕拖累到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经拖累到了。现在已不是后悔的时候了。”

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先把你的安排，说给我听听，小兄再作主意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思，简略的说明了计划。

中年文士终于被俞秀凡说动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就照兄弟的意思试试。不过，小兄把话说在前面，一旦被他们找出小兄，你就一口否认由你安排的

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去安排，大哥也准备一下，事情急迫，愈快愈好。”

中年文士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记着，兄弟，不能留下一点痕迹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放心。”举步而去。片刻之后，重又转了回来。

中年文士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怎么样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大哥请吧！”

中年文士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记着，一旦露了行藏，你千万不能承认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大哥放心吧！”

中年文士在俞秀凡搀扶之下，缓步行了出去。

俞秀凡重返西厢，整理好床上的被褥，剔亮油灯，重又展开了书卷，又读了起来。

琅琅书声，静夜中，传出了老远。

三更将近时分，俞秀凡伸了一个懒腰，掩上书卷。

一抬头，只见室门口处，站着个全身黑衣，年过五旬的枯小老人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暗暗忖道：这人几时到了门口，我竟然未听得一点声息，感觉到一点异征。

原来，他虽琅琅高读书文，但暗中却分神听着室外的变化。

只见黑衣老人，突然一跨步，行到了书案前面，一伸手，披在俞秀凡的肩头之上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打扰你读书了。”

俞秀凡顿觉着肩上骨疼如折，满头大汗，滚了下来。

黑衣瘦小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不住啊！小哥儿不会武功。”

俞秀凡拭拭脸上的汗水，静静说道：“老丈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老人双目突然一瞪，两道目光，有如冷电一般，暴射而出，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。

那目光有如寒芒霜刃，逼的俞秀凡不自禁打了一个冷颤。

黑衣人满脸冷肃杀气，道：“小弟兄，你心中该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只要老夫挥手一声，立时可使你死于当场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丈武功惊人，定然是一位大侠客了。”

这两句话讽刺，也似奉承，听得黑衣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不是什么大侠，用不着奉承老夫。”

你用心听着老夫的问话，据实回答，如有一句虚言，老夫可能出手杀人。“俞秀凡暗暗吸了一口冷气，忖道：“这些人，怎么如此横蛮。动不动就要出手杀人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小生幼读圣贤书，倒也有一身傲骨，老丈身怀奇技，举手投足间，就可以取我之命。但小生不愿屈于威武之下，老丈如有杀人称快之癖，尽管出手，小生自知非敌，也不愿出手反抗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。

黑衣老者脸上的神色连变，但终于忍下了胸中怒火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儿，死于老夫手下的武林高手，不知凡几，老夫岂在乎多你一个人；不过，不愿杀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罢了。”

俞秀凡睁开双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丈，既是讲理的人，咱们就好谈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老夫没有工夫和你扯谈，你只要据实回答老夫的话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请问，小生知无不言。”

黑衣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但榻上的痕迹，早已经被俞秀凡毁去，瞧不出一点可疑之处。才缓缓说道：“不久之前，有一个身受重伤着育衣的人，曾到此寺，不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问的很技巧，回答时一不小心，就可能失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这天王寺中，很少香客，小生到此借读；从未见过进香的人。”

答的也好，一口回拒于千里之外。

黑衣人一皱眉，冷厉的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读书人岂能乱打诳语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说的句句是真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今宵之中，你一直坐读到此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试期届近，小生不得不发愤夜读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王寺弹丸之地，老夫在一刻工夫之内，可以搜个清清楚楚，寺中如若还有别人，那就有得你的苦头吃了。”

俞秀凡一扬双眉，道：“寺中除了小生之外。还有一人。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？现在何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位丁老丈，是这天王寺的香火道人。他年老力衰，耳目不灵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别人了……”

似是感到言未尽意，又接道：“适才小生秉烛读书，竟不知老丈何时到了门外，如是来人和老丈一样身手，小生就……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不可能，他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又中了奇毒，算时限早该发作，哪里还有越屋逾墙之能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，小生就不知道了。老丈既是心中有疑，何不仔细搜查一下。”

黑衣人目光盯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小娃儿，老夫如是搜出了那青衣人，就有得你的好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差矣！寺中纵然有人，但又和小生何关呢？”

黑衣人心中暗暗想道：想他一个文弱的读书人，怎能有如此镇静工夫，看来他说的都是真话了。

思索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劳山四义结我仔细搜查一下。”口中吩咐众人，两道目光却是瞧着俞秀凡。

但见四个黑衣人，欠身一礼，闪身而去。

这时，俞秀凡才瞧到西厢门外，月光之下，站着八个黑衣人，四个飞跃而去，还有四个站着未动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。暗道：这天王寺只有一殿两厢，如是他们搜的仔细，只怕要找到大哥的藏身之处了。

他生具过人的胆识，在此等险恶之境况下，竟然能控制自己不露形色。但闻一连串蓬蓬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想是四人搜查的十分仔细，翻桌倒椅之故。

黑衣人突然一上步，笑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啊？”

俞秀凡心头一凛，故意叹口气，道：“老丈，这座天王寺，香客稀少，

财产不多，一个看守香火的丁老丈，只不过勉可温饱，如若你们打坏了寺中的桌椅，只怕天王寺添置不起。”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天王寺添置不起，你可以赔啊！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小生自会尽力而为。”

黑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如能告诉我那受伤人的行踪，老夫就捐献一千两白银，再建天王寺，重塑金身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小生很惭愧，无法为天王寺一尽心力。”

黑衣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小娃儿。你记着，如是我们找出那受伤人，你就要陪他殉葬。”

俞秀凡微一颌首，道：“老丈不信，那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满怀江湖经验的黑衣老人，目睹俞秀凡的认真神色，心中忽然动摇。暗道：一个文弱少年，怎有此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看来，那小于是真未到此地了。

这时，劳山四义，带着那丁老丈行了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回神君的话，殿厢厨厕，都已搜到，除了这老小子之外，再无别人。”

黑衣老人目光转到那丁老丈的脸上打量了一阵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追下去，量他逃亦不远。”大袖一拂，飞腾而起，月光下，人影一闪而没。

八个黑衣人联袂而起，跃上屋面，再一闪，人踪顿消。

丁老丈风烛残年，被劳山四义提水一般的拖来此地，正是气喘不停，四人陡然放手而去，哪里还能站得住脚，一跤跌在地上。

俞秀凡目睹那黑衣人越屋飞渡的灵巧身法，心中大为惊异，向往。

闻得蓬然一声，那丁老丈已着着实实的摔了一跤。心中大惊之下，急急奔了过去，扶起了丁老丈。

月光下，只见他脸上挂下一行血水，左额上碰了一个伤口。

俞秀凡急急掏出怀中绢帕，按住丁老丈的伤口，说道：“老丈伤得很重么？”

丁老丈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药物敷伤口，只好先把伤口包起来了。”

丁老丈抓着俞秀凡的右臂，挣扎而起，接道：“俞相公，扶我回房里去，老汉还收着一点药物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老丈，他们搜了你的房间？”

丁老丈不理俞秀凡的问话，说道：“快扶我回房里去，年轻人！”

一面抓紧了俞秀凡的手腕。

俞秀凡忽然间觉着这位老人，内心中非常的清楚，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慢步，迟钝。

照着那老人的吩咐，俞秀凡扶着他回到房里。

透入室中的月光，隐隐可见，那是一间很简单的卧室，除了一张木榻之外，只有一个已经破损了的木柜，和两张勉可坐人的竹椅。

一切都是那样陈旧，几乎是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。

丁老丈勉强爬上木榻，大声的喘着气，道：“俞相公，靠窗口的木桌上，有火石，火镰和纸煤子，点上油灯。”

俞秀凡暗自皱皱眉头，找出火镰，火石，燃起木桌上一盏油灯。

灯光照耀下，陋室中的景物，更为清晰。丁老丈伏卧在木榻上，又道：“俞相公，打开木柜，上面一层，放着一个瓦罐子。那里放有一些药物。唉，

这些药物，放了十几年啦，不知道是否还有效用，”他说的字字清晰，俞秀凡想装作未听清楚，势又不能。只好依言打开木柜，取出了一包药物，敷在那老人伤处。

丁老丈拉起露出败絮的棉被，盖在身上，道：“年纪大啦。这一跤摔的不轻，真得好好的睡一天，俞相公，你去吧！替我吹熄掉灯火。”

俞秀凡瞧了一下，吹熄灯人，带上房门，道：“老丈，你先睡一下，明天，小生去替你请个郎中来瞧瞧。”

那老人似乎已经没有再说话的气力，轻轻咳了两声，未置可否。

俞秀凡暗暗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可怜的老人，孤贫无依。”

忽然觉着，去路被一事物挡住。

抬头看去，溶溶月色之下，只见那黑衣老人像幽灵般，站在路中，神色冷肃。

原来，那老人所以要他点起灯火，打开木柜，似乎是显示清白，不禁大为敬佩，暗道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这等洞透人性的经验，纵然是读万卷书也难学得，当真是人情练达皆文章。

黑衣老人语声冷漠的像寒冰地狱中吹出的阴风，道：“小娃儿，你是读书人，当知明哲才能保身，如是你插手了这件事，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也难逃得性命。”

历经了一番凶险，使俞秀凡变的更为镇静，望着那黑衣老人，毫无惧色。

书化气势诗作胆，颇有不畏强暴的豪壮。

未等俞秀凡答话，黑衣老人突然飞身一跃，消失不见。

一觉醒来，红日满窗，已是日过三竿的时分。

翻身下床，匆匆盥洗完毕，正想奔入那老人房中，心中忽生警觉，立时改变主意，携书一卷，缓步出寺，一面信步而行，一面展卷朗读。暗中却留神四顾。

果然，翠竹林中，似乎是有人影浮动。

俞秀凡装作未见，朗朗高读，旷野静寂，满林尽都是回应的书声。

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俞秀凡才缓步行回寺中。

天王寺仍然是那样的宁静，看不出任何异状。

头上包着白纱的丁老丈，倚在墙壁一角，席地而坐，沐浴在阳光之下。

他闭着双目。似乎已睡熟了过去。

俞秀凡放轻脚步，似恐惊扰了那丁老丈的睡意。

只见了老丈伸动一下右脚，忽然睁开眼睛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说道：“老丈的伤势好些么？”

丁老丈移动了一下身躯，道：“好多了。俞相公，劳驾替我重包一下伤口。”

俞秀凡放下手中的书卷，蹲在那老人身前，解开他头上的白纱，重新包扎。

但闻那老人低声说道：“俞相公，你做得很好。他需要一段时间养息伤势。但那些人不会死心，他们会像幽灵似的，突然出现在天王寺中，你要镇静些，用不着去看他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

还未来及开口，那丁老丈又接着说道：“俞相公，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

事情一样，读你的书，不要有任何异常的举动。他们一直在监视着咱们，咱们无力反抗，只有和他们比耐力，比镇静。”

俞秀凡微微的点头，包好老丈的伤势，道：“小生去理膳事了。”

一连三日，俞秀凡果然照常读书，偶而和丁老丈谈几句话，也都是有关省试功名的事。

三日中，没有人来过天上寺，但俞秀凡却一直感觉到暗中有人严密的监视着。

第四天中午时分，老人的伤势已然大好，进入厨下，帮着俞秀凡举炊理膳事。

俞秀凡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低声说道：“老丈，我那位艾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伤势已好了八成，再有两三天就可以完全复元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但愿这两三天，再没有什么变化才好。”

丁老丈道：“俞相公，百里行程半九十。这几天，他们恐已搜查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，咱们要格外谨慎一些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我想去瞧瞧艾大哥，行么？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他要养伤。你不能打扰他，再忍耐三天吧！等他完全恢复了，自会和你促膝长谈。”

突然间，一阵辘辘轮声，划破了大王寺的安竟。

俞秀凡放下手中的炊具，道：“老丈，哪来的车轮声？”

丁老丈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道：“很多年都没有车马上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咱们瞧瞧去吧！”

丁老丈道：“你用不着去了，唉！俞相公，有些事必须多多谨慎，世道好险，人心难测啊！”

他言中之意，若有所指，但却未多解说，手扶门框，缓步而去。

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的背影，心中泛起强烈的好奇，匆匆收拾过厨中事务，缓步行了出去。抬头看夫，只见一辆华丽的篷车，已停在庙门口处。

车帘启动，一个身着绿衣丽人，缓缓下了马车。

那妇人年约二十四五，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官舍，水绿罗裙，水绿衫，手中执着一把宫扇。

赶车的，是一位年约五旬的老人，穿一件对襟黑大褂，腰中束着了一条白色的带。

一个十五六岁，梳着双辮的丫环，站在那篷车前面。绿衣丽人伸出左手，扶在丫环的肩上，缓步向寺中行来。

丁老丈颤动着步履，迎了上去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夫人...”

绿衣丽人停下了脚步，目光却投注在远处俞秀凡身上，微微一笑，才把目光收了回来，望着丁老丈，道：“老丈是.....”

丁老丈接着：“小老儿是这庙中的香火道人。”

绿衣丽人低声道：“那位年轻的书生呢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一位俞相公，在小寺借读，”绿衣丽人道：“这寺中，除了两位之外，还有别的人么？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座很荒凉的小寺，连主持都已离去。”

绿衣丽人扶着那青衣女婢的肩头，缓步向寺中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老丈，奴家在佛前许过心愿，想借贵寺还愿，不知老丈的意下如何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那真是小寺之光。不过，夫人，天王寺很狭小，也没有知客接待，岂不是委屈了夫人么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喜欢这儿的清静，如有缘，我也可能捐一笔银子，重修一下这座寺院，不过，老丈……”

丁老丈道：“夫人有什么吩咐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我意在贵寺中借住几日，不知道是否方便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这个，夫人，小古中房舍有限，四厢一室，已为俞相公借读所用。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东厢房呢？”

丁老丈道：“里面堆置杂帆积尘盈寸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从人义婢，可以打扫。”

丁老丈道：“哎！夫人，可惜老汉太老迈了，只伯无法助夫人一臂之力。”

绿衣丽人举手招来了那赶车的老人，吩咐道：“你和小翠动手，打扫东厢，不可劳动了丁老丈。”

那赶车黑衣大汉，对绿衣丽人执礼甚恭，欠欠身，立时奔向东厢，青衣女婢紧随在车夫身后，两个人动作很快，不过顿饭工夫，已把东厢打扫干净。

丁老丈身子倚在墙壁上，几次想动手帮忙，都为那绿衣丽人阻止。

俞秀凡坐在西厢，木桌上摊开了一桌书卷，但他哪有心情读，目睹书上，心驰室外，不时偷眼看东厢的打扫情形。

那华丽的篷车上，带的东西十分齐全，但见那青衣女婢搬下被褥来，黑衣车夫，扛着一张女榻，行人东厢。

俞秀凡暗忖道：原来，他们早就有了准备，似她这等气派的贵妇人，怎会要住在这荒凉的小寺之中，而且不避男女之嫌。

心中忖思之间，瞥见那绿衣丽人，直向西厢行了过来。

一阵脂粉香气，扑人鼻中，敢情那绿衣丽人，已然行人房中，直到了书案前面。

俞秀凡合上书卷，深深一礼，道：“夫人……”

绿衣丽人摇摇手中的宫扇，道：“你们读书人，讲究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大概对我这举动有些不敢承教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生读圣贤书，自然遵从礼仪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万恶淫为首，论行不论心，论心世间无完人。相公只要行为正大，又何必顾虑男女之嫌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高论，但小生自惭……”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俗语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贱妾许下心愿，佛前偿还，故而下借宿寺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既在佛前许下心愿，就该到庵中还愿，女尼接待，方便多了。何况，天王寺香火不盛，僻处荒野，对夫人实有不便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贱妾夫门。娘家都很富有，还完心愿之后，贱妾准备扩建天王寺，使它成为一方名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立此大愿，小生亦感敬佩，在下这就迁出西厢，奉让夫人……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借此读书，恐将惊扰夫人诵经还愿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相公如若要迁离此地，那是心有所惧，故作逃避。”言罢，举步而去。

俞秀凡呆呆望着那绿衣丽人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艾大哥尚在养息伤势，我怎能轻易离去，这妇人举动异常，分明是有为而来，只怕和那黑衣老人是一伙的了。”

一念及此，顿兴豪气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夫人说的是，人之为善，其善在心，在下决心留此了。”

那绿衣丽人突然回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小兄弟如自觉定力不够，还是离此的好。”

这女人言词矛盾，前后一番话，大相径庭。

绿衣丽人未再回头看俞秀凡一眼，竟自回到了东厢之中。

饱经世故，透彻人生的丁老丈，颤巍巍的行了过来。他手扶着门框，举步跨进了西厢。

俞秀凡迅快站起了身子，那丁老丈已抢先说道：“俞相公，这天王寺太小了，住了一位妇道人家，对你只怕有很多的不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老丈，在下搬离开此地才是，不过……”

丁老丈接道：“俞相公，东、西厢，遥遥相对，中间不过不足一丈的距离，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虽然是先来了一步，但也该让人一筹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老丈，可是我……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接道：“这天王寺后，五里处，有一座小小的村落，老汉有一位同门的堂侄，住在那里。他有三座茅舍，但还未婚娶，那地方很清静，该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丈，小生担心……”

丁老丈道：“不用担心。老汉的眼睛，已轻昏花了。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瞧到，老汉的耳朵也有些聋了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”

俞秀凡忽然间感觉到这位老人的言语之中，似是满含着哲理，是一种明显的暗示。

他所学本杂，细心的想一想，忽有所悟。

丁老丈一直瞧着俞秀凡的脸色，看他流现出若有所悟的神情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寺后，有一条小道，直通到那座小小村落中。我那位堂侄叫小黑子，你只要告诉他，天王寺中丁老丈要你去，他自会好好照顾你。”

扶着门框，缓步踱了出去。

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移动的身躯，突然感觉到这老人的举动，有些装作。至少，他初到天王寺时，这老人的举动，不似现在这样的迟钝。

他决心遵照那老人的嘱咐，暂时离开这里。

于是，很快的收拾好衣服、书箱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天王寺后，丛生的万竿翠竹中，果然有一条隐隐可辨的小径。

俞秀凡背着书箱，缓步向前行去，心中却在想着那丁老丈，那满脸堆叠的皱纹，很慢的步履中，却又似隐着洞彻人性的智慧和深沉的坚毅。

突然间，俞秀凡闻到一阵脂粉的香气，那绿衣丽人，不知何时，已到了他的身前。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停下了脚步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原来她也是一个可以飞行的高人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俞相公，要搬走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天王寺太小了，夫人既然决心留在寺中还愿，小生就不便住那里了。”

绿衣丽人淡淡的说道：“俞相公，这地方很荒凉，除了天王寺外，只怕很难再找到一处清静的读书所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生长农家，随便找一处农舍，就可以安顿下来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那丁老丈太老迈了，又受了伤，你放心去么？”

俞秀凡忽然生出了警惕之心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小生未到天王寺，那丁老丈也是一人住在寺中，他已习惯那孤苦的生活，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。何况……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何况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何况，夫人和从人都留在那里，自然会照顾他了。”

绿衣丽人突然伸出白嫩的手掌，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右腕。

看上去一只白嫩滑腻的手，但一扣上俞秀凡的右腕，却如铜指铁钳一般，俞秀凡顿有着骨疼如折的感觉。

但觉半身一麻，书箱，行囊，滚落一地，疼的头上也滚下汗珠儿，俞秀凡咬咬牙，强忍着苦痛。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很疼么？”

俞秀凡瞪大着一双星目，仍然是未说一言。其实，他已经疼的说不出话。

绿衣丽人伸出滑腻的右手，取出一方雪白的绢帕拭去俞秀凡头上的汗水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好热啊！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仍然没有说话。

绿衣丽人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”

这女人说话，柔媚娇甜，带着满脸盈盈的笑意，但俞秀凡的苦头，却是吃大了，汗水如雨湿透了蓝衫，但他却有一股书呆气，咬着牙，就是不肯叫出声来。

绿衣丽人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何苦吃这种苦头呢？”一面讲话，一面缓缓松开了俞秀凡的右腕。

俞秀凡只觉整个右臂完全麻木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绿衣丽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啊！你怎么这样傻啊？”

俞秀凡心中有些明白了，但他却装作不懂，缓缓说道：“夫人，我不明白！”

绿衣丽人右手又缓缓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腕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的右肩还能动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能动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如是你的左肩也不能动了，岂不是耽误了你的竟试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说的是……”

绿衣丽人抓住了俞秀凡的左手，揉了一下，道：“恐怕你要好好的休息一阵，才能写字，左手再坏了，实在太可怜，你娘也不在这里，谁喂你吃饭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你说话太曲折了，我有些不太明白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希望你说实话吧，何苦要代人受

过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我不会代人受过，你……”

绿衣丽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读了很多书，当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你何苦卷入这些江湖上凶杀恩怨的漩涡，我实在不忍伤害你，小兄弟，告诉我吧！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污吏贪墨，有苦打成招的冤狱，想不到这朗朗乾坤之下，世间也有这等以强凌弱，辣手迫供的事！唉！夫人，在下一未犯王法，二未做过错事，夫人这等毒手相加，当真是叫人心生怨恨不平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但眼前你的处境，却已无法更改，小兄弟，你刚吃到的苦头，那只是一个开始，三木之下，何患口供不得，但江湖上的惩人手法，比之那三木大刑尤有过之，小兄弟，你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苦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我确实不了解你说些什么。不过，听你的口气，你们似乎是在找一个人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对！这就慢慢的人港了，我们是在找一个人。那人受了重伤，可能逃入天王寺，也可能摔倒在寺门外面，定是你把他藏了起来。”

语声突然间变得十分冷漠，说道：“还有那位丁老丈，装出一付老迈的样子，也有很重的嫌疑。”

俞秀凡心头震动，表面却淡然说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小生借读荒寺，原希望能静静的读些文章，以应会试，但却未料到招来了如许烦恼。你们身具武功，目无王法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小生百口难辩。我反抗无能，回话无词，夫人纵然把在下挫骨扬灰，我无法供出什么。”

绿衣丽人微微一皱眉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丁老丈年纪老迈，只怕没有你小兄弟这一身书胆、傲骨，他如一旦招认了出来，小兄弟，那时候，你将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人躲在寺中，小生如何能随口胡诌。”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天王寺不过十余间房舍，真如有人藏着，如何能避开你们的搜查？”

这几句话，似乎是有着很大的力量。

那绿衣丽人突然改变了话题，道：“小兄弟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，小兄弟原已决心留在寺中，为什么又要突然离开寺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三思之后，觉得夫人既已留寺中，在下留在那里确有许多不便，因而迁居他处。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可是那位丁老丈示意要你小兄弟迁离寺中么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凡会武功之人耳目都很灵敏，异于常人。那丁老丈劝我搬离寺中一事，也许已被价瞧到，此事不可否认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不错，那丁老丈确曾示意在下搬出寺中，但那也是为了要方便夫人之故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话不说不明，木不钻不透，现在，咱们已然把事情说明了，我看你小兄弟也不用搬出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之意可是要在下重回天王寺中么？”

绿衣丽人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她一口一个小兄弟，叫的十分亲热，但俞秀凡已了解处境危恶，这美丽的女人，笑意盈盈中，出手就可能杀人。

既没有逃避的能力，只好认命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住哪里都是一样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回寺中去吧！”伸手捡起俞秀凡落地的书籍衣服，接道：“大姊姊替你拿着东西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一挺胸，强忍半身疼楚，随在那绿衣丽人身后行去。

他昂首而行，忘记了身受的创伤，脚下突被一物绊住，蓬然摔倒在地上，原来已到庙门外面，被庙前的石级绊倒。

他右臂已暂失灵活，只有一只左手可用，这一跌，只摔得鼻青眼肿，口中流出鲜血。

这时，那青衣女婢，已奔来接过了绿衣丽人手中之物，绿衣丽人却回身一笑，莲足一挑，俞秀凡竟被挑了起来，呼的一声，飞入庙中。

这一下，俞秀凡身难自停，如若摔着实地，非得筋断骨折不叫。

就在他身体将要落着实地，那绿衣丽人突然飞步而至，迅快伸手一抄，接住了俞秀凡，轻轻的放在地上，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摔的疼不疼？吓着了没有？”

一种被戏弄的感觉，使得俞秀凡有着无比的羞辱感受。

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，如有反抗举动，将招来更大的羞辱。忍下心中激忿，一语不发。

绿衣丽人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小兄弟，别难过，那丁老丈只怕比你更苦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人厨子，把丁老头带出来。...只见那车夫装扮的黑衣大汉，提出满脸鲜血的丁老丈，缓步行了出来。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丁老丈全身软瘫，已是奄奄一息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他已是古稀之年，你们竟然这样折磨于他，于心何忍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他叫人厨子，那不是他的名字，是他的绰号。俗话说，名字有叫错的，但外号叫不错，他整个人就像厨子做菜一样，不但手法熟练，而且花样很多，你先别担心丁老头的生死，该想想你自己的安危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自知无能反抗，那只有逆来顺受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说的好可怜啊！小兄弟，但你为什么不说出那人的藏身之处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胡乱指说一处，你们搜查不到，只怕更要身受苦刑了。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为什么不说实话，找到那人，大姊姊重重有赏。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缕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！但我未见有人到此，心中纵有应命之心，却又无法胡乱指一处所在。唉！这不是问案认罪的事，小生认了，画押就行，我如胡乱说一个所在，你们找不到人，岂不是更要多受酷刑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说的也是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十年寒窗，苦读诗书，从未和你们江湖上人交往过，又何苦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忍受这等酷刑煎熬呢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说的有理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如是夫人觉着小生说的有理，诸位还不肯放了小生，那

岂不是自认不讲理了么？”

绿衣丽人笑道：“很可惜你的好口才，遇上大姊姊我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难道一点也不肯讲理？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对别人我也许不讲理，但对小兄弟，自然讲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如若讲理，那就该放了小生和丁老丈。”

绿衣丽人冷冷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懂的事情太少。我们一路追踪而来，痕迹到此而止，不瞒你小兄弟说，方圆十里之内，我们都搜查的十分仔细，早已确定他藏在此地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暗震动，幸好他摔的鼻青脸肿，脸上纵有一点异色，别人也瞧不出来。

“沉吟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也许真有人到了这里，但小生没有见到，也是无从说起。”

绿衣丽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小兄弟，他行到此处，毒伤并发，我们从痕迹上瞧了出来，不是你就是丁老头救了他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但另一个念头，却又疾快的在脑际之中闪过，忖道：“她如是真的瞧了出来，那么该发觉我把艾大哥救入西厢，但她却无法肯定的指出详情，这女人分明是在用诈，千万不能上她的当。心中有了底子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！天王寺一殿两厢，如是真的有人在此，你们怎会找不出来呢？”

绿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好辩才。”

目光转到那黑衣大汉身上，道：“人厨子，再问问丁老头子。”

黑衣人应了一声，一掌拍在那丁老丈的背心之上。

丁老丈长长吐了一口气，悠悠醒来。

缓缓睁开双目，望向那绿衣丽人，道：“夫人，是我……”

绿衣丽人接道：“你最好说实话，这位小兄弟已经招认了，说是你救了他。”

丁老丈摇摇头，道：“夫人，老汉老迈，耳聋、眼花，那里还能救人？”

绿衣丽人冷冷说道：“人厨子，再给他一顿上菜吃吃。”

人厨子一伏身，双手并用。

但闻一阵骨格响声，丁老丈双臂时间、双腿膝间的关节，尽遭错开。

这痛苦，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，何况年迈气衰的丁老丈。

但闻这声悲凄的呻吟，传入耳际，只见丁老丈疼的出了一身大汗。

这位倔强老人，咬咬牙，说道：“俞相公，我老迈了，受不了这等折磨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格登一声，咬断了舌头，鲜血喷出，气绝而逝。

绿衣丽人和人厨子，都未料到这老人竟还有断舌求死之能，不禁一呆。

俞秀凡望着那微颤动的尸体，心中悲痛莫名，不觉热泪滚滚而下。

绿衣丽人蹲下身子，按按丁老丈的鼻息，道：“翘了，把尸体拖出去吧。”

人厨子应了一声，提起丁老丈的尸体大步向外面行去。

俞秀凡眼看那人厨子，有加提狗一般，连拖带拉的，把那丁老丈拖了出去，不由心中大是不安。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人死为大，你们酷刑逼问丁老丈，也就罢了。但你们这等损伤他的尸体，不觉着太过分一些么？”

绿衣丽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人厨子杀人成习，不把丁老丈的尸

体摔出去，已经是不错了。”

俞秀凡长长叹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他心中明白，这是一批大盗巨匪，杀人为乐，和他们谈什么道德，那全是白费口舌，只好忍下不言。

绿衣丽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丁老丈年近古稀，死了也还罢了，但你这点年纪，死了不觉着太可惜么？”

俞秀凡仰望朗朗云天，缓缓说道：“夫人，杀我之权，操在你们之手，我既无反抗之能，那是不死也得死了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虽然可以杀死你，但是否杀死你，却操在你的手中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们不讲道理，随便找个藉口，就可以杀人，我纵有求生之心，也无求生之法。那就只好认命了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仙子，把这小子交给我吧！我不信他是铜浇。铁铸的人，我要数数他身上有几根骨头。”

俞秀凡回目望去，发觉那说话的正是人厨子。

绿衣丽人不回答人厨子的话，却望着俞秀凡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我已经尽了心啦，你再不说实话，我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了。”

俞秀凡一横心，道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夫人如是不愿饶过在下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但闻一声冷笑，一道掌风飞了过来，蓬然一声，击中左颊。

这一记耳光，打的扎实得很，只打的俞秀凡耳鸣、眼花，身不由己的打了两个转身，一跤跌摔在地上。

出手的正是人厨子，一迈步，右脚踏在了俞秀凡的前胸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想死，容易的很，不过，在死前你还得忍受一点痛苦才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还怕什么？”

人厨子一抬脚，踢在了俞秀凡左肋之上；只踢得俞秀凡身不由己的翻滚过去，前额撞在房角的砖棱上，立时皮破肉绽，血流如注。

左肋骨痛如折，脸上指痕宛然，前额撞破了一个大口子，流的满脸都是鲜血，形状极是凄惨。

但倔强的俞秀凡，咬紧了牙关，紧闭双目，忍住了无比痛苦，未发出呻吟之声。

人厨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小子果然是倔强得很。”

上两步，一伸手抓起俞秀凡来。那绿衣丽人忽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算啦，也许那艾九灵真的役到此，想他一个文弱书生，怎能有如此耐受痛苦之力，如是见过艾九灵，只怕早就招出来了。”

人厨子道：“这小子闭住嘴巴，连一声疼也不叫，心中分明是有些不服气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你那一掌一脚，只怕早已把他打晕过去，心中想叫也是叫不出来了。”

人厨子双手加劲，呼的一声，把俞秀凡抛起两丈多高，直向庙外摔去，口中却笑道：“这小子文文弱弱，中青不中吃，留着他也是无用。”

绿衣丽人脸色突然一寒，冷冷说道：“刁七，我辣手仙子诚然是人尽可夫，不过，这中间有一个条件。”

刁七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仙子，不知我刁七合不合你的条件？”

辣手仙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瞧不到自己的德行，不会伸手摸摸自

己么？”

突然转身径入东厢。俞秀凡在连受重伤之下，又被人厨子刁七摔出庙外，两丈多高的距离，如是摔在实地上，势必被摔死不可。

但多亏那庙外面千竿绿竹。

刁七眼看那辣手仙子一口一个小兄弟，叫的十分亲热，早已引起一股莫明的妒意，再加上辣手仙子口气，有一股替俞秀凡求命之意，这就如火上加油。

那刁七这一摔用力很大，诚心要把俞秀凡摔一个骨折筋断而死。

但却幸亏他用力很大，俞秀凡撞在一丛翠竹之上，翠竹弹力很大，俞秀凡身子被弹了起来，又撞在另一丛翠竹之上，几次弹撞，消去了很大的力道，摔落在实地上时，已然不足致命。

但他连受重伤后，再经过这一摔，人却晕了过去。

## 第二回 客栈避祸 神刀却敌

醒来时，已是明月当头，算算时光，已过了数个时辰之久。

俞秀凡挣动了一下身子，只觉得全身的骨骼如散，疼痛无比。

忽然间，传过来一个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俞兄弟，委屈你，就在那草地中睡着吧！你头旁草叶中，有三粒丹丸，取过来吞下去，如天明后，遇上了过路人，自己忍着些痛苦，想法子回到开封城去。在东大街，王家老栈中等我，敌人大精明，我不能露出痕迹。”

俞秀凡听得很清楚，那正是艾大哥的声音。

经连番折磨，已使他知晓了江湖上的险恶、毒辣，虽然听得十分清楚，但却忍下没有说话。暗里咬咬牙，伸出手去，果然在头旁边找到了三颗丹丸。

他变的很小心，停了片刻，才缓缓把药物放入口中。

灵丹化玉液，沥沥下咽喉。灵药奇效，药物下口，立时消减了很多的痛苦。

俞秀凡闭上双目，又等候了一阵，挣扎而起。

一种坚毅的精神力量，和药物的效力，俞秀凡竟然站了起来。

向前试行两步，也竟然能移动身躯。就这样，俞秀凡坚强的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行程，俞秀凡行约百丈，就停下来休息一阵。咬着牙，忍着痛苦，缓步走不过七八里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得两个农人之助，俞秀凡雇到了一辆马车，到了开封，照着艾九灵的吩咐，俞秀凡找到了王家老栈。

那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客栈，看似古样的形式，这客栈确然已有些了年代。

店伙计迎了上来，见一个满身是伤的人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俞秀凡下了篷车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的伤不要紧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客官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摔伤的，走路不小心，摔在了山坡下面。”

店小二啊了一声，伸手去扶俞秀凡。

俞秀凡挥挥手，道：“不用扶我，带我到一间客房中去。”

店小二口中应着，人却向前行去，把俞秀凡引入了一座很雅致的客房中。

不知是俞秀凡服用的药物有效，还是年轻，休息后伤势好转的快。

在店中休息了一日夜，身上的伤势已经大好。

店伙计来了两次，很想给俞秀凡请个郎中，但却为俞秀凡所拒绝。这就引起了店伙计的好奇。

第二天太阳下山的时候，进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穿着一件青色的长衫，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，手中提了一根旱烟袋，白布高腰裤子，黑缎面的布鞋，看样子，不是店里的大掌柜，至少也是个账房先生。

俞秀凡挺身坐了起来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那青衫老者已挥手说道：“客官，请躺着。”缓步行到了木榻前面。

俞秀凡定睛望着那青衫老者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阁下是...”

青衫老人接口道：“我是王家老栈的店东，客官，伙计告诉我，你受了很重的伤，却又不愿请个大夫来瞧瞧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大哥指定我来往王家老栈，想来这店东主，自然不会有什问题了。”

由于经这番遭遇，却使他生出了极高的警觉之心，谨慎的说道：“小生不慎，摔下了山坡，伤势下重，休息一会就好，用不着瞧大夫了。”

青衫老人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客官，贵姓啊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姓俞，请教店东主。”

青衫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姓王。”俞秀凡哑笑一笑，暗道：“我真是糊涂得很，他是店东主，这店名叫王家老栈，他自然是姓王了。”

但闻青衫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朽有几句话，说出来。希望俞相公不要见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店东主只管请说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瞧俞相公这身伤势，有些像被人打的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打伤和摔伤，难道还有不同之处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那是大大的不同了。不过，不会看的人，看出来罢了。”笑一笑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朽觉到有些奇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俞相公不像会武的人。”

俞秀凡点头道：“店东眼光不错，小生确然不会武功。”

青衫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老朽不解的地方了，论你的伤势之重，早已该卧床不起，但你不但精神畅旺，而且伤势也复元的很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确然服用过一些药物。”

青衫老人点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一定是很好的药物。”

言谈间，突见店伙计急急奔进客房来，道：“老东主.....”

青衫老人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什么事，这样慌慌张张的？”

店伙计喘口气，道：“有人找这位俞相公。”

俞秀凡心头一震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？”

青衫老者的脸色很严肃，回顾了伙计一眼，道：“告诉俞相公，来的是什么人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是个娘们，一身绿衣服。”

但闻一阵格格娇笑之声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响起一个娇脆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兄弟啊！你怎么一个人躲到这里来啦，言得姐姐我好难找啊！”

一面说话，人已行了进来。

俞秀凡目睹来人，不禁一呆，想到她娇笑盈盈，出手伤人的情形，登时脸色大变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绿衣丽人走几下春风俏步，接道：“我怎么啦！小兄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一个女魔头。”

绿衣丽人道：“多难听啊！小兄弟。”右手一探，抓了过来。

一根旱烟袋，横里伸了过来，点向绿衣丽人的右腕脉穴。

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，绿衣丽人一看那旱烟袋点来的架式，立时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双目转注那青衫老者的身上。

青衫老者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位俞相公摔的很重，不能碰他。”

绿衣丽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王家老栈的店东主。”

绿衣丽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开店的人，招子一向很亮，你阁下可是眼睛有毛病？”

青衫老者淡淡说道：“如果姑娘在我王家老栈之外杀人，就算是杀的尸积如山，血流漂杵，老朽也不会多问一言。但这位俞相公住了老朽的客栈，老朽就不能不管了。”

绿衣丽人仍然是一脸盈盈笑意，道：“掌柜的，人要量力，你刚才出于那一烟袋，算得上高明；不过你的运气不太好，碰上了我。”

青衫老者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姑娘是大大有名的人绿衣丽人冷冷他说道：“大掌柜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吧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老朽一直守着这座古老的客栈，从未离过开封，咱们是安份守己的生意，从来不在江湖上走动，也不和江湖中人来往。”

绿衣丽人娇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就算我亮了名号，大掌柜也不知道了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人的名气，树的影子，如是你姑娘的名气真够大，在下虽是足不离开封，也该会知道你姑娘的名字。”

绿衣丽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辣手仙于祝玉花，大掌柜听人说过么？”

青衫老者摇摇头，道：“姑娘，老朽当真是识见浅薄，没听过姑娘的名号。”

祝玉花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大掌柜，这么说来，你是有意管这件事情了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祝姑娘言重了，自从老朽接手这座客栈，数十年来，一直没有出过事情，老朽不希望在王家老栈中，发生流血惨案，这一点，要姑娘多多的原谅了。”

溉花道：“大掌柜，做生意和气生财，你这样做了，还想不想再开这座王家老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祝姑娘，如是老朽允许在王家老栈行凶杀人，这座客栈还能够开的下去么？”

祝玉花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大掌柜言重了！光天化日，大街客栈，我怎么能杀人，我只想把他带走罢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跟你去？”

祝玉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只怕由不得你了。”

突然一侧身子，左手一享，劈向青衫老者，人却直向木橱前面行去。

青衫老者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不可伤人。”

左子一抬，封住祝玉花的攻势，右手烟袋，一伸一吐，敲向祝玉花右腕。

那大铜烟锅子，怕不有十几两重，如是敲中手腕，势必要打一个筋断骨折不可。

形势迫人，祝玉花不得不先求自保，一缩右腕，人也退了两步。

青衫老者神情肃然的冷冷说道：“祝姑娘，王家老栈，从不管江湖中之事，但也决不允许在我们客栈中杀人。”

祝玉花冷冷说道：“大掌柜是真人下露像，算我辣手仙子看走了眼。不过，这次混水不好螳，你进来容易，出去难，大掌柜，王家栈这片基业可能就送在你干中，但路走尽头，话来说绝，你现在如若肯回头还来得及。”

青衫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蹦谢你一番好意，但行有行规，王家老栈于了七八十年生意，一直不衰，就是因为住在我们客栈中，人财安全。八十几年来，王家老栈没有让住店的客人，受过一文财物之损，也没有让客人受过毫发之伤。王家老栈传到我手中，是第三代飞不能丢这个脸。姑娘，我们不是对这位俞相公特别优容，更不愿和你姑娘结仇，谁是谁非。我们更不会多问，只求你姑娘能结我们一个台阶，维持着我王家老栈的这点行规。”

祝玉花一眨柳眉儿，道：“大掌柜，如是一般劫时索仇，就凭你王掌扩这几句话，我祝玉花回头就走。但这位俞相公牵扯的事情太大，说一句不怕你见笑的话，我祝玉花也作不了主。...青衫老者心中暗暗吃了一惊，但表面上，仍然维持着相当的镇静，道：“姑娘，这就难了。”

祝玉花冷冷接道：“大掌柜，你保不住他的。我离开这里之后，不过今晚，会有更多、更高明的人物赶来，老实说，你把他交给我，他也许还有一条活命的机会，如是把他留在这里，不但他死定了，另外，还要赔上你王家老栈里里外外数十条人命。青衫老者双目一扬，道：“姑娘，谢谢你指点，我姓王的接下来了，你请回吧！”

对这位大掌柜的豪气，辣手仙子祝玉花颇有意外之感。

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就凭你和王家老栈中几个跑堂的伙计？”

青衫老者接道：“姑娘，怎么接下来，是我姓王的事，不劳姑娘烦心。”

祝玉花突然低声说道：“大掌柜，你如是一定要伸手，最好能多请些帮手，今夜里三更前，我们必然会到。”言罢，转身一跃而去。

这几句话似是耍狠，但也有示警的味道。

目注祝玉花高去之后，俞秀凡突然回身下床，穿了靴子。

王大掌柜怔一怔，道：“客官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不能连累了贵客栈，我要离开这里。”

王掌柜摇摇头，道：“客官，你现在就是要走，也有些晚了。老朽希望你客官据实回答老朽几句话。”

俞秀凡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店东主，你可以随便问，不过，有些话，我不能回答你，那就要请你担待了。”

王掌柜微微颌首，道：“好！能说的你说，在下也不勉强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没有住过我们王家老栈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在下这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客官是——”俞秀凡接道：“在下是来此会试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咦！你投宿本店，是自行来此呢，还是受人指点？”

俞秀凡道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生是受人指点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客官，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听对方论人断事，不似坏人，心中警惕渐消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丈说的是。小生出身寒门，亦非江湖中人。但却被卷入了一场杀戮是非之中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老弟，你坐下咱们慢慢的谈谈。”

俞秀凡依言坐丁，把借读天王寺，卷人是非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自然，他把救助艾九灵的事，隐瞒了大部分。

但王掌柜听得很细心，俞秀凡越是说的简略所在，他却听的特别的仔细。

对那丁老丈的事，俞秀凡似有着无比的激忿，大有恨不能执剑杀贼为憾。

听完了经过，王掌柜叹口气，道：“果然是一场无妄之灾。老弟，你本是死定了，但却又巧又险的被你逃过了这场劫难”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老弟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就凭你这豪侠之气，也会感动苍天。唉！江湖人，刀上舔血，不畏死亡，倒是不足为奇。你老弟一个文弱书生，竟有这等豪壮气概，世间极是少见，更难得是你这份坚忍不屈，耐受痛苦的性格，老弟，能不能告诉我你救的那人姓什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说。”

王掌柜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说他们会说，今夜他们一来，老朽就可以明白了。...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丈，他们的人数众多，一个个都能够飞檐走壁，凶悍无比你如何能够对付他们？”

王掌柜淡然说道：“老弟，你是读书人，该知道兵来将挡。他们找上门来了，老朽想躲也躲不过，你安心的住在这里，我这叫伙计给你换个地方。你投宿到王家老栈，咱们决不能让人在本店中伤害你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丈，那你.....”

王掌柜接道：“我有我的法子，你住进了王家老栈，他们还要找上门。那就是我的事了。你先歇一会，我也得准备一下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丈，我救的那个人姓艾。”

王掌柜神色一整，道：“姓艾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老丈。”

王掌柜神色一片诚敬，道：“老弟能不能告诉我他的形貌。”

俞秀凡又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是一个中年文士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他老人家的名讳，可是上九下灵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，但我听辣手仙子说过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不会借了，定是他老人家。老弟你叫他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叫他大哥。”

王掌柜道：“你自己这么叫的，还是他老人家要你叫的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是他叫我称呼他大哥，这很重要么？”

王掌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俞二叔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跪了下去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王掌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伸手把王掌柜扶了起来。

王掌柜道：“长幼之序，不能不论，九老是我王耀东的师长，你是九老的义弟，馮东自然应该称你一声二叔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艾大哥的门人？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如若耀东真能列身九老门墙，那实是毕生大幸，可惜是耀东并没有这份荣幸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王掌柜，我不大懂你的意思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是这么回事，三年前九老借宿王家老栈，指点了耀东几招武功。这三年来，耀东苦苦习练，真是如饮醇酒其味无穷，使耀东获益非浅。”

俞秀凡诧异道：“只有几招武功，就有这样大的力量么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二叔，能得九老指点一招一式的，就一般武林人物而言，那已经够终身受用了。耀东得九老指点了两招刀法，两招掌法，虽然是只有四招，但耀东三年来苦习苦练，已深深体会出它的妙用，使耀东自觉武功上有了很大的进境，耀东内心中早已敬九老为师，但九老却不会认耀东这个徒弟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店东主，我和艾大哥，只是口头上兄弟相称，你用不着这样称呼我。再说我们各交各的朋友，艾大哥指点你的武功，但你却救过我的命，你不能再叫我二叔了，晚生担待不起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你是读书人，知情达礼，既然多么说，老朽就遵命改口称你一声俞相公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是这样好一些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这一说明，咱们都是自己人了，我只从命叫你俞相公，你也别跟我客气，安心的在这里住下。天大的事情，都由我顶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东主，这么说，小生从命了。”

王耀东微微一笑，转舅而去。大约一个时辰工夫，王耀东与两个身着劲装的年轻人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快些见过俞相公。”

两个年轻人，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纪，生的浓眉环眼，形貌十分威武。

两个人长揖一礼后，又准备屈膝下跪，急得俞秀凡顾不得身上的伤势，一屈膝拦住两人道：“两位兄弟，小生不敢当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起来吧！”

俞秀凡数日的经历，比他十几年的生活，还要深刻，眼看着两个浑身是劲装的年轻人，心中大为羡慕。

暗道：看两个这副形体，浑身上下都是气力，定有一身好武功。我如能有得这副好的身手，也不会受尽辣手仙子祝玉花的闲气了，好歹也和她拼一场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这两位是……”

王耀东道：“是犬子。左面的是哥哥，右面的是弟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一副练武的骨架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论资质和骨架，两个孩子都还过得去，我也化费不少心血，哥两个也肯用功，三岁开始，每人都已练了十六八年，可惜的是我们王家这点家传把式。无法把两个孩子造就成一流人物，这一点还得你俞相公帮忙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能帮忙么？”

忽有所悟的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，要我在艾大哥面前替他们讲两句话？”

朋东道：“艾老爷子如能指点他们几招，那是他们终身大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东主，你放心。只要再见到艾大哥，我要尽我的力量求他，叫他多传结两位令郎几招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目光转到王氏兄弟身上，一抱拳，道：“请教两位王兄大名。”左首汉子一抱拳，道：“小弟王翔。”

右首年轻人接道：“我叫王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俞秀凡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叫他们准备酒饭，遣走客人。”王翔一耸双眉，道：“爹！”

遣走客人，岂不把咱们王家老栈的招牌给砸了。”

班东道：“辣手仙子祝王花，是江湖上有名的独行大盗。何况，他们这一次是结党成群而来，咱们是保家护店，战死无懂。但宿店中的行商旅客，却是全然无辜，刀枪无眼，万一伤了客人，如何对人家交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见过他们几批人，一跃之下，人踪顿沓，那简直是飞，如是咱们能够躲避，最好别和他们动手。”

王沼东道：“躲不了的，俞相公。再说，艾大爷既然叫你投奔到此，也许他早想到这件事情，你放心的歇，我自会有番好安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东主，小生求你一事，不知能否答允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哎呀！言重了。俞相公，你只管吩咐，耀东能办的，决不敢抗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帮不上忙。不过，我想看看这场热闹，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？”

他心中有一番计划盘算，天王寺见过那多人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。

王氏父子们能挡住来人，那是最好，万一挡不住，他准备立刻现身，不能牵累人家太深。

王耀东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俞相公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东主，你吩咐！”

王耀东道：“可能会有一场激烈的恶战，希望你俞相公不要现身，江湖悍匪，手段毒辣，不能以信义相待。就算我们父子失手落败，只要他们找不出你的藏身处，不会取我们性命。要是你一露面，咱们就也别想再活。从祝玉花的言谈中，我已经瞧出了一点门道，他们确无意杀害你，只是想追问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他们想追问我艾大哥的下落。”

王耀东点点头道：“俞相公，你是读书人，不知江湖上的险诈，我们父子就算落进他们手中，只要你不现身，我们就可保无恙，至多是受一点痛苦折磨，你一露面，咱们是准死无疑。”

几句话点穿了俞秀凡一番用心，不由一怔，道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错不了，俞相公！”

王尚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爹，他们今晚上来的，可都是三头六臂？”

王耀东一瞪眼，道：“你小子说什么？”

王尚垂头道：“孩儿是说爹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”

王耀东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可是你觉着你那两手庄稼把式很管用么？告诉你，今晚上来的人，都会有几下子，到时候可别叫爹亲帮你。”

王尚一脸不服气的神色，但他不敢再和父亲争辩，低着头一语不发。

王耀东匆匆而去，又匆匆的回来，把俞秀凡带入了王家老栈的帐房中。移开沉重的木案，揭起一道铁门，一条地道，向外通去。

这地道并非通往什么地下密室，而是通往院中一座荷他的假山内。

荷池中墓簿了清水，还养了很多的鱼。

假山不大，方圆也不过一丈多些。山腹中空，有阶可登，而且空隙不大，至多可容两人。

假山四面都有孔洞，可见院中的景物，外面为花草掩去。很难看得出来。

王耀东道：“今晚上明月如昼，你藏在这座假山之内，可以瞧的十分清楚。记着，老弟，不论外面的情势如何，你都不用出声现身，这假山内层，是很坚牢的青石砌成，在里面很安全。”

俞秀几叹口气，道：“感谢王兄的厚爱。”

王耀东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别这么说，累了就靠在壁上歇一会，我还得去布置一下，不陪你啦。”

望着王耀东转身而去，俞秀凡没再言谢，但眼睛中却有一点湿润。

大恩不言谢，像这等天高地厚的情意，纵然是千言万语，也无去说出内心的感激之意。

但问一声蓬然轻响，俞秀凡感觉到那假山之下，只有一道门户，关了起来。

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來，一轮明月冉冉升起。

俞秀凡四下探看，只见庭院寂寂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突然问，人影一闪，月光下现出了亭亭人影。

耳际间，同时响起了祝玉花清脆的笑声，道：“王大掌柜，咱们如约而至。看这番形势，大事柜分明早作了一番布置，自然也用不着缩头藏尾了。”

俞秀凡定神青去，只见那辣手仙子，已经换了一身黑色疾服劲凌，黑绢包头，背插长剑。

一声朗朗的长笑，王耀东缓步由暗影中行了出来，道：“王某人等候多时了。”

王大掌柜也焕了一身装束，短衫长裤，腰束丝带，手中提着一把宽面刀。花白的长髯，月光下微微风动。

祝玉花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多你这身打扮，似乎是要和咱们动手了。”王掌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做生意的人，讲究是和气生财，能不动手，咱们最好是不要动手。”

祝玉花笑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大掌柜只要把俞秀凡交出来，咱们是回头就走，决不会伤害到你王家老栈中一草一木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祝姑娘，我说过了，王家老栈中有一个祖传的规矩，不允许任何人，在我们王家老栈中伤害客人。这一点，务必请姑娘，赏给在下一个面子。”

祝玉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王掌柜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什么祖传的规矩，难道比人命还重要么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祝姑娘，做生意全凭一点信用，如果你姑娘硬要砸王家老栈的招牌，在下就算委曲求全，也是有所不能了。”

但同一声呼喝，一个身着黑袍的老者，突然间到了祝土花的身前。

俞秀凡睁着两双大冈睛看，竟然不知那老者从何处行来。但他认识这

老者，正是第一个在天王寺中现身的人。

黑袍人脸色冷肃，语声更是冷漠，道：“你认识老夫么？”

王耀东打量了黑袍人一限，道：“恕我眼拙。”

黑袍人冷笑一声，缓缓举起了右掌，在王耀东面前一照。

道：“阁下认识这只手么？”

俞秀凡清楚的看到了王耀东现出吃惊的神色，道：“赤焰掌吴棠——”

“黑衣老者接道：“不错。老夫正是赤焰掌吴棠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想不到王某人今宵有幸。”

吴棠冷冷接道：“是不幸。你如不交出俞秀凡，很可能要伤在老夫的赤焰掌下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吴兄——”吴棠冷冷喝道：“住口。我吴棠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，岂是随便和人称兄道弟的么？”

王耀东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吴大侠。”

吴棠接道：“别恭维我。江湖之上，有谁不知道我赤焰掌杀人无数，凶名卓著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那么，在下如何称呼阁下？”

吴棠冷冷说道：“用不着称呼，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和你罗嗦，告诉我，那姓俞的小子，现在何处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现在王家老栈。”

吴棠笑一笑，道：“王掌柜很坦诚。”语声一变，道：“交出来吧！”

王耀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对祝姑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祝姑娘没有给吴大当家的说过么？”

这一次，吴棠没有再对他称呼不满，大约对大当家这个称呼十分满意。

只见吴棠微一颌首，道：“祝姑娘对我说过了。不过，这一次，是我吴某开口，希望你王掌柜多想想，拒绝我吴某的人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王某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不知道吴大当家的规矩，还望指教。”

、吴棠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抗拒老夫之命的人，非死不可，这就是老夫的规矩。答复老夫，是否愿交出人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咱们王家老栈祖传的规矩，只要进了王家老栈三尺门里，就不能让客人有毫发之伤，财物之损。”

吴棠道：“好大胆子，给我拿下。”

身后暗影中，应声跃飞出一个黑衣劲装人，俞秀凡看的清楚，来人正是人厨子刁七。

刁七双手一探，取出两把刀来。两把刀形式不同，左面的稍长，呈弧形弯曲，右手的简直和菜刀一样。

王耀东打量了人厨一眼，心中暗暗付道：“他们人隐在暗处，不知来了多少，赤焰掌吴棠人极暴虐，看来今晚之局，是很难善了，放倒他们一个是一个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立时长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刁七冷冷说道：“人厨子刁七。”

王耀东笑一笑道：“阁下请出手吧！”

刁七一挥手中双刀，道：“小心了。”左手弯刀突然迎面劈下。

王耀东冷哼一声，长刀突然离鞘而出，一道寒芒自下而上，闪电击出。

这一刀。势道怪极，刁七弯刀迎面劈下，还未到王耀东的头顶，突觉小腹一凉，刀芒由小腹划过，自下而上，刀临顶门，由竖转横，当的一声，震开了刁七的弯刀。

这一刀，本可把刁七大开腹胸，但王耀东手下留情，刀尖划人，只有寸许左右。

话虽如此，但也伤到了胸腹，鲜血喷了出来。刁七感觉中，这一刀洞开了他的胸腹，两腿一软，跌在地上。

这怪异凌厉的一刀，震住了全场，所有的人都呆在当地。

赤焰掌吴棠，也看的直皱眉头，认不出这是什么刀法。

王耀东挡开了刁七弯刀后，立时还刀入鞘，肃然而立。

吴棠目光一掠躺在地上刁七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刁七，你死了么”刁七道：“属下被人破了胸腹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刁七英雄，王某的刀短了一些，只伤到了刁七英雄的肌肤。”

刁七霍然站起身子，低头看，只见小腹到前胸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鲜血湿透了半个身子，又不禁双腿一软，几乎栽倒。

吴棠冷笑一声道：“刁七，你过来！”一口冷漠气，充满着杀机。

刁七呆了一呆，忘记了伤处的痛疼，缓缓转过身子，一欠身，道：“大……”

一个字刚刚出口，吴棠快如闪电的掌势，已然到了刁七的前胸。

蓬然一声大震，刁七整个的身子，飞了起来，落着实地上，已然肝肠外流，气绝而逝。

吴棠冷然一笑道：“哪一个去会会玉掌柜。”

人厨子刁六，虽然算不上江湖上一流高手，但在绿林道上，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但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客栈掌柜一刀所伤。

没有看清楚那一刀如何出手，但都看出了王掌柜那一刀却是故意手下留情，因为那一刀确可以把刁七破腹开胸。

那凌厉诡异一刀，使得这些绿林悍匪们都为之震惊不已，吴棠连问数声，竟然无人应声出战。这一来，使得吴棠不由升起一股怒火。

但他内心之中，也对那怪异的一刀，有着很大的畏惧；他想用另外几个人的伤亡，瞧清楚那王掌柜的刀路。

可惜的是，竟然无人敢应命出于。

吴棠皱了一下眉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王耀东眼看这一代绿林英雄要亲自出于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久闻赤焰掌能够伤人在三尺以外，这魔头亲自出手，我应该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右手微微向前一探。

吴棠突然停下脚步，右手一挥，拍出一掌。一股强大的暗劲，带着炙人的势力，直逼过来。

王耀东手中长刀闪电而出，一招‘横扫千军’斩了过去。

吴棠畏惧的就是刚才那怪异的一刀，所以遥遥发掌，不敢欺近。

眼看王耀东平出？，不禁冷然一笑，左手‘手挥五弦’，巧快绝伦，击在了刀面之上，登时把王耀东的刀势对出外门。右脚大踏一步，人已欺近前了王耀东的身前，右手一缩一伸，拍了出去。

这一招，快速绝伦，掌势直逼上王耀东的面门，五官。就算是武功很

高的人，似乎也是无法闪避开这一击。赤焰掌吴棠的心中更是预料这一击必中。

那知就在他掌指将要击中王耀东面门之时，突然间有一种力道撞向时间的“曲池穴”，右手顿然一麻。

就是那一麻之下，王耀东右手已翻了过来，一把扣住了赤焰掌吴棠的右腕。

吴棠呆了一呆，王耀东已然一脚踢上小腹。

赤焰掌吴棠确然有过人之能，在这等间不容发的境遇之中，突然一吸气，小腹后缩半尺，右手内力迸发，向外一甩，竟然挣脱了王耀东的右手，倏忽间退后了五尺。

经历过这番变化，吴棠已深深体会到这位客栈的掌柜之能，心中暗道：“看来，我是确然误杀了刁七，这小子刀掌上确有着人所难及的奇异之能。”

他生具桑雄之性，心中闪掠过一念之后，立时抛开，并元愧疚和不安之心。

王耀东并未乘胜追袭，站在原地，暗中运气止疼。

原来，吴棠掌力中含的热气，竟有的肌烫肤之力，王耀东并未被吴棠的掌力击实，但双颊、两腮，都有着加火烧烤的痛苦。

祝玉花低声道：“大当家的，这姓王的武功有些邪门，眼看你对开他刀势的一掌，就可以把他击毙当场，不知何故……”

吴棠一扬双眉，接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祝玉花娇声说道：“不知何故，你竟会撤回掌。”

吴棠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没有瞧到什么？”

祝玉花道：“没有。小妹正在百思不解。”

吴棠道：“不知从何处来了一股力道，击中了我右时的‘曲池穴’，使我掌势受挫，为其所乘。”

祝玉花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当家的，这小子武功怪异，刀法。掌法，都有莫测之变，不用和他们拖延时间了。”

吴棠道：“你的意思，可是想并肩子上？”

祝玉花道：“不错。咱们不是来讲理争名的，用不着和他们客气。”

吴棠道：“我得想想，他用什么方法，能够击中我的‘曲池穴’，你替我传谕，要劳山四义围上他。”

祝玉花点点头，道：“代大当家传谕，劳山四义出战。”

她站在吴棠身侧，吴棠没有喝止她，自然千真万确的代吴棠传活。四条人影，疾快的由暗中飞跃出来，很快的把王耀东围了起来。

吴棠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祝姑娘，叫他们出手！”

祝玉花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四位请出手吧！”

劳山四义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拔出鬼头刀，四柄厚背薄刃的鬼头刀，月光下闪烁着寒芒。王耀东吸一口气，凝立不动。

他心中明白，对付这等穷凶极恶的悍匪，不能让他们摸清了自己的真正本领。

刚才那一刀，正是艾九灵指点他的两招刀法之一，王耀东费了数年之功，苦研两招刀法，已然体会出个中精髓，如是这两招刀法，不能震住强敌，使他们知难而退，被人拆穿了内情，只有这两招刀法，今夜定然是一个十分悲惨的结果。

所以，这两招刀法，必然要选择最适当的时间，最有利的机会，再施展出来。

四凶鬼头刀出于之后，立时分站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。

四凶之首，当先发动，刀光一闪，迎面劈去。但刀距王耀东还有半尺左右，立时收了回去。

一刀带动，四刀并起，四把鬼头刀，幻起一片银幕似的光王耀东刀未出鞘，平举前胸，准备以身法避开几人的攻势，选择最有利的还击机会。

但他立刻感觉着用不着闪避，只要静静在原地不动，那凌厉的刀势，决不会近身。

原来，攻向王耀东的鬼头刀，都在距离半尺左右时主动收回。

但四把鬼头刀的轮转之势，确是愈来愈快，快的只见一片刀光，围着王耀东团团乱转，已然不见人影。

王耀东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是什么怪异刀法，只围着人身打转？”

但他也警觉到这劳山四凶刀法十分凌厉，单是这等旋转不停的气势，就使人有着眼花缭乱的感觉。

忽然，寒芒波卷一片冷厉的刀气，分由四面八方直涌了过来。

原来，劳山四凶对王耀东一刀劈伤人厨子刁七的事，一直有着很大的畏惧，不敢轻易出手。四人发动刀阵，全力攻出，上下左右有如一片刀网。

这四人合力的雷霆一击，势道强大，有如排山倒海一般。王耀东骇然之下，拔刀挥出。

他在惊骇之下，这一刀也几乎是用尽了他全身的气力。

一道银虹，飞射而出。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王耀东挡开了两柄鬼头刀。

但另两把鬼头刀，却乘隙而入。一刀划中了后背，一刀

### 第三回 消弭隐患

王耀东笑一笑，道：“托天之福，我只断了一条臂，但他们死了五个人，这个帐算起来，咱们不亏。”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还有一件好消息，告诉你兄弟，九老已经到了。”

俞秀凡喜道：“真的，艾大哥来了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真的。如不是九老驾到，我的伤，怎会好的这么快呢。”

目光一掠王翔、王尚，接着道：“这两个奴才，有眼无珠，不识九老，竟然当面把九老给开罪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紧，不知者不罪。艾大哥决不会计较这些事情。但不知艾哥现在何处？”

但闻一个清亮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俞兄弟，我在这里。”

俞秀凡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，站在门口，果然是艾九灵。

艾九灵脸含微笑，踱步行了进来，轻轻一掌拍在俞秀凡的肩头上，道：“兄弟，苦了你啦！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我还好，苦了这位王大哥。”

艾九灵目光转注到王耀东的身上，微微颌首。

他未说一句感谢的话，但这对王耀东已经够了。

只见他强坐了起来，道：“九老，耀东很惭愧，未能好好的安排俞相公。”

艾九灵挥挥手，道：“你躺下吧，你已经尽了心力了。”

一股柔和的力道，缓缓把王耀东推倒在床上。

王耀东望了王翔、王尚一眼，道：“你们这两个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，还不快过去给九老赔礼。”

兄弟俩奔过来双双欲拜伏于地。

艾九灵挥挥手，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起来。”

一股无形的气，挡住了王氏兄弟的下拜之势。

艾九灵顺手拉过两把木椅，笑道：“俞兄弟，你也坐下。”

双目深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接道：“目下对你的事，小兄最感为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不错，你本是读书人，只为救了我的性命，无端端的卷入了江湖凶杀恩怨之中。江湖多险诈，你本可出任仕途，但你已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，只怕他们不会放过你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这几日听见所闻，亲身经历，比我十几年岁月还多，便小弟对人生的看法，有了很大的改变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可否说给我听听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可以。不过，小弟自知说了也是白说。”

艾九灵微笑道：“说说看吧。也许，我能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弟意欲弃书学剑，但我自知学武艺要幼年才好，我这样大的年纪了，只怕是无望学剑有成了。”

艾九灵双目深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实岁十六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还下算太晚，不过，读书苦，学剑更苦但不知兄弟你是否有这一份决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仗剑天涯，为人间除不平，是何等快意的事。”

艾九灵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兄弟，剑道一门，首重德操，小兄一生习剑，但一直不能达上乘剑道，就因为德操不够。你的德操很好，正是习剑的第一要件，至于禀赋，也足应付。”

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年龄虽然大一些，但并非不可弥补的大憾，兄弟如若真有习剑之心，小兄愿尽力助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这话当真么？”

艾九灵点点头，道：“江湖道上，首重恩、义二字，生我者父母，育我者恩师，救我之命者俞兄弟也。小兄愿尽我之能，助你习成剑道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，非具大决心，难望有成，这一点，兄弟你要三思。”

俞秀凡双目凝注在艾九灵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不怕苦，也有决心。但小弟听说，一个人如想在武功上有大成就，必需具习武的骨格，如是小弟没有这份骨格，岂不要浪费大哥的心血么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些事，不用兄弟发愁，小兄自会考虑，但有两件事，小兄要先行说明。学剑之道，第一要有决心毅力，第二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回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弟出身贫寒之家，父为人耕，母代纺织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兄弟，这不困难，你写封书信，我会派人送去。两位老人家的生活，有小兄安排，不用你兄弟费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何能这样麻烦大哥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大哥这条命是你救的，又为我吃了不少苦头。唉！你如是武林中人，晓知我是何许人物，那还有可说，但你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更不知大哥是什么人，但你救了我一命，忍了很大的痛苦，这是何等高深的德操，也是习剑人所必备的条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如是觉着小弟确具有习剑的条件，小弟愿尽全力以试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。”

目光一掠王耀东道：“耀东，你断了一臂，不是十天半月能够完全恢复，开着这间王家老栈，很难免去麻烦，那般人有如怨魂缠腿，没有个完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九老的意思是——”艾九灵道：“你们祖传的基业，也不能就在你手中停下抛弃，我的意思是，暂时停它个一年半载，再重新开张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九老说的是，我早已存了关店的心，但总觉着有背祖先开店的意愿，所以拖延了数年之久。如今，我为这座客栈付出了一条手臂，关了它，也可以安心啦！”

艾九灵道：“听我说下去。”目光转到王翔、王尚的身上，道：“这两个孩子都有一身练武好骨格，但他们不是习剑的材料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是的，九老，他们没有那个气质。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剑道未必是武功中最高之学，其他的功夫也非低浅，这要因人施教，才能有大成。两个孩子看起来都很纯厚，我想日后，要他们跟我俞兄弟在江湖上闯荡一番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这是好事。孩子们也早有了这个心愿。不过，他们那点艺业，如何能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想法子把他们教成一等高手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九老，你肯成全这两个孩子，真是他们的福气。”

艾九灵沉吟一阵，道：“我想把两位令郎，介引于两位高人门下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王耀东道：“九老觉着应该如何，尽请吩咐，耀东无不遵从。”

艾九灵笑一笑道：“你也不宜留在这座客栈中了，最好能找一个隐秘安全的地方，住些时间。他们没有证明我确是俞兄弟所救，你再躲一躲，他们找不出头绪，这件事不了了之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大哥，那些人是不是很怕你。”

艾九灵笑一笑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如若他们确知我毒伤已愈，必会惊慌而逃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觉着那些人都是凶恶之徒，大哥何不挺身而出，为天下除害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他们只不过是小卒哆兵，真正的幕后人物，一直隐藏不出。大哥只要有一日不死，他们就心存顾忌，不敢妄动，但这一股潜隐于江湖中的暗流，波澜汹涌，势力庞大，小兄已化了不少心血，但却一直无法找出那真正幕后人物。可是他们对我的陷害，却是迫不及待，狙杀、用毒、诡计百出。”

王耀东接道：“九老，为什么不生擒他们一两个人来问问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方法我也曾试过，但却无法问出内情，这方法只好作罢。这一次，我不幸中毒，而且是一种很剧烈的无形之毒，但他们不知道我早已有备，配制了很多解毒之药，但这次所中的毒太厉害了，发作的十分快速，当我觉出不对时，他们已然追踪而至，若非小兄弟及时相救，只怕我早已死在剧毒之下了。”一顿，道：“这些时日中，我一直设法净化内腑中的奇毒，也藉这些时日中想了不少事。觉着我只有暂时隐失，他们才会疏于防范，才能找出他们真正的幕后人物。现在，更好了，我也借这段时间，为俞兄弟一尽心力。”

王耀东老于世故，立时了然艾九灵的言中之意，急急说道：“九老，你看，我们要几时离开这里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越快越好。今晚就要行动。你现在设法通知内宅，要他们整理细软，二更后离开此地。”

王耀东叫过王翔，道：“去告诉你娘，要她快准备，所有的仆从丫环，多送些银钱，要他们各自回家，留的人越少越好，咱们三更动身。”

王翔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艾九灵对王耀东处事的快速，似是很满意，点头一笑，道：“耀东！这一次，让你放弃了王家老栈的基业，实在是敌势大强大，我又不能现身出来。”

王耀东接道：“九老，我明白。你是为王家好，你肯成全两个孩子，我已经感激万分。”

唉！这王家老栈，王家守了两代，总不能老守下去啊！”

艾九灵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交给王耀东，道：“这玉瓶中的丹丸，益神补血，增长功力，有这瓶丹丸，可以保你伤势早愈。”

王耀东道：“九老，谢谢你了。”

××××××两头毛驴，缓行在直奔嵩山的大道上，驴上两个人，一个是白髯苍苍上布裤褂的村夫，一个是三十上下，满脸黑光的农人。

这两人像是爷儿俩，似乎就是近村的人；看那个不紧不慢的样子，走的很悠闲。

突然间，四匹快马，荡起了一天尘上，从两个村夫后面疾奔而来。

马上人个个疾服劲装，佩带着兵刃，疾掠两个村夫而过。

那白髯老者望望四匹奔过的健马，双目中神芒一闪，但立刻敛失不见。

两头小毛驴，仍然缓缓的走着，是那么安详。

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，两头小毛驴也行进了山区。

这是通往少林寺的大路，两侧林木夹道，但路面却很宽阔，足可容三匹马并肩而进。

那白髯老人突然一提经，两头小毛驴极快的向前奔去。得得蹄声，划破了山野的静寂。

两头小毛驴已跑的满身大汗，颇有难再向前奔行之势，白髯老人才勒名停下，把两头小驴放入松林，白髯老人突然伸手抓住那黑脸人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带你走。”

走字出口，突然飞跃而起。

那黑脸人只觉着被一股强大绝伦的力量拖着，身不由己的向前飞奔。

不知道奔行了多少时间，到了一座巍然矗立的大寺院前。黑脸人低声说道：“艾大哥，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么？”

敢情那白髯老者，竟是名震江湖黑白两道的奇侠艾九灵。

天下唯一能称艾九灵为大哥的，自然是俞秀凡了。

艾九灵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记着，尽量少开口。一切都由为兄对付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紧随在艾九灵的身后。

少林寺大门前面，高挑着两盏风灯，夜色中不停的摆动。

两扇大门，还未关闭，一个四旬左右，身着灰袍的僧人，突然间出现在两人面前，合掌说道：“两位施主，可是迷了路途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里是少林寺吗？”

灰衣僧人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少林宝刹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那就有烦大师通禀一声，在下要见贵寺方丈。”

灰衣僧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现在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正是现在。”

灰衣僧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老施主，你可是有病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老夫健壮得很。”

灰衣僧人道：“噢！贫僧奉告两位施主，敝寺方丈，难得见客。两位施主就算是白昼到此，只怕也难见到，何况时届深夜呢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少林寺的规矩，果然是严格得很。”

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一寸高低的金佛，道：“大师，识得此物么？”

灰衣僧人接在手中，仔细一看，立时脸色大变，道：“金罗汉！”

艾九灵道：“有这尊金罗汉，是否可以见到贵寺方丈？”

灰衣僧人一叠声应道：“可以，可以。贫僧这就代施主通禀。”

双手捧着金佛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俞秀凡看的心中甚感奇怪，但他却强自忍下，没有多问。

那灰衣和尚几乎飞奔而入，但仍然等了近顿饭的工夫，才见他急急行出，一合掌，道：“老施主，金罗汉已呈敝寺方丈。”

艾九灵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收了金罗汉，还是不见老朽么？”

灰衣僧人道：“施主别误会，敝方丈正披法衣，候驾禅室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有劳大师带路。”

灰衣僧人口中连连应是，转身而行。

跨院正房，早已高燃了四支松油火烛，一身披黄色袈裟的五旬僧人，挺立阶前！在他身后，一排横立着四个身披大红袈裟的僧侣，两小沙弥，分立左右。

黄衣僧人大约早从知客口中，知道那执有金罗汉主人形貌，合掌对艾九灵一礼，道：“少林二十八代掌门人玄庄，迎见施主，”艾九灵一挥手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掌门人，咱们里面谈。”

玄庄大师啊了一声，遣走了随身护法，独自步入禅室。

艾九灵道：“大师日理万机，老朽长话短说，那尊金罗汉有些什么效用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那是敝寺珍藏的七小金佛之一，不谈它的名贵。此物列为少林重宝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为什么会落人外人手中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如有人能救了少林灭门之危，或是救了方丈性命，本寺才奉致七小金佛一座。执有此小金佛者，可向我少林要求一事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事，决不推辞。”

艾九灵接口道：“好，在下凭奉上的金佛，求方丈一事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施主，可否赐告姓名？”

艾九灵摇摇头，道：“似乎用不着了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也好，我们只答应执有金佛之人的一切要求，施主既然不要见告姓名，本座也不好多问了，施主请说出要求之事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在下要求的事很难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那当然了。如是很容易办到的事，阁下也不会动用这座金佛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易筋经上伐毛洗髓之学，要多少时间能够练成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很难说。如是资质过人，又肯用苦功，也得二十年的时间，也有终身苦学，难至善境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我听说有一种捷径，能在数月工夫中，达此境界。”

玄庄大师脸色微变，沉吟良久，问道：“老施主，事无幸成，伐毛洗髓之术，确有捷径，但此乃我少林门中机密，施主何以得知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老夫既持有少林金佛，与贵派自然有着很深渊源，知晓这一点隐密值不得大惊小怪！”

玄庄大师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行此大术，有三不能外，还有一大伤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先说三不能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一不能年过弱冠，二不能有武功根基，三不能身有残疾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那一大伤又是什么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伤我少林长老百年功力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会使人力竭而死么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如是一人行功，纵有深厚功力，亦难传薪，纵然力竭而死，受益人亦是难望有成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可有补救之法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大乘之道，何来捷径，心赖火传，要牺牲本寺中九位长老的百年功力。”

艾九灵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等奇术，除了贵寺之外，别人纵知其窍诀，亦是无法施展了。”

玄庄大师低喧一声佛号，道：“所以，施主如能改变一个要求---”艾九灵道：“不！”

我已经决定了，但不知要多少时间，才能得此大功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那要看受术人的资质了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三月。”

艾九灵一指俞会凡道：“老夫这位兄弟受术，三月之后，我来接他，告辞了。”

俞秀凡急急叫道：“大哥，这——”艾九灵一挥手，接道：“兄弟，记着我的苦心，你要全力求进，三个月时间，匆匆而过，我希望你在这三月之中，最好能不说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但接着颌首应允。

艾九灵挥挥子，冈然而去。

望着艾九灵远去的背影，玄庄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。

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玄庄大师缓缓说道：“施主，可否见告姓名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师，大哥的吩咐，我不能不听从。”

玄庄大师双目如电，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施主脸也用过了易容药

物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大师好眼光。”

笑一笑，玄庄大师说道：“施主的真面目，似是也不愿老初看见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见见我真面目。不是很重要的事吧？对我而言，本无不可，但大哥安排的事，我不愿违背。”

玄庄大师严肃的说道：“施主，执有金佛的人，对我们少林寺，有着很大的恩德。不过，要我们少林寺中长老，牺牲了百年功力，为一外人伐毛洗髓，这要求很苛刻，也很意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大哥要求呢？如今，他走了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我没有办法拒绝，持那金佛的人，可以要求我们少林寺答应他任何能够办到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，大师，你们只有接受了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目下关键在阁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？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是你。我们先要看看你能否接受这场代毛洗髓的传功奇术，如是你具有慧质，奇骨，本寺自然遵命施为。如是你没有这份慧质，那就要白白浪费了我们九位长老的功力，而且，一个不好，你也将终身残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的意思是——”玄庄大师道：“我如不能看你庐山真面目，那就揣摸一下你的骨格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大师请出手。”

玄庄大师果然很细心的徐徐移动双手，揣摸了俞秀凡全身的骨格。

俞秀凡心中很焦急，双目凝注在玄庄大师的身上，希望能瞧出点内情。

玄庄大师停下了双手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没有练过武功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这事很重要。你如已练过武功，行术时，本能会运功抗拒，那将使气行岔径，走火入魔，重则殒命，轻则重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从不说谎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伐毛洗髓的过程很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不怕。”

玄庄大师黯然说道：“小施主，十寺要选出九位长老，为你各牺牲十余年的功力，对你而言，是一次奇遇；不过，伐毛洗髓之后，并非是说一个人已有了武功，本座不知你那位大哥如何安排你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也不知道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此事太过重大，本座也作不了主，必得召集长老会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生悉听安排。”

就这样，俞秀凡在少林寺住了下来。

伐毛洗髓，大都要数十年的功力，才能有所成就。但俞秀凡在九大高僧相助之下，以三月工夫，速登大成。

九大高僧，却各损失了十余年的功力。

三月期满，艾九灵如约而来。他仍是白髯苍苍的村夫装扮。

玄庄大师亲自接见，合掌说道：“少林寺未辱施主所命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天下第一大门户，果然是非同凡俗，在下拜领了。”

玄庄大师合掌说道：“彼此交易已成，施主可否见告姓名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日后在下总会说明，不过不是现在。”

玄庄大师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施主执意不肯见告，本座无法勉强了。”

艾九灵活题一转，道：“大师，你看江湖上近来可有什么变化？”

玄庄大师肃然说道：“盖世奇侠艾九灵，金笔点才，在江湖上提拔了不少仗义行侠的英雄，绿林道上邪魔敛迹，开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太平岁月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艾九灵已近十年未在江湖上露圃，可能他已隐山林。就算他还在江湖上走动，但他一人双目，能见多少，又能顾得多少。俗语说的好，独木难支大厦。贵派一向彼武林尊为泰山。北斗，倒该对武林事尽些心力才是。”“玄庄大师沉思有顷，道：“艾大侠一代奇才，除魔卫道，不遗余力。本寺因清规森严，非罪证明的确十恶不赦之徒，不便施下杀手，有了艾大侠的光芒，本寺就黯然失色了。可惜的是，本座竟未能和艾大侠会晤一面，请教他整治江湖之道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那艾九灵就算是武功高强，但他也不过是一个人，怎比得贵寺这等积大气势，维护江湖上的正义，还得凭仗贵寺。”

玄庄大师叹口气，道：“如是本寺能够办到，决不推辞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有大师这一句话，天下武林有幸了。”

玄庄大师目睹艾九灵离开之后，叹口气，回顾身侧一位灰衣老僧，道：“师叔，瞧出这人的身份么？”

灰衣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回掌门的话，老僧不识此人。”

玄庄大师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师叔你多次出入江湖，耳目之广，识见之多，少林寺无出师叔之右。这人能持本门金佛，自非泛泛之辈，师叔怎的竟会不认识呢？”

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阵，答道：“中原武林道上所有高人，老朽至少也认识个十之七八，但此人却是从未见过。”

玄庄大师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适才那位施主说的话，师叔听到了么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他虽未正面说明，但言语之间，隐然有所听闻，本座之意，想劳请白云师叔，重入江湖一行，也好探听一些江湖消息。”

白云禅师合掌道：“掌门所命，老衲自应从命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本座希望早得到江湖上消息，师叔愈早动身愈好。”

白云禅师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老朽明晨一早就走。”

玄庄大师道：“师叔早去早回，如不能三月回寺，至迟不能超过半年。”

白云禅师合掌当胸，道：“领法谕。”欠身退了出去。

艾九灵带着俞秀凡，离开了少林寺后，立时放腿疾奔。

一口气跑了十余里路，到了一辆蓬车前面，艾九灵牵着俞秀凡跃上蓬车，伸手拉下垂帘，道：“走！”

赶车的把式，打了一个响鞭，蓬车疾快的向前奔了出去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大哥，咱们现在要到哪里？”

艾九灵并未立刻回答俞秀凡的问话，自顾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弟，恭喜你啦！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小弟有些成就吗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很大的成就。明白点说，兄弟你已经脱胎换骨，进入了另一番境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这三个月来，小弟是经常在昏迷之中，只觉内厉中忽

寒忽热，疼苦难耐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对一个修习武功之人而言，你是一个异数，少林高僧果然是佛法无边，三月时光，他们竟然真能够改变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说，小弟真的有了很大的成就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是的，兄弟，你的成就，超过了我的想象之外，不过...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对你而言，这不过是刚完成奠基的工作，此后，还有一段艰苦的行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都是大哥的栽培。”

笑一笑，艾九灵道：“我也只能领你进门，至于你是否有很大成就，还要靠你的天分、毅力了。现在，大哥带你去见一位生性冷僻的高人，他肯不肯答允留下你，大哥也是毫无把握，大哥只能尽力去做，成败要看天意了。”

一路上艾九灵十分谨慎，故意的错过了宿住的大镇，以避免泄漏行踪。

昼行夜宿，一连走了半月时光。

这半月，艾九灵传授了俞秀凡扎基内功的吐纳之术，同时。

也解说了练剑的要诀，和一套剑法的招术变化。

俞秀凡很聪意，再加上肯用心听，虽没有练过一招一式，但却熟记一套剑法的要诀，在夜宿客店时，却练习了打坐吐纳。

这日中午时分，到了一条小河旁边，艾九灵喝令蓬车停下。

俞秀凡缀步下车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四周一片荒凉，极目所及，不见一处人家。

艾九灵拿出几片金叶子，交给那赶车的把式，道：“到了，我们就在此地下车。”车把式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地方很荒凉啊！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是的。咱们就住在这地方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车把式心中充满着怀疑，望望艾九灵和俞秀凡，扬鞭驰车而去。

俞秀凡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咱们要找什么人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敌人太厉害，咱们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若有所思的哦了一声，未再多问。

艾九灵道：“走！咱们到那边坐息一下。”

那是一座土坡，坡下生满荒草，深秋季节，草色枯黄，落叶满地，一阵西北风，吹的枝叶横飞。

这不是深山大泽，但却有一股荒芜而近乎凄凉的感觉。

天边一层云遮去了阳光，但七八丈外一条小河，却是激流奔腾，水声震耳。

俞秀凡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小弟觉着这地方有些奇怪。艾九灵道：“你觉着哪里奇怪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太荒凉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地方纵横二十里没有人家，没栅田牧地，自然是有些荒凉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！小弟的意思不是因这地方荒草没胚，四无人家说它荒凉，而是这地方有一种凄苦、枪然的气氛，似乎是这地方的一草一木，都十分凄伤。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地方本就叫作伤心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伤心坡，这名字奇怪的很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并不奇怪，这地方的地质很特异，专生菱草，不长嘉禾。”

伸手指指那条激流，接道：“那条河，叫作断魂河。河不宽，不大，但却狂流如矢。更奇怪的是，河底两岸，都生满着尖利的石笋，不论水性多好的人，也无法在那河中停留。在激流的冲击之下，必被那许多石笋刺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天下有这等荒地、恶水、当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艾九灵叹口气道：“兄弟，这断魂河中，不但人无法停留，而且连鱼虾也无法生长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到这边来，可是为了避人耳目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不是，咱们来这里找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找人，这地方住的有人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不错。只住了一个人，那人就是当今武林中第一神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住在哪里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伤心谷，咱们要乘船由这条激流中进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不能从陆地上去么？”

艾九灵摇头道：“没有人能从陆地上去找到他。因为在他住处五百丈内，种满了毒花，布满了毒药，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这片毒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从这条断魂河去？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那是唯一通往他伤心庐的去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住的地方，也叫作伤心庐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唉！正因他有一段伤心的往事，所以，才选择了这么一处所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这地方哪有船只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咱们要等两天了。明天，我先投柬求见，他如是愿意接见咱们，自会派出船来，如是不见咱们，凭小兄和他一番交情，也会有个回信来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投柬求见，这地方不见门户，咱们如何一个投法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等奇异的地方，走遍天下，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来。现在，咱们先坐息一阵，你将会见识很多的新奇事情。”

带着俞秀凡行人草丛中，在一处上崖断壁之下，盘膝而坐。

俞秀凡开始习练吐纳之术，渐入浑然忘我之境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然被艾九灵低声唤醒。睁眼看去，只见艾九灵面色严肃，凝神倾听。

俞秀凡低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在听什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有人追踪咱们而来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艾九灵淡淡笑一笑，道：“不知道，幸好他们来的人数不多，只有两个人。”

俞秀凡心中恍然大悟，艾九灵所以要选择这样一处隐密所在，原来是早有预感了。

忽然间，艾九灵站起了身子，笑道：“咱们瞧瞧看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跟在艾九灵的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行出草丛，果然见两个身着劲装，背插尖刀的大汉立刻停下了脚步。

艾九灵低声道：“兄弟，你站在这里看热闹，我去打发这两个人。”

举步向两人迎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两位可是追踪我们兄弟而来么？”

两个大汉同时撤下背上尖刀，喝道：“你这糟老头子，说话好生无礼，可是活的不耐烦了。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很可惜，两位这等有眼无珠，只怕还没有弄清我的身份，就要命丧在这十里伤心坡了。”

两个大汉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两位想找什么人？”

左首一个大汉道：“我们追两个行踪可疑的人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那人有个名字么？”

右首大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反正不会是你这糟老头子，你就不用管找谁了。”

艾九灵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可是想找一位叫艾九灵的么？”

两位大汉同时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艾九灵道：“我就是你们想找的艾九灵。”

两个大汉心头一震，接道：“你是艾九灵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道：“两位可是有些不信么？”

两个大汉道：“咱们没有见过艾九灵，不过，咱们听过艾九灵的样子，决不是你这样一个糟老头子。”

艾九灵突然一伸手，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：“艾九灵是不是我这副样子？”

两个大汉呆了一呆，望着艾九灵半响说不出话。

艾九灵道：“因为，艾九灵看不到支使你们这般人为非作歹的幕后人物，所以我改了装束，希望能瞧到你们幕后的人物，但很不幸的是先该两位发现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现在，你们有两条路走，一条是你们和我动手，我让你们三招之后，再出手攻击你们。”

左首大汉接道：“还有第二条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们跳到那小河中去，只要跳下去，再上来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”

两位大汉低声商量了一阵，道：“艾大侠，咱们不能确定你是否真的是艾大侠。”

艾九灵接口笑道：“那容易，两位动手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左首大汉道：“艾大侠的身份，和我们动手相搏，那自然有些不值了。不过，咱们希望能见识一下艾大侠的武功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们选择了第二条路？”

左首大汉道：“是的，咱们见识了艾大侠的武功之后，自然会走第二条路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好，你们身上带有暗器么？”

左首大汉道：“有。在下用亮银梭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拿一枚给我。”

左首大汉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枚亮银梭奉了过来。

艾九灵接过亮银梭，托在右手掌心之上，缓缓把左手合了上去。

片刻之后，双掌一开，一枚亮银梭竟然变成了一个银色的圆球。

两个大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艾九灵沉声道：“接着。”掌势未动，但凭掌心的内力，把银球弹了起

来，直飞过去。

左首大汉伸手接住，顿觉着肌肤灼疼，一松手银球跌落地上。

原来，那银球有如刚从火炉内取出来一般，热的烫手。

两个人目睹艾九灵内功化火，溶变银梭的功力，心中大是震惊。

艾九灵道：“两位是否相信了在下的身份？”

两个大汉点点头，道：“相信了。”突然转过身子，大步向河边行去。

行到了河边，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。

原来两人看到激流滚滚，心中有些害怕。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可是要我出手么？”

两个大汉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奋身跳入激流之中。

原来，两人自恃水性工夫不错，想逃过此劫，却不料这河中水流急旋，人一下河，立时被急流卷了进去。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一代奇侠，用手段逼他们跳河自绝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为了兄弟你的安全，为了咱们的行踪隐密，非要把两人置于死地不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这地方如此隐密，他们竟然也找了来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不错。目下整个中原的江湖道上，只怕都已经布满了他们追查咱们兄弟行踪的铁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追踪咱们而来，是否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身份。”

艾九灵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会知道。追查咱们行踪的两人，只是千百个小组之一，他们发觉了奇怪、可疑的人人事事，就开始追踪搜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还会有别的人追来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大概不会吧！这两个人的武功不大高，机智也不够，所以，算不得很重要的人物，如是他们对咱们太过重视，决不会派这样两个人物来盯咱们的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追查大哥的下落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还有你的下落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弟也成了他们追查的目标，当真是荣幸得很。”

艾九灵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兄弟，咱们今晚上要在这草丛中坐一夜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紧，小弟近来有个很奇怪的感觉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什么感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似乎是已经不大需要睡觉了，无论多疲倦，只要能够盘坐着行一阵吐纳之术，就会有疲累尽消的感觉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的进步，实在很快，一切都超越了我的预期。加是咱们再能顺利的见到他，他又肯收留了你，小兄对你安排，就成功十之七八。余下的，那就容易多了。”

两人在荒草丛中坐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太阳上升，艾九灵立时叫起了俞秀凡，行到了断魂河边。

艾九灵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的方形木板，用指力在木板上写了几个字，扬腕投入了水中。

日光下，那雪白之物，闪闪发光，随着滚滚激流而下。

俞秀凡极目望去，只见木板在断魂河水上起伏，在数百丈儿进入了一

个山洞中去，他大是担心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，他如是看不到大哥投入水中的信物，到岂不是白费了大哥一番心力？”

艾九灵笑道：“信物他是一定可以看到，但他是否会和咱们见面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两人在一片荒草上坐下，望着激流出神。

这断魂河并没有波涛汹涌。巨浪，口山的气势，但它每一寸水流，似是都在翻动，显然是水底的激漩，比夕顷强大甚多。越看的久，就使人越觉得它的险恶。

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，突然，一艘小船，逆流而上，渐渐的向两人驶来。

那小船走的不太快，也不太慢，但却有一宗奇处，到就是它在一定的速度中，常会有极短的静止。

小船慢慢行到两人身边，只见小船中铺着一块白色的羊皮。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这老儿寂寞的太久了，对我竟然如此欢迎。”

俞秀凡正想问，何以瞧出了人家欢迎的道理，左臂已被艾九灵提了起来，道：“兄弟，提着气，咱们上船。”

但觉身子忽然腾空而起，越过了一股激流，落在小船之上。

这小舟可算是名符其实的小舟，至多嘛，挤下去三个人。

艾九灵扶着俞秀凡坐好了身子，道：“兄弟，抓紧两边的船沿，这小舟是特制的，坚牢的很。”

俞秀凡忽然想到了这小舟上没有掌舵运桨的人，如何能够行驶，当下问道：“大哥，这小舟很怪，它似是自己在走动。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等激流、漩水，纵然是天下第一等的行船好手，也无法在这断魂河中行舟，个中的内情，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”

突然发出一声长啸。啸声如龙吟一般，用内力送了过去。

片刻之后，逆水而行的的小舟，突然静止了下来。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小心。”

一语甫落，舟突然顺水而下，快速如箭，加上那激流漩动，摇动的十分厉害，震的人头晕眼花。

俞秀凡紧抓着小舟两边，闭起了双目。

忽然间，那奔行如箭的小舟，似乎是撞在一片柔软的索绳之中。

俞秀凡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耳际已响起了艾九灵的声音，道：“兄弟放手。”

怖能的，俞秀凡松开两手，一提丹田之气。但觉身子又腾空而起，落着了实地。

俞秀凡这才有时间转目四顾，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形势。

自己已停身在四面山峰环抱的一片盆地上，山不高，但上面却长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草树，浓密异常，掩去原本的土山色。

这片盆地，也就不过百亩大小，那条断魂激流，通过了一个山洞之后，在这片盆地中，突然开阔了数倍，水势也自然减缓了甚多。

激流旁边，竖着一个高大的铁架，上面挂了一大盘铁索，另有两条铁索由水中盘入铁架中。

俞秀凡恍然大悟，原来，水底早已有两条铁索，整个的小舟，就由铁索滑轮操纵，人只要拉动铁索，就可以操纵小舟的进退了。

艾九灵身侧，站着一个全身黑衣的人，白髯似雪，发丝如银，但脸上却是一片红光，道道地地的童颜鹤发。黑衣老人的身躯高大，高过了艾九灵半个头。

但此刻，他脸上的神情很难看，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盯注艾九灵，一语不发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“大哥说过，他们是老朋友了，很久不见的老朋友，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冷落法？”

良久之后，才听那黑衣老人冷冷的说道：“你犯了我立下的戒规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如是不同意，我怎能进入你散布剧毒的伤心谷中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我只是要你一个人进来，你为什么带了一个陌生的人来。”

俞秀凡恍然大悟，原来那黑衣老人是为了自己同来，所以才心中不悦。

艾九灵掏出了一包药粉，道：“兄弟，把脸上洗一洗，恢复本来面目。如是这地方不肯留咱们，咱们就光明正大去闯荡江湖了。”

俞秀凡不太了解艾九灵言中之意，但他知道，大哥说的话不会错。

当先接过药粉，洗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物。立时，还他一个面如冠玉的俊美少年。1 少林寺三个月伐毛洗髓，使他整个的脱胎换骨，脸上有一种飞扬的神采。

黑衣老人的目光，突然投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娃儿是什么人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是我兄弟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你几时有这么一个兄弟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找了这处十里伤心坡，利用天然形势，再仗凭你一身所学，布置了这样一处狭小的天地，把自己关起来，与世隔绝。你关心过什么人，别说我只有一个兄弟，就算有十个八个，也不会告诉你了。”

黑衣老人冷哼一声，却未接言。

艾九灵道：“你空有一身武功，但埋没于毒花毒草之中。”

黑衣老人突然纵声大笑起来，声如龙吟，直冲云霄，良久之后，才停住笑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在江湖上走动么？”

艾九灵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因为你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因为我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我武功不如你，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也难得第一之称，那就不如藏起来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好啊！原来你和我呕了几十年气，今日我才知道。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可是你医道世无其匹，但你又救了几条人命，造就了几个人才？”

黑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我不知他们几时会死，又瞧不到他们是否有救，如何能救他们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躲在这伤心庐中，如何能见到有病的人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我医道虽精，但灵药难求，我教活十人，难免有一次失手，那岂不是把一世英名尽付于流水么？”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有成功，就有失败，就像有死亡才有新生一样。”

艾九灵缓缓地道：“你躲在这里半辈子，可有什么快乐？”黑衣老人道：

“但至少我没有遗恨、憾事。”

艾九灵叹道：“世人如都和你的想法一样，那还成什么世界？”

黑衣老人忽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是唯一能来这里探望我的朋友，咱们不谈这些了，里面坐吧！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艾九灵一面随在黑衣老人的身后而行，一面说道：“兄弟，小心一些，他这花花草草上都有奇毒，别伸手触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大哥指教。”

由花草环绕的一条小径，行人了一座茅舍。

茅舍中的布置很简单，但却打扫的很干净。

黑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入门一尺，任何物品，都没有毒，你们随便坐吧！”

转身行人内室，提了一个葫芦，拿了三个瓷杯出来拨开塞子，倒出三杯碧绿色的水来。

艾九灵端起瓷杆，闻了闻，道：“好大方啊！”

黑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小汽了几十年，总也该大方一次啊！”

双目盯注在艾九灵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身体怎么样”艾九灵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很好啊！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哼！幸好你来了一次伤心庐，如果你晚来一年，我就要失去你这唯一的朋友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认为你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可以把所有侵入体内之毒，都逼出来，是么？”

艾九灵，心中已然明白，道：“难道有几种奇毒逼不出来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不错。你中的混合之毒，那配毒人很高明，所以，能使你毒存内腑，留作后患。一旦再发，那就无药可医。可惜他不够高明，少配了几种药物，使你留下命来。”

艾九灵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到处找我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因为，那配毒之人相信你是非死不可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他们找不到我的尸体，所以一直放不下心。”

黑衣老人笑道：“喝下那杯万应百花露，你将使他们很失望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因为我下会死了。”举杯一饮而尽。

黑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我又得在伤心庐住下去了。”

艾九灵放下空杯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似是不应该喝下你这杯万应百花露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可惜的是你已经喝下去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付道：这老人这大年纪，在这等寂寞的所在，一住几十年，难免是有些喜怒无常，孤僻冷怪了。

只听艾九灵叹口气，道：“花兄，咱们相交了几十年，兄弟还不知道你是因我在世，才立志隐居不出，其实，你那一身武功成就，决不在兄弟之下。”

黑衣老人关一笑，接道：“这个，我心里有数，咱们不用再争论此事了。我数十年枯并不波，也很难使我兴起重出江湖的念头。”

目光转注俞秀凡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带他来，用心何在？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吧！”

艾九灵道：“好！这位俞兄弟对我救命之恩，而且，他具有习剑的德操，

可惜的是，我们相逢恨晚，无法使他在童年奠基。”

黑衣老人接道：“但我看你这位俞兄弟，似是已具有了很深厚的功力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花兄，好眼光。不过，这都是借人的功力。我以一座金佛，强使少林掌门，动员数位长老，为他代毛洗髓，助长了他数十年功力。但目下时机危殆，江湖上酝酿大变，说不得只好借你的回春妙手，绝世医道，助他一臂之力，早登大乘。”

黑衣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三个月后，你来接他。”

艾九灵一抱拳，道：“花兄，情重不言谢，小弟告别了。”

黑衣老人伸手取出两个玉瓶，道：“一瓶保命丹，一瓶拔毒生肌散，你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花兄，谢谢你了。咱们交了几十年的朋友，你好像是从来没有这么关心过我。”

黑衣老人神情肃然的说道：“因为，这些年来，从来没有人敢对你下毒手。目下的情况，似是有些不对了，有人敢对你下手，那可能是人家早有了完全的准备，我就不能不关心你了。”

艾九灵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花兄，你费心了，三个月，我来接他。”

#### 第四回 脱胎换骨 拜师学剑

黑衣老人点点头，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：“你坐着，我未回来之前，最好别出这茅舍一步。”

俞秀凡一欠身，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黑衣老人和艾九灵先后离开，俞秀凡望着艾九灵的背影，说不出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。

突觉眼眶一湿，两行泪珠儿，滚了下来。

天渐渐的暗了下来，还不见那黑衣老人转回茅舍。俞秀凡心中大感奇怪，暗忖道：“这不过数十丈的距离，怎么一去如此之久，难道他送艾大哥出了断魂河不成”忽然感觉到腹中有些饥饿，顺手取过瓷杯，一口喝干。但觉情香可口，人腹之后，立刻化成了阵阵热气，由丹田直冒起来。饥饿之感，顿然消失。

自那黑衣老人和艾九灵离开之后，俞秀凡一直坐在竹椅上等，从未离开过一步。

这地方人迹罕至，除了那流水声外，再也听不到第二种声音了。

俞秀凡突然觉着有些内急，室中又一片黑暗，只好举步向室外行去。

他知道这地方除了那黑衣老人外，再无他人，想到屋外草丛之中，方便一下，强过在室中到处摸索，找寻方便之处了。抬头看去，但见繁星满天，茅舍右面，有一片过膝的青草。

俞秀凡记得那老人说的话，不可轻易离开茅舍，也记得艾九灵说的话，这地方的一草一木，都可能含有奇毒。因此俞秀凡不敢行入草丛中去，小心翼翼的在丛草旁边，准备方便一下。

忽然间，耳际响起了一个童子的声音，道：“放了我吧！放了我吧！”

深夜绝境，又明知无人，忽然间听到了一个童子的声音，俞秀凡虽然胆大，也吓出了一身汗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丛深草旁侧，竹片编了一个形似箩筐之物，罩住了一个小人。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你怎会到此，又被主人关在竹罩之下，可惜的是，我不是主人，不便作主放你，等主人返回之后，我替你美言几句就是。”

那青袍小人眼看所求难成，忽然哭了起来，声音唧唧，有如初生的婴儿轻啼。

俞秀凡忽生不忍之感，说道：“我放你出来，但你不许离开，俟主人回来之后，再作道理。”

青袍小人似乎是有些通达人言，但又非全通，摇一下头，立刻又点点头。

俞秀凡一念仁慈，伸手取拨开竹箩。正待伸手去抱那青袍小人，突见那小人身子一闪，钻入了草地中不见。

俞秀凡想不到那青袍小人，动作竟如此迅快，一手抓空，不禁一呆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竹箩罩着的地上，生着一株叶加入掌，高约尺半的草。虽是夜晚之间，但因距离很近，所以前秀凡看的很清楚。

只见张开的枝叶，级缓向下垂去，似有立刻萎枯的现象。

俞秀凡怔在了当地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究是读过万卷书的人，惊慌的神智，逐渐回复之后，脑际中突然闪过了一道灵光，暗道：这莫非就是书上记述的成形仙芝么？

心念及此，顿觉着冷汗淋漓，忖道：“成形仙芝，是何等名贵，十里伤心坡上质并无特异之处，而且断魂河水源充足，为什么只生秀草，不长嘉禾，难道这地上的灵气，全为这株仙芝吸收拔去了么？而且，已成形仙芝，是何等珍贵之物，我这样放它遁形而去，此地的主人，如何肯放得过我，以他的冷僻性格，岂不要把我碎尸万段？”

一阵自怨自伤，顿感六神无主，望着那萎枯的灵草出神。

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，突然一阵很慈和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娃儿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要来的终于来了。俞秀凡暗里举手拭一下头上的冷汗，缓缓转过身子，一撩长衫，拜伏于地。

问话的正是伤心庐主人花老丈。

花老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快些起来，有活好说，你是艾九灵的兄弟，他却是老夫唯一的朋友，我已答应了他成会你。”

俞秀凡更觉惭愧，惶然说道：“晚辈要领受前辈责罚。”

花老丈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口中间话，目光已瞧到那被拨开的竹箩，萎缩的芝草，立时脸色大变。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下该擅离茅舍，见竹箩下罩着一个小人，为他哭声所动，拔起了竹箩。花老丈冷冷接道：“老夫再三交代，不许离凡茅舍一步，你为什么出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内急，天色大暗，晚辈又不便在房中摸索。”

花老丈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啊，就为这一点小事、误了大局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晚辈事后警觉，已然造成大错。”

花老丈道：“你可知道那是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成形仙芝。”

花老丈奇道：“你怎么知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读书颇杂，旁及星卜奇数，本草医道。”

花老丈哦了一声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还放了他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，书中记述，迹似神异，晚辈怎能事先想到？”

花老丈嗤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可是个不相信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相信时大错已铸。”

花老丈接道：“你起来吧，咱们到房里谈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”缓缓站起了身子，行入茅舍。

花老丈幌了火折子，点起了灯人，立刻间全室通明。花老丈指指竹椅，道：“你坐下！”

俞秀凡依言坐了下乞垂首说道：“老丈如何处置晚辈，晚辈一切从命。”

花老丈道：“你可知道那成形仙芝对老夫有多大用处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不知道。”

花老丈道：“那可以使一个人长生不老，成为金刚不坏之身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成神仙？”

花老丈道：“不成神仙，大概也差不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晚辈耽误了老前辈的仙道了。”

花老丈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罪该万死！”

花老丈道：“万死也不足赎你之罪。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误了老前辈的仙业，不论你如何处置晚辈，晚辈是死而无憾。”

花老丈怒道：“杀了你于事何补？”

俞秀凡大感惶惊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是一念仁慈，想不到闯下了这样的大祸，老前辈心中积忿难消，但请发泄在晚辈身上就是。”

起身离坐，缓步行到那花老丈的身前，屈膝跪倒于地，一闭双目，大有从容领罚的气概。

花老丈突然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娃儿，你起来吧！这是天意，老夫一半为了不愿沾染世间的污浊，避世独居；一半为了这枚仙芝，隐居于此。仙道之说，向无凭证，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，曾获以身求证仙道之说，不幸以身殉道。临去之际；奋起大力金刚指，在求仙岩下，留下了‘仙道无凭’四个字。”

这时，他已伸手拉起俞秀凡，脸上是一片神驰仙道的奇异神情。

缓缓接道：“老夫别走溪径，希望藉药物之力，求证仙道，但数十年苦心求证之后，才发觉不论何等灵丹妙药，至多只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，却无法上达仙道之境。但是，正值老夫心灰意懒之际，遇上了这千年成形仙芝。”

俞秀凡忍下住接道：“老前辈，食用了那枚仙芝之后，真的能白日飞升，成为仙人么？”

花神医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老夫也难断言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孩子，咱们不谈仙芝的事了，谈谈你的事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有什么可谈的呢？”

花神医道：“我答应了艾九灵，要凭我医术、灵丹，使你更上层楼，助你早日习成剑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惭愧的很，放了你的仙芝……”

花神医道：“我说过，咱们不谈这个了。老夫精研数十年医道，除了为艾九灵医过一次病外，从未对人施展过医术，如是我这一生中不再用它一次，也实在有负这一身所学了。所以，老夫决心在你身上，求证一下我医道上成就，造成人所不能的奇迹，我花无果就算不能成仙怔道至少不让华佗，扁鹊医术专美于前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这老人好大的口气，想那华佗、扁鹊乃是一代名医，这花无果竟然如此托大，不让他们专美于前，他要在我身上求证他医术上的成就，不知要如何摆布我了？”

但闻花无果接道：“你留在此的时间不多，老夫的进度也不得不十分严紧了。由明天开始，你开始食用我配制的药物，每日三次同时，由老夫每日对你施针一次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施针一次，但不知作用何在？”

花无果道：“老夫每日用金针刺你穴道，使药力行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每天吃药、挨针就行了？”

花无果道：“哪有如此简单的事。”

俞秀凡想到一个人完好无病，每天要吃药、挨针，心中大是不安，听说还有别的事情，心中更是震惊，暗道：不知还要如何整治我了？

花无果抚髯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夫每天要你摆一种姿态，你要全神贯注，不能妄自改变。”

俞秀凡忖道：是了，这是故意整我了。我放走仙芝儿心中气我不过，但又因艾大哥的面子，不好意思杀我，只有这样惩罚我了。

他心中负咎万分，也不多问，欠身说道：“晚辈一切遵命，老前辈怎么吩咐，晚辈就尽力而为。”

花无果带着俞秀凡行人右侧一间房中，室中床褥俱全，还有一张木桌，两只竹椅。这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，俞秀凡每日按时服药，有汤、有丸。

有些药物入口清香，但有些药物却苦涩无比，难以入口，但俞秀凡总是强自灌了下去。

金针刺穴，有时全无痛苦，有时一针下去，全身筋脉收缩，身受之苦，有如裂肌割肤一般，这些痛苦俞秀凡都咬牙切齿的忍受了下去。

最难忍受的是，那花无果摆布姿势，有时要一撑几个时辰之久，常常使俞秀凡有筋酸骨痛，难再支撑的感觉。

就这样，过了三个月，大部分的日子，是在苦涩、疼痛中过去。

每日迎接这等艰苦的日子，使俞秀凡忘了自我，也忘了时间。

每日咬牙苦撑，每日充满着辛酸，这刻板的紧张、折磨，使得俞秀凡连想想别事的时间也是没有。渡过了一个疲劳的夜晚，准备去迎接一个痛苦的明天。

这时，午时过后，俞秀凡施针刚过，人从床上坐起，准备接受花无果再一次痛苦的摆布，却突然听到艾九灵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我进去瞧瞧，立刻就出来如何？”

花无果冷漠的道：“不行！你早来了一天，此刻不能和他见面。”

俞秀凡很想冲出去，诉说一下这三个月的苦痛日子。但他强自忍下了

内心中强烈的冲动。

只听艾九灵道：“花兄医道通神，我那俞兄弟在这三个月中，定然获益匪浅了。”

花无果道，这是以后的事，你明天再来接他离开此地，此刻请立即退出我这伤心庐去。

“艾九灵道：“花兄，你这地方只有一处茅舍，兄弟退出，岂不是连处避风雨的地方也没有么？”

花无果道：“你那一身本领，风雨岂奈你何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一夜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这老人真是冷酷、固执，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只因过早来了一天，就不准他进入茅舍，要在那荒野中坐上一夜。”

付思之间，花无果满脸严肃的行了进来。

俞秀凡一欠身道：“老前辈。”

花无果道：“箭程百里半九十，这最后一日，也足为重要，你要多多忍耐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，晚辈全力以赴。”

花无果冷冷的道：“躺下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今日已挨过针了，难道还要再挨一次不成？心中奇怪，却是不敢多问，依言躺了下去。花无果双手各执四枚金针，沉声道：“孩子，大声叫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要紧，老前辈只管下针，晚辈还忍得住。”

花无果道：“我要你大声吼叫！”俞秀凡怔一怔，只好大吼一声。

就在他吼声出口之际，突然全身大穴处一麻，人就晕了过去。

俞秀凡醒来时，已是又一个夜尽天明，满窗阳光的新日子。木榻前站的不是花无果，而是满脸惊异的艾九灵。

俞秀凡挺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大哥！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你醒过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醒过来了。”目光四顾一阵，道：“花老前辈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他走了。”

俞秀凡一下子跳下了木榻道：“大哥几时来的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昨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伤心庐只有一条出路，大哥就没有瞧到他离开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唉！兄弟，这伤心庐四周的毒花毒草，可以难住别人，但如何能挡住花无果呢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兄弟，他为人孤僻，行事为人，莫可预测，咱们不用为他担心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也许是我得罪了他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怎么得罪他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放走了他的仙芝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什么仙芝？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把放走仙芝的事，很仔细的讲了一遍。

艾九灵皱皱眉头，怀疑他说道：“世间真有这等千年神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误了他的仙业，但他看在大哥的份上，不好意思杀我泄愤，所以，他含恨而去了。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就算那千年仙芝未被你放走，也无法使

花无果身登仙界，别为这件事情抱歉。”语声顿一顿接道：“花无果除了武功上逊我一筹之外，才慧却在我之上，医道上的成就，更是举世无匹。只可惜他好胜之心太强了，为了我，不愿在江湖上走动，他留下一封信而去，留书上只写了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写了什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幸未辱命，不知这三个月时光中，他传授你些什么武功？”俞秀凡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这三月时光中，小弟除了吃药，就是挨针，还有么就是摆出很多不同的姿势，一站几个时辰，动也不能动一下，每次都累的小弟筋疲力尽。”

艾九灵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能记得那些摆出的姿势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每一个姿势，都累了我一身大汗，自然是记忆都很深刻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可不可以练习一次给小兄瞧瞧？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哥，很累，一共有四十五式，小弟记得每一式作了两次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不错，你这里从头到尾，共有九十二天，头尾不算，刚好九十天，四十五式，每天一式，刚好作了两遍。”

俞秀凡伸展一下双臂，一口气摆出了四十五种姿式来。艾九灵看几式之后，神情显的十分凝重，看完之后，沉思不语。

俞秀凡拭拭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大哥，这些姿势有用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咱们上路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大约花无果是为了折磨我，才想出花样多的奇怪姿势，艾大哥是他的朋友，自是不便批评了。

随在艾九灵身后行去。

艾九灵拉起俞秀凡跃上小舟，道：“花无果走了，咱们只有顺流而下了。”

放松了绞把，小舟顺流而下。穿过了一个山洞。断魂河恢复了旋转激流。

但那铁索有一定的长度，离开山洞四丈左右处，铁索已尽，小舟停下。

艾九灵一提气，拉起俞秀凡一跃登岸。绕过了一个满生棘丛的土坡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。

艾九灵从怀中摸出了两副人皮面具，笑道：“兄弟，江湖上的情势，变化很大，少林、武当，都已经有了警觉，也许两派已经有所行动，但表面上还得保持着适当的平静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还在找你的下落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是，他们找不到大哥的尸体，心中绝不甘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记得一句话说：‘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’，防微杜渐，为之上策，以大哥在武林中的声誉，只要登高一呼，江湖上各道侠士，自会振奋而起，直捣魔巢，扫穴犁庭，为什么迟迟不敢动手。如等敌势形成，造成劫难，大哥再行出手，岂不是太晚了一些？”艾九灵道：“只怕比为兄说的还严重一些，唉！这几个月来。我日夜奔走，足迹迄四省，行程逾万里，但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的主脑，找不出他们的巢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虽武功高强，但你一个人，难免是力所难及，何不找几个武林同道帮帮忙呢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每拜一位故交，离开时必遭暗袭，我又中了两次毒，如非花无果给我一瓶解毒灵丹，只怕为兄尸骨早寒了。”

艾九灵淡淡一笑接着说道：“兄弟，以后要看你了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我！我还要多长时间，才能帮助大哥你？”

艾九灵笑道：“快了。我原想至少要三年时光，但少林高僧薪人相传，花无果灵药助成，可能会提前一些时间了。”

俞秀凡大觉惊奇的道：“大哥，我还没有开始学武啊！”

艾九灵道：“就要开始了，我先传你拳脚上的工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一身所学，深博广远，小弟学个三五年，也未必能及大哥十之一二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我只是传你十招掌法、三招擒拿，加起来，虽只有一十三招，但却是大哥毕生所学的精华，我想有一月的工夫，你就可以学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应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小弟安下心来学大哥的武功。”

艾九灵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咱们还要去找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要找什么人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道：哪个人很奇怪，学了一辈子的剑但却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。不过，他拔剑的手法，和出剑的姿势，确是江湖上人人承认是天下最正确的姿势。”俞秀凡笑道：“怎会有这样的一个人！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人是很奇怪，他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，虽然大家承认他出剑的姿势最好，但因为从来没有胜过了人家一次，所以，渐渐的都不再注意他了，也没有人再理他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听说，他一个人隐居在衡山的回雁峰下，咱们现在去找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你要他传我武功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是的。要他传给你拔剑的手法。至于大哥传你的武功，你就在篷车上学吧！咱们由这里到衡山，这段行程，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大概到了衡山，你也可以学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你找从来没有打过胜仗的人，传我的武功，岂不是要小弟也练成一个常败将军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这是世俗的看法。大哥研究过他拔剑的方法，那确实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出剑手法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他如拔剑手法第一，怎会老是打败仗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就是微妙的关键了。所以，你要去学，找出那原因何在？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全无武功基础，如何能够找出他出剑的错误呢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他没有错，只是有那么一点技巧不对而已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大哥没有研究过他出剑的错误何在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大哥研究不出来，也没有研究的才智，但大哥却感觉到他的手法最好。因为，大哥看过了很多的拔剑手法，都有很多的缺点。”！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一个人，在半生之中，从来没有胜过人家一次，怎能当一代剑手之称呢？”

尽管他心中疑窦重重，但却是忍下来不再多问。

两人雇了一辆马车，奔向衡山回雁峰。在车上，艾九灵开始传授俞秀凡掌法和擒拿术。

他讲的十分详尽，而且，一面讲，一面要俞秀凡练习。

俞秀凡人本聪明，又全心全意的去学。很快的领悟了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拍拿的变化。但车中大狭，俞秀凡无法施展手脚，只能作势比划而已。

初习拳掌，俞秀凡有着很新奇的感觉，内心中也有着一股强烈的行动，希望能停下车来，找一片空旷的地方，好好练习几遍。

他忍了又忍，到最后还是忍耐不住，低声说值：“大哥，要不要停下车来，小弟练习几遍，让大哥从旁指点。”

艾九灵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兄弟，来日方长，回雁峰荒山空旷，地域辽阔，有得你练习的时间。现在，你不用练，只要好好用心去想。”

俞秀凡忽然间有一种惭愧的感受，只觉有负艾九灵的用心，不禁惶惊汗下。

于是，他开始思索那十招掌法和那三招擒拿的手法。初想之时，但觉一片茫然，不知从何想起。思焉良久之后，才理出一点头绪。“俞秀凡学习这些掌法和擒拿法时，并不觉到有什么妙用，但理出一条思路之后，如江河浪涌，怒潮澎湃，只觉那一掌一招之间，妙用万端，只一招就够人受用无穷。就这样，俞秀凡全神集中在探索那十招掌法，和三招擒拿之上，他全神贯注陷入了神迷、癫狂之境，除了艾九灵招呼他吃饭之外，整个人融化于掌法擒拿的变化之中。这日中午时分，进了山区，车马已无法再行。艾九灵遣走了篷车，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想了这些时间，可有什么心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想了几天啦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二十五、六天了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样久了，小弟感觉之中，好像只有两三天似的。”

笑一笑，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你是习剑的材料，这些日子中，小兄从旁观察，你所领受的，又超过了小兄的期望甚多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承你这般看重，只有尽我心力，不让大哥失望。”

艾九灵拍拍俞秀凡的肩膀，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想武功的事，咱们去找常败剑客。”

俞秀凡收敛了一下心神，举步行去。

艾九灵虽知到；常败剑客住在回雁峰下，但却不知他住在何处。

两人花了足足两天的工夫，才找到那常败剑客的住处。

那是山坳中，拾建的一座茅舍，引泉开地，种了几亩青菜。门前大树下，坐了一个龙钟老人。

幽寂的深山，淡漠的老人，一个人躺在一张藤子编成的躺椅上，微闭双目，除非他的耳朵已聋，否则，应该已经听到了两人的脚步声。

艾九灵停下脚步，双目盯在那常败客的身上，脸上是一片讶异的神色。

俞秀凡奇道：“大哥，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这不像是常败剑客。”龙钟老人缓缓睁开了双目。回顾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两位是找老夫么？”

艾九灵一抱拳，道：“你是常败老人何天兄么？”

何天点点头，道：“正垦老夫，你是……”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艾九灵。”

何天忽然由躺椅上一跃而起，道：“金笔大侠艾九灵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正是区区。”

何天道：“你可是找我比剑？”

艾九灵笑道：“何兄已经收山了，兄弟是特来请教的。”

何天叹口气，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啻已把老夫忘怀了，艾大侠怎还记得老夫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世俗凡人怎知何兄的用心，你求千次失败，费时三十年，才偿了心愿，一个人，一生中失败千次，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，何等丰富的经验，千古以来，有千次失败纪录的人，恐怕只有你何兄一人了。”

何天哈哈一笑道：“前不见古人，但愿后无来者才好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何兄，没有人有你这等胸襟，何兄不但空前，且将绝后。”

何天道：“两位请随便坐吧！青天碧草，比起华堂锦凳，别有风味。”

艾九灵席地坐下，肃容道：“何兄，在下有一事求教。”

何天道：“艾兄请说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何兄白发童心，岁月不伤，怎的十年不见，何兄竟然……”

何天呵呵一笑，接道：“怎么，我可是很老了？”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何兄。看起来，你老了很多。”

何天道：“老了，老了。自从老夫息隐于此，五年来，比起了过去的五十年，老的还要多些呢。”

艾九灵奇道：“何兄，这又为什么？这地方与世隔绝，不染一点凡尘之气，蓝天白云，青树碧草，蝉噪鸟鸣，山色深幽，尽涤心中俗念，又怎会使人苍老呢？”

何天道：“老夫来此之前，只和人动手比剑，虽然败了一千次，但却从来没有用心过。

老夫隐居于此之后，才用心去想，为什么老夫和人比剑，总是失败于别人的手中。”

艾九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何兄，想通了这中间的原因么？”

何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已经想出了一百五十七个原因。”

艾九灵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有那么多的缺陷，焉有不败之理！”

何天严肃他说：“也许还有更多缺陷，但老夫苦苦思索了五年，只找出这些缺点来。要是天下有人，够把这一百五十七个缺陷改正过来，虽然不能说已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，但他将是目下江湖中出剑最快的人。”

试想拔剑一击，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如是这中间有一百五十七个缺点可以纠正，实在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了。

艾九灵笑一笑，道：“何兄，你这千次失败的经验，五年苦思的校正，是否应该找一个传人呢？”

常败剑客何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有千次挫败之辱，世人有谁肯拜老夫为师呢？”

艾九灵暗中示意了俞秀凡，笑道：“何兄，兄弟此番前来，就是想把我这位兄弟，引荐到你的门下。”

俞秀凡跪拜于地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如肯收录，晚辈愿意拜老前辈为师。”

何天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老夫还未答允收你入我门下，不用

行礼。”

俞秀凡缓缓站起身子，何天双目在俞秀凡脸上瞧了又瞧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艾兄，你这位兄弟看起来似是个可造之才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如是他差的太远了，兄弟也下会把他荐入何兄的门下了。”

何天微微颌首，道：“艾兄不愧为当今第一奇侠，只可惜你来的晚了一些。”

艾九灵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何兄此言何意？”

何天笑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大约已经不久人世了、唉！如是你再晚来几月，也许就见不到老夫了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何兄，可是有病么？”

何天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老夫思索太用心了。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怎么，一个人用点心思，难道会把人累成这个样子么”何天道：“老夫不是用一点心思，而是用全部心思。这些年来老夫苦苦思索，想这一千次的败绩，如何去改正这出剑的姿势，耗费了老夫无限的心血。”艾九灵道：“兄弟相信何兄耗费五年心血，肯定拔剑的手法是天下最好的手法了！”

何天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娃儿，你真的要拜我为师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老前辈，晚辈是一片至诚。”

艾九灵沉声道：“兄弟，何老已经答应了，还不快些拜师。”

俞秀凡屈膝跪下，对何天大拜三拜。

何天站着受了大礼，缓缓说道：“娃儿，今天咱们就开始，我知道自己也许只有一个月好活或是更短一些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不会的，师父。徒儿会伺候你老人家。”

何天道：“唉！师父已感觉到内腑有所变化，说不定只能撑十天八天，咱们要尽量的争取时间。”目光转到艾九灵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艾大侠，我不留你了。”这无疑是在下逐客令。

艾九灵一抱拳道：“兄弟告别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何天目注艾九灵背影消失之后，脸色忽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道：“去，到房里去拿剑出来。”

俞秀凡应了一声，行入茅舍，捧剑而至。

何天道：“你把长剑，挂在各种不同的地方，做出各种不同的拔剑手法，给我看看。”

俞秀凡依言施为，把长剑挂在腰间、背在背上，试行拔剑。

何天瞪着一双眼睛，一直看了俞秀凡十几种拔剑手法，然后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一无是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弟子没有正式练过武功，还请师父指教。”

何天取过长剑，道：“用剑首要之道，先求意正心诚，然后，全神贯注，剑随意行。”他一面解说，一面手握剑柄。

何天的双目，已无神采，但手握到剑柄之后，双目立时闪出了炯炯的神光。

这时，忽有两只苍蝇飞了过来。

何天沉声喝道：“娃儿仔细看了。”

俞秀凡此时已具有深厚的内功基础，双目凝神，当真是五尺内一尘之

微，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但他仍未看清楚何天拔剑的动作，只觉眼前白光一闪，两只飞行的苍蝇，突然间落了下来。每一只苍蝇，都是被拦腰斩作了两段，分四截落在地上。

再看何天时，早已归剑入鞘，眼中的神采尽久脸上的皱纹，似是又多了几条。

忽然，打了个踉跄，向地上栽去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急急伸手，扶住了何天摇摇欲倒的身子，道：“师父你……”

何天喘口气，道：“扶我到轮椅上去，孩子，我恐怕快不行了。”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急道：“不会的，师父，你歇一会。”

何天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孩子，我不能再做给你看了，只能给你解说。”

他的随时可能倒下去，所以，对俞秀凡督促的特别的严厉。

何天支撑了半个月，向俞秀凡解说他如何想出并改正一百五十五个拔剑的缺点，还有两个缺点未来得及告诉俞秀凡，突然气绝而逝。他死在大树下那张躺椅上，是太阳偏西的时刻。

俞秀凡改正过第一百五十五个缺点之后，再回头请教师父时，才发觉何天已气绝而逝，放下了手中的宝剑，扑在师父的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师徒一场，只相处了十五天，绝大部分的时间，俞秀凡都在学习拔剑出剑，师徒二人很少有时间谈谈别的事情。

对何天，俞秀凡了解的大少了。但那并没有减低俞秀凡对何天的情意，抱着何天的尸体，只哭的哀痛欲绝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闻一声长长的叹息，道：“兄弟，不用哭了。”

俞秀凡拭过脸上的泪痕，回头望去，只见艾九灵一脸肃穆，站在三尺左右处。

未待俞秀凡开口艾九灵已抢先说道：“兄弟，千败老人，心血早枯，所以能多活很久，是不愿把自己苦思所得的拔剑之法，埋没泉下。如今他心愿已了，就算是花无果在此，也无法救他之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收我为徒，我竟未能尽一日孝道，他就闭目而逝，我为人弟子，岂不是憾恨极深么？”

艾九灵正色说道：“兄弟，千败剑客，风姿如清风明月，是一位不受世俗礼法所缚的人，你要熟记他传授的拔剑之法，把他悟得的绝技，保存下去，那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道了。”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止住哭声，代了一株大树，挖材作棺，埋葬了何天的尸体。守墓三日，立了一个墓碑，上面刻下“千败剑客何天之墓”，才和艾九灵离开衡山。

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你自觉武功怎样了？”

俞秀凡呆一呆道：“除了大哥传我三招擒拿十招掌法之儿小弟没有再学过武功啊！”

艾九灵笑道：“你师父传你的拔剑之法，不是武功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先师只传我拔剑、出剑，却未教我用剑变化，岂能算得武功？”艾九灵道：“拔剑击出妙用已成，纠正了一百多个缺点，无疑是一百多招的精妙剑法。千败剑客，早已把剑招精干出剑之中，个中的妙用，要兄弟你自己去体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艾九灵接道：“兄弟，上乘剑道之学，讲究剑随意动，剑势和心灵，合而为一，那里还有什么招术变化，少林群僧，传薪授功，花无果又帮你固本培元，把功力引为你用。老实说，你目前这一身成就，已抵得别人三、四十年的苦修了。千败剑客：把千次失败的经验融汇贯通，习成了剑道手法，又传之于你，以后你能有些什么成就，那就靠你自己的智慧了。”

他心知艾九灵的为人，决不会故意的骗他，这番话必有他的道理。

但闻艾九灵道：“兄弟，咱们有两日山路行程，这两日中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故，我要把江湖中的情势，告诉你听，你能够领悟好多，那要看你的才智了，很多事形态类似，可以举一反三，你已经深具了用剑的能力，又学会最好的用剑手法，实在用不着再求剑招上的变化。因为，你拔剑击出，应该再没别人出手机会，当然这中间，还需要一些历练，那又是只能意会，无法言传的境界了。”

俞秀凡隐隐的感觉到艾九灵有什么事要自己去办、忍不住道：“大哥，可是要小弟去作一件事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不用惶恐，小兄虽无法说出你有多大成就，但我感觉到你的成就很大，离开了山区，咱们就要分手。”

俞秀凡一惊道：“怎么，要小弟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你害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弟不是怕，是觉得力所未及。”

艾九灵笑道：“你还记得王翔、王尚两兄弟么？”

俞秀几道：“小弟记得。”

艾九灵道：“他们两人，得我代向一位刀法大家求艺，两个人又肯用功，这近十月的时光中，他们受益很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没有指点他们几招么？”

艾九灵点头道：“有，他们刀法上的成就很大，现在衡阳等你。你们会合之后，他们两兄弟陪你在江湖走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要小弟这样行动，可有特别的用心么？”

艾九灵道：“自然是有。”缓缓说出了一番计划后，又告诉俞秀凡不少江湖上的险诈之术和应付之法。

第三天，日升三竿，两人行到一处山口所在。

艾九灵把一个包裹，交给了俞秀凡，道：“包裹中有百两碎银，和二百两金叶子，足够你们三个人在江湖上大半年的用度了。千败老人这把剑，虽然不是什么名剑，但它是千锤百炼的精钢制成。至少可当得锋利二字，兄弟别忘了，这把剑有千次失败之辱，它不能再有一千零一次的失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哥，我不敢保证什么，但我将尽我之力。”

艾九灵指点了通往衡阳的去路，接道：“兄弟，多多保重，小兄告辞了。”一拱手，飘然而去。

俞秀凡骤然间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艾九灵早已走的不知去向，他仍然望着艾九灵去的方向出神。

忽然间，一声黄鹰鸣，惊醒了俞秀凡。转头望去，只见一只黄鹰由树上栽入了一片草叶之中。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草丛中仰起了一个大碗般的蛇头，那黄鹰直落人蛇口之内，不禁一呆。

就在他一怔神间，又是一只黄鹰落入人蛇口。

俞秀凡突然有一股怜悯之意，忖道：“黄鹰枝上飞，和这巨蛇本不相犯，这巨蛇却张口吸食黄鹰，只看他到恤盆大口，不知要食下多少只黄鹰，才能够他一餐之需”只听两声凄厉悲鸣，又是两只翠羽文禽，挣扎着落入那巨蛇口中。

他从无和人搏杀的经验，想不到第一次动手，竟是杀一条大蛇。

那蛇身躯隐在草丛之中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无法瞧见长长的蛇身，也许俞秀凡会丧失行近到那大蛇的勇气。

突然间，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，一个巨大的蛇头，直伸过来。

随着那伸过来的蛇头，已露出了七八尺长的蛇身。

俞秀凡看到了一个血盆大口和那数尺长的红信，而且身子又不由自主的向蛇口撞去，不禁心中大惊。

当下一运气，双脚立地生根，拔剑击去，他没有考虑如何出剑，但那巨蛇的来势，使他本能的把剑势斜里击出。

白光闪过，鲜血喷洒，呼的一声，一颗蛇头由俞秀凡的头上飞过。撞在一株大树上，一合大口，咬住了树身，尖牙深陷，整个的蛇头吊在大树之上。巨大的蛇身，呼的一声，从草丛中翻了过来，横里扫击过来。

俞秀凡心头一震，突然奋力一跳。只觉身轻如燕，斜里飞了上去，越过了一棵大材，落在五丈开外。

蓬然一声，蛇身扫在大树上直打枝叶横飞，一根小碗粗细巨枝，活生生击作两段。

俞秀凡望着那蛇身击断的巨枝，暗道：“这一击的力道如此凶猛，如是被他击中，只怕是很难活命了。”

抬头望望那高大的巨树，心中大感奇怪。想道：“我刚才好似是从那大树上飞了过来，但那大树足足有两三丈高，我又怎能飞瓜来呢，莫非大哥说的不错，我真的已具有上乘的武功不成？”

拭去手中长剑的血迹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第二天，中午时光，赶到衡阳。遵照着艾九灵的吩咐，找到了一家南湘客栈。

这是一家兼营着酒饭的客栈，前面一连五间的大门面，经营酒饭生意，后面是一进四大的院子，作为栈房。

俞秀凡行入客栈，正想到柜上打听一下王氏兄弟，不料一个满脸红光的年轻人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你是俞师叔吧？”

俞秀凡转脸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正是王翔，近一年不见，那王翔变的更为健壮了。

他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一个人吗，王尚兄弟何在？”

王翔恭敬的应道：“我们早替师叔订好了一间跨院，恭候大驾，晚辈和舍弟，轮流在此候驾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失欲言又止，低声道：“请王兄带路。”

王翔转身而行，引道俞秀凡进入了一座跨院中。

王尚正在房中枯坐，目睹俞秀凡行了进来，立时迎了上去，屈膝下拜，道：“王尚拜见师叔。”

俞秀凡赶忙伸手扶住了王尚，接道：“兄弟，快起来。”

只听俞秀凡道：“两位请坐，在下有一事奉告。”

王翔、王尚依言坐了下去，齐声说道：“师叔有何吩咐？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自们年龄相若，两位和我兄弟相称就是，这师叔二字，用的大是不当了。”

王翔笑道：“你和艾老前辈是结盟兄弟，咱们叫叔，还是委屈了你，怎敢和你称兄道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和艾大哥如何叙辈份，兄弟不想多问，咱们三人，却要以兄弟相称才行。我和艾大哥是各交各的朋友。”

王翔道：“尊卑之分，岂可从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江湖上不受世俗法束缚，再说，我和艾大哥，也不过是口头盟约，认不得真。两位再称我师叔，那是诚心不交我这个朋友了。”

王翔看他说的如此郑重其事，只好说道：“咱们恭敬不如从命，也不用叙年言岁，咱们叫你大哥就是，这一点你不能再推辞。”俞秀凡道：“长幼有序，怎可……”

王翔接道：“俞兄如再谦辞，那就近乎矫情了。”

想一想，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就依王兄之意。”

王翔道：“俞兄以后叫咱们，只要叫一声，老大、老二，或是大王，小王有个区别就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，两位到这里好久了。”王翔道：“不足三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可知道咱们要办的事？”

王翔道：“受业恩师曾提过一次，详细却不知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一股神秘力量，密谋在江湖上造成一次大劫难，但我大哥艾九灵不死，他们就不敢出头露面，咱们要办的事，就是要找到那一股神秘的力量。”

王翔道：“大哥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目下咱们就要研究一个法子才行。”

一直很少开口的王尚，说道：“但不知要多少时间完成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倒是没有一定的期限，不过是越快越好。”

王翔道：“刚多设法和武林中人物接近，再从中找出可疑人物。”

王尚道：“如何接近他们呢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倒有一策，但不知两位贤弟是否同意？”

王翔道：“大哥明教。”

## 第五回 初履江湖 故弄玄虚

俞秀凡道：“就小兄所知，那一股邪恶的神秘力量，决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多走一些妓院、赌场，也许会和他们碰头，而且，还要设法闹点事情，露出锋芒，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让他们送上门来。不过，出污泥很难不染，这要很大的定力，大哥给了我三个人皮面具，必要时咱们可以易容改扮，但这种事，没有成规可寻，完全要随机应变才行。”

王翔道：“俞兄，这么一提，小弟也有个主意了。你文文秀秀，我俩扮你仆从，在江湖上走动，既可避人耳目，又可在一起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法子倒是不错，只是太委屈两位兄弟了。”

王翔道：“大哥不用客套，咱们这样说定了，我去找个裁缝，做几件衣服，再替大哥买上一匹骏马，要扮装，就扮个彻头彻尾，免得被人怀疑。”

王尚道：“对！哦俩粗里粗气，作一随从，纵然闹出事情，大哥也好酌情处置，或是再显颜色。”

这办法实在不错，俞秀凡一心想着早日完成大哥交付的事情，也就不再反对。

×××××这一天暮色时分，长沙府出现了一个华丽衣着骏马的英俊的少年。

这少年很大的气派，金橙银鞍，蓝衫福履，带着两个健壮的从仆，和一头驮着行李的健骡。

马昂首而行，明明蹄声，踏起了片片尘上。

长沙府正是华灯初上，夜市将开，行人众多的时刻，那蓝衫少年骏马穿街而行，旁若无人。

马行过一座客栈，一个店小二突然疾步奔在街心一抱拳，道：“大少爷，咱们客栈里房间宽敞，酒饭干净，招待亲切，价钱公道。”

牵马的是王氏兄弟的老二王尚，停下脚步，冷冷的打量了那店小二一眼，接道：“花钱多少，咱们公子爷不在乎，但你这客栈是不是长沙府最大的客栈？”

店小二听口气，送上门的财神爷，怎能失去，急急说道：“那不会错，敝号在长沙府算是第一块牌子，你放心，请里面坐吧。”

王尚回顾了马上的俞秀凡微微颌首。遂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伙计，咱们公子爷住下了。我们要独门跨院，至少也要最好的上房。”

店小二叠声应道：“有，有。小的带路。”

俞秀凡下了马，紧随在店小二后面。

王尚却接着说道：“小二，咱们公子爷的马一向吃的是煮熟的黄豆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撇号有。长沙府第一大栈店，如是没有喂马的黄豆，那还成话么。”

说道，店小二接过马缰，搬着行李，带三人进了一座跨院。

店小二的话自然是有些夸张，不过这座跨院确实也不错，两明一暗正房，还有西、南两处四间厢房，一座小院落种了不少花木，阵阵的花香扑鼻。

店小二燃起了两只巨烛，正房里一片通明，陪个笑脸，道：“公子爷可要吃点东西？”

王尚道：“住了店，那有不吃东西的道理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喝点酒么？”

王尚道：“那是当然。上好的状元红二斤，配八个下酒菜。”

店小二哈腰，道：“小的这就去给公子爷准备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王尚道：“回来。”

店小二一只腿已然跨出门外，听到一声回来，一收腿，又进了门，欠身说道：“你老还有吩咐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公子爷有个脾气，素来不喜欢独自进食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小的给公子扰两个唱曲的姑娘来陪陪。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公子眼界高，庸脂俗粉看不上，找来的姑娘不够标致，反惹得咱们公子吃不下饭。”

店小二心里想道：可真难伺候啊！口中却道：“这个，要你管家指点了，

小的是初度伺候公子，摸不到公子爷的脾气。”

王尚笑一笑，道：“嗯，你们前面大厅中，不是卖酒饭的么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是啊！但那里人品太杂，猜拳吐喝的，怎么能要公子爷在那里进用酒饭。”

王尚道：“哎！这你就知道了，咱们公子就是喜欢热闹，越吆喝利害的地方，他才能提起兴致，你把酒菜摆在大厅中，咱们在大厅中喝酒。”

目睹店小二去远之后，俞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把我形容的很怪啊！你怎么能想得出来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既然是要惹事生非，自然是愈怪愈好。”

片刻之后，店小二急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爷，酒菜都给你预备好了，摆在大厅正中间一桌上。”

王尚伸手摸出一块二两重的银子，道：“伙计，赏给你，事情办的不错。”

店小二黑眼珠看到了白银子，连脸上那一股茫然之色，立刻一扫而空。

堆上一脸馅笑，道：“谢谢公子赏赐。”

王尚是诚心招摇，顺手抓起了俞秀凡放在旁侧的宝剑。

三人一进大厅，果然引得满厅中酒客注目。店小二引着二人，行到正中的桌位上，替俞秀凡拉好椅子，才一哈腰退了下去。桌子上已摆满了酒菜，大厅中也上了九成客人。

俞秀凡缓缓入座，王尚立时替俞秀凡斟满了酒杯。

王尚和王翔在后旁边一张方桌上坐下来，又叫店伙计，又点了几样酒菜。

这样一摆布，俞秀凡就显得有些特别的扎眼。

满厅酒客，挤满了人，独独中间一张大桌子上，只坐着一个人。

一桌佳肴，独斟独饮，确有点目空四海，鹤立鸡群的气派。

这时，正是晚餐时分，酒客纷纷拥来，很多人找不到一个坐位，但那张可坐十个人的大圆桌子，却只坐了个蓝衫方巾的年轻人。

那独居一桌，满席佳肴，身侧放剑，从人佩刀的形势，隐隐间造成了一股霸气，使得很多没有找到座位的人，脑筋都不敢动到那大圆桌上。

这家兼营酒饭生意的大客栈，生意实在很好，酒客已然没有了位置，仍有不少人行入店中。

俞秀凡独坐中间，望着那些转去行来的食客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想不到我本知书达礼的俞秀凡，竟然会变成了这样一个嚣张、暴戾的人物，气势飞扬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忖思之间，突有一个豹头环眼的中年大汉，行了过来，大马金刀的在俞秀凡对面坐下。

这一来，厅中大部酒客，都放下了筷子，转脸望了过来。

人都有，一种莫名的好妒之心。

俞秀凡的霸道气势，使满楼的酒客，都有愤怒，但却又没有胆量去自找麻烦，总想有一个人看不惯，把那人教训一顿。果然有人行了过去，眼看一场纷争即将开始，大部分人，都放下了筷子，准备看场热闹。

俞秀凡看那坐在对面的人，三十五六的年纪，穿着一件侮青长衫，目中神光隐现，腰中微微隆起，不知道带的什么兵刃。

俞秀凡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，一语未发。

王尚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大跨一步，人已到了那青衫人的身侧，冷冷说

道：“站起来！”

青衫人望了王尚一眼，未予理会，却高声喝道：“店小二。”

一个店伙计应声行了过来，哈着腰，道：“二爷，你老有什么吩咐？”

青衫人大声道：“给二爷来个下酒的菜，一斤二锅头。”

店小二应了一声，望望俞秀凡退了下去。

王尚心中暗道：“店小二称他二爷，自然是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了，咱们既然是诚心出风头，这等人自然是最好的对象。”

但他竟非是具有恶性之人，虽然有意布署，滋生事端，但要他横蛮的出手打入，出口伤人，却是难能办到。

就在王尚忖思着应该如何应付之际，那店小二已然提着一壶酒，端着一个冷盘，送了过来。店伙计目睹王尚气虎虎的站在一侧，生怕惹火上身，放下了酒菜，回头就走。

青衫人很沉着，提起酒壶，自己斟满了一杯酒。

王尚突然伸出手，按在酒杯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公子包下了这桌位置。”

青衫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满堂酒客，座无虚席，这地方却空了这多位置，在下不坐这里，又坐哪里呢？”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咱们花了钱包下了这张桌子，阁下还是让让的好。”

青衫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在长沙府住了几十年，还没有人敢叫我让个座位。”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上得山多遇到虎，阁下今天遇上了。”缓缓收起了右手。

只见那个装满了酒的瓷杯，大半部陷于木桌之中。大厅中人大部都瞧的十分清楚，个个心头骇然。心中暗道：“这个瓷杯，竟然陷入了木桌之中，当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。”

那青衫人脸色一变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是能喝下这杯酒，在下愿向我们公子求个情，让你朋友坐在这位子上。”

青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颇有不知所措之感。他自己心中明白，凭自己这份功力，决无法取出这只瓷杯。但又不甘心站起来一走了之。那不但当场难看，也丢了他在长沙的名头。

一时间楞在当地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朋友如是喝不下这杯酒，似乎是不用再待下去了。”

青衫人面红过耳，冷哼一声，右手抓住了半个瓷杯，左手用力在木桌下面拍了一掌。

但闻蓬然一声，木桌上十几个放菜的瓷盘子，突然一齐飞了起来。王尚双手齐出，接住了大部分瓷盘，还有几个，却被王翔急奔而至，伸手接住。俞秀凡不是不想出手，只因他不知是否能接得住，不敢轻易出手，心中无把握，只好藏拙。

青衫人震飞起满桌佳肴，但他仍然没有完整取出那嵌入桌子上的酒杯，瓷杯由中间折断。

王尚缓缓放下手中的菜盘，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可以

走了。”

人，就是那么奇怪，目睹王翔、王尚的身手之外，大家都忽然觉着那年轻人确有独霸一桌的能耐，只看那两个跟班的厉害，自为主人的自然是非同小可了。

青衫人面色惨白，回头向外行去，走到了店门口处，才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三位不知要在此停留几日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准备明天就走。但为了等你的朋友，咱们多留一天也成。”

青衫人未再多言，大步出店而去。

王尚举手招过来一个店伙计，道：“刚才那位是什么人？”

店小二不敢说，但又不能不说，只好应道：“那位是朱二爷。”说完话，立刻转身而去。

像朱二爷那种脚色，并不是俞秀凡和王尚兄弟要找的人，他们要钓大鱼，那只是一只小虾。

王尚提高了声音，叫道：“店伙计。”

一个店伙计应声行了过来，一欠身，道：“管家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王尚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公子已吃过了饭，不知道长沙府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什么样的地方？”

王尚道：“好玩的地方——赌场、妓院；不过，赌场要赌的大，妓院要天香国色的名妓。”

店小二为难的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么，小的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突然间，一个人大步行了过来，直行到王尚的身前，道：“管家，贵公子可是想在长沙玩玩么？”

王尚转目望去，说话的只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年约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穿着一身上布衣服，就像在大街上到处打溜的小孩子一样。

他们不是叫化子，但能随遇而安。蓬乱的头发，脸上还带有一点污泥。

王尚仔细打量过那童子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蓬发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我能带你们去很好的地方玩，那里有长沙最大的豪赌，最美的女人。”

俞秀凡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孩子如此年轻，怎会知晓这么多事情？”于是动了很大的好奇之心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是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咱们应该去见识一番才是。”

王尚望着那蓬发童子道：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蓬发童子道：“现在。”

王尚道：“好，你带路吧！”

蓬发童子却摇摇头，道：“别慌，咱们先要谈好价钱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价钱？”

蓬发童子道：“我带你们前去，自然要一点带路费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要好多少钱？”

蓬发童子伸出五个指头，道：“这个数，你瞧怎么样？”

这三人都全是无江湖阅历的人，自己想出了这样一套笨办法，行起来倒也兴致勃勃。

王尚笑一笑，道：“五两银子？”

蓬发童子摇摇头道：“五两银子，诸位未免大过小气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你要多少？”

蓬发童子笑道：“你们公子不是有的是钱么，五两银子，你如何说的出口？”

王尚道：“那你是要五十两了？”

蓬发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以你们公子这身价气派，五十两银子，实在是够便宜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会多付你点。”伸手摸出一锭金元宝，掂了掂道：“这里有十两黄金，先付给你，如果那地方真正是好玩，咱们公子另外有赏。”

蓬发童子接过金元宝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公子重赏。”

带路去玩玩，有十两黄金的重赏，折合白银一百两，实在是惊人的手笔。只看的大厅中所有的人，既羡慕、又惊愕。

蓬发童子收好了黄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吃好饭了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吃好了。”

蓬发童子道：“咱们可以上路了。”

王尚欠欠身，道：“请公子起驾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大摇大摆的向前行去。

王尚伸手抓起长剑，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王翔却抢前一步，走在那蓬发童子的身后。

蓬发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先到哪里去玩？”

王尚道：“是你带我们去玩的，为什么还要问我们呢？”

蓬发童子笑道：“我是问问你们，先到有女人的地方去玩呢，还是先到赌场里去玩？”

王尚对赌场、女人，全都没有经验，一时之间，愣在当地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俞秀凡对这方面的事情，亦是全无经验，只是缓缓说道：“久闻湘女多情，咱们先去见识见识此地的女人再说。”

有了俞秀凡这么一点，王尚的脑筋也活了起来，接道：“咱们公子的眼光很高，你带咱们公子去的地方，一定要有些姿色才行。”

蓬发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管家放心，如是我桃花童子，带你们去的地方，不能使你们满意，天下再没有一个人，能使你们玩的开心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微笑说道：“你这名字很怪，为什么叫桃花童子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因为我从小就流浪江湖，在花街柳巷中长大，对于玩道，不但十分熟悉，而且人缘也好，很多富商巨贾、王孙公子，都喜欢和我在一起玩乐，每次，都有很重的赏赐，久而久之，他们都称我桃花童子。有关女人的事情，都得向我请教，反而把我的真姓名给忘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微生警觉，暗道：“这童子虽然带一身流气，但言谈气度，都不似平常人物，对此人，应该留心一些，多一些防范，免得着了他的道儿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笑道：“难得你这点年纪，竟有这么多经验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天生一种米，养出百样人。我桃花童子，生具了桃花命，一懂事就在女人群中打滚，我见的女人大多了，自然，对她们心理、性格，了解的多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读过书吗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读不行啊！有些姑娘们喜欢吟诗作对，我总得应付她

们才行，说不得只好读点书了。”

俞秀凡探着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还有点武功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明察，这也得学一点。我这一行，虽然是不在三百六十行内，日子过的轻松，但偶而也有很苦的时间，要应付各种不同的巨贾王孙，日夜欢娱，纵情酒色，没有点武功基础，身子也支持不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桃花童子，你只在长沙府中这片地盘上混生活么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自然不止这地。我到的地方很多，秦淮河畔的画舫，西湖舟中的船像，我是无不熟悉。到长沙也不过半年左右。”

俞秀凡聪慧过人，又务杂学，和这桃花童子谈了一阵，心中已经有了点门路。

笑一笑，道：“你带我们去的地方，可也是花街柳巷中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她们不算是花街柳巷中人，但也不能算是正正经经的良家妇女。但她们却不会轻易接客，一般人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她们搭上线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公子爷是大玩家了，正正经经的女人，那就谈不上玩字。小的先带你去一家瞧瞧，如是你公子不满意，咱们再想别的门路。”

几人边谈边走，已经穿过了几条街巷，到了一条幽静巷子里。

这里住的似都是有钱人家，高墙朱门。巨宅大院。

桃花童子行到左边第三家前面，停了下来，登上七层石级，叩动门环。

片刻间，木门大开，一个老苍头行了出来，和桃花童子低谈了数语。

老苍头转身入内，桃花童子却回头对俞秀凡道：“公子请进吧！”

俞秀凡心有些跳，但表面上倒还能装的若无其事，大步行入。

王翔、王尚，分随身后。

穿过一座遍植花树的庭院，才到正厅。庭中早已高燃四盏流苏宫灯，照的满室通明。

四个年轻秀美的少女，穿着一色的青缎子、长裙短衫，迎上来把俞秀凡让人上座，四婢轮流奉上香茗、热中、细点和银嘴金身的水烟袋。

俞秀凡接过茶，却摇摇头，推拒了水烟。原来他根本不会吸烟。

一番应酬过后，四婢退下，桃花童子才低声对俞秀凡道：“公子请稍侯片刻，玉姑娘在沐浴更衣。”

进了厅门之后，王翔、王尚就分左右站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俞秀凡望望两人，才笑对桃花童子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等她一会。”四顾了一眼，俞秀凡又低声接道：“这座宅院很大，定然有不少姑娘吧？”

桃花童子摇头笑道：“这宅院里，有八个丫环，四个老嫗，两个厨师，一个守门苍头，但主人么，就是玉姑娘一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奥！很大气派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忽闻玉佩叮哆，一个粉红衫儿、粉红裙的少女，莲步细碎的行了过来。

不知是天生的娇烧，还是后天的严格训练，走路时一步三摆，粉颊、朱唇、杨柳腰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动人劲儿。

玉姑娘莲步微停，一只勾魂的秋波转动，扫了大厅一眼，嫣然一笑，摆着柳腰儿行到了俞秀凡的身前。轻提红罗裙，欠身一礼。

俞秀凡看到了一只好小的脚，粉红绣鞋儿。盈盈一握。这女人美的娇艳，美的动人，全身散发着娇媚气息。是那样动人情愫，是那样撩人倚念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才起身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姑娘请坐。”

姑娘笑一笑，紧傍着俞秀凡的身侧坐下。尽管她风情万种、小管她媚态撩人、尽管她笑意荡漾，但她似乎不愿说话，由内室行入厅中，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桃花童子欠身行了个礼，道：“玉姑娘，这位公子爷华衣骏马，到了长沙，腰缠万贯，身怀绝技，庸俗脂粉他看不上，所以我把他带到了你这里来了。”

玉姑娘点点头，又扬起玉手儿轻轻一挥。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的告退了。”悄然退出了大厅。到了厅门外，突然举手对王氏兄弟一招。

王尚望了王翔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你守着公子，我出去瞧瞧。”举步行出大厅。

桃花童子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咳，你轧出了苗头没有？”

王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苗头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们公子似乎是很欣赏玉姑娘，玉姑娘可也似乎挺喜欢你们公子，这就叫才子佳人，两人对了眼，你们两个跟班的，搅混在大厅里，算是那一颗葱啊？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保护公子。”

桃花童子嗤的一笑，道：“管家，你们可是初离家门吧？”

王尚心中一惊，暗道：莫非被这小子瞧出什么毛病来了？只好应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是初次陪公子出来散心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这就难怪了。”

王尚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招呼你那兄弟出来，我去找两个丫头，陪咱到后面喝酒。”

王尚心中暗道：“艾大侠肯放俞大哥出来，要他独闯江湖，自然是已有了足可自保的武功，反正我们就在这宅院中，也不会离开多远。”心中念转，举手对王翔一招。

王翔行出大厅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玉姑娘陪你公子论诗喝酒，你们哥俩只好找两个丫头凑合一下了。”

王尚生恐王翔情绝，急急接道：“是啊！咱们不能留在厅中打扰公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两位请跟我来吧。”一面举步而行，一面接道：“这叫成龙配龙，凤配凤、谁要你们命不好，作人的管家跟班呢。再说，玉姑娘的丫头，可也是挑的拣的，一个个貌美如花，也不合屈辱你们哥俩个。”

王尚只觉这桃花童子，口若悬河，胸罗渊博，小小年纪，竟似无所不知。

再说玉姑娘目睹两个管家去后，抬手理一理鬓边插的王兰花。

级缓说道：“公子请入内室，容贱妾治酒款客。”

俞秀凡心头直跳，表面倒还算沉得住气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的酒量不好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那么，咱们吃些点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腹中不饿。”

王姑娘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喜欢什么呢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丫头好大的口气，待我刁难她一下。星目转顾了玉姑娘一眼，道：“在下性喜音律。”

王姑娘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好极啦！管弦两道，不知公子喜爱那样？”

俞秀凡愣住了，暗道：“难道这丫头真也能兼通管弦两道么？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在下喜品洞箫。”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此女娇媚绝伦，又似具满腹才意，像这样一位姑娘，怎会沦落人风尘中呢？再说像这等闹中取静的深宅大院，仆从众多，每月必须要很大的开销，这丫头由那里弄来这么多的银子呢？

他出身贫苦之家，深知金钱得来不易，一个年纪不到二十的女孩子，能够维持这样庞大的开销，这其间实有着很大的可疑之处。

心念一转，顿时提高了警觉。

王姑娘缓缓站了娇躯，道：“贱妾替公子带路。”

也不待俞秀凡答话，起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缓缓站起身子，随在王姑娘身后行去。

绕过大厅后面的玉屏风，穿过一道木门，回廊曲折，到了一座小厅门前。

一个青衣女婢，及时打起了布帘儿。

王姑娘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理鬓浅笑，轻声说道：“公子请。”

俞秀凡经过这一段行程，早已定下心神，人也恢复了镇静，王姑娘一让路，俞秀凡潇洒的行了进去。

这是一座布置雅致的小厅，紫绫幔壁，红毡铺地，厅中间摆了一张小圆桌子，小圆桌子两侧，摆了两张铺着红缎垫子的木椅。

王姑娘欠欠身，把俞秀凡让上客位，自己坐了主位奉陪。另一个青衣女婢，端著一个银盘儿，献上香茗。

王姑娘娇媚地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喜欢喝点什么样的酒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随便吧！”他根本不去喝酒，要他决定喝些什么酒，那是叫他作难了。刁钻的王姑娘回顾了身侧的女婢一眼，笑道：“准备竹叶青。”

女婢一欠身，退了下去。

王姑娘转眼间向另一个女婢道：“去取我的玉箫、琵琶。”

青衣女婢一欠身，回头而去。似乎是叮面随时准备着酒菜，女婢出去不过片刻已然捧着个大木盘行了进来。

四个精致的凉菜，一壶二斤装的竹叶青。另一个女婢捧着玉箫。琵琶行进来。

那送酒的女婢去而复返，送上了四个瓷碗扣着的热炒。

王姑娘挥挥手，道：“你们退下去吧！有事情我再叫你们。”

两个女婢对着俞秀凡欠身一礼，转身退下。

俞秀凡忽然间想到了这地方的高贵、豪华，如若不花点钱，还算什么贵公子。

伸手摸出了两片金叶子，道：“不成敬意，王姑娘吩咐她们收下吧！”

那两片金叶子每一片都重二两左右，用来赏给两个丫头，应该算很大方了。

其实，俞秀凡出身贫寒，当年寒窗苦读，从未见过黄金，如今一出手赏人两片金叶子，实在心痛的很。

但王姑娘望也未望两片金叶子一眼，低声喝道：“回来，谢过公子赏赐。”

两个青衣女婢应声回转来，谢过赏赐，脸上无有欣欣笑容，但也无鄙视之色。那证明了这赏赐不够大，但也不算太小气。

两个女婢退出雅致的小厅，玉姑娘才提起玉壶，斟满了两只酒杯，笑道：“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”一举杯，竟喝个点滴不剩。

俞秀凡愣住了，看姑娘娇弱不胜，竟然一口干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能示弱，只好也一口喝干。

阅人多矣的玉姑娘，眼睛里揉不下一粒砂子，虽然那俞秀凡表现的已够镇静，但玉姑娘冷眼观察下，仍然找出了很多破绽，所有的破绽中，以那俞秀凡赏赐两个女婢时的破绽最大。

玉姑娘暗自盘算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公子，贱妾有几句话，不知是当不当讲？”

俞秀凡不善于饮，猛灌一杯竹叶青这等烈酒，只觉脸上直发烧。但幸好他带着人皮面具，外面瞧不出来，暗自运气压制，口里应道：“姑饭只管请说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，公子腰缠万贯，天涯访美，可是只为了一遣情怀么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周幽王宠褒姒，为博一笑失江山，在下花点银子，又算得什么？”

谈到诗书一道，俞秀凡自是大大的行家，随手拈来皆文章，玉姑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满腹经纶，出口有章有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才气纵横，言来能歌能舞。”

笑一笑，玉姑娘又替俞秀凡斟了一杯酒，道：“公子论人，看贱妾是否风尘女子？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道：“千金买笑，只见天姿国色论什么张王李赵。”

玉姑娘突然有着被伤害的感觉，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薄奴弱女、断肠花，自不配和公子煮酒论英雄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大丈夫谁不儿女情长，姑娘想的太多了。”

玉姑娘有些失措，面对着才气不凡的俞秀凡，暗生出惊栗之心。忖道：“桃花童子说他身负绝技，论文才似乎学富五车，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，难道他文武兼具，深藏不露！心念转了转，举杯说道，”公子文才丰茂，贱妾何幸识荆，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“俞秀凡缓缓举起了酒杯，心中暗道：俞秀凡啊俞秀凡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但见玉姑娘举杯一饮而尽，怎能对一个弱女示弱，只好暗里咬牙，再干一杯。目睹俞秀凡举杯的赳赳神情，玉姑娘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莫非他不善饮酒，倒得灌他一下。打定了坏主意，娇声说道：“公子才气折人，贱妾敬佩万分，千金买笑，豪情万斟，由来才子必善酒，贱妾舍命陪君子，愿为公子一醉，咱们先行各尽三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使不得，在下酒量不好。”

玉姑娘的动作很快，说完两句话的工夫，已然斟好了酒杯，道：“那是公子一句谦虚话，如何能当得真，贱妾先干为敬。”仰首一杯，立刻又自斟满，就这样干了三个满杯。

俞秀凡虽然不甘示弱，但他心中明白，喝下两杯，已然全身发热，这三杯下去，非得当场出丑不可。

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：随手抓起洞箫，道：“姑娘好酒量，在下吹一曲为姑娘祝贺。”

举萧就唇，吹了起来。吹的是一曲合家欢。但闻萧声中散发出一片欢乐的音韵，有如身沐春风，令人舒畅。

昔年俞秀凡家中贫苦，一面读书，一面为人放牛；那牧牛时唯一的快乐，就是身骑牛背，一萧就唇，吹出，心中欢乐、悲伤。

但他吹的萧，都是一般圆竹随手作成，哪里像王姑娘这管洞萧，湘妃竹身，名匠精制，萧身有三道聚音金匝，音律极正。

俞秀凡别说吹了，见也没有见过这样好洞萧，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吹的十分有劲。

忽然间，萧声一变，声音高拔，响冲霄汉，余音袅袅，散入云际。

玉姑娘本来是心头有气，听完了一曲合家欢，闷气忽散，连连赞道：“好功夫。公子，贱妾妹妹中都是音律好手，但像公子这样，确还未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近年未品，生疏多了。”

忽然间，两个人都发觉说露了嘴，不禁相视一笑，但却都未抓对方的小辫子追问下去。

玉姑娘取过琵琶，扶正弦音，道：“公子，贱妾献丑了。”

玉手拨弦，妙音应手而出。弹的是一曲金榜乐。

琵琶声忽转繁急，如高山流水般一泄而下，霍然静止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姑娘弹的一手好琵琶。”竟然自动端起了面前的酒杯，干了下去。

玉姑娘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脸上是一股很奇异的神色，望望俞秀凡。忽然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我陪你一壶。”挽起酒壶，喝了起来。

这是英雄豪客，大块肉、大口酒的吃法，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，这样嘴对嘴的喝酒，倒少见，俞秀凡看的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玉姑娘一口气喝完了壶中的竹叶青，放下了酒壶，手扶着桌沿儿，笑道：“公子，你可是有些害怕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怕我这样疯颠颠的样子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好酒量啊！”

玉姑娘不知是有点酒醉，还是有意卖俏，扭动一下腰儿，媚笑说道：“扶我上楼去。”

那样小的一双脚，又喝了那样多的酒，想象中，实在也是站立不稳。

两斤像竹叶青那样的烈酒，有口气灌了下去，就算是玉姑娘好酒量，也不禁脸泛红潮，隐现醉意，缓缓伸出了玉臂。

这就使俞秀凡有些义不容辞，而且这地方也不宜太严肃，伸手扶住了玉姑娘。

不知玉姑娘是有意还是无心，玉指儿一松桌沿儿，全身倒在俞秀凡的身上。

玉姑娘轻启樱唇儿，吹出来一股浓浓的酒气，道：“扶我上楼去。”

俞秀凡依言扶着玉姑娘登上了楼梯。二楼是姑娘的闺房，紫檀雕花大床，挂着白绫帐。

笑一笑，玉姑娘柔声说道：“扶我上床去，我真的有些醉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不该喝下那壶酒。”

斜眼儿一瞟俞秀凡，玉姑娘娇声说道：“知道吗，一醉解千愁，我愁绪千种，为何不醉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有什么好愁的，锦衣美食，老汉，侍婢，一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难道还不快乐么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说的是吗，人就是不知足，得陇望蜀。再说，我每天香汤沐浴，身着绫罗，还不是都为了给别人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古往今来，其理不变，有那样多人喜欢你。”  
叹口气，玉姑娘打断俞秀凡的话，道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，这句话坑苦了我们无数姐妹。”

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们都得打扮给别人瞧的顺眼，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个人。武则天作了皇帝，却不知救救我们女人。有一天，我如能号令天下，我要改了这句话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怎么样一个改法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女为悦己者容。我们打扮自己，应该让我们喜欢的人看，如是不喜欢那个男人，为什么穿的花枝招展，为什么要缠这一双小脚？披头散发，大脚丫环，那又有何不可，反正我们不喜欢他。”

俞秀凡眨动了一下星目。道：“话虽说的有一些离经叛道，但想一想，你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。”

玉姑娘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你究竟是江湖浪子，还是位花花公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看法呢？”

这时，玉姑娘已行到木榻前面，身子一歪，躺在床上，却抬手拍拍床沿，笑道：“坐下来，让我告诉你我的看法。”

俞秀凡幼读诗书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的礼教关防，早已在心中深植，虽然扮作了腰缠万贯，访美天涯的风流人物，但一时间，却很难适应这改扮的身份，要他和娇烧绝伦的美女，同处一榻，不禁有些犹豫起来。

玉姑娘可是久历风尘的人，经过了不错的大风大浪，侧卧娇躯，格格一笑，伸出一个嫩葱似的手指儿指着俞秀凡的鼻尖儿道：“你不是江湖浪子，因为，江湖浪子没有你这份拘谨。”

俞秀凡心头一震，一跨步紧傍玉姑娘的身侧坐下来，接道：“玉姑娘看在下可像豪富之家的花花公子？”

玉姑娘格格一笑，一笑道：“也不是出身豪富之家的花花公子。因为，他们都是急色儿，没有你这份镇静工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么姑娘看在下，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呢？”

他生恐身份为人瞧出，壮着胆子伸出手，捏一下玉姑娘的小脚尖儿。

玉姑娘没有闪避，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却盯在俞秀凡的脸上瞧着。

幸好一张人皮面具，掩住了俞秀凡脸上的羞红，他故作轻松的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姑娘看在下可是位风流人物？”

整整容色，玉姑娘肃然道：“你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聪明小子，只是你的运气太坏。”

玉姑娘接道：“说出来，你别吃惊，也别生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相信还可以自持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那很好，取下你脸上的人皮面具。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精明的姑娘，你是怎么瞧出来的，我相信，在人皮面具上面加上了药物，那应该不会被人发觉才对，再说，我连脖子里也抹上了易容药物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的化装确实很好，实在令人很难瞧出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你又怎么瞧出来的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不尚风流偏风流，为什么要捏我一下脚尖儿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因为我想证明一下，我是位久历情场的花花公子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可恶，为什么不再戴一双手套？捏我一下脚尖儿，羞的你两只手都泛起红霞，偏偏是一张脸瞧不出一点羞红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望着两只手，道：“这叫做百密一疏。”

玉姑娘又是一阵格格娇笑，道：“怪你生杏偏当熟桃卖，挑情挑的羞红了两只手，那倒是极为少见。我的公子爷，尝试一下风流滋味，怕不快把一颗心跳出口腔。”

俞秀凡伸手取下人皮面具，笑道：“套着这劳什子怪不舒服，既被你瞧出来，我就不戴了。”

玉姑娘双目中放射出两道情焰，盯在俞秀凡脸上瞧了一阵，一下子挺身而起，娇声喝道：“坐着不要动”一扭柳腰儿窜出室外。

望着那玉姑娘飞跃而出的背影，快如脱弦之箭，这那里是一个弱女子，分明是身负绝技的高人。只见玉姑娘端着一个银盆，盆内满是清水，和一条雪白的面巾进房。

放下手中的银盆，玉姑娘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洗洗脸吧！”

俞秀凡缓缓收起了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老实不客气的就在银盆中洗去了脸上残余的药物。

玉姑娘也不再装作，静静的站在旁边，像是在欣赏一件完美的杰作。

俞秀凡放下面巾，玉姑娘立刻端出银盆。

但她很快行入房中，俞秀凡本想坐在对面的锦墩上，心念才动，玉姑娘已到了木榻前面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想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换个坐位，揭下了面具，总不能还坐在你的床上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自己心里早已明白，这地方用不着拘谨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道：“这地方，究竟是什么所在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找的是路柳墙花，桃花童子决不会带你到旁的地方，所以你不用拘谨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但这地方不像。”

玉姑娘钉了一句，道：“不像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像妓院。怎么看这里也不像花街柳巷。”

玉姑娘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地方像不像什么要紧，你找的是人哪！只要你看人过得去，不论什么地方，都是一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玉姑娘，你也不像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为什么？是我不解风情呢，还是长的太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长的太美了，美的不像风尘中人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风尘女子，脸上也不会刻上字，你怎能断言我不是……”语声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明白点说，这地方应该是高尚一点的花街，门前不挂招牌，女人也长的像点样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玉姑娘，我问过了，这里你就是女主人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说的不算错，正确点说，我该是这里的当家花旦，要接待像你这样的贵公子，那就非得我出马不可。”

俞秀凡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玉姑娘道：“什么马儿什么料，马虎点的人物，派两个丫鬟应付一下就

是，这该说的很明白，你是不是还有些不懂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懂，我懂。”突然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还是有些不像，你不像风尘女子，连那几个丫头也不像花柳巷卖笑人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这人，夹缠起来没有个完，需要怎样说你才相信，良家妇人，岂能允许你公子来这里玩。不过，我们这里高尚些，价钱也贵的吓人，所以，不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，不敢登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点象了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你这人，还要我怎么说，你如是再不信，那只有一个法子证实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我这里缠绵一宵，黄金百两，公子愿意花这笔银子，我可以留客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我们订这个主意，原本就是要摆出奇异行径，引人注意，闹闹吵吵，倒是无妨，像这样真的缠绵深闺，洞房春暖，那就有些过分了。何况这女人，适才飞跃的身法极快，论江湖经验，我更难及她万一。留此一宵，凶险万端，中了她的阴谋诡计，那就大大的划不来了。但要一口拒绝，又很难有适当的措辞。”

玉姑娘有些失望，但她失望神色，一现即隐，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害怕了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怕什么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怕花钱，还是怕我吃了你？”

俞秀凡尽量保持着镇静，道：“百两黄金，区区可以奉赠，留宿大可不必。在下觉着玉姑娘的身价，应该更高些。”

玉姑娘脸上闪掠过一抹讶异，道：“那你就出个价吧！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风流不下流，姑娘请好好休息，区区告辞了。”

玉姑娘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已睹姑娘姿容，我不信三湘地面上，还有美过姑娘的人，在下入湘访美已得，心已无憾，明天该走了。”

他词锋曲折，婉转有致，简直使玉姑娘有些难测高深。见多识广的玉姑娘也有瞠目结舌，不知如何措词之感了。呆了一会，才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是了，公子眼光高，贱妾配不上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玉姑娘言重了。”抱拳一礼道：“夜深了，在下也该告辞归去。”

玉姑娘欠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不再多想想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美物不能多用，秀色岂可常餐，人贵适可而止，在下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
玉姑娘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你不觉着你已经到了室藏的门么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什么宝藏？”

玉姑娘微微一笑举手理一理鬓边秀发，笑道：“公子，一个走马章台，访美天涯的花花公子，大概用不着用易容术吧，再说，你公子用这人皮面具，细巧的很，一般人也不会存有此物。”

俞秀凡心头暗暗震动，忖道：“看来是入港了，这丫头和那桃花童子，都不是平常的人物。”心中念转，站起的身子，重又坐了下去。

笑道：“姑娘对在下有些什么看法呢？”

玉姑娘道：“寻仇，或是访查一些失物。”

俞秀凡忖道：“这该是两种最普通的理由，且也使人容易相信的理由。”

正想择一项承认下来，忽然脑际中灵光一闪，又自想道：“她虽然太过自负一些，但她的阅历，见识，自非我能及，编一套谎言出来，只怕要露出很多破绽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”这一阵功夫间，他心中千回百转，换了不少念头，最后才缓缓说道：“玉姑娘自己想吧！在下么，无法奉告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蠢！够了，你能守口如瓶，就可抵消了很多阅历上的不足。”

她似在说教，又似在指俞秀凡增进江湖上的经验。

俞秀凡坐着未动，也未出声，但也没有走的打算。

玉姑娘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公子，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件事情”俞秀凡道：“玉姑娘请说。”

玉姑娘道：“能不能告诉我你姓什么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姓俞，玉姑娘不是真的姓玉吧？”

玉姑娘噙了一声，笑道：“玉是我的名字，我姓郭，叫郭玉珍。满意了吧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应该叫郭姑娘才对，怎么会叫玉姑娘呢？”

郭玉珍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应叫郭姑娘才对？”俞秀凡微笑道：“郭姑娘似乎已承认不是风尘中人了？”

郭玉珍心中暗道：“看来是快入正题了！”口里却微笑说道：“俞公子也不是真的腰缠万贯，访美寻欢的花花公子吧？”

锋芒相对，各不相让。俞秀凡道：“郭姑娘是猜测，还是别有所见？”

郭玉珍道：“如是将猜测，桃花童子引你来此，我们已猜到你是别有用心，但这恐怕你心里不服。”

俞秀凡心中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暗道：“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当真是狡诈万端，可怕的很。口里却笑道：“那是说，开始姑娘就对在下等动疑了。”

郭玉珍道：“哪只是动疑而已。因为你不像久走花街的玩家，开始就摆出一副火急的姿态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证明了你的来历很单纯，在你们身后，不会有老于世故的人物安排。

不知小妹说的对是不对？”

俞秀凡想道：说的是哪！本来，这办法是我和王翔、王尚想的。

艾大哥并没有指示我们应该如何，这才是拙打巧响。点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郭姑娘的论断，使我们惭愧的很，不过……”

郭玉珍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，你心中还有些不服气，对么？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未能指出我们的破绽何在，实在很难叫人完全心服。”

郭玉珍道：“第一是你没有历久情场的那股老练；第二是你没有纨绔子弟那种下流；第三你没有腰缠万贯那股气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出手的赏钱太少，是么？”

郭玉珍道：“赏钱少，是原因之一；而且，也没那种付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是太嫩了一点。”

郭玉珍道：“你也有高明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挠道：“这要得请教了，在下全身破绽，哪里高明了？”

郭玉珍柔媚一笑，道：“你读了万卷书，和一副伶俐的口齿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追问道：“现在，你心中服是不服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姑娘。明知在下虽不愿认输，但又不能...”

郭玉珍接道：“嗯！说的很婉转，你既然有些感觉，可以实话实说了吧！”

俞秀凡一时间还无法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心知万万不能再有一步失错，再错一着，那就回天乏力，满盘皆输了。一时间，沉吟不语。

郭玉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说，还是不愿说？”

这一逼，倒是逼出了俞秀凡一点急智：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彼此之间，还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交浅言深，只怕误人误己。在下自知瞒不过姑娘精深入微的观察，但在下也不愿轻易说出此番访仇.....”心中若有警觉，立时住口。

## 第六回 首露奇功 再显绝学

但这“访仇”两个字，用的太好了，隐隐间，点出此行用心，却又用不着编一套很完满的往事。

郭玉珍嗤地一笑，道：“刚刚我还夸你守口如瓶，想不到，立刻就失了控制。”

俞秀凡脸一红，道：“多谢指教！”

郭玉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愿说，我也不想多问。但你回去之后，不妨多想想，如是觉着应该告诉我，我随时欢迎你来。

至少，告诉我，对你没有坏处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
告辞了。”

郭玉珍忽然流现出黯然之色，轻迈莲步，行到了俞秀凡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俞公子，能留在这里一宵，最好留下，贱妾的身份，可以留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花容月貌，在下并非草木，怎不动心。但既然知道了姑娘的身份，是托身风尘的高人，怎敢心存轻薄。”

郭玉珍道：“我不该告诉你这许多事的，联床夜话时，再慢慢告诉你，也不晚啊。”叹口气，接道：“装龙像龙，装凤像凤，装我这风尘女子身份，就得合身留客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那是凡夫俗子的作为，使姑娘白壁沾污，明珠蒙尘，在下不能这样作。”

郭玉珍突然流下泪来，心中矛盾得很，俞秀凡这几句话，听得她无限感伤，也有着很大的欣慰，伸出一双手，握住了俞秀凡的双腕，柔情款款的接道：“你一定要回去，沿途上小心一些。

你这人迂腐的可恨，也迂腐的可爱，我真的不懂了，你是怜惜我，还是嫌弃我？”

俞秀凡觉着他双手滑腻。柔软。紧紧的握住了自己的双腕，不禁心神一荡，赶忙一提真气，缓缓的推开了郭玉珍的双手。

道：“姑娘，你保重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隐隐间，听到一个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回途小心。”

抬眼看去，只见郭姑娘似乎变了一副面孔，脸上的泪痕，早已拭去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脸盈盈笑意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“这丫头，好一副多变的面孔。”

郭玉珍牵住俞秀凡的手，半侧娇躯，偎入了俞秀凡的怀中。

娇声说道：“公子一定要走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夜色已深，改日再来拜访。”

郭姑娘几乎把樱唇贴在了俞秀凡的耳朵上，道：“还叫我玉姑娘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代表了答复，但心中却在不停的转动着，想着：“这丫头不知是何用意，似乎是心有所惧，难道这地方还有比她身份更高的人不成？”心念转动之间，人已行入客厅。

郭玉珍回顾了一个坐在厅中的中年妇人一眼，道：“银嫖，这位俞公子要走了，去招呼一下公子的两个跟班。”

俞秀凡望了银嫖一眼，内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只觉这中年妇人有一股凌人的气势，虽然她只是一个下人身份。

但见银嫖一欠身，道：“老奴遵命。”转身急步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王翔，王尚和桃花童子，一齐行入大厅。王尚除了身上佩刀之外，手中还拿着俞秀凡的长剑。

银嫖没有跟着来，跟来的是两个青衣女婢。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可是玉姑娘不肯留客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未置可否，却回顾王尚一眼，道：“王总管，放下酒资。”王尚一欠身，从怀中摸出一张五百两的银票放在桌面上。

俞秀凡一拱手，道：“不成敬意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郭玉珍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如是仍然留在长沙，希望再来坐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如不走，定来拜望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郭玉珍送到厅门口，停下脚步，高声说道：“公子慢走，贱妾不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两个青衣女婢却由郭玉珍身后，挤过来。道：“婢子们代姑娘送客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也未拦阻。

送到大门口处，两个女婢连招呼也未打一个，就关上大门。

那那里像是送客人，简直是在撵人。

王尚回头望望那关上的木门，忿忿说道：“这地方比衙门还厉害。”

桃花童子嗤的一笑，接道：“王总管，你刚才留下多少银子？”王尚道：“五百两啊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就难怪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怎么，五百两还不够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五百两银子不算少，不过，我带你来的地方不对。”

王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该带你们到花街去逛逛，五百两银子，保证能轰动整个的花街柳巷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转弯抹角的可是说我给的太少了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是少了一些。不过，这不能怪你王总管，只怪我事先没有把话说清楚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穿过一条大街，行到了另一条僻静巷口处。

忽然间人影一闪，两个背对着王尚等来路的汉子，直向几人身上撞来。

似乎对面有人追杀两人，所以，两个只顾前面，忘了后面，就要撞在王翔的身上。

俞秀凡突然想起了郭王珍三番两次的提示，立时叫道：“小心！”

王翔心中一动，一掌向左面一人背心上拍去，口中喝道：

“朋友，撞上人不要紧，别撞上刀尖子。”

那人背后像生了眼睛一样，王翔掌势递出，他已霍然转过身子，五指反向王翔的右掌脉穴上扣去。出手快如电光石火，而且认位极准，竟然是一位高手。

王翔冷哼一声，沉腕一收，一个撞时，击向了那人的前胸。

这等近身相搏，撞时一击，省去了变掌化招的时间，是抢制先机的快攻。

那大汉料不到王翔变招如此的迅快，冷哼一声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另一个汉子却突然出手偷袭，切向王翔的左肩。

王翔冷笑一声，向前跨了一步，左臂一伸，一拳击向那大汉面颊。

王尚迅快的把手中长剑文给了俞秀凡，冲前两步，看着三人动手，却未出手相助。

三人拳来脚往，打的十分激烈。

桃花童子躲在俞秀凡的身后，但两目却注视场中的搏斗。

双方斗了十几个照面之后，王翔展开了拳击。掌拍，指点、时撞、膝撞，尽都是近身搏斗的实用招术，力敌二人，犹能着着抢攻。

两个大汉眼看以二攻一，仍被人着着抢先，步步危机，不禁心头骇然，心想再打下去，很难付好。呼啸一声，联手一招，一阻王翔的攻势，突然转身而奔。

王翔并未追赶，只用两道目光，望着两人逃去的方向。直待两人的背影消失，才回头对俞秀凡道：“启禀公子，两个毛贼，已被属下给打败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回客栈。”

王翔应了一声，当先而行。王尚错后一步，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桃花童子低声道：“总管，我得走中间。”侧身向王尚的身前抢去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横跨了一步，拦住了桃花童子，答非所问道：“阁下住在长沙府甚久，那两个混混儿，你定然认识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自然是认识。”

这答复很意外，王尚听得怔了一怔，诧异道：“你认识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长沙府中，花街柳巷中人和那些混混儿，我桃花童子加是不认识，那岂不是白在长沙混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尚，叫他过来。”王尚应了一声，身子一侧，让开两步。”

桃花童子身子很滑溜，一侧身掠过王尚，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桃花童子，那两人是什么来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什么来历我不知道，姓名也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。明天，我可以带公子去找他们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忖道：“这小子滑头的很。”口中却说道：“你知道么？桃花童子，你跟在我后面走，并不安全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，听公子的口气，还会出事情？”俞秀凡笑道：“很难说啊！有一次，就可能再二再三。”

突闻金风破空，数点寒芒，疾向几人袭来。

王翔，王尚，早已暗中运气戒备，齐地一闪身避了开去。

俞秀凡只觉暗器来势大快，“闪避不易，心一急，陡然拔剑击夫。那是疾如闪电一击，当的一声，一枚金铁镖应声而落。

俞秀凡心中实无把握这一剑能够击落暗器，但却一击成功，而且，时间很从容，暗器距身前还有三尺多就被击落。如是他拔剑再早一些，可能剑势出手，暗器还未到长剑可及的范围之内。

桃花童子看的真切，心中大大的震动。暗道：“好快的拔剑手法，简直像闪电一般，目不暇接。”

他走在俞秀凡的身后，就是想瞧瞧俞秀凡的能耐。他如愿的瞧到了，那是惊人心魄的快剑。

桃花童子暗暗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！好快的出剑手法。”

俞秀凡却哈哈一笑，突然改变了话题，大声说道：“咱们离客栈还有多远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快了，转出这条巷子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他们大概不会再安排一次暗袭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小的很奇怪，你们为什么不追查暗中施袭的人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暗中施袭，孤鬼伎俩，在下么，不愿和他们一般见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说的是。不过，这些人不择手段暗施辣手，只怕和公子有什么深仇大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反正你已知晓他们的来历和存身之处，明天再找他们也是一样。”

桃花童子抓抓头皮，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公子对在下怎能如此信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在下既然相信你了，自然就不会对你再生疑心。”

这位流浪江湖、见多识广的桃花童子，忽然间心头怦怦乱跳，只觉俞秀凡处事。见解，和别人大大的不同，叫人无法猜测。一时间，竟不敢再逞口舌之能，多言刺探。

行到客栈，已然是三更过后的时分。高挑在客栈大门口的两盏气死风灯，在夜风中不停地摇动着。客栈的大门，已然关了起来。夜色太深了，俞秀凡不知道是否应该敲客栈的门。

就在他略一犹豫的当儿，桃花童子已闪到了俞秀凡的面前，推开了客栈木门，笑道：“公子，这等大客栈，通夜也不会关门。

天色不早啦，公子请回客栈休息，明天如是公子需要我，不妨派人找我。”也不待人答话，转身疾步而去。

王尚大声叫道：“桃花童子，我们要如何找你？”

桃花童子奔行的身法很快，身子闪了两闪，人已消失不见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叫他了，他没有自主能力决定见不见咱们。”

这时，坐在门后面打盹的店小二已经清醒了过来，带几人直奔跨院。

掩上房门，王尚轻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什么人才能决定那桃花童子该不该见咱们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难说。”

王翔接道：“我瞧定是那位玉姑娘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玉珍并不是能够完全作主的人，在那间大宅院中，还有

比他更高身份的决策人物。”

玉尚高兴地道：“大哥，咱们找对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兄弟，别高兴。今宵的际遇，使小兄感觉到我们的江湖历练太差了，此后，我们要加倍小心。再说，我们已入棘丛，随时有丧命的可能。江湖上的神秘组织很多，未必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个。”

王尚神色一凛，道：“大哥教训的是。”

王翔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的事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已经取下了人皮面具，此后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此后，就以本来面目和他们相见，就是你们两位，也要取下面具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为什么，就小弟所知，咱们多一具掩饰，就多一种变化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咱们太缺经验了，不论化妆得如何好，都会被人瞧出了毛病，干脆以真面目和他们相见，倒也可减少他们一番戒心，要紧的是，咱们先得有一套身世来历说词，才能使人深信不疑。”

王翔突然穿窗而出，在房上巡视了一周，重又回入室中。

俞秀凡望着王翔，微笑点了点头，赞道：“二弟很细心。”

俞秀凡吩咐了两人一些事情，三人才分别安歇。

直到第二天日升三竿，仍未见桃花童子找上门来。

俞秀凡暗暗叹一口气，心中暗道：“目下已下了饵，来不来是人家的事了。”只好吩咐店家结帐备马。

王尚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不再等一天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人暗我明，咱们任何举动，都在人监视之中。欲速则不达，准备上路。”

忽然间，王尚感觉到俞秀凡的才慧见解，无不高过自己甚多，心中大生敬佩。

三匹马快行出了北门，进入郊野，忽见人影一闪，桃花童子陡然间出现路中。

王尚走在前面开道，一收绳，冷冷说道：“又是你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高声道：“俞公子，就要走了么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玉姑娘告诉你我姓俞。”

桃花童子尴尬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昨夜中暗袭诸位的人，在下已摸清他们的底子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当真是有劳了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俞公子要不要找他们讨还一个公道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他们既没有伤着我们，在下也不想多惹麻烦。”

桃花童子有些意外，道：“俞公子很大气度。不过，就算俞公子不找他们，只怕他们也不会善甘罢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们还想再暗算我们主仆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大概是吧。”

王尚冷冷道：“你怎么清楚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在下亲耳听到他们谈论三位。”

王尚道：“都说些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说三位武功高强，只有再用暗袭了。”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们一直在施用暗算，几时用过光明正大的手段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王总管，暗袭的方法很多，埋伏人手，施放暗器，大概是最笨的办法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他们要怎么对付我们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在下没有参与其事，怎么对付三位，倒是未曾听闻。不过，在下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给你听听。譬如说，在酒饭之中下毒，巧装老弱妇孺，接近到诸位身侧之后，再暗中施放梅花针一类的细小暗器，诸位是否防不胜防呢？”王尚呆住了，一时间答不上话。

想一想，这些事，确是很难预防。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主仆苦练十几年的武功，自信遇上一流高手，也可以打上个百来回，但对经验阅历这方面，却是大不及人。你桃花兄弟，给咱们很多指教，咱们心中极为感激。”

桃花童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好气度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江湖行中虽是波橘云诡，但以你公子的才华，两位从仆的武功、精干，只要能处处留心，当可自保，走上那么一年两载，三位自然逐渐有经验了。”

一直根少开口的王翔，突然启口说道：“桃花兄弟，昨夜中暗袭我们主仆的人，是什么来路，为什么对我们主仆动手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大约是你们大有钱了，因为能到玉姑娘家中坐坐的客人，身上总要带有三五万两银子才成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是说那些人还不甘心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找上了三位，却一无收获，怎肯就此罢手，定然会有下一步行动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照你桃花兄弟的看法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照我的看法，那就不如先找他们，挑了贼窝子，或是大大的教训他们一顿，让他们知难而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惜，咱们不知贼窝在何处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不用愁，有我带路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离去之后，他们不会找你报复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本是天涯流浪人，这地方我也住腻了，教训过他们之后，我也要离开这里。”

王尚道：“回金陵去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江南佳丽，我大都见识过了。这一次离开长沙府，想北上，去看看北地胭脂是什么风情，所以，公子用不着替我担忧。”

王翔、王尚都不再多言，望望俞秀凡等他决定。

俞秀凡沉吟了良久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兵战凶危，如是我们找上了那些人，只怕是很难免去一场博杀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。如是人家不甘心束手就缚，那是自然要大打一场了，兵刃无眼，动上了手，就难保没有伤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到是一桩大大的难题了，彼此并无什么大仇大恨，如是闹到流血横尸，岂不是有些大过惨酷了吗？”

桃花童子听得怔了一怔，才笑道：“俞公子，你读过不少的书吧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公子读书万卷，学富五车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就难怪了。”

俞秀凡笑笑道：“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，桃花兄有意教我！”

桃花童子忽然觉着脸上一热，道：“言重，言重。敌人已存下了谋图你们之心，公子如不能未雨绸缪，只怕终难逃杀身之祸。”他危言耸听，似是非要挑起一场搏杀不可。

俞秀凡道：“绸缪最上之策，莫若制敌先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洞若观火，小的正是此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就去瞧瞧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替三位带路。”放腿向前奔去。

王尚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当真要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王翔道：“公子，这好像是一个安排好的陷阱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大鱼上钩，很难免一番波翻浪涌，两位请听我之命行事。”

王尚道：“我追他去。公子请保持一些距离，以免暗袭突起，应变不及。”

王尚放开脚步，追了上去，俞秀凡和王翔也加快了行速。

桃花童子俟王尚赶到，立时说道：“快要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随时都可能碰上敌人的暗桩偷袭，务必要多作戒备。”

王尚流目四顾，发觉西面是一片杂树矮林，东，北两面丘陵起伏。当下说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穿过那一片杂林，有一座青石砌成的庄院，就是他们的巢穴。”

谈话之间，俞秀凡和王翔也赶到岔路口处。

王尚指指那一片杂林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得穿过树林子去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好，走吧！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，江湖上有逢林莫入的戒语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总比人家在酒饭中下毒的暗算容易防备多了。”目光转注到桃花童子的脸上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桃花兄敢为我们带路么？”

桃花童子不安的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不过一个江湖浪子，生死事早已不放在心上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王尚疾行两步，和桃花童子并肩而行，道：“桃花兄，那矮林后面的庄院中，都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小的不认识。”

王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桃花兄为我们主仆带路一事，那玉姑娘是否知道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也不清楚。”

王尚听他的口气，不再多问，快步向前行去。行近杂林，俞秀凡和王氏兄弟，拴好三匹马，沿着穿林的小径，向前行去。

桃花童子连蹦带跳的越过王尚，道：“小的走前面。”

话刚出口，嗖的一支长箭，破空而至。箭如流星，来势至快。

桃花童子一个侧身避开箭势，王尚一抬右手，接住了长箭。

暗运功力，回手反掷出去。但闻一声闷哼，一片荆丛之后，站起了一人，疾向后面奔去。

王尚很沉着，仍然不紧不慢的向前走着，只冷冷的瞧了那疾走的大汉背影一眼。

桃花童子突然间有些震惊的感受，发现这主仆三人，竟都是身负绝技的高手。

行过荆丛时，桃花童子转目一顾，只见一个黑衣大汉被长箭遗心而过，虽然还未气绝，但箭穿心脏，显然是不得活了，身侧还放着一张硬弓，一袋长箭，心中更是震动。

王尚手抛长箭，三丈左右的距离，透荆丛穿人心脏这份手劲，如非有深厚的内功，决难办到。

望过那重伤的黑衣人，强自笑一笑，道：“王总管好手法，小的开了眼界。”

王尚淡淡说道：“咱们公子，心地仁慈，不喜伤人，区区么，就缺乏我们公子那份胸怀。”

林中并没有太多的埋伏，除了那支冷箭之外，再未遇上暗袭。穿过杂林，果然见一道青石砌成的围墙内，隐现出几重屋脊。

桃花童子指着那青石围墙，道：“就是那里了。”

王尚望了那高大的青石围墙一眼，道：“看上去那围墙很坚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，里面的人手也很多，咱们是从大门进去，还是越墙而入？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大白天，翻墙起屋，成何体统，自然该由大门进去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么，在下给公子报门。”放腿疾奔过去。

俞秀凡、王翔、王尚，也同时加快了脚步，紧追在桃花童子的身后。

两扇黑漆大门早已大开，但一眼望去，只见庭院寂寂，不见人踪。桃花童子朝大门里高声说道：“有没有活的人，请出来一个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只见大门内庭院广阔，但却生了不少野草，不似有人常住的地方，心中立时了然，这是选择好的陷阱。

庭院中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既然来了，何不入内谈话？”

俞秀凡一挥手道：“咱们进去。”

这一次，桃花童子未再抢先，王尚一侧身，当先而入。王翔紧紧在俞秀凡身旁而行，手握刀柄，全神戒备。

王尚一步踏进门内，立闻金风破空，两枚亮银伍，分由两侧袭至。

王尚早已暗作戒备，身子向前一探，雁翎刀闪电而出，左摆右挥，当当两声，两枚亮银梭全被击落实地。王尚还刀入鞘，仍然足踏在原地，半分也未移动。

目光转动，只见眼前是一座占地亩许的庭院，满生着杂草，一道白石铺成的小径，直通向后面的一座瓦舍之中。这青石围墙内的院子很大，但房舍却不多，而且都集中在最后面，形成一座三合宅院。

王尚一提气，高声说道：“朋友，玩够了吧？”

一阵刺耳的笑声，由十丈外三合宅院中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由大门进入这宅院庭中，共有十二丈七尺的距离，这一段距离中，共有五道埋伏，诸位能闯得进来，老夫自然会亲身迎客。”声音由十丈外遥遥飘来，但却清晰如在耳边。

俞秀凡回顾桃花童子一眼，笑道：“桃花兄，请走最后，刀剑无眼，别伤了你这局外之人。”

但见两侧草丛波动，两条人影，疾跃而出，并肩站在两丈左右处的白石道中。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只见两侧草深可以藏人之处，至少距小径在一丈四五尺外。

王尚抬头看去，打量了两个拦路人一眼，约在三十以上，也都用的单刀。

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王尚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可要留下他们的性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能留下两人的性命更好。”

王尚一点头，转身迎了上去，冷冷喝道：“两位请亮刀！”

四道目光一齐冷冷的看了王尚一眼，道：“你只管出手，我们该拔刀的时间自会拔刀。”

王尚怒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突然拔刀一挥，掠了过去。刀光如电，打闪般向两边扩展。

寒芒卷旋中，响起了两声惨叫，血光迸冒，两具尸体一齐栽倒。

原来，两个绿衣人未来得及拔刀，也无法闪避，就伤在那扩展的刀光之下。

桃花童子忍不住道：“好快的刀法。”

其实，连王尚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，近年时光，怎有如许大的进步，拔刀一击间，竟有着这样大威势。愣了一阵，才低头查看，两个绿衣人，都已被刀芒划破了咽喉，气绝而逝。

想到了答应俞秀凡的话，忍不住回头一瞥大哥。俞秀凡并没责备的意思，脸上是一片嘉许的微笑。

王尚胆气一振，飞起一脚，拨开两具尸体，高声说道：“第一道埋伏咱们已经闯过，第二道埋伏的人，可以请他们现身了。”

十丈外三合院中又飘出那冷厉的声音，道：“阁下刀法高明，免去四道埋伏，请进入院中相见。”

王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摆的什么臭架子，埋伏由你安排，闯不闯得过要看咱们的手段，你免去了另四道埋伏，那是怕在下的手中刀快，就该现身迎客才是，躲在屋里，大声喊叫，算是哪门子英雄人物？”

片刻之后，十丈外三合院大门口处，突然现出了一个穿着长衫的人，快步向前秀凡等停身之处行了过来。是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一身青绸子长衫，空着双手，未带兵刃。停身在七尺外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奉命迎接四位入厅。”

王尚还刀入鞘，一摆手，道：“你带路。”青衣人应了一声，转身行去，神态间极是恭顺。

王尚暗暗冷笑道：“鬼怕恶人，大约刚才我那一刀，把他们全震住了。”

青衫人带着俞秀凡等人直行到宅院门外，才停下脚步，道：

“四位请稍候片刻，容在下通报，”王尚冷冷说道：“不用通报了。”大步直入。

宅院内庭分两行排着八个身着劲装怀抱鬼头刀的大汉，大厅正中的一张大木椅上，却端坐一个五旬上下，虎目浓眉的老者。

王尚适才出手一刀，对自己信心大增，暗道：“这批人吃硬不吃软，不用对他们客气，擒贼擒王，直接找他们的头儿说话。”

心念一转，大步直向厅中行去，对两侧排列的执刀大汉，望也不望一眼。

俞秀凡、王翔和桃花童子，却是停下了身子，未随入厅。

八个执刀大汉中右首第一个抱刀大汉，陡然大喝一声；“站住”！刀光闪动，人影流转，排列两侧的大汉已然成了一个拦阻去路的刀阵，这座庭院，面积并不很大，刀阵横列，堵塞了整个院落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缓缓地把右手握在刀柄上，道：“在下刀如出手、不死人也得伤人，你们非我敌手，快撤刀阵，让开去路，我要找你们领头的说话。”八个执刀大汉齐齐挥动一下手中的鬼头刀，刀光如波浪翻动，光斑夺目，布成了一片刀幕。原来这是一座布守很严密的刀阵，刀刀咖接，雀乌难渡。

看过严密的刀阵，王尚心里暗暗打鼓。实在没有把握能够闯得过去，但已骑上虎背，只好全力一试；暗中提聚真气，大喝一声，拔刀击出。

他一心冲破刀阵，这一刀击出，人也随着刀势向前冲去。

艾九灵选中了王翔，王尚辅佐俞秀凡，全心成全两人，引荐两人拜入天下第一名刀帅风的门下，两人武功本已有很好的基础，帅凤又倾翼相授，把苦研五十年的卷云十八刀，传授了两人。

卷云十八刀，虽只有一十八招，但却是帅风采天下刀法之长，孕化而成的奇学，刀出如卷云排空，威力惊人。

王尚一刀挥出，正是十八招中一记“风卷残云”，刀光闪电一般直穿而入，分向两侧卷出。

八个黑衣大汉，只觉一阵刀气冲了过来，心中大骇，急急挥刀合击，希望封住王尚的刀势。

但几人如何能挡住这天下第一等奇厉刀法，八人刀势合壁，王尚长刀已分向两侧卷出，那正是八人刀势攻出后的空位。

但闻一连串惨叫之声，八个执刀大汉，手中的鬼头刀连一截手臂齐齐跌落在地上。

这凌厉绝伦的一刀，使八个人一齐断臂，也使得桃花童子的脸色大变。

王尚缓缓把长刀还入鞘中，大步直向厅中行去。

大厅中，半晌没有声音，显然那厅中端坐的老者，已被王尚这一刀镇住。

直待王尚行人厅中，那虎目浓眉的老者，才定了定神站起身子，一拱手，道：“兄弟周武。”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管你是周文。周武，你是不是这里的土匪头了？”

周武道：“区区是这里的主事人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些暗放冷箭，挥刀截拦我们主仆的人，都是你的手下？”

周武的个子并不高，穿着一件深蓝绸子的长衫，坐椅的扶手上，靠着一把金背大砍刀，但他并没有拿起来。欠欠身应道：

“是的，他们都是我的属下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和你无怨无仇，你们连施袭击，用心何在呢？”

周武呀囓了一下，道：“他们有眼无珠，开罪了三位，在下...”王尚冷冷接道：“你如不下令，他们怎敢出手，我看你才是有眼无珠。”

周武似是被王尚那一刀伤了八人所震慑，竟不敢出言顶撞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说的是，在下有眼无珠，不识高人。”

这时，俞秀凡带着王翔和桃花童子行了进来。

王尚回身说道：“公子，这老小子自承看走了眼，咱们该怎么整他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来问他。”目光转到周武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阁下是.....”

周武接道：“在下周武，在长沙府立窑，此番有眼无珠，不识高人，还望诸位高抬贵手。”说完话，抱拳一礼。

俞秀凡四下打量了一眼，缓辇说道：“周兄在长沙立窑很久了么？”

周武道：“是的。兄弟在长沙府混了十几年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你已经害过不少的人，是么？”

周武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目光一掠桃花童子，接道：“朋友，江湖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在下认了也就是了，阁下这等苦苦追问，未免欺人过甚了。”

俞秀凡一直很关心那周武的举动，这时看他态度忽然强了起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些属下，都为你受了伤害，你如是一点也不受损伤，未免是有些说不过去了。”

周武怒道：“阁下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截口道：“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是愿意自作惩罚呢，还是放手一战？”

周武道：“什么叫做自作惩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在长沙府中立窑了十几年，想来已然作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，斩下一条手臂，不算太过份吧？”

周武一伸手，抓起了靠在椅子上的金背大砍刀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周某斩一条手臂，和周某的脑袋有何不同。”

王尚突然向前行了一步，手握刀柄，道：“阁下想动手，可以出刀了。”

周武想到王尚一刀斩下八个属下手臂一事，心中忽生寒意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桃花童子，转脸他顾，不再望周武一眼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周兄，你如是拔刀动手，可能是丢了脑袋，自作惩罚，只自断一条手臂，孰轻孰重，还望你多多想想。”

周武心中实在害怕王尚，脑筋一转，动到了俞秀凡的身上。

急急说道：“你小子口气很大，那也不过是仗人之势罢了，敢不敢亲自和我动手？”

俞秀凡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”周武道：“不错，如是周某人伤在你的手中，才能心服口服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就凭你们，还不配和我们公子动手。”

周武目睹王尚闪电一般的快刀，宁可受气，也不愿丢了生命；看那俞秀凡文弱俊逸，就算会武功，以自己这身功夫，也足可应付了，他心中认定了俞秀凡，不理睬王尚的话，望着俞秀凡道：“阁下是否敢和在下一战？”

俞秀凡想到拔剑斩蛇一幕，豪气突生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一定想和我动手么？”

周武道：“不错！但不知公子是否敢接下在下的挑战。”

王尚大步上前，道：“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……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接道：“王总管，站下去！”

王尚心中暗道：“大哥的装作工夫，倒是大有进步了。”口中连连应是，退到一侧。

俞秀凡神情很平静，目注周武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可以出手了。”

周武心中仍然顾虑着王尚的快刀，暗自忖道：我如伤了他们的少公子，决难逃过他的快刀报复，倒不如设法把他生擒活捉，也好迫使他的随行总管

就范。心念一转，拱手笑道：“贵属刀如闪电，在下十分敬佩，我们虽然是理屈在先，但在下从属已然一死八伤，在下不愿把仇恨愈结愈深；因此，在下想向公子领教几手拳掌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俞秀凡缓缓把长剑交给王翔，笑一笑道：“也好，你出手吧！”

周武久年在江湖上闯荡，见认广博，目光一掠俞秀凡，希望瞧出他的架势，出身何门何派。

只见俞秀凡足下不八，竟然瞧不出子午桩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抱拳说道：“公子山藏海纳，想是不肯抢占先机，区区献丑了。”

左手一探，迎胸拍出，右手紧随左掌而出。这一招“深山藏虎”，双手连环，可实可虚，全视对方出手封架的招式，再行变化。

那知俞秀凡根本未理会攻来的掌势，肃立不动。原来俞秀凡练成的都是化繁为简的奇学，只讲究时机，分寸，已无招术变化的繁复。

周武掌逼近俞秀凡胸前一尺。仍不见俞秀凡出手，心中冷笑一声，忖道：你这样托大，那是自我苦吃了！恶念陡生，虚招变实，右手加速，忽然问超过左掌，点向了俞秀凡胸前的“神封”要穴。

掌势近身三寸，俞秀凡才微微一侧身子，右手一回，正好拿住了周武右腕的脉穴，微微一带，借力、施力，周武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旋转，一时全身力道消失，直向厅门上撞去。

总算他武功不弱，俞秀凡松开他腕脉的一瞬，力道恢复，但头已撞上木门，响起了砰然一声轻震。

王翔、王尚原本大为担心，眼看周武掌势接近身前，手已握着刀柄，俞秀凡只要稍受伤害，即将拔刀击出，劈死周武。及见俞秀凡出手拿穴的奇奥、快速，无一不恰到好处，又瞧得两人惊奇不已。

两人练了十几年的武功，又得帅风的指点，但自己无法办到俞秀凡这等制敌手法。

周武左手按在额上，望着俞秀凡出了一阵子神，道：“公子，好高明的擒拿手法！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可是心中不服？”

周武道：“在下还想讨教两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你再试试！”

周武双掌一合，右手陡然击出一拳。这一拳力道十分强大，竟然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。

俞秀凡仍然未动，直待拳势近身，左手忽然斜里划出。

这是巧妙造时的一瞬，周武右臂已然快要伸进，俞秀凡的左手五指，却从斜里划向他“曲池穴”。拳未中人，穴道先伤，任何人都要设法先送开对方的截击。但收招已来不及，只好右臂一沉，先让开对方的掌指。

那知下沉的右臂，正好撞上了俞秀凡由下向上横切的掌沿，一上一下，掌指合击，波然轻震中，周武的右臂先折，穴道后伤。

俞秀凡既得少林高僧易筋洗髓，又得神医花无果灵丹助成，一身功力，实非小可，只是自己不知罢了。

惨叫声中，周武左手托着右臂，疾退五尺，折骨之伤，疼得他一脸大汗，滚滚而下。

这等巧妙配合的合击之术，不但周武伤的莫名其妙，就是王翔。王尚也看得心神震荡，竟不知俞秀凡如何伤了对方。

原来俞秀凡出于击敌，直截了当，其间既无招式，亦无变化，简简单单，不着一点痕迹，直似探囊取物一般，只见他一扬腕、一挥手，再见到的就是对方的伤痕、反应。

一侧冷眼旁观的桃花童子，呆呆的站在门口，脸上是一片惊异神色。

俞秀凡伸手取过长剑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大步向外行去。

王翔。王尚紧随在俞秀凡身后向外行去。

这时，八个断臂的大汉，都已包扎起伤势，倚壁而坐，睁着眼，望着三人，脸上满是惊惧之声。

庭院中还有两个未受伤的人，脸色一片苍白，他们完好无伤，但内心的恐惧，似是尤过受伤的人。俞秀凡望了两人一眼，微笑颌首，两个人呆呆的站着，神情木然。

桃花童子快步追三人，离开了这座荒凉的宅院。快行两步，追上了俞秀凡，笑道：“俞公子，好高明的武功。小可浪荡江湖；混迹风尘，本身虽不灵光，但却见过了不少武林高人，也见过几场凶厉的博杀，像公子这等的高明身手，在下还是初见。”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公子和王总管都已经露了一手，都是震撼人心的奇技绝学。”目光一掠王翔，接道：“这一位虽还未出过手，但想来亦必是刀法名家。三位武功高强，天下都可去得，只是有一桩事，对三位而言，未免有些缺憾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恭聆指教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就是缺少了一点江湖上的阅历经验。在下觉得，以三位的武功，如能再配上我这风尘浪子的经验，不论什么风急浪大的所在，咱们都可以去得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知晓的不多，如能有阁下同行，对咱们帮助很大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同时，也可使诸位多一位好玩的伙计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过，你姓什么，咱们长年同行，总不能一直叫你桃花童子吧！”

桃花童子脸上突然泛现出黯然之色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叫我小桃也好，小童也好，实在说，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我能记事那年起，就是个野孩子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叫你小桃童就是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随便什么都行，反正我是有人生没人养的野孩子。”

王尚突然接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说咱们现在应该行往何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怎么，三位真的没有行向去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总该有一个目的吧！你是要访问仇家呢，还是要准备扬名立万，闯出一番事业？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老实说，我没有什么仇家，也不想江湖上开宗立派，自立门户，也没有闯名扬威的用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师父传了我一身武功，希望我能做些有益于人间的事，除暴安良，积些善功，不负这一身所学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很博大的境界。不过，江湖中事，传诵极快，公子虽然没有争名之心，但以公子这身武功，只要出手管事，不出一年，必然名传大

江南北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想盖也盖不住，名大遭妒，树大招凤，那时，公子不想卷人江湖是非之中，只怕就由不得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事，我也想到，但咱们行事为人，但求无愧于心，那就不用管别人的看法了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道：“公子，江湖上事，不会这么单纯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你不要名，但名会来。每件事，都可能节外生枝，除非你远离江湖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们既然敢在江湖行走，自然不怕事情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就行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三人行出树林，三匹健马仍在。

王尚笑道：“四个人，三匹马……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三位骑马，在下走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前面有集镇，再买一匹马就是，但不知咱们现在应该先到何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先到江州。那地方是水旱码头，热闹得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先到江州玩玩。”

有了桃花童子同行，确实好玩很多。他年纪不大，见闻甚广，再加上一副好口才，谈起江湖上事，只听得三人有时大笑，有时叹息。

三日后，四人四骑，到了一处形势险要的狭谷入口之处。

只见三个穿着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，站在路中，拦住了四人的去路，居中一人，抱拳说道：“四位请绕路吧！”

王尚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看俞秀凡没有拦阻的意思，翻身下马，不退反进，向前行了两步，道：“朋友，为什么？这条道路，莫不成还有收买路钱的山大王？”

那汉子，二十七八的年纪，脸上隐隐透出忧苦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诸位佩刀挂剑的，想来都是练过几手的会家子。不过，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都该有个避讳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

多走几里路，总比沾惹上一场麻烦好些。”

人家和和气气一番话，倒使得王尚没了主意，这三人虽然存心在江湖上找事情，但究竟不是具有恶性的人，一个是诗书满腹的读书人，两个是忠厚传家的子弟。

伸手摸摸顶门子，王尚道：“我看，我们还得从这条路走。

咱们公子不愿绕路，也不怕麻烦，你朋友就让让路吧！”

桃花童子嗤的一笑，忖道：“这哪像是江湖人物。”低声问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可是要螳这次混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，事情很严重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看样子，好像是两帮人马在解决一件什么纷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，想来是挺热闹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热闹是热闹，不过，只怕要招惹上一身麻烦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不背江湖大义，瞧热闹就不怕麻烦。”

桃花童子一跃下马，抱抱拳，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有道是路归路，桥归桥，不论你们有什么事，他不该拦住阳关大道。”

只听两声冷笑，站在两边的大汉，突然一齐上步围了上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世上尽多有悍不畏死的人，你阁下这法子打发不了人。”

居中汉子道：“两位，话不说不明，木不钻不透，何不让别人一步。”

左侧汉子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人家不买这个帐，你阁下丢得起人，我们丢不起人，咱们早就说好了，你的办法如是不灵光，就要照我们哥俩的意思办。”

俞秀凡借机会打量了三人一眼，发觉这三人虽都是穿着疾服劲装，但却有着显然的不同。

那居中大汉，左臂上戴着黑纱，似是长辈戴孝，眉目含愁；但另两个劲装大汉却是一脸凶悍，双目带着浓厚的杀气，臂上也未带黑纱。

只听居中大汉道：“四位，划不来啊——”两们的汉子已然越过了居中大汉，冷冷接道：“四位是非要走这条路不可了？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说的是啊！阳关大道不能走，要我们翻山越岭不成？”

左侧大汉怒吼道：“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，不让他吃点苦头。

他不知道天有多高。”话落口，一只右手，已然抓向了桃花童子。

滴溜溜一个转身，桃花童子堪堪避过了五指，笑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，怎么领头的挺和气，你们这两个小子却是浑的很啊！”

右侧大汉本来没有出手，闻言动怒，欺身而上，拍出一掌。

桃花童子一转身，闪到了王尚的背后。王尚一直留心着桃花童子身法，希望能瞧出他一点真实功夫。

桃花童子的武功并不好，闪避两人的掌势，都是险险避过。

腿劲，腰功，都还差着一节火候。

两个劲装汉子把桃花童子迫到王尚身后，也不过是略一迟疑，立时又欺了上来。

原来，两人看王尚身体健壮，全身都透出一股劲道，微微一怔，但立时就欺身攻了上来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提气戒备。

左首大汉右手护胸，左掌一探，抓向王尚身后的桃花童子，右边大汉，却疾出一拳，击向王尚。

王尚左掌淬然切出，阻止了左面大汉的攻势，右手也握拳击出。这是蛮悍的硬接硬打，两个拳头实实在在的撞在了一起。

王尚站在原地未动，右侧那向前奔出的大汉，却哇的一声大叫，左手托住了右臂，向后暴退三尺。松开了右拳，五指肿胀了一倍，食中二指的关节，也被生生撞断。但他的左手，却是抱在肘间，想来，肘间也被震得伤势不轻。

只一拳硬撞，立时使两个大汉的气焰完全消失，左首大汉疾退了三步，呆呆出神。

他久走江湖，身经百战，却是从未见过这等打法。他心中很明白，自己没有受伤是运气好，再动手，只有皮肉受苦的份。

桃花童子缓缓由王尚身后行了出来，拍拍手上的灰尘，笑道：“两位，这叫强中更有强中手，两位眼珠不认人，活该倒霉。

怎么样？现在让不让我们过去。”

他这一番话，是冲着那左面大汉说的，因为，右侧的大汉和王尚相撞了一拳之后，就抱着右臂蹲在地上，没有站起来过。

左侧大汉抬头望望桃花童子，想说话，但见王尚怒目横眉，立刻闭上了嘴巴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原居中的大汉，迎上低声道：“四位虽然高明，不过……”

桃花童子一拱手接道：“你让让路吧！咱们决心要走这条路。

山也挡不住，你省些口舌吧！”

居中大汉叹息一声，默默走向一侧。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走在前面，俞秀凡紫跟着王尚，王翔牵着四匹马走在最后。

俞秀凡沉声叫道：“小桃童。”

桃花童子立刻折了回来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瞧出是怎么回事了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似是两个不同的门户，在这里火拼，三个拦路的人，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门户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三人之中，有一人戴着黑纱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戴孝。大概是那戴孝的门户中一位什么人死去，对方却借机会纠众寻仇而来。公子是不是要插手此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目下我还没有决定，要看双方面的是非，如是能够排解了这场搏杀，也算是一大功德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很难。公子，大凡这等率众而来的火并，很可能是积存着深仇大恨，只怕不是言语能够排解得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试一试看，真要不行，咱们就强行制止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好，咱们得走快一些。”

这是一道险峻的官道，一面是深过百丈的悬崖，一面是起伏耸立的峰壑。

行约三四里路，道旁出现了一条林木苍郁的山谷。桃花童子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双方火并之处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咱们把马匹拴在林中，爬上这座高峰，可以避开他们的桩卡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四人行入林中，挂好健马，向一道陡削山壁上爬去。

这是一片百丈峭壁，但峭壁间突出了不少的山石矮材，都可用作手足攀着之处。

仍由桃花童子带路，只见他攀树登石，爬行甚快，但却并不见有什么杰出的轻身之术。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这人似是故意的深藏不露。”

原来他看到那桃花童子闪避适才那人的攻势，虽是险险避过，但却毫不慌乱。

此刻攀树登山，灵巧适度，手攀。足着之处，无不恰到好处，但表面上却又不着痕迹。

攀上峰顶，向下看去，只见一片平坦的山坡地上，对峙着数十个人。

山峰距离那片平坦之处，约有五、六十丈，既看的不大清楚，又无法听到双方谈些什么。

桃花童子凑过来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要不要下去瞧瞧？”

俞秀凡打量山坡的形势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借草丛巨石掩护，偷偷下去，大家小心一些，别要惊动了他们，以便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带路。”当先向前行去。

四人身法灵巧，又极小心，竟然接近到五丈左右处，仍未被人发觉。

四个人隐藏在一个巨石之后，这时，已然清晰的可以看到双方对峙的

人群，听到双方的谈话声音。

## 第七回 排解纷争 胆识超群

但闻一个沉重的声音，说道：“铁掌门，别的条件我们都可以答应，唯有开棺查验一事，我们万万不能答应，这一点，还要铁兄体谅。”

一个森冷的声音接道：“赵掌门，如是你恩心无愧，开棺查验，又能如何，令师已经死了，而且还停棺未葬，开棺检查，也不过是片刻间事，如是赵掌门不能答应，你想到拒绝的后果么？”

俞秀凡探头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是一个鹰眼鸡鼻的中年人，穿着一身灰色长衫，身后一排横列着三十六位身着灰色劲装的大汉，每人都佩一柄鬼头刀，腰里斜挂着一个黄布袋子。

武林中挂着革囊缥袋的人，不足为奇，但三十六个人，挂的一样颜色，一般大小，一样形状的袋子，这就有些扎眼了。

再看这边的人，都穿着青色的劲装，每一个人的臂上，都缠着一条黑纱，为首的是一个四旬左右的中年人，五短身材，穿着一件青色长衫。

他背对着巨石，无法看清楚他的神情。

俞秀凡暗中数了一下，穿青衣的人，只有十九个人，连那为首的穿青衫的人算上，也不到二十个人。双方面的人数，有了很大的差距，而且穿青衫的人，年龄老少不同，有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四、五十岁的中年人，身上佩带的兵刃，也不相同，有刀有剑，也有判官笔一类的兵刃。

双方面比较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一边是训练有素的精锐，一边是临时集合起来的人手。

但听那五短青衣人缓缓说道：“铁兄，家师已然死去，我们作弟子的，如若连他的尸体都不能保护，还有何颜立足于天地之间。”

面目森冷的灰衣人笑道：“赵掌门，在下早已得到消息，‘剑谱’就藏在令师的棺木之中。赵兄不肯答允我们开棺检查，那是说赵兄是作贼心虚了。”

不待姓赵的接队灰衣人仰天大笑三声，接道：“再说，如若双方动手搏战，赵兄不幸丢了性命，又有什么能力保护令师的棺木呢？”

姓赵的青衣人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铁掌门，你不要听别人的挑拨，先师遗体入殓时，兄弟一直守在身侧，就没有见过什么剑谱。”

隐身在大石后的俞秀凡，听得一皱眉头，低声对桃花童子道：

“那姓铁的似是有备而来，盛气凌人，姓赵的似是在委屈求全。”

王尚一旁插嘴道：“公子，这姓赵的也太窝囊了，如是连师父的棺木都保不住，要被人开棺查看，何下放手一拼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王兄，他们不能拼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为什么？大不了战死而已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一人战死，也许无所谓，但他不能拿整个门户孤注一掷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是说姓赵的非败不可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道：“不但非败不可，而且一败下来，就要全军覆没，只怕很难有一个逃过毒手。”

王尚道：“双方武功相差如此悬殊，那也只好认命了，开棺就让人开棺吧，只要他们没有拿什么剑谱，岂不是可使一场风波平息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倒未必是怕对方的武功如何，而是怕他们身上的黄袋子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黄布袋子之中是什么暗器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湘西‘五毒门’名动江湖的‘五毒追魂沙’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看来这桃花童子知道的事情不少。口中却说道：“那姓铁的是五毒门掌门人了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清楚。但他们那黄布袋子中，放的五毒追魂沙决然不会错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若非五毒门中人，为什么会带着五毒追魂沙呢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，我就知道了，也许是拿银子买的吧！”

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，行出巨石。

王翔、王尚眼看俞秀凡行了出去，急急飞跃而出，紧随在俞秀凡的两侧，向前行去。

那铁姓大汉，眼看巨石后突然行出四个人来，立时脸色大变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姓赵的，原来你还有伏兵，无怪敢这样倔强了。”

姓赵的汉子听得一呆，回头看去，果见四人大步行了过来。还未来得及开口，俞秀凡已抢先说道：“阁下是铁掌门了？”

那姓铁的汉子，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在下铁飞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铁掌门不用冤枉这位赵掌门，在下和双方全无关系，只是路过此地，碰上了这件事。”

铁飞道：“路过此地？咱们在路口放的卡哨，阁下没有见到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见到了。而且他们也拦阻了在下，可惜，他们没有拦住。”

铁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伤了他们？”

俞秀凡微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教训了他们一顿就是。”

铁飞冷哼一声道：“这笔帐咱们以后算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道：“铁掌门，咱们如是这般容易的就走了，岂不是不如不来？”

铁飞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那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然叫在下赶上了这场纷争，不希望眼看到流血博杀。”

铁飞冷冷说道：“就凭你阁下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样，阁下可是觉得在下没有这个身份？”

铁飞道：“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子，你朋友先报个名字出来，让铁某人掂掂你的份量。如是你阁下真有这个身份，咱们也许会卖你这个面子。”

俞秀凡微笑道：“很可惜，区区在江湖上没有什么名气。”

铁飞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连一个名字也没有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。”铁飞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在下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”

王尚冷冷接道：“你现在听到了。”

铁飞回头瞧了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听到了，不过，在下觉得很可笑。”

王尚道：“姓铁的，我要你立刻笑不出来！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王尚，退下去。”目光转注在铁飞的脸上。  
接道：“铁掌门，我想，除了人的名字之外，应该还有别的办法。”  
铁飞道：“还有一个很笨的办法，但也最有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实力。是么？”

铁飞道：“是的。阁下准备如何消弭这场纷争，可以试试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铁掌门很急？”

铁飞冷然道：“在下没有大多时间，和诸位作口舌之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铁掌门希望见识些什么？”

铁飞冷冷说道：“最真实的武功，就是临阵动手博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打架？”

铁飞没有理会俞秀凡的话，举手一招，两个身着灰衣的劲装大汉应手而出，一指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向这位俞少侠领教、领教，记着。

咱们的时间不多。”

两个灰衣大汉一欠身，突然拔出了佩刀。

桃花童子叫道：“要动家伙？”

两个灰衣人已得铁飞的暗示，鬼头刀出鞘之后，一语不发，两把鬼头刀，突然以二龙出水之势，朝俞秀凡合击过去。

王翔、王尚想不到这两人一拔刀就劈了过去，变生意外，想出手已来不及。

但见俞秀凡双手伸出，左右一挥，已扣住了两个大汉的脉门。

只是出手一挥，轻轻松松的抓住两人的腕穴，出手比两人先发动的刀势还快。

俞秀凡不知自己已经伐毛洗髓，再由花无果灵药助成，内力十分雄浑，眼看两人刀势猛恶，握住两人的腕脉十分用力。

但闻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惨叫，一连串腕骨碎裂之声，腕骨已被俞秀凡指力捏碎。

俞秀凡很意外，一放双手，两个灰衣人都疼得抱着右腕蹲了下去。两柄刀同时落地。

铁飞愣愣的望着俞秀凡，他想了半天，仍然没有想出俞秀凡用的什么手法。

俞秀凡目光转注到铁飞的脸上，冷冷的说道：“铁掌门，还要试试么？”

铁飞很震惊俞秀凡的手法，但他系预谋而来，实不甘如此退走。何况，还有最厉害的暗器，没有施用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俞少侠的武功很高明，不过，除了武功之外，还有很多别的东西。”

俞秀凡心中微微一震，暗道：他们看来准备用‘五毒追魂沙’来对付我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想仗凭‘五毒追魂沙’？”

铁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既然知道‘五毒追魂沙’这名字，想必早已知道它的厉害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铁飞，这就是你狂傲的仗恃了。”

王翔、王尚，突然向前疾行几步，站在俞秀凡的身侧。

俞秀凡冷冷的说道：“你们下去，站远一些。”

王翔、王尚同时一怔，但见俞秀凡神色严肃，不敢不听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俞秀凡缓缓解下了身上的佩剑，道：“铁飞，我只是想排解你们两家的

纷争，但你想用毒沙逞凶，那是打错主意了，你将付出很大的代价。”

铁飞没有答话，却暗中下令，八个灰衣刀手，行入场中。各站方向，把俞秀凡围在中间。

不知何时，八个人场的灰衣大汉，左手上都套上了一个皮手套，而且，手已伸入了黄色的袋子中，右手握着鬼头形刀柄。

看样子，他们在等待一声下令，立时出手，毒沙和刀势，一齐攻面对着险恶形势，俞秀凡表现的很镇静，目光微微转动，似是打量什么，口唇不停张启，又像数着数字。

王尚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奇怪，公子为什么把咱们撵出来独自拒敌？”

桃花童子脸上是一股很奇怪的表情，说不出是愁苦还是欢愉，缓缓说道：“五毒追魂沙大恶毒了，俞公子把两位撵出来，是怕两位伤在毒沙之下。”

铁飞似也被俞秀凡的武功镇住，实不愿蛮枝强敌，缓缓说道：

“如若阁下愿意立刻退走，击伤本门两个弟子的享，在下也不追究了。”

这时，那姓赵的汉子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铁掌门，咱们两家的事。

用不着扯上别人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向前行来。

桃花童子一皱眉头，突然横身拦住了姓赵的汉子道：“你站住。”

姓赵汉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位朋友，你……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咱们公子自有对敌之策，你这么冲上去一搅，非把事情闹坏不可。”姓赵的汉子道：“贵公子用不着替我们冒险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们挡不住五毒追魂沙。”

这是很真实的话，赵姓汉子微微一叹，默然无语。

铁飞望也没有望那姓赵的汉子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作何打算？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你如还不知悬崖勒马，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”

铁飞一挥手，道：“杀！”正南方位上两个灰衣人突然向前移动，左手拔出袋口，手中紧握一把追魂沙。

忽然间寒芒一闪，掠身而过，两个灰衣大汉，急举左手向前打去，可是，他们甩出的不是毒沙，而是一串血珠子。

原来两人手还未离袋口，已被俞秀凡快剑斩去，只因剑势太快，两人还不知道手腕已被斩断，看到了血珠子，才觉着手腕上一阵剧疼，杀猪也似的嚎叫一声，向后退去。

俞秀凡已然还剑入鞘，屹立场中。

一连串惊呼惨叫，传了过来，围在四周的八个灰衣大汉，都已经失去了左手，六个人左手断在装满毒沙的袋子里，两个最后被斩断左手的人，左手总算离开了袋口，和着毒沙、鲜血，跌落在地上。

铁飞呆住了。

桃花童子也愣住了，王翔。王尚，连那姓赵的汉子，都站在那里两眼发直。

三十六个灰衣人，八个断手，两个碎腕，片刻间伤了十个。还有二十六个人，脸上都变了颜色，直直的站着。

俞秀凡目光转到铁飞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还要试试么？”

铁飞的神经似是已有些麻木，半晌才像是听到俞秀凡的话，急急说道：“你用的是什么剑法？”

这个闯荡江湖数十年，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一派掌门，完全失去了一派尊长的气度。他见的太多了，但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快剑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问你还想要试试么？”

铁飞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列队而立的属下一眼，个个脸上都泛现惊惧之色。心理已崩溃，那还有勇气可言。

摇摇头，铁飞说道：“不，俞少侠……”下面的话，似是无法再说下去。但那已经很明白了。

俞秀凡高声说道：“双方下令，命从人退后五丈，两位掌门的请过来。”

铁飞和那姓赵的汉子，似是中了邪般，依言下令，然后大步行过来。

俞秀凡选一片草地坐下来，道：“你们两位也请坐下。”

铁飞和那姓赵的相互望了一限，同时坐下。

姓赵的不待俞秀凡开口发问，先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赵重山。”

是青龙门的现任掌门，家师上一代掌门，逝世还未过七七，在下这个掌门人，也不过接下一个半月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红花。白藕、青莲叶，三教本是一家，武道一脉，诸家同源，两位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，竟然各率领门下精锐弟子，在此荒谷中拼命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究竟为了什么，在下现在还不清楚。铁掌门率领人手，要开家师的棺材，彼在下和门下弟子阻止，双方发生了一次冲突。”

铁飞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赵重山，你怎么不说实情呢？”

赵重山见问微怔，继道：“那一次薄杀中，铁掌门吃了点亏，三死五伤。”

俞秀凡接口问道：“贵门呢，就没有伤亡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青龙门也伤了两个人。”

铁飞道：“赵掌门为什么不说你们人多势众，合力围击，在下只有十人同往，三死五伤，只有区区在下和一个门下弟子全身而退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铁掌门当时气势汹汹，非要开启家师的棺木不可，激起了青龙门中人的怒火，赵某实也无法约束那个局面。何况，兄弟接掌门户不过一个月多些，又正值家师丧事，权威未立，这一点，铁掌门应该谅解才是。”

铁飞冷冷说道：“贵门放倒了我们，死伤八人，自然是心平气和。”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不用再争执，在下觉着此中是非已很明显了。”

铁飞、赵重山四道目光，齐齐投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等候他的裁决。

俞秀凡道：“铁掌门先行带人登门生事，理屈在先，而且要开启人家师父的棺木，那就无怪青龙门中弟子们全力博命了。”

铁飞急道：“俞少侠，我铁某并非无中生有，故意到青龙门中惹事生非，实是因为寻找一件重要之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剑谱？”

铁飞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剑谱可是贵门之物么？”双目炯炯，盯住在铁飞的脸上。

铁飞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接道：“贵门中人人用刀，和剑谱似乎是扯不上关系吧？”

铁飞叹口气，道：“那剑谱虽非本门之物，但也非青龙门中之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非你们双方所有之物，为什么却又要彼此争夺呢？”铁飞道：“那是一本无主的剑谱，由本门长老，在下的一位师叔，和青龙门上一代掌门人，在一座武林前辈坐化的山洞中，捡得此物。原本双方商定，离开

山区之后，照样绘制一份，不料青龙门的掌门人意图独占剑谱，突然施下毒手，暗算了本门长老，独自吞下剑谱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这件事你怎么知道？”

铁飞道：“本门长老虽然身受重伤，但他并未死去，却伪装死去，瞒过了青龙门的掌门人，俟他去远之后，勉强行到一处猎户之家，许以重金，由那猎户通知在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见过令师叔么？”

铁飞道：“在下赶到之时，师叔已然重伤而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事，是那猎户转告于你了？”

铁飞道：“是的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注到赵重山的身上，道：“令师和你谈过这件事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没有提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师是怎么死的呢？”

赵重山叹口气，道：“先师的死因如何，我等还未查出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不知令师的死因了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是的。先师归来之后，就躲入了一间静室之中，严嘱我等，非得他召唤，七日内不许开启门扉查看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第三天的时候，先师召人送去了一些食用之物，立刻又闭上了门窗，因为有了中间送上食物的人，我们就放了心。但以后四天时间中，先师就未再招呼送上应用之物，到了第七天，我。

们依约打开了静室门户，想不到家师已坐化在木榻之上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是说令师坐化在木榻之上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是的。先师盘坐在木榻上，早已气绝而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死的很离奇，各位可曾检视过令师的死因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当时我们有五个人，同时行人静室，目睹室中情形，心中还是不敢相信，不敢移动家师，我们等候了两个时辰之久，确定了家师死亡之后，开始在室中检查。门窗未动，家师全身无伤，没有中毒的征象，不知何故死去。”俞秀凡奇道：“这当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不错。但我们检查的很仔细，静室中每一寸地方。

和家师全身上下，实在找不出任何可疑的伤痕。”

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是否我的很仔细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很仔细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接口道：“赵掌门也是老江湖了，就算找不出伤势，也该瞧得出一点内情。”

赵重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瞧是瞧出了一点原因，似乎是气岔奇经而死，但在下不能确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说令师运气岔了经脉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在下是这样的看法，本门中几位师弟也有这样的看法，事实上，这也是先师致死唯一可能的原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师今年几岁了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六十三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师武功如何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胜过在下十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怎么可能把真气岔人奇经？”

赵重山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俞少侠武功深博，必可鉴明原因。如是少侠愿意折节屈临敝门一行，在下愿和同门商议，重开棺木，让少侠检查一下先师致死的原因，也可让铁掌门了然在下不是信口应付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铁飞一眼，问道：“铁掌门有什么高见？”

铁飞欣然道：“俞少侠如是愿意一行，在下极愿奉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，为了使铁掌门消去心中之疑，咱们同往青龙门一行。不过，在下有一个条件，希望铁掌门答应，”铁飞道：“少侠吩咐，在下无不从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既然管了这件事，希望能办个是非曲直出来，为了免得双方造成冲突，在下希望你铁掌门只带两个从人，而且，不要带五毒追魂沙，至于铁掌门的安全，由我俞某人担保。”

铁飞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少侠这么吩咐了，铁某人怎敢不遵，在下带本门中两位长老同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。”

铁飞果然遵照俞秀凡所提条件行事，留下两个六旬左右的老者，其余的人飧回铁家寨等候消息。

一场群殴血挤，就在俞秀凡的快剑镇压之下，消弭无形。赵重山先遣了几个弟子，赶回青龙堡，准备酒饭，自己却陪着铁飞等同行。

桃花童子悄然行到了俞秀凡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死了几十天的人，只怕尸体已腐，如若想找出致死的原因，只怕是有些不太可能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实无把握能在死了数十天的尸体上找出什么，但他才智过人，心中有了底子。

一个练了数十年武功的人，在静室突然死去，既无外伤，又无中毒之征，而又有气岔奇经的现象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他在修习一种新的内功，不小心，真气岔行而死。如是这推想能够成立，那铁飞说的话，就有八成可信了。

心中有了这么一个念头，所以他并不太急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去瞧瞧总不妨。”语声一顿，转过话题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湘西五毒门是怎么样的一个门派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一个很神秘的门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卖毒药，各型各类的毒药，还包括出卖各种奇毒的暗器，像那铁飞门下的五毒沙，八成是购自五毒门中。他们不但卖，而且还教导买主使用，不过，价钱却是贵的骇人，所以，五毒门不但很神秘，而且也很有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办完了青龙门的事，咱们不用去江州了，到湘西五毒门去瞧瞧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去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见识见识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那地方去不得，江湖之上，也会有很多人去过湘西，进入了五毒门的区域，可惜的是，所有进去的人，都是有去无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会这样厉害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据说进入那五毒门的区域，要经过一个毒区，在那个区

域中，所有东西，都沾满着各种不同的剧毒，任何人能逃过一种毒，无法逃过另一种剧毒，那地区中，有一百多种不同的毒，再好的解毒药物，都无法解得那些错综复杂的奇毒，所以，他们还没有见到五毒门中人，都已毒发而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自己就不怕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自然是不怕，如是也害怕毒药，那就不是五毒门中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起来果然是很厉害，不过，我还是希望去瞧瞧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好吧，如公子一定要去，我桃花童子自然舍命奉陪。”

青龙堡距离这山谷并不远，也就不过是三、四十里。

所谓青龙堡就是一个砖土寨子，大约有千户人家，堡里有两条大街、饭店、酒楼、各业齐全。

原来这青龙堡有青龙门撑腰、保护，堡中居民，既不受刀客的抢劫威胁，也没有土混头儿欺人，因此，附近的人都想迁来居住。

本来只是一个两百户左右人家的小寨子，但近三、五年中，却发展成了方圆三十里内百业茂盛的一个大集镇，每逢双日，人群如潮，酒馆、茶楼，家家客满。

幸好，这是单日无集，但两条主要的大街上，也是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

赵重山带几人行入了一座大宅院内，大厅中果然摆着一副红漆棺木。

先拜过师父的棺木，赵重山把客人让入左面厢房。房中，早已摆好了一桌酒席。

赵重山肃客人坐，频频敬酒，宾主之间，都尽量避免谈到开棺搜找剑谱的事，但人人心中，却都想着这个问题。

忍了又忍，还是赵重山先忍不住，道：“铁兄，搜查家师棺木的事，铁兄是否早已胸有成竹？”

铁飞道：“这个，等一会再谈吧。来！赵兄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俞秀凡尽量克制自己不讲话，看他们两人如何处置这件事情。

赵重山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用过酒饭，赵重山带几人行入大厅。两盏长命灯，在神案上微微晃动。大厅内很静，除了那大棺木外，几乎已别无陈设。

赵重山挥挥手，示意守在厅中的人，都退出去，然后，才低声对铁飞道：“铁兄，可以开棺了。”

铁飞道：“赵兄，上代贵掌门穿的衣服还在么？”

赵重山摇摇头，道：“铁兄，那些衣服，都已烧掉了。”

铁飞一只手搭在棺木上，晴暗运气，内力涌出，喝道：“起！”

棺木盖子，在铁飞精湛的内功操纵下，级级升起。大家都闭住了呼吸，想到这棺木开启之后，定然会有一股尸腐之气，冲鼻而入。

那知大谬不然，棺盖开启之后，不但未闻腐尸气息，而且，棺木中的尸体，竟然是栩栩如生。

铁飞一上步，托起木盖，缓纓放到一侧，探首望去，只见棺中人，仰面而卧，全身上下不见伤痕。

俞秀凡心中甚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人死了数十天，尸体不腐，不知是何原因？”

回目望去，只见赵重山神情肃然，并无惊骇、奇怪的表情，似乎这尸体不腐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了。

铁飞却是神情凝重，望了那尸体一眼，回头道：“赵兄，在下想搜查一下令师的尸体，不知赵兄的意下如何？”

赵重山黯然说道：“在下已经答应了俞少侠，铁兄尽管搜查。”

突然对着棺木跪了下去，沉声说道：“为了表明心迹，延续青龙门存于江湖，弟子不能保护师父尸体不受惊动，此事过后，弟子当按门规领罪。”恭恭敬敬，对棺木大拜了三拜，才站起身子。

铁飞神情冷肃，伸手向尸体上抓去。

俞秀凡突然伸出右手，挡住铁飞，道：“铁掌门，以你铁掌门的武功，只要掌指所至，大约就可以分辨出是否有物，既称剑谱，该是一本很大的册子，如是收入这棺木之内，应该很易找到。”

铁飞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是否真有剑谱，还在其次，主要的是关系本门长老的大仇，在下如是动手搜查了，自然要搜查的十分仔细，不会有所遗漏，就这难免动到尸体了。”

俞秀凡暗道：“这铁飞言来倒也有理，目下真象未明，实不能大过压制于他。”当下向后退了一步，未再多言。

铁飞果然搜查的很仔细，但也很小心，尽量避免伤害到尸体。

王翔、王尚对那铁飞的举动，很不满意，但却不能反对俞秀凡，心中赌气，退到了大厅外面。

桃花重子却一直站在俞秀凡的身后。他瞧的很仔细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都不肯放过。

赵重山神情悲忿，站在大厅的木窗之下，望着天空出神。

好一会，铁飞搜完了棺木中每一寸地方，但却没有搜出剑谱。

俞秀凡看他停下了手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铁掌门，搜查完了么？”

铁飞道：“搜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找到剑谱？”

铁飞摇摇头，没有吭声，但神情却是一片惶然。

这当儿，突闻一阵哭声，由内堂传了过来，一个全身孝衣的五旬老妇，带着一个全身编素的少女，一路啼哭而至。

两人行到了大厅前面，停住了啼哭之声，四道满含泪水的凌厉目光，投注赵重山的身上。

白衣老妇人厉声喝道重山：“是你答应人家搜查你师父的尸体？”

赵重山快步行了过来，屈下一膝，抱拳说道：“弟子无能，不能保护师父遗体不受惊扰，此事过后，弟子自会在师父的灵前，领受门规，但为了保存青龙门，弟子又不得不答应，”白衣老妇人怒声喝道：“你这般贪生怕死，怎能领导青龙门，怎能担起这掌门重担，你……还有何颜见你师父于泉下！”

赵重山叹口气，道：“师母，弟子的生死事小，青龙门能否存在于江湖事大，弟子早已有过深思熟虑，师母请回内宅，弟子自有应对之道。”

白衣老妇人大声叫道：“你是掌门人，别的事我可以不过问，但那大厅中是你师父的尸体，我这作师母的也不能问么？”

她立刻一阵吼叫，十几个青龙门弟子，都闻声奔了过来，大部分都带着兵刃。

赵重山缓缓站起了身子，冷冷的望了围拢过来的弟子一眼，说道：“都

给我退下去！”

他有掌门之威，这一声呼喝，围过来的弟子，立刻向后退去。

但闻那白衣老妇人喝道：“都给我站住。”就指着赵重山接道：

“你不配再当青龙门的掌门人，你连死去的师父遗体都无法保护，我要召集青龙门中弟子，废了你的掌门之位。”

那一身缟素的白衣少女，一直没有讲话，只是冷冷的望着赵重山。

桃花童子打量那少女一眼，只见她二十一、二年纪，长的不算美，但也不丑。虽然悲痛之中，但还能保持着适当的镇静。双目中神光闪闪，透出一股精明之气。

王翔、王尚，守在大厅门口处，冷静地望着那白衣老妇人。

赵重山叹口气道：“师母！废弟子掌门之位，是咱们的家务事，弟子答应师母，决不恋栈，如何处置弟子，悉凭师母之意。但弟子唯一的要求，等客人去后，再办咱们的家务事。”

白衣老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走？他们动过了你师父的遗体，还能整头整脸的走出去么？你这掌门人可以不管，我老婆子却不能不问。来呀！亮兵刃给我砍了，掌门人如若怪罪，都由我老婆子承担。”

十几个青龙门中人，在赵重山的挥喝之下，本已退走，但在听得那白衣老妇人喝叫之后，又都停了下来，横列在她身后。

白衣老妇人一声“砍了”，十几个排列在那老妇人身后的青龙门下弟子，全部亮出了兵刃。

赵重山大吃一惊，急急叫道：“师母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

白衣老妇人向前走了两步，道：“赵重山！”

赵重山大步出厅，接道：“弟子在，师母，这位俞少侠……”

白衣老妇人怒声喝道：“住口，你如一定要阻拦这件事情，那就先把我老婆子杀了。”

赵重山接道：“重山怎敢犯上。”

白衣老妇人道：“那很好，你既然不敢，那就让开去。”

赵重山接道：“师母，弟子……”

白衣老妇人厉声喝道：“你闪不闪开，你是掌门人，他们不敢抗命；但老婆子不怕，你不让开，我就先死给你看。”一扬手，一把匕首，抵在前胸之上。

这时俞秀凡和铁飞，都已行到大门口处，并肩而立，桃花童子站在两人身后三尺左右处。

铁飞的神色很平静，似是对俞秀凡的保护承诺，充满着信心。

俞秀凡却是大感烦恼，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夫人，请听在下白衣老妇人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俞秀凡。关于启棺搜查的事，在下想奉告夫人一句。”

白衣老妇人打断了俞秀凡的话，冷冷的接道：“我不要听。什么人动过了先夫的尸体，都别想活着离开。”一挥匕首，道：“你们杀上去！”

十几个青龙门弟子，应声仗兵刃向前冲了上去。

王翔、王尚同时急急说道：“公子，怎么办？”

两人原本对青龙门十分同情，但见这白衣老妇人蛮不讲理，心中有些生气，对青龙门的一点同情，消去了不少。

俞秀凡沉声说道：“挡住他们，但尽量不要伤害他们。”

话未说完，十几个青龙门中弟子，已然冲到了大厅门口。

王翔、王尚同时大喝一声：“退下去！”

两道寒芒，雷奔电闪一般，由两侧卷射而出。只听一阵兵刃交击和惨叫之声，传入了耳际，冲近大厅口的六个人，一齐被震退下禾。

六个人中四个兵刃被震脱出于，两个人身受重伤，摔倒在地只是挥手一击，强弱之势，已然大为明显。

那白衣老妇人原本气势汹汹，但看到对方一击之后，不禁为之一呆。她定了一下心神，感觉到这是相差悬殊的搏杀，青龙门中弟子，只是白白去送死，几乎是完全没有还手的力量。

俞秀凡神情冷肃的说道：“老夫人，先把事情弄清楚，再行发作不迟，如非赵掌门处置得宜，青龙门中人，只怕要倾巢覆没。”

白衣老妇人全身微微的颤抖，不知是在气怒或是惊惧。

那一直未开口的白衣少女，缓步行了上来，低声道：“娘，这些事还是由赵掌门师兄处置吧！你老人家请到后院去歇一会。”

她学过武功，明白利害，心知再闹下去，只有吃亏的份。

白衣老妇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抢天呼地，哀痛欲绝。

这一下，倒是大出了俞秀凡的意外，不禁有着手足无措之感。

幸好，那老妇人在白衣少女的劝扶之下，回到了后宅。青龙门中两个受伤的弟子，早已彼同门抬了下去。

赵重山轻叹一声，缓步行了过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惭愧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能怪你。”

赵重山忍辱负重，回身对铁飞抱拳一礼，道：“铁掌门，对本门是否还有怀疑？”

铁飞缓缓说道：“铁某只能说我没有找到剑谱，对移动令师尸体一事，在下抱憾万分。

不过，赵掌门可以放心，铁某人如若无法找出薪的有力证据，决不会再来麻烦贵门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希望这只是贵我两门中一次误会。”

铁飞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多谢俞少侠的保护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铁掌门不再留一会么？”

铁飞道：“多有打扰。”带着两个从人，急急出门而去。

赵重山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俞少侠是我青龙门中的恩人，请留此几日，好使在下稍尽地主之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持平论事，对扰动令师尸体一事，心中甚感不安。不过，如此一来，也可证明了贵门的清白，令师泉下，也不愿清白受污，当可原谅你这番心意了。”

赵重山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本门中事情，如何演变，目下还很难说卜赵某人也只能尽其在我，但你俞少侠对我们青龙门的一番恩情，在下自当对师门解说清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令师母在下感到很抱歉。”

赵重山接道：“这不怪俞少侠，敝师母情绪激动，俞少侠只要不见怪，那就是敝门之幸了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也告别了。”

赵重山送到青龙堡外，才长揖止步。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解决江湖中事，很难全凭口舌收效，以理服人，实非易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江湖上本是武功第一，武功越强的人，名声越高，说话也越有份量；实力越大的人，也愈有一语解纷争的力量。”

目光一掠王翔、王尚，接道：“如非两位王兄的一刀，很难使那位青龙门的老妇人安静下来。”王翔道：“铁飞坚持开棺搜查剑谱，未免欺人过甚，赵重山也居然答应了下来，也难怪他师母发作了，如非公子早已答允了他，在下就不许他开启棺木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叫作喊心虚。”

王尚听得一怔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说什么人作贼心虚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赵重山。”

俞秀几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说赵重山早已把剑谱收了起来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赵重山很老实，确实不知道剑谱的事，但看铁飞坚持开棺搜查，心中反而有些相信了这件事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剑谱不在赵重山的手中，他为什么心虚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铁飞的坚持，使赵重山想起了什么事，所以，他心中有些疑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么你的看法，是不是有一本剑谱，落在了青龙门的手中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照我的看法，铁飞说的是真话，青龙门确得了一本剑谱，不过那剑谱现在何处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照你的说法，青龙门确得到一本剑谱，那剑谱在某一人手中，赵重山事前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小的是这么一个想法。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如若你说的不错，这问题似乎不只是一本剑谱的事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有何高见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铁飞找青龙门讨取剑谱的事，那暗中收有剑谱的人，自然也是知道了。他竟然不惜牺牲掉青龙门中精锐之士，用心可谓狠毒了。”

桃花童子由衷的佩服道：“公子高明，小的还未想到这些。”

他够聪明，再加上丰富的阅历，细心的查察，确能见人所不能见。

但俞秀凡却又不同，他满腹经纶，一腔才华，所差的是经验、阅历，桃花童子有了一个题目，他就能深思远虑，举一反三。

叹口气，王尚级缓说道：“那人是谁呢？如是青龙门中人，又为什么要害死这多的同门兄弟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说说看什么人取到了那本剑谱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个，小的本不敢妄言，但公子既然问了，小的就斗胆请上一句，是不是那位老夫人？”俞秀凡道：“虽不中，亦不远矣！”

这一次，轮到桃花童子震惊了。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公子之意，可是说另有其人？”俞秀凡道：“我的看法，那位姑娘的成份大些。”

王翔、王尚，两个人瞪大着一对眼睛，道：“公于是说那位一身绸素孝衣的姑娘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王翔大为惊奇道：“那不是故去青龙门掌门人的女儿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可能不是那一对老夫妇的亲生女儿，而且，就那年纪，一个足不出户的女孩子，显得太过深沉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道：“公子才慧过人，我等难及。小的就未留心到她的身世问题，但细想起来，她当时的冷静，确然是超过了她的年龄。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可要再回青龙堡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要去。不过，不是现在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时间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今夜二更后。”

半天没有说话的王翔开口道：“公子，还有一件事，属下也想不明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翔道：“那掌门人的尸体既未腐亦未臭，岂不有些奇怪？”

俞秀凡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。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他们用松油章过尸体，据说松油煎过的尸体，再放在好棺木之中，可以百日不腐。”

王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桃花童子叹道：“我有些想不明白，他们既然想吞没剑谱，为什么要保留下那掌门人的尸体，如是尸体未经松油煎过，数十日之久，这尸体早已腐烂了，那铁飞查看起来，也得大费一番手脚。”

王翔、王尚都被引起好奇之心，心中暗道：看来，这青龙门中纠纷甚多，非得查它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四人为了隐秘行踪，行出了数十里之遥，才找了一处杂林中停了下来。林中一座小庙，四人把马匹拴在林木深处；然后，坐息了一阵，等夜幕低垂，才徒步折回青龙堡。到了青龙堡，已然是二更时分。

今晚上阴云遮月，正是夜行人出动的大好时光。

王翔、王尚，施展开轻功身法，跃上堡墙。

俞秀凡却未立刻跟着上去，双目盯注在桃花童子的脸上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请先上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先请。”

桃花童子抬头望望堡墙，道：“我这一点武功，如何能上得了这么高的堡墙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如真上不去，我留在下面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有我的法子。”

突然间双手探入怀中，取出来时，双手中各多一把匕首。只见他奋身一跃，右手匕首刺入了墙中，双手交替，很快的爬了上去。

俞秀凡一提气，跃过护城河，施展壁虎功，顺着那桃花童子用匕首爬上的痕迹，向上游去。

那匕首刺入壁间的痕迹很浅，而且一丈之后，就不再见痕迹。

这证明了一件事，那桃花童于是一位身负绝技的人，但他一直深藏不露。证实了心中之疑，立时一个翻转，跃上堡墙。

王翔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堡中还有甚多人走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二更已过，怎的还有人走动呢？”

王翔道：“属下也觉着奇怪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青龙门有了防备，但他们又不愿做的太露骨，所以，

装作行人，来回走动，两位如果留心一些，就可以瞧出来了。

他们走的地方，一直不离青龙门掌门人那座高大宅院的四周。”

俞秀凡望望天气，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咱们走。”

这一次，俞秀凡当先带路。四条人影，借夜色掩护，扑向了一座高大的宅院。行到那宅院外面，四个人同时为之一呆。

原来青尤门那座巨大的宅院，外面大门紧闭，不见防守，但内部却是灯火通明，耀如白昼。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们早有了防备，不过，不是防我们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不是防我们，防那一个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铁飞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走！咱们到那棵大材上，先查看一下宅院中防卫形势，再决定进去的办法。”

四个人，迅速的奔向一株大树。这棵大树虽然距离那宅院很远；但却高过那宅院很多，居高临下，看的十分清楚。

但见那宽大的宅院中，到处高挑着气死风灯，特别幽暗的所在，还高燃着几支火炬。四进院落，无不如此，但却不见有巡行之人。显然，那些人都是埋伏在暗处。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光如白昼，雀鸟难渡。”

但闻一声轻轻叹息，道：“是俞少侠么？”

王尚右手一抬，长刀出鞘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赵重山。”

随着答话之声，树顶一处枝叶浓密所在，飞落下赵重山。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藏在这大树之上，院中灯光通明，当真是防守的森严的很。”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口蜜腹剑的小人，可恨，可恨！”

赵重山黯然说道：“俞少侠，不知可否让赵某人说几句话？”

俞秀几倒是很冷静，笑一笑道：“赵掌门请说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青龙门今夜是防备铁飞，却没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没有想到我们会来，是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唉！在下想到俞少侠也可能去而复返，没想到来的这么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赵掌门可知道在下去而复返，为了什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为了剑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赵掌门快人快话，不知可否告诉在下，那剑谱现在何处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不瞒俞少侠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在下还未见到那剑谱，不过，在下心中确然已经有些动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赵掌门怀疑什么？”

## 第八回 义释孝女 惊天剑谱

赵重山道：“我那位小师妹，也就是先师从小收养的义女。”

一切都应了俞秀凡的判断，连桃花童子，也听得暗暗心服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赵掌门怎会有此怀疑呢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因为，在下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先师入关第六天的夜晚，在下四更时分，到先师打坐静室巡视，遇上了一个人，就是先师义女詹小玲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当时，你没有怀疑么？”

赵重山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他是先师收养的义女，也是先师唯一的晚亲。她巡视一下先师的静室，自也是人情之常，当时，行过家师的静室，似乎是记着后窗自傲开启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那么，你们移出令师的尸体时，可会检查过窗户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查过了。两扇窗子，都关闭着，当时在下忽略了。

如今相来大是可疑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就只有这些证据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诸位去后，在下曾去仔细的查青过那座后窗，发觉了一部分窗纸稍稍有不同，那是一样颜色的窗纸，只是新旧之分。

稍有差别，不留心便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故作不解道：“令师妹为什么要窃取那本剑谱呢？”

赵重山缓缓说道：“详情在下还不明白。同时，在下觉着，先师之死，也有值得追究之处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小丫头难道还敢杀父不成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不敢妄言。不过，她怎知先师身上有本剑谱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但她是先师膝下唯一的晚亲，先师生前对她呵护备至。”

俞秀凡逐渐开始了解江湖上的人人事事，因有满腹学问，进境神速，大异常人。目光转注到赵重山的身上，道：“赵掌门，咱们既然见了面，我们就不想在暗中行事。你说看，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不知为什么我那师母在诸位去后，竟然没有发作。

但那不会太远，至迟三大内她定然会召集本门中人，废我掌门之位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他能够废得了么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应该是废不了。不过，我不愿伤害她老人家，也无意恋栈这掌门之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赵掌门，我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少侠对本门恩同再造，本门中十之六七的人，都对少侠感激万分，老实说，你少侠说一句话的力量，比我这掌门人说什么都更受重视。所以，在下不准备干涉诸位的行动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贵门防备森严，咱们如何才能进入宅院，而不为人发觉？”

赵重山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诸位从第三进院落的边门进去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目光一掠王翔，道：“你陪着赵掌门守在这里，没有得到我的招呼之前，两位都不要随便离开。”

话虽说的客气，但却无疑下令王翔看住赵重山了。

王翔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

俞秀凡一招手，带着王尚和桃花童子，飘然下树。

三人依照那赵重山的指示，绕路行至第三进院落之旁。

目光一顾桃花童子，俞秀凡低声说道：“先进去看看！”

桃花童子不禁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小的这份轻功，只怕……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最好别惊动了人，万一惊动了，自己想法子冲出来，别指望我们出于援救。”

桃花童子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这是打鸭子上架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相信，你一定可以胜任愉快。”

桃花童子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瞧了一阵，突然微微一笑。

双臂一振，人已冲霄而起，闪入了那座院落之中。

王尚低声道：“公子，他行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使用传音术，道：“他身怀绝技，不知何故要和咱们混在一起。以后，你们当心一些，别受了他的暗算。”

土尚脸上现出了震惊之色，呆呆的望着俞秀凡。

俞秀凡笑半，仍用传音之术接道：“你们只防备着，不要露出声色，他想从咱们身上找出些什么，咱们也可以在他身上找一些内情。”

王尚点点头，未敢答腔。

只见一枚绿叶，由院内飘飘飞出。这正是俞秀凡和桃花童子约好的信号，说明了里面已经得手。

俞秀凡一提气，身子突然飞了起来，飘入墙内。王尚却伸臂长腰，越墙而入。凝目望去，只见桃花童子，站在暗壁一角，举手相招。

俞秀凡、王尚缓步行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桃花童子低声道：“似乎是内眷的住处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低头沉思，良久无语。

桃花童子低声问道：“公子，你想什么？”

俞秀凡四顾一眼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去摸摸那位姑娘的闺房，我们再等一个时辰，如是还不见异征，咱们就只好下手了。”

桃花童子一转身，举步而去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些事，咱们都做不了，那只有麻烦小桃童了。”

王尚隐在暗影中，全神凝注，果然瞧出了桃花童子的功力。只见他身子贴在壁上暗影之内，转身奔走，疾如飘风。虽然是凝神倾听，也是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一去一来，也就不过是一盏热茶的工夫，桃花童子已然出现在两人面前。

俞秀凡低声说道：“找到了么？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道：“找到了，那丫头熄了灯，全身衣着整齐，坐在窗口出神。”

俞秀凡皱皱眉头，沉重地道：“这丫头果然是早有预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看样子，她似是在等人。”

王尚道：“此刻戒备森严，除了这一座院落之外，到处是埋伏巡逻，她能约什么人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戒备有一定的时限，大约四更左右，他们就会休息。”

因为，任何外来侵入的夜行人，都不会在四更过后再来。三人很有耐心的在暗影中等候到四更时分。果然，各处灯光，都在陆续熄灭。原来亮如白昼的大院落，突然间黑了下來。

但俞秀凡等三人，却在灯光熄灭之后，立时分散开去。

这时，三人早已分配好了位置，在六道目光的监视之下，这座院落中，任何方位进来的人，都无法避过三个人的监视。

就在那灯火熄去不久，突见一条人影跃落院中。只见那人跃落院中之后，突然举手按唇，发出咪咪三声猫叫。三声猫叫过后，一扇门轻轻打开，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行了出来。

正是那白昼身着素衣的少女，不过，此刻她换上了一身黑色的疾服劲装。

那学猫叫的汉子，是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少年，背插单刀，一眼看去，长的甚是英俊。

只见那黑衣少女举手一招，佩刀少年举步向那少女行去。

佩刀少年低声道：“兰妹，那老太婆睡着了么？”

那叫兰妹的少女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她中了迷药，人已晕了过去。”

王尚直听得热血沸腾，暗暗忖道：“这丫头当真是已到丧心病狂之境，不但加害义父，而且还要加害义母。想到激忿处，只气的全身微微发抖。

俞秀凡似是已经感觉到王尚的激动，以目示意，不要王尚轻举妄动。

但听那英俊少年说道：“兰妹，你瞧过那本剑谱了么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瞧过了。”

英俊少年道：“那上面的记述如何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记述的不多，而且看上去很深奥，也许是我的书读的大少，或是我的武功太差，我有些看不懂。”

英俊少年道：“兰妹，咱们得早些走了，今天几乎出了事情，赵重山那老小子外貌忠厚，内心中却是极为聪明，我看他已经动了疑，咱们还是早些走吧！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你准备好了么？”

英俊少年道：“都准备好了，外面有两匹健马，咱们赶快一些。

等他们发觉，咱们已到了百里之外了。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他们还没发觉，再等几天，也不要紧。我想看到铁飞到来，身中暗算而死，使他们双方仇恨无法化解，拼个同归于尽，我才甘心。”

英俊少年道：“兰妹，别太贪心了，再说，你今晚又用了迷药，迷倒了那老太婆，只要她一醒，你的伪装就要拆穿了。”

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好吧！你在后门等我，我带上东西就走。”

英俊少年点点头，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咱们在外面截他们。”

三人鸡犬未惊的重又退了回去。

俞秀凡飞上大树，挥手对赵重山道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正待飞身下树，俞秀凡的声音传入耳中，道：“赵掌门，希望你别说起看到我们的事。”

赵重山道：“是。在下什么也没有瞧到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”

飘身下数而去。俞秀凡和王翔紫随而下，隐于暗处，片刻之后，果见一个黑衣少女，闪身而出，沿着屋檐的黑影，放腿疾奔。

俞秀凡等分成两路，暗暗追随在那兰姑娘的身后。

她地形熟悉，走起来十分迅快，只见她转折疾奔，不一会已到了堡墙。

堡门暗影中闪出那黑衣少年，低声道：“兰妹，堡门已开。”

两人疾出堡门行约里许，那黑衣人闪入一座大院落中，牵出两匹马来。马上鞍橙早齐，显然这逃亡计划早已有了很充分的准备。

俞秀凡低声对桃花童子说道：“绕过去，拦住他们去路，”但见桃花童

子弓身长腰，捷逾飘风一般，从旁恻绕了过去。王氏兄弟目睹桃花童子快速的身法，心中骇然，两人都有着自己很难强过人家之感。

兰姑娘和那黑衣少年，纵马急驰，奔出了约四、五至路，忽见路中站着一人。

这时，正是黎明前一段黑暗之时，夜色太浓，只能隐隐瞧出一个人影。

那英俊少年一面收缰带马，一面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！两位可以交出剑谱了。”

兰姑娘一扬手，打出两枚银针。

桃花童子仰身倒卧，银针掠胸而过，但立刻又挺身而起，道：

“好恶毒的丫头。”

这时，两匹马已然冲到了桃花童子的身侧。那黑衣少女长剑一探，刺向桃花童子的前胸。

桃花童子右手一挥手中匕首，闪起一道寒芒，封开了长剑，左手却攻向了兰姑娘。

兰姑娘一探长剑，拨开了匕首，娇叱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忽见刀光一闪，健马长嘶，人立而起，几乎把兰姑娘摔在地上。

原来，王尚恨她杀父毒母，但目下不能杀她，一刀削下了马耳。

兰姑娘一跃下马，健马负伤狂嘶，向前行奔而去。

王尚横刀而立，拦住了兰姑娘的去路。

兰姑娘看清了，正是白昼一刀逼退十几个青龙门下的人物。

王翔也赶到了，拦住那黑衣少年。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服教师能挨打，两位如是要动手，只怕是自找苦吃了。”

那黑衣少年道：“我们和诸位无怨无仇，为什么拦住了我们的去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也是青龙门下弟子吧？”

黑衣少年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够了，你勾结师妹，图谋剑谱，用心可诛。”

黑衣少年突然飞身而起，人离马鞍，破空冲去。王翔怒喝一声，一招“乘风破浪”，人刀并起，飞扑劈去。他刀势快捷，取位极狠，刀光破空斩下，正好要把那黑衣少年腰截两半。

这时，天色已透曙光，景物可见。

兰姑娘尖声叫道：“别杀他，我交出剑谱。”

如是她这声呼喝，能救那黑衣少年之命，这一呼喝，也是晚了一步。

但就在他呼喝的同时，一道剑光飞起，金铁交鸣声中，封开了王翔的刀势。

是俞秀凡，只有俞秀凡的快剑，才能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，封开王翔那疾如雷奔卷云的刀法。

但黑衣少年并没有逃出去，俞秀凡拔剑封刀的同时，左手掠出，击中黑衣少年的左臂，掌力奇重，生生把他击落在实地上。

兰姑娘奔了过去，抱住了黑衣少年，道：“师兄，你没有受伤吧？”

黑衣少年叹口气，道：“兰妹，咱们不成。这些人，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人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都可以置咱们于死地。”

王翔一刀被剑势封开，觉着右臂一震，急急一吸气飘落实地，望着俞秀凡，双目中流现出无比的敬佩。

王翔是由衷的敬佩了，但他却想不出艾九灵用什么方法，在短短年余

中，把俞秀凡造成这么一位高手。

但见兰姑娘珠泪双垂，道：“师兄，我可以交出剑谱，只要保住你的性命。”

黑衣少年道：“我死不了。人家手下留情，只打断了我两根肋骨。”

兰姑娘缓缓转过脸去，望着俞秀凡，道：“我可以把剑谱交给你们，但我有条件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如是该是你们所有，咱们决不妄取。”

兰姑娘眨动一下眼睛，道：“那是非要我们的性命不可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杀父毒母，大逆不道，岂不是死有余辜！”

兰姑娘突然尖声叫道：“他不是我的父亲，他是我的仇人，杀死了我一家人。我不该报仇么？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当真么？”

兰姑娘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。我们就要死于你们的剑下、刀下，难道我心中的冤、胸中的恨，也不能说出来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可以说，而且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说实话，只要是有理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”

兰姑娘道：“你说的是真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桃花童子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这地是要道，青龙门人，无一亮发觉了内情，很可能追出来，咱们到那寄马的树林中去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替他接上两条断去的肋骨，让他骑着马走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怎知小的会接骨的手法？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无所不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夸奖了。”伏下身子，替那黑衣少年接上断骨，扶他上马。

这时，天色已亮，趁夜色一阵紧赶，到了那片杂林之中。

俞秀凡神情冷肃，目注那黑衣少女，道：“你据实而言，述明内情。希望你说的句句实话，如是被我听出一句谎言，不论你下面的话如何真实，在下就不愿听下去，两位也就死定了。”

黑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苦命人本姓张，小名秋月，父为镖师，中年退休，隐居庐州白沙集。布衣暖、菜根香，日子过的很平淡，但却一家欢乐，想不到来了个潘世旺。”

俞秀凡插嘴接道：“潘世旺是什么人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青龙门中弟子，也就是我死去的义父，一个外貌忠厚，内藏奸诈的人，先父久隐白沙集，未和武林中人来往，眼见潘世旺是一位武林健者，心中甚喜，盛憎留宴，想不到那一席酒，竟为先父招来杀身之祸，”俞秀凡接道：“福祸无门，唯人自召，潘世旺总不会无缘无故的杀死你的父亲吧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先父酒兴豪发，和潘世旺对拼百杯，先父已簿有醉意，取出了一颗珍藏的夜明珠，潘世旺竟有吞没之心，夺珠欲跑，彼先父拦下相搏，潘某施下毒手，击毙了先父，恶贼杀心已起，为了灭口，又动了杀我的母亲之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个时候你几岁了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先父中年娶妻，以家为重，第二年就辞镖师退隐林泉，三年之后生下秋月，那时，我不过刚刚周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时你还不解人事，怎会知晓这些事情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家母曾随家父稍习武功，但潘贼击毙先父时，家母已然有备，自知难以力敌，装出不会武功之状，潘贼掌势发出，立时装作倒地死亡，潘贼酒后，未加细查，临去之际，又放了一把野火，幸我年纪幼小，潘贼未加杀害。也许他良心发现，也许是先父的阴灵相佑，竟使他把我收留膝下，作为义女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这些事情是什么人说的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我母亲。她逃出火窟，费时两年之久，才找出潘贼的下落。毁容卖身，投入潘府作一仆妇，直等我长大成人，能知利害轻重，她才把事情的本末告诉我，而且告诉我要我的师兄，也投到青龙门中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那黑衣少年一眼，道：“是他么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王德强。他是先父唯一的弟子，也是我母亲娘家的侄儿，也是我的表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堂呢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死了。”

俞秀凡一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张秋月道：“因为她怕我控制不住，特别去照顾她，潘老贼很奸滑，一旦露出了马脚，就会被他找出内情。还有她要把这报仇的大事，加到我的身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青龙门势力不小，你和令堂之间，自然是你报仇成功的机会大些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所以，我报了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来不似谎言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你可以去打听，如若我说的有一句谎言，以后你们再见到我，可以把我乱刀分尸，我是死而无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张秋月怔了一怔；道：“你就这样放了我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报杀父母大仇，出于一片孝心，何罪之有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慢着，他们的剑谱还未拿出来。”

张秋月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递过去。

桃花童子伸手接过，目光一掠封面，恭恭敬敬交给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接过剑谱，目光一转，只见羊皮封面上，写着“惊天三剑”四个字。

只是那惊天三剑四个字，写的是梅花篆字，青上去像四朵梅花一样，除了像俞秀凡这等学富五车入满腹诗书的人，很难看得懂这四朵花一般的字写的是什么。一本剑谱，如是只讲三式剑法，那定是一种很高深的剑学。

俞秀凡并没有翻阅剑谱，却级缓把手中的剑谱，交给了张秋月。

桃花童子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你瞧过剑谱了么？”

俞秀凡摇头道：“不用瞧了，这本来就不是咱们的东西。”

张秋月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本剑谱也不是我们的东西。而且这剑谱上除了有十二幅图之外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字，我一个也看不懂。这剑谱留在我身上，也没有用。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看过了诸位的武功，贱妾自觉十几年的苦练，成就实在是有限的很，就算这剑谱是天下最精奇的剑法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，我们参悟不透，也无法学习，我们只适合居于农庄，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夫、村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知足常乐。姑娘能存此念，足见高明。”

张秋月一欠身道：“公子如肯放我们，我们现在就告辞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想奉劝姑娘一事，青龙门不像一个邪恶的门户，错就错在潘世旺一个人，如今姑娘大仇已报，潘世旺已死在你暗算之下，希望你和青龙门的恩怨到此为止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我有杀死他们更多人的机会，但我没有下毒手，我只要潘贼一人偿命。”

俞秀凡赞许的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恩怨分明的人，孝义、仁慈，兼而有之，你们请吧！”

张秋月脸上泛现出难得的笑容，道：“公子，这本剑谱，贱妾送给公子了。公子如何处置，悉凭尊便。但贱妾心中有一点愚见，斗胆说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悲惨的身世，崎岖的境遇，已把姑娘磨练得人憎练达，识见过人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剑谱上十二张图，六幅打坐姿势，六幅是剑式变化，但那打坐的姿势，会使一个人经脉受伤。潘世旺如非打坐受伤，我决无能暗算到他，且他于死地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这剑谱如是太恶毒，公子可以把它毁去；如是太精奥，也不能留在人间，利器可助人为善，但也可助人为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请吧！”

张秋月淡淡一笑，眼望俞秀凡道：“公子，还有什么指教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你说的句句真实。”

张秋月道：“公子尽管查证，如是贱妾说有一句虚言，决逃不过公子的快剑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去吧，青龙门那方面，我会叫他们放手。”

张秋月又行了一礼，才转身而去。

目睹两人身影消失，桃花童子才回头一笑，道：“世情曲折，内幕重重，单从一面观察，实是很难找出真相。”

王尚脸一热，道：“惭愧，惭愧。看来，这行侠仗义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也不能全信那张秋月的话，这件事要赵重山去查证明白。”

桃花童子目光转注那剑谱之上，道：“公子，这是本什么剑谱？”

敢情他未认出那梅花篆字。

俞秀凡笑道：“你可是很想知道这是一本什么剑谱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只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惊天三剑。”

桃花童子脸色一变，骇然说道：“惊天三剑？”

俞秀凡目睹桃花童子震慑之请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怎么，你知道惊天三剑的来历？”

桃花童子已领教了俞秀凡的利害，心知决无法骗得过俞秀凡的双目，只好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小的听说过惊天三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年纪不大，但见识的丰博，却是很少人能及得上。说说看，这惊天三剑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公子，小的又发现了一件事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一个人在江湖上走动，不但要武功机智，而且，还得满腹学问和过人的定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如是早瞧出这是惊天三剑，也许就不说出来了。”

桃花童子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很难说。公子，我不只是一样差，除了学问不成外，还少了一份定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可以谈谈惊天三剑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对惊天三剑，我了解的太少，就是当今武林之士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了解，但它却是近百年来武林中一直盛传的奇技绝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把目光转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公子的剑招之快，似是已到了剑随意动的境界，突破了一切招术变化，但不知这惊天三剑，对你俞公子是否有用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武功一道我实在知道太少。几招擒拿，几招掌法，出剑击敌，更是不成章法，如何能知晓深奥的惊天三剑呢。

他心中念转，口中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还没有瞧过这本剑谱，是否真的如武林传说一般的玄奇，还不知道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何不打开瞧瞧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你要不要先看看。”

桃花童子吃了一惊，双手连摇，道：“不敢不敢。再说，小的也看不懂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如是我没有猜错，你说的都是违心之论。

你不但希望看看这本剑谱，而且，最好据为己有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我不能送给你，但你可以瞧。我看得出你读过不少书，也很聪明，能够记得下好多，那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桃花童子不由呆住了，望着俞秀凡，脸上是一股茫然和惊异混合的神色，张口结舌，却又想不出一句回答的话。

俞秀凡缓缓递过剑谱。桃花童子不由自主的伸手接住。

笑一笑，俞秀凡道：“快些看吧。”

桃花童子翻开了剑谱，很用心的看了起来。上面有图、有字，有着很详尽的解说。

俞秀凡知道这惊天三剑，可能是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的精深奇学，既然称之为奇学，那就不是人人都看的懂。满腹文学的人，也许能看懂，但却无法领受，只会武功的人，又未必能看懂这文学，这就要文武兼资的人，才能够看出窍道。

王幻、王尚，根本就不注意惊天三剑这档事。他们自觉十八招卷云刀法，已经是天下少有的奇学，是最具有威势的刀法，惊天三剑，未必就能胜过卷云十八刀。

虽然，桃花童子约略的提过惊天三剑，但两人也未放在心上。

桃花童子虽然看的很仔细，但他心中老在嘀咕着俞秀凡的用意难明，王氏兄弟虎视眈眈，这就分了他不少的心神。他看的时间很长，俞秀凡一直很耐心的守在旁侧，冷眼旁观看着他脸上的变化。

但王翔、王尚，却是等的有些不耐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看完了没有，一共那几页，你怎么瞧了老半天啊！”

桃花童子应道：“这就看完了。”后面的一大半，忽然间看的快了，默记着文字、图形，已无法深思求解。合上了剑谱，桃花童子立刻双手奉上。

俞秀凡接过剑谱，含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记下了好多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的大深奥，小的难求甚解，文字倒是记下了十之三、四。”

俞秀凡赞扬的笑道：“很难得啦！”把剑谱藏入怀中，接道：“咱们也该上路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记得告诉过你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湘西五毒门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咱们绕到青龙堡告诉赵重山几句话，就赶往湘西瞧瞧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湘西五毒门充满着神秘，很多自负才智、武功的人，都想揭穿它的神秘，但去的人，没有一个回来过。”

王尚笑一笑，道：“很够刺激啊！”

俞秀凡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加是觉着太危险，那就不用去了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如是还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就不会着跟你们离开长沙了。”

俞秀凡未再多解，解开辔回，上马而去。王翔。王尚、桃花童子也只好上马追随之去。

俞秀凡马过青龙堡，交代了赵重山几句话，果然直奔湘面而去。

桃花童子原本是一个喜爱玩笑的人，但现在却突然间变的很沉默，每日愁眉苦脸的一语不发。好像此去湘西，绝无生机。

王尚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这副德行，好像咱们是死定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知道九死一生这一句话吧！那是说还有一分生机的冒险，但咱们这一次，却连一分生机也没有，这是一场绝无生机之旅，咱们明知道是死定了，还能够高兴起来么？”

王尚冷冷道：“既然是死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同去？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不论我小桃童在你们心目中的分量如何，但我却认为你们是难得遇上的好朋友，士为知己者死，虽然用于此不太恰当，但此时此情，也只有这句话可以说明了。”

俞秀凡在这段行程中，很少说话，他细读过惊天三剑剑谱，也仔细思考桃花童子再三提出的警告。惊天三剑确如其名，深入探求之后，发觉它确有石破天惊的威势。

他学的虽都是武功中绝高的技巧，但却是艾九灵化繁为简的心血结晶，所以，他胸无万流千绪的博杂技艺，这就有着很大的底细空间，不知不觉间已把惊天三剑深印脑际。

俞秀凡也后悔未能在花无果那里多留几天，他相信，以花无果的精博医道，必有克制五毒门的用毒之术。可惜的是，时间太仓促了，自己竟没有

学得一点花无果的神奇医技。

湘西多山，除汉人之外，聚居有苗、瑶二族，原为古三苗之裔虽经改上归流，还未完全变化。

这时，正是午时，到了辰州。桃花童子在街上药店中，购了不少防毒的药物，带在身上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对防毒用药一道，也还有些研究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有胜于无的准备，五毒门的毒术，就算集天下名医于此，也未必能够救得。”

王翔道：“由公子和咱们兄弟辛陪，就算死在湘西，你也不算孤魂野鬼啊！”

桃花童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本来可以下去的，五毒门并未招惹咱们，为什么非去不可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应该谁去呢？五毒门的神秘，总该有人揭穿，咱们就算不幸死于湘西，亦必有继承之人。他们虽未直接为恶，但却把毒物、毒器出卖结江湖上各大门户，原本没有野心的人，因为持有毒物、毒器，自会生出并吞别人之心，追根究底的说起来，五毒门是江湖上祸乱的根源之一。”

桃花童子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果然是很伟大的抱负，不过，咱们完成的机会大小。”

俞秀凡凛然说道：“大义所在，你们如是不愿去，可留辰州等我，我如一月不归，你们可以自定去处，不用再等下去了。”

王翔、王尚一欠身，道：“公子怎出此言，咱们追随公子，赴汤蹈火，死而无憾，如是公子坚要我等留下，咱们立时拔刀自刎。”

桃花童子双目凝注在俞秀凡脸上瞧了一阵，叹道：“江湖上只有仁侠的传说，但我小桃童今日才算见到了真正的仁侠之士。”

目光一掠王氏兄弟，接道：“侠主、义仆，看来我小桃童也只有沾点侠、义之气，跟你们死在一块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有一件事，我们一直瞒着你。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两位不是我的从仆，而是我的好兄弟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他们两位也该升级了，今后由小的抵这空缺，作你公子从仆。”

王翔、王尚齐声说道：“咱们已经习惯了，只怕一时也改不过来。其实，你是大哥，作兄弟的服侍大哥，也算份内之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志同道合，有什么主仆之分，大家都是好兄弟。”

桃花童子脸上神情一阵激动，但很快又平复下去，叹口气，道：

“公子，过了辰州，西行三十里，踏进武陵山，就到了五毒门的区域。

江湖传说虽多，但都是臆测之词。因为，行人五毒门禁区，从未有生还归来之人。公子准备如何一个走法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我倒想了一个办法，但不知能否适用？”

桃花童子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买毒物、毒器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对啊！我怎么就想不起来。辰州城中定然有五毒门中的人，咱们找找看。”一路上愁眉苦脸的桃花童子，突然之间变的开朗起来。王尚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好像忽然间不怕死了。”

桃花童子微笑道：“公子一番指点，使在下顿悟了生死的意义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，小桃童刚刚闻道，生死事已然下放在心上。”

王尚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先找一个大的客栈住下来，找找五毒门的人。”

行走江湖，借道问话，桃花童子强过他们太多，这些事自然由桃花童子作主。四人在街上走了一转，找了一家最大的客栈行了进去。

辰州和别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，那就是所有的客栈，都没有拉客的情形，颇有店门大开，爱来不来的味道。

四人行进了店门，才有店小二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几位是住店，还是打尖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住店。先把这几匹马拉去加料，准备些好酒好菜，我们要先好好的吃一顿。”

店伙计把四匹健马送入马棚，回头来，才带四人行进一间客房。

桃花童子走过了不少的地方，但从来没见过像辰州这地方店小二那副面孔，心中实在不舒服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伙什，你们这五福客栈，是不是辰洲最好最大的一家？”

店伙计脸上不见笑容，语气也很冷漠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桃花童子嗯了一声道：“不少店伙计吧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连招呼客人，带喂马加上我们的帐房先生，上上下下都算上，一共四人。”

桃花童子愣了一愣，道：“那是说只有三个店伙计。”

店小二道：“所以我们很忙。”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这座五福客栈两三进的院子，几十间的客房，三个店小二接客、喂马，实在够累了。

桃花童子本来一腔怒火想发作，但听说只有三个店伙计时，立时忍了下去。

换个地方，这样一家大客栈，少说话，也得十几二十个人照顾。

三个人，单是打扫这么大一个地方，就够累了。

忍下了一肚子怒火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伙计，掌柜的好吝啬啊！怎么不多请几个人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这年头，咱们这地方赚钱容易，谁也不愿意作这受气挨骂的店伙什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你老兄，为什么不找点别的事干干，我看你心情很坏。”

店小二接道：“没有法子，谁要我盖这么一家大客栈呢？”

桃花童子一呆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是店东主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请不到伙计，店东主也只好充当店小二了。”

桃花童子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为什么，这地方的人手如此难请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因为，咱们这里太富足了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深山峻岭，沙石田地，难道生金子不成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此地不生金，自有送金人。就拿四位说吧，在敝栈中吃一顿、睡一夜，没有个三五两银子，就无法出去。”

桃花童子冷笑道：“当真是三年不发市，发市吃三年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来这里的客人不多。因为，这里不是水旱码头，但来这里

的客人，都很有钱，不在乎多花了几两银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的倒是有理。”

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店东主，想不想多赚点银子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该赚的少一个也不行，不该赚的，给我也不要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想在此地买点东西，烦你老兄搭个线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可是五毒门的毒药、毒器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对啊！看来你店东主也是位老中人了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你先别高兴，我做不做还不一定。”

桃花童子一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我得先问清楚，你们是做大件。中件还是小件”桃花童子道：“何谓大件？何谓中件、小件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十万两银子以上为大，一万两银子以上为中，千两银子以上为小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千两银子以下呢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不做。最小交易，也得个三五千两银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做大件。”

店东主突然泛起一片笑容，道：“大件啊，成！中人费三千两银子，先付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十万生意，三千银子的中人费，倒是不算大贵。但要先付，未免不合情理了。”

店东主道：“五毒门的毒物、毒器，近半年来供不应求，诸位不要么，要的人多的很。”

桃花童子回顾了俞秀凡一阻，只见俞秀凡一面愁苦无措之色。

原来，艾九灵给了俞秀凡有限的金银、财物，省吃俭用一些，自然也可以在江湖上闯荡几年，但俞秀凡没有节省，一两个月中，已用了近半的费用。此刻，要一下子拿出三千两银子的中人费，倾其所有，也难凑足此数。

桃花童子微微一怔之后，立时了解俞秀凡的为难所在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三千两银子，也算不得什么，咱们就先付他算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从口袋中摸出了一叠银票，挑挑拣拣的送了一张银票过去。

俞秀凡目光微转，发觉那是一张整数三千两的银票，再看桃花童子手中上面一张，赫然是一万两银子的大票。

桃花童子手上一叠子银票，如若每张都过万两，那又何止十万两银子。四人同行，桃花童子穿的最坏，身份也最低，但他却是最有钱，当真是腰缠十万贯。

俞秀凡暗叫两声惭愧，付道：“我冒充富家公子，却料不到尽我所有也不及桃花童子手中一张银票的半数。”

店东主接过银票，打眼一瞧，那是山西柳记长福号的号票。长福号的号票，那是比金子还硬；南七北六，一十三省，通用无阻。

收好了银票，店东主转身而去。目睹店东主背影消失，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财不露白，今个我小桃童抖出了底子，只怕要引起你公子心中之疑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还未来得及开口玉尚已抢先说道：“乖乖，你有多少银子？”

桃花童子扬扬手中的银票，道：“全部家当，不过十几万银子而已。”

王翔道：“喝！你可真是扮猪吃老虎！穿了一身破烂衣服，见人伸手要银子，但你却是随身带了十几万的银票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我要没有带这多银票，咱们也作不成这档子生意了。”

俞秀凡并未追问桃花童子的银票来自何处，却淡然一笑，道：

“小桃童，你瞧那店东主是不是五毒门中的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看不是。他如是五毒门中人，决不敢开口要银子，就算他心中想要，也会绕着回子磨咱们，顶多暗示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的很有道理。”

谈话之间，步履声响，店东主去而复返，手中拿着文房四宝——笔巨纸砚，放在桌子上，道：“四位把来历、姓名写出来，我明天就把它传过去。”

桃花童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店东，咱们是来作买卖，又不是来相亲、招赘的，还要把祖宗三代都写在纸上。”

店东主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这是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，四位如不想买，就此作罢，如是要买那就得照规矩行事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坐在木案前，提笔写道：“登天摘日月，下海锁蛟龙，毒短英雄气，湘西会高明。”铁划银钩，一挥而就。

桃花童子双手捧起白纸，目光一掠纸上时，不禁脸上微笑。但他立刻恢复了镇静，交给了店东主。

店东主接过白纸，瞧了一阵道：“这上面没有名字啊？”

桃花童子冷冷说道：“咱们眼睛不留砂子，你也作不了主。呈上去，给五毒门的头儿裁夺，再罗嗦，那就是自讨苦吃。”

店东主果然不敢再说，捧着白纸，转身而去。

桃花童子一竖大拇指，道：“公子，上两句豪气干云，下两句不亢不卑，五毒门如是有人才，必然给咱们安排个大迎贵宾。”脸色一整接道：“可也有很多难题，说不定还会给咱们排一个五毒大宴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只要能见到五毒门中人，总比无声无息的中毒死去好些。”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公子说的是。”一宵过去，第二天午时过后，那店东主，匆匆行了进来。

桃花童子站起身子，拦住了店东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诸位的生意很大，我连夜就把它送了上去，没有想到啊……”

俞秀凡心中一紧，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竟是快马加鞭，今个上午，就有了回信。而且，还来了一位很有身份的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人呢？”

店东主道：“人已到了客栈，请你们的头儿过去说话。”

桃花童子冷笑一声道：“来的是不是五毒门中的门主？”

店东主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既然来的不是五毒门主，用不着咱们公子去见他，要他来见咱们公子。”

店东还在犹豫。桃花童子已然暗运内力，突然回手一挥，一股强大的暗劲涌了出来，硬把那店东主的身体给托了起来，摔出了一丈多远。店东主似是没有受伤，但却受了很大的惊骇，站起身子急步而去。

桃花童子拍拍手，笑道：“有很多人，不见棺材不掉眼泪。这一推省了

咱们不少的口舌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守在门口他们先派人来，定是想掂掂咱们的份量了。”

桃花童子应了一声，大步行出室外。

俞秀凡又吩咐了王翔、王尚几句。缓步退回一张本椅上坐了下来。

片刻之后，店东主带着一个三旬左右，身躯修伟的大汉，行了过来。那大汉穿着一件青色长衫，白面无须，五官端正，赤手空拳，举止庸栖，行云流水一般地走了过来。

桃花童子见多识广，看的微微一怔。暗道：五毒门中，竟有这等人物，看来，五毒门能有今日声势、成就，并非完全凭仗毒物了。

店东主对桃花童子，似是已有很深的畏惧，距离还有七八尺就停了下来。青衫人一迈步，越过了店东主，倏忽之间，已到室门口处。

他也许走了两步，也许走了三步，但在人的感觉中，他似乎只是那举步一跨，人就到了门口。

桃花童子早已有了戒备，冷冷说道：“贵宾留步！”左手横里推出一掌。这一掌，指影四张，封住了整个的门户。

青衫人道：“在下关飞，奉敝门主之命，特来拜会贵公子。”口中答话，右手并指如乾，点向桃花童子的腕脉。

这是截脉突穴的手法，桃花童子不得不收回掌势。但他左手收回，右手却立即攻出一掌，拍向关飞的后背。

关飞身子未转，左手向后点出，封住桃花童子的右手攻势。

桃花童子攻了两招，被关飞封开了二招，已来不及再攻第三招，关飞已行人了门内。不禁暗自吃惊道：这小子身手不俗，我逐攻两招，竟然未能阻拦住他行进之势。

关飞脚未停步，进入室中，自行停住。目光流转，只见一个俊美少年，端坐在一张木行之上，左右两侧，各站着二个佩刀的少年。

关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哪一位是可以作主的头儿？”他口中在问，双目早已叮注在俞秀凡的脸上。这句话显然是明知故问。

俞秀凡缓缓移动目光，盯住在关飞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俞秀凡，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关飞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想找一位朋友，故而寻到此地。”

双方心里都已明知对方是要会之人，但谁也不肯先自承认下来。

俞秀凡冷冷道：“你找的那位朋友，可有一个姓名么？”

关飞道：“那位朋友的姓名，在下不知。但却记得他作的一首打油诗，口气狂妄得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不知是什么样的诗？”

关飞道：“登天摘日月，下海锁蛟龙，毒短英雄气，湘西拜高明。”

俞秀凡笑了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念错了一个字。”

关飞道：“哪里错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那原句上似乎是未用拜字，好像是湘西会高明。”

关飞道：“全诗之中，只有这一句谦虚的话，如把会字易作拜字，那就高明多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非作诗人，怎知他作诗的心情呢？”

关飞道：“区区今日来此，就是要找他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找他作甚？”

关飞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那人能作下如此夸张的诗，想必是一位很狂妄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是求见那作诗的人呢，还是想在区区面前骂他几句？”

关飞冷笑道：“听公子的口气，似乎是和那作诗人十分熟悉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关飞！不用再装作了，你要找作诗人么，区区便是。”

关飞双目闪过一抹冷厉的神采，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失敬啊，失敬！”用词虽然不错，但那声音古古怪怪，尾音拖得很长，听起来，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讽刺。

俞秀凡倒还能沉得住气。王尚却是忍受不住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这是恭维呢，还是藐视？”

关飞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”

王尚道：“俞公子的跟班，怎么，你可是觉着在下不该问么？”

关飞冷笑一声道：“因为那诗句口气大大，在下还认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，想不到竟然是这么一个小不更事的年轻人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小子说话，最好客气一些。”

关飞面泛杀机，目光却投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阁下最好约束一下你的属下，太过放纵他们，对他们有害无益。本门对顾主一向和气，但如太过放肆的，也得受点惩处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贵门果然是气势凌人。”脸色一整，冷冷地接下去道：“阁下可是觉着很委屈么？”

关飞道：“区区只是在强按着心头的怒火。”

俞秀凡冷然道：“因为，我们是购买毒物、毒器的顾主。”

关飞道：“不错，而且还是大件。本门对顾主一向有相当的容忍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贵门对顾主，一向就用你阁下这样的迎客之法么？”

关飞道：“那是你姓俞的先违背了我们交易的规则，不肯留下门派、姓名，却写了那么四句诗，大有轻视本门之意。”

俞秀凡希望能对五毒门多一些了解，故而很镇静。当下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任何门派，向贵门买了毒物之后，就留下了一个把柄在贵门之中。所以，任何江湖上的仇杀、搏斗，只要用上毒物，贵门都可以了加指掌了。”

关飞道：“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本门中素来守信，何人购去毒物，为本门中绝对机密，阁下可曾听过，何人因购买本门毒物的消息外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留下购毒人的出身姓名何用？”

关飞道：“本门毒物，千百余种，每种妙用不同。留下的底案，用作代为配制解药之用，以免他们解药用完之后，无法再行配制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这真是很恶毒的用心。那一家门户中，购去了什么解药，他们清清楚楚，可以向一方出售解药，敲诈更多的金钱；也可控制购药门户，使他巨金购得的奇毒，完全失去效用。想不到那些购买毒物的人，竟然未能思虑及此。

他心中感慨万端，但却没有直接揭穿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觉着生财归生意，作顾客的不愿留下出身姓名，贵门没有理由，迫使他们非要说出不

可。”

## 第九回 威慑五毒 豪气干云

关飞道：“但你轻侮本门，却是理所不该。”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横说直说，都是你们的理了。”

关飞脸色本已稍复镇静，此刻又泛出浓重的杀机，道：“俞公子，你仆从三番两次冒犯在下，我要教训他们一次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很好，他们确然有些多口，只要你不用毒，代我教训他们一下也好。”

关飞目光转注到王尚的身上，道：“有一句话，不知阁下是否听过？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关飞道：“祸从口出。由于你的多口，你已经闯下了大祸，轻则受伤，重则殒命。”

王尚只觉一股怒火，由胸中直冲起来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姓关的，就凭你这副德行，也配教训我么？”

关飞气的一张脸全变成铁青颜色，一上步，直向王尚欺去，右手拍出一掌。

王尚厉喝道：“回去。”呼的一声，拔刀击出。刀如闪光，划出了一道寒虹。

关飞只觉那一刀不但来势快捷，且无懈可击，被逼的疾退到大门外面。因为，那一股森寒的刀气，似是整个涌满了全室，只有退出门外，才能避开那一刀！“关飞的感觉之中，有生以来，从未遇上过这等凌厉的刀势。顿然间，怒火消退，变的十分持重起来。缓缓说道：“动家伙？”

王尚还刀入鞘，冷冷道：“阁下为什么不也亮出兵刃呢？”

关飞道：“因为你们是本门中顾客，在下不愿坏了我们立下的规矩，伤到顾客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道：“关朋友，怎么样，区区可不可以写下那几句狂妄的诗句？”

忍忍着心中怒火，关飞冷然一笑道：“咱们还没有到底。在下总有机会，领教阁下从仆的刀法。”

俞秀凡生怕事情闹僵了。点点头，道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此刻，阁下准备如何？”

关飞道：“破例带诸位去见在下门主，至于能否谈成生意，在下无法奉告。”

显然，那一刀威势，使得关飞见风转舵，已默认了俞秀凡有那份狂妄的本钱。

俞秀凡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几时可以动身？”

关飞道：“早已备好快马，最好能立刻动身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有劳带路。”

关飞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在客栈外面候驾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桃花童子缓步入室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这人的成就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江湖上事，咱们知晓不多，你看那人的武功如何？出于何门、何派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关飞的武功，应该列入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但他仍然被王兄一刀给逼出室外。”目光投注在王尚的身上，神色间流露出无限的羡慕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看咱们应该有些什么准备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是想防止五毒门在咱们身上下毒，不是我小桃童灭咱们自己的威风，那是没有一点办法，不过，我感觉到未见到他们的门主之前，他们不会在咱们身上用毒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看来，咱们进入了五毒门的区域之后，生离的机会不大，诸位如是不愿去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说完话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王翔、王尚，桃花童子相视一下，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，向外行去。客栈门外，备好了五匹马，关飞早已在门外等候。俞秀凡望望那五匹健马，却没有一匹是自己四人骑来的。

关飞似是已瞧出了俞秀凡心中之疑，缓缓说道：“老马识途。此去晋见本门门主，需要走过一段天险路途，如无这长年行走的识途老马，那将是十分辛苦的行程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。关飞一跃上马，放辔向前奔驰而夫。俞秀凡、王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也一跃上马，紧追关飞，桃花童子突然一加档劲，胯下马冲刺而出，越过了俞秀凡，走在关飞身后。

五匹马，出了辰州，行向西北。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关朋友，在下想请教一件事。”

关飞头也未回的說道：“请说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在五毒门中的身份很高吧？”

关飞道：“你没有不对，我的身份不高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职司？”

关飞道：“你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叫化子的鞋，不能提。说出来，要你关朋友见笑。”

关飞道：“不要紧，说来听听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跟班的。”

关飞道：“我比你高明不了多少。”

桃花童子嗯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关朋友是……”

关飞冷冷道：“侍卫。和你跟班的身份，相差不多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五毒门门主的侍卫？”

关飞道：“不错。”

忽然间，衣袂飘动，快马减缓，一阵冷风，迎面吹来，敢情五匹健马，已然登上了一座高峰之上。

只听关飞的声音说道：“诸位要相信胯下的老马，这是一区区途，马行悬崖，下临绝壑，摔下去，尸骨不存。”

俞秀凡低头看去，果见峭壁千寻，马行在绝壁之上，荒草蔓备坐下马一步踏空，即将摔下峭壁，粉身碎骨。但坐下健马，却走的十分稳健，步步踏实，越过了巨险。

又转这一个山弯，关飞当先下马，道：“这就到了，请位请下马走几步吧！”

俞秀凡四人下了马，山壁一例，突然钻出来几个大汉，接过马纽而去。

关飞举步而行，带几人行入了一座竹林之中。

就是那么一片竹林分隔，却有着两种完全不同气象，那是面浅山斜坡，短草如茵，夹着不少盛开的山花，自然是形势，再加上庞大人工的修整，在这片荒山穷野中，构成了一幅特殊的画面。一座灰色砖砌成的大宅院，巨立在浅坡中间的草坪中。

宅门口处，站着两个佩刀的大汲，两个人对关飞都有着迹近畏惧的客气，连连欠身作礼。关飞只轻轻挥了挥手，带四人直入宅院，步向大厅而去。

大厅中布置的十分豪华，鹅黄毛毡铺地，鹅黄色纹罗以壁，鹅黄色的桌单，总之是一色鹅黄。整个大厅中，看不到第二种颜色。

两个年约十六、八身着鹅黄衫裙，梳着双辮的丫头，辮子上也打了两个鹅黄色的蝴蝶结。

关飞一路行来，对迎接之人。神情都很冷漠，一副高高在上的味道。但对这两个女婢，却是很客气，一抱拳，道：“门主在么？”

左首女婢微一欠身道：“关爷一路辛苦，请到厢房休息，这些人交给咱们姊妹。”

关飞很干脆，拱拱手，道：“有劳两位姑娘了。”转身自去。

左首黄衣女婢，打量了俞秀凡等四人一眼，道：“诸位，请解下身上的兵刃如何？”

王尚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姑娘有本领何不自己来取？”

黄衣女婢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只要听你这句话，就知道你不是正主儿。”

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是贵门的规矩呢，还是江湖上的礼数？”

黄衣女婢道：“江湖上虽无明文规定，但如晋见一派尊长时，大都会自解兵刃，公子难道这一点也不懂么？”

俞秀凡回头望望桃花童子。桃花童子微微颌首。俞秀凡解下佩剑，王尚立刻伸手接过。

黄衣女婢缓缓说道：“两位不愿解下佩刀也行，但必得守在大厅门外。”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守在门外也成。”

黄衣女不再理会王尚，引着俞秀凡和桃花童子入厅就座。

俞秀凡已解下佩剑，桃花童子一直是赤手空拳，王翔，王尚虽然没有解下佩刀，不过，两人都很守规矩，站在门口未入厅内。

黄衣女婢奉上了两杯香茗，莲步细碎的行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请用茶。”

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这杯香茗之内，是否下的有毒？”

黄衣女婢笑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对你们几位下毒，你们每人有八条命，也到不了这地方。”

桃花童子吁了一口长气，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一个人加是中必死之毒，那也没有什么可怕，大不了一条命，说起来比一刀砍了脑袋，死的还舒服一些。”

黄衣女婢嫣然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对用毒一道，还有一点了解。”

桃花童子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我最了解的不是用毒——”黄衣女婢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最了解的是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女人——各种各样的女人。”

只听一个清朗有如银铃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桃花童子未完之言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一身着黄缎子衣裙的丽人缓步行了过来。一道黄绞，

横束着披肩长发，汉步行来，从容衍洒得很。

只听她缓缓接道：“有其主必有其仆，一个笔下诗句，藐视天下英雄。一个竟敢说了解世上各色各样的女人。”

桃花童子眨一下眼睛，凝神望去。

那黄衣丽人果然和一般女人有些不同。第一个就无法看出她的实际年龄。她好像二十一二，也很像二十六八，但如果说她三十多一些，似乎也不能算错。

黄衣丽人缓缓在俞秀凡对面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，伸出纤长白嫩的玉手，理一理鬓边的散发，接道：“你就是写下那首狂诗的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不才手笔。”

黄衣丽人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姓俞？”

俞秀凡微笑应道：“双名秀凡，姑娘可是五毒门的门主？”

黄衣丽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对我有一个很不雅的称号，都叫我五毒夫人，你不是本门中人，用不着称我门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门大卖奇毒，财源广进，夫人近年，集聚了不少财物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单以财物而论，五毒门集聚之丰，不输天下任何门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就算把金鬼堆积成山，死后也无法把它带走，不知夫人对此看法如何？”

五毒夫人大感意外的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是在下说的太直接了，夫人无法适应，所以一时间会不过意。”

五毒夫人眨动两下大眼睛，突然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劝我收手，不再出卖毒物、毒器。”

俞秀凡庄容道：“夫人悟性过人，实乃武林朋友之幸。”

五毒夫人忽然脸色一寒，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当真狂妄的可以。我还没有对你做那首狂诗问罪，你倒先发制人，劝起我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那首诗，确也是狂妄了一些，但非如此，只怕也见不到夫人之面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说的倒也有理。可惜的是见了我，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道：“夫人，不知有多少江湖凶人，仗着贵门出卖的毒物、毒器为恶，不知有多少武林同道死于出售的毒物、毒器之下。”

五毒夫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他们买去了毒物、毒器，用以杀人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千百年来，江湖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平静，每一个年代中，都有着无法调和的冲突，就算五毒门下卖毒药毒器，他们也一样不会停下冲突、搏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之言，骤然听来，十分有理。”

五毒夫人接道：“仔细想想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大有商榷余地。”

五毒夫人冷笑一笑，道：“那一定有一篇很高明的道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江湖上万流归宗，三教一家，能相争杀的，大都是实力相差无几的门派。

要他们各以武功相搏，败者固可悲，胜者亦极惨，这就使得双方有着很多的顾虑。如果有人从旁劝说一番，一场纷争，就可免去。但有了毒物、

毒器，那就大大的不同了。”转头望去，只见五毒夫人脸色一片冷肃，似是在强自按耐着性子，听他的话。

俞秀凡暗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拥有毒物的人，仗持毒物伤人，就增多下手的机会，在下亲眼看到两派门户之争，一面因拥有毒物，使另一面还手无力，几呼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。”

五毒夫人冷冷说道：“如是两处门户，都买有本派的毒物、毒器，岂不是秋色平分，各有所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因为还有一个最为人所不耻之处，那就是讲究暗算，有失武林中光明磊落的传统气度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俞公子，你是来买毒呢，还是来教训本门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一非买毒，二非教训贵门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这倒叫我不明白了，你的用心何在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已财源广聚，收手此时也。在下的来意，是想劝夫人不再出卖毒物，以维护武林安宁。”

五毒夫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俞公子，我倒也想劝你几句，不知你愿否听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关飞这人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英雄人物！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关飞并非出身不正，本门中像关飞这样的人物，收罗了不少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人活百岁，难免一死，何不活得快乐一些。湘西地区，一向为世人误解，觉着恻方充满着神秘、诡异。其实，本门已在此地建立了世外的乐园，善饮者，我可供给他最好的酒；喜色者，我有南北佳而，华屋美酒，丽妹如仙；人生追求的，莫过如此，你如愿意留下来……”

俞秀凡淡然接道：“夫人，不可能。我如能留下来，就不会到这里来了！”

五毒夫人冷然说道：“到湘西五毒门来的人，只有两件事：一件是购买毒药；一件是前来投靠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除此两件事外，就不能到湘西贵门一游了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是的。那很不幸，有很多人来过，但他们都长眠于此。你俞公子假托购买药物，混入本门，老实说，犯了很大的忌讳，你唯一可以选择的，就是投靠本门。”

俞秀凡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五毒门在江湖上凶名卓著，但咱们既然来了，自然也有点准备。”

五毒夫人平和地笑一笑，缓辍说道：“你们准备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仰大大笑三声，道：“一条命，和不畏死亡的勇气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很可惜，俞公子，那吓不住我。我看的太多了，很多成名、自负的人，都不幸埋骨于此。我们讲求的是实际，不尚虚名。”

俞秀凡神情冷肃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夫人之意是也要我们埋骨于此了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是的。俞公子，没有外人见过五毒门的掌门人。你如坚持不愿投入五毒门中，看来，也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区区在死去之前，只怕你夫人要先我而去。”

五毒夫人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放肆！”

俞秀凡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夫人不相信？”

五毒夫人看俞秀凡眉目间充满着强烈的自信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你是说你把我留在这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五毒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公子，你狂妄的太过份了。”突然一挥右手，拂了过来。

随着她拂出的右手，一片无味的毒粉，直扑过来。俞秀凡早已运气戒备，闭住了呼吸。

但那里知晓五毒夫人的毒粉，并不要人吸入腹中，只要有那么一点肉眼难见的粉粒中人，立刻就有反应。

俞秀凡感觉到右手背腕上似有微物相触，肌骨上立时有火炙的感觉。但他仍然一把扣住了五毒夫人的腕脉！

五毒夫人一身武功，亦非小可，想不到一交手就被扣住了腕脉要穴，不禁一呆。就在她一呆之间，俞秀凡已施出震脉、拂穴手法，伤了她五处大穴。

这都是艾九灵毕生精研的奇学，在化繁为简之后，都传给了俞秀凡。慌急之间，俞秀凡全都施展了出来。

双方都快的不可思议。局外人看到的，只是那五毒夫人一挥手，俞秀凡迎出一掌。只是到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双方就收手后退。但已经有了结局。

俞秀凡手腕手背上，都已起了白色的浓泡，而且迅快的向臂上蔓延。五毒夫人的神色，也有着无比的痛苦。一条右臂软软垂着，但肌肉却不停的抽动濒模，头上满是汗珠，一颗接一颗，滚落下来。

两个黄衣女婢，急急的奔了过来，但见主人肌肉抽动的痛苦之状，乃过去从所未见之事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不敢伸手搀扶。王翔、王尚，也举步向室中冲来。

但闻俞秀凡大声喝青“退出去！”这室内毒粉飞扬，你们守住厅门不准任何人出入。

“王翔震惊的叫道：“公子，你中了毒？”

俞秀凡厉声道：“守祝号，咱们收回本利。”

王翔，王尚，不敢抗命，重又退到室外，但两人满怀着激忿怒火，双目尽赤，手握刀柄，作势欲扑。

桃花童子呆呆的望着俞秀凡，只见他剑眉耸立，星目放光，中毒后望过臂上蔓延的水泡一眼之外，就未再多看过一次。桃花童子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的人，那不抵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而是面临着死亡时，丝毫无惧。

五毒夫人举起衣袖，拭一下脸上的汗珠儿，冷厉的说道：“我化肌毒粉，中人之后肌骨就开始起泡、溃烂，十二个时辰内，全身化作浓血。”

俞秀凡淡然接道：“五毒门名扬天下，这一点化肌毒粉，又算得什么，在下相信，你夫人会有更毒的毒粉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不错。有一种毒粉，可以中人立死，但那只是取人生命，有些人不怕死，死亡就对他不成威胁，但化肤成浓，变肉成血的痛苦，决非一个人所能忍受。”

俞秀凡毫不在意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药粉，有多大威力，身受者自会知晓。”

五毒夫人神色大变，她目睹过名满江湖的大英雄，中了这化肌毒粉后的震惊、畏惧。也有人咬牙苦撑，但神情间，却流现出内心的恐惧。也有人立刻自碎了天灵要穴而死。

五毒夫人从没有看过一个人，在中了化肌毒粉仍然保持着如此平静，就像那条手臂完全和他无关一样。忽然间，五毒夫人感觉到害怕，俞秀凡的勇敢，使她自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

化肌毒粉诚然是人间至毒之物，在死亡的过程中，给予人无比的痛苦，但不能立刻致人于死。俞秀凡有很从容的时间，出手取她的性命。她已半身僵木，消失了大部分反抗的能力。她也了解以俞秀凡快速的身手，再出手取她性命时，两个女婢绝对救援不及。

何况，大厅中还有桃花童子。

陡然，大厅外面，刀光闪动，紧接着响起了两声惨叫。五毒夫人站的角度，清晰看到了大厅门口，见两个门下弟子冲向大厅，但守在门口的王翔、王尚，只拔刀一击，两个人头落地，两人只叫出了短暂的一声。

桃花童子疾快行到了厅门口处，由王尚手中取过宝剑，行入室中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剑。”

这一次，俞秀凡没有拒绝，伸出左手，接过长剑。

桃花童子瞧清楚俞秀凡的手背，整个成一个大白浓泡，似乎已延展小手臂上，可惜被衣袖盖住了，无法瞧到。心头一阵剧烈的跳动，桃花童子的声音也变的有些发抖了，道：“公子，你的手背——”俞秀凡谈然的笑一笑，道：“告诉我，是什。捍样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……我看到的，只是一片浓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五毒门中，果然有些古古怪怪的毒物，告诉王翔、王尚，不要杀太多人，但不准有人冲入厅中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已经听到了公子的话。”

忽然间，两个女婢像两道黄色闪电一般，冲向了俞秀凡。原来，二婢看无人能冲入厅中，相互施了一个眼色，分由两路行来。

但见寒光一闪，啪啪两声，两个女婢惊叫着退到了五毒夫人的身侧。两个女婢的长发披散，辫梢上蝴蝶结，已被利剑削掉，长发散乱，披垂肩上。同样在右肩的衣袖上，留下一道两指多的剑痕。

敢情俞秀凡用剑身拍中了二婢的右臂，把两人震退回来，同时又削去二女辫结。如是俞秀凡想取二女之命，二女长八个脑袋，也被削去了。二婢惊魂归窍，凝目望去，俞秀凡早已还剑入鞘。

五毒夫人长长吁一口气，是震惊和佩服混合的一口长气，回顾二婢一眼，道：

“去，替俞公子敷上疗治化肌毒粉的解药。”

二婢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夫人！你……”

五毒夫人冷冷的接道：“快些去！听清楚了？”二婢同时伸手由怀中摸出一个翠玉小瓶，拔开瓶塞，倒了很多药丸，选出了一粒，又把另外的药丸放入瓶中，合上瓶塞，放入袋内，缓步的向俞秀凡行了过去。

桃花童子暗里留心，看清二婢选出的解药颜色，默默记下。

俞秀凡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俞秀凡不拒绝你下令女婢疗治毒伤，但我也领你这份情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不用领情，我不想同归于尽，替自己也留下一点余

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就算咱们互解了对方之伤，吃亏的还是夫人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别得寸进尺威胁我，我看到你的快剑，也看到你两个从仆的刀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很好，两位姑娘请动手疗伤。”缓缓坐了下去，左手握剑支地，伸出右手。

五毒夫人叹道：“唯大英雄能本色，公子无畏惧，无虚伪，不矜饰，不矫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夸奖了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撇开咱们的敌对不谈，你是我这一生中所见的第一个真君子、大丈夫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夫人为什么一定要出售毒物、毒器。”

五毒夫人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现在不谈这些，等那肿起的毒泡，超过了肩头，疗治起来，就麻烦多了。”

这时，右首的黄衣女婢已托起了俞秀凡的右肩，道：“阁下是否能相信我们？”

俞秀凡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尽管出手疗伤。”

右首女婢噙了一声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一挥手間，俞秀凡的右袖已齐肩脱落。

就在这一阵工夫，那隆起的水泡，已然蔓延过肘关节。大半截手臂上，都是肿起很高的水泡，看上去极为恐怖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“极短的时刻，能使一个人大半条手臂，肿起了这样大的水泡，这毒性之烈，实是骇人听闻。”

但见那右首女婢举刀一划，那巨大的水泡，立刻破开。一股脓水，标射而出。

左首女婢迅速的捏碎了一粒丹丸，洒在伤口处。另一粒丹丸，送入了俞秀凡的口中。

五毒夫人冷冷说道：“普通的人，总要一日时间，才能完全复元。但你内功精深，大约你内腑中根本就没有中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打出毒粉时，在下已经闭住了呼吸，不过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五毒夫人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自觉，问的不太恰当，所以……”

五毒夫人接道：“说说看，也许我会回答呢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把毒粉吸入了腹中，是否会和这手臂一样，肿起水泡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会！所以我给你服下了一粒解药。”这时，两个女婢早已退回到了五毒夫人的身后。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五毒夫人冷冷的说道：“不用客气，本门中有百种以上的奇毒，你如想听每一种奇毒的功用，咱们可以谈一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愿在下有机会向夫人领教。”低头看去，只见臂上的水泡，已然完全消退了下去。他手中长剑交给了桃花童子，缓步行向了五毒夫

人。

五毒夫人两道奇异的目光，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的右臂能医好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！像夫人的解药物一样有效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是对症之药，我亲手调毒粉，再配解药，自然是功效神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也别忘了，你身上受伤的穴道，是在下所伤，自然也能手到伤除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暗中运气，挥手点出。他双手连环动作，右指左掌或点或拍，很快的活开了五毒夫人身上的受伤穴道。

果然，和五毒夫人手配的解药一样，五毒夫人一条麻木的右臂，很快的恢复了活动，收缩的经脉也完全复常。

伸动了一下手臂，五毒夫人缓缓说道：“你用的什么手法，不像是点穴，也不像是拂穴手法。”

俞秀凡实在无法说出自己用的什么武功，只好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的手法很傅杂，很难说出它是什么手法。”

五毒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既然不愿说，我也不想多问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这一生中，是第一次被人伤了穴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彼此，彼此。我也是第一次中毒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解了我的伤穴，我医好了你的毒伤，咱们彼此已互不相欠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我派人为你带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可是下遂客令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已可对江湖同道夸耀，出入过湘西五毒门，也见过五毒门主。因为，在你之前，从来没有一个擅闯五毒禁区的人，能够生离此地。”

俞秀凡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见过五毒夫人，算不得什么荣耀之事，也不值夸耀于武林同道之间。”

五毒夫人脸色大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对我说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可是觉着在下不太敬重夫人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何只是不大敬重，而是粗鲁无礼。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夫人说的也是。在下敬重的是忠臣。义士、仁侠、孝子，像你这样制造毒物，售于江湖之人，确也不值在下敬重。”

五毒夫人双目胀红，怒声喝道：“你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我说的是真情实话，也是至理名言。不过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只要你夫人能答允从此不再制造毒物出卖，立刻就受到我俞某人的敬重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伸手由桃花童子手中，取过了长剑。

突然间，五毒夫人发觉了俞秀凡堂堂正正的气势，有着一股凛然难犯之威。

俞秀凡神情冷肃的接道：“很不幸的是，在下很容易的见到了夫人，如夫人不能对在下所求之事，有一个肯定的答兄只怕要闹出一个血流五步的惨局。五毒夫人道：“你敢杀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，俞某不敢，但那些屈死于夫人毒物之下的冤魂，会给在下拔剑的勇气。“五毒夫人看到过他的快剑，那真如闪电一般的迅快，不禁为之气馁。缓缓说道：“你要我答应你不再出卖毒物、毒器”俞秀凡道：“最好

是五毒门从此后也不用毒伤人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湘西五毒门结仇甚多，如是不能用毒，不出半年，就要瓦解，冰消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夫人可以不再出卖毒药。”

五毒夫人，心中恨得咬银牙，但她知道目下的情势决难避开俞秀凡的快剑，只好强忍怒火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可仔细想想这件事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不行，你非得立时答允，而且付诸行动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这算是仁侠之道么，傲气凌人，目无余子。告诉你，你逼我过甚，那是玉石俱焚之局面。你可能杀了我们三人，你和你的从人，也都将身中奇毒而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在下和几位兄弟之死，能使五毒门瓦解冰消，死而何憾！”

五毒夫人呆住了，想不到这表面瞧去文秀飘凡俊豪动人的小伙子，竟然是一个十分难缠的人物，沉吟了一阵，五毒夫人才缓缓说道：“你决心一拼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很明白，我见到夫人的机会不多，错开今天以后，在下只怕很难再见到夫人了。”

五毒夫人脸上泛起一个奇异的笑容道：“如若你不是这样难缠，我倒希望你常来五毒门中作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夫人能上听天也下顾人道，不再制毒物，毒器出售，咱们又何不可常常相见呢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不怕我骗了你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五毒夫人接道：“我现在答应你不售毒药，但如你离去之后，我仍然照作生意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能当一门之主，似这等失信天下的事，只怕还不会作吧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如是作了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。在下将重入湘西，搏杀夫人。自然，那时间，在下的手段，也不会堂堂正正了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俞秀凡，你不会再有机会进入五毒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到时间再试试看吧！生死之事，威胁不住我俞某人。”

这等软硬不吃的态度，使得统率五毒门济济群豪的五毒夫人，顿有着无法应付的感觉。

一时间，厅中默然，静的落针可闻。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这件事，夫人也不能马上答应，得给夫人一些时间思索一下才成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你知道，咱们再度舍命而来，也无法见到五毒夫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知道。公子，就算咱们能杀了五毒夫人，也不能制止五毒门出卖毒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所以咱们要把握住唯一的机会。”

五毒夫人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，我答应你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真的答应了？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我不想死，你却又有着非拼不可的决心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所以，我只好答应了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夫人！”

五毒夫人冷冷道：“现在，你们是否可以走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关飞接你们来，我要关飞再送你们走。”

俞秀凡突然抬头望了五毒夫人一眼，道：“夫人，请运气试试，看看经脉是否畅通？”

五毒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，”口中问话，人却暗中运气相试，只觉真气畅通，并无阻滞。笑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关心，粗躯还算顽健，伤势已然全好，真气畅通无阻。”言来，满脸歉疚，对俞秀凡关顾甚感欢愉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就好了。大概可以支撑过一年了。”

五毒夫人脸色一寒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夫人真气畅通，那证明了伤穴已愈，至少在一年内不会发作了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那一年后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年后伤势复发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发了之后，又怎么样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和刚才一样全身的肌肉收缩，七日内萎枯而死。”

五毒夫人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不可能吧我精研药性，对一个人的身体结构，甚为了解。身受内伤，要过了一年才会发作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夫人最好相信，说到震脉伤穴的手法，不是区区小看你夫人，大约你不会强过区区。”

五毒夫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下流。我还认为你是正人君子，想不到竟也是如此奸险之人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只要你不再出卖毒物、毒器，俞某人明年此日，定然重来此地，疗治好夫人的伤势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要是你活不过一年呢？”

桃花童子接口道：“夫人，这就打到点上了，如是咱们公子活不过一年，夫人也只好陪我们公子殉葬了。”

五毒夫人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，竟然插言接口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夫人，我只是一个牵马随镜的书僮，我们的公子不像你夫人一样，驭下严苛，我们虽是仆从，却受到相当的尊重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，也可以说几句话。”

五毒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是俞秀凡活不了，你也要陪他殒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夫人，如是我们公子不来，只怕我们主仆，走不出这段山路。如今夫人为自己，也不会取我们主仆的性命了。”

五毒夫人冷冷道：“你不是要走了么，那就快些走吧！我不愿再看到你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转身向外行去。走出厅门，才发现桃花童子没有出来。不禁心中一动，但俞秀凡并未停下脚步，仍是向前大步行去。行出三十步，才见桃花童子急急追了出来。

俞秀凡心中暗作盘算，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一个人能讲多少话，作多少事？

五毒夫人未见出厅，连那两个女婢，也未再度出现。

桃花童子追上俞秀凡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我看那五毒夫人神色不善，只怕会对咱们用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自己难道也不要命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就算公子说的千真万确，她还有一年的时间，可以访名医高手，治疗内伤，但咱们再中毒，只怕立刻就会送命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久年在江湖上走动，见识广。主意多，你看咱们该如何防备？”

桃花童子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坏在那一句正人君子的称赞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若当时公子能够问问小桃童的意思，我会奉劝公子，擒住那五毒夫人的脉穴，让他们送咱们离开这一片湘西地区，只要过了辰州，咱们就不怕他们用毒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因为，在湘西这片地面上，他们可能布置有很多毒区，这地方的事事物物，都可能使咱们中毒。但如离开辰州，他们想下毒，那就得派人动手，只要咱们小心一些，就可以防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呢，还来得及么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晚了，来不及啦！”

俞秀凡神情突然间变的十分严肃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想法子告诉他们，任何一种毒药，大约都要沾上了人身之后，才能致命。我想，湘西五毒门大约还没有杀人于一丈外的毒药，只要他们敢用毒对付咱们，我就回马重入五毒门，杀他一个血流成渠，尸骨如山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，踏平五毒门，直到我毒发而死为止。”

桃花童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要小的告诉他们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你阅历丰富，总会有办法把消息传人五毒夫人的耳中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个，小的试试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我想你心中很明白。”

桃花童子见到俞秀凡多次的出剑手法，那是叫人没有办法闪避的快剑，此刻目睹他俊脸上冷肃的神色，不禁闪掠过一抹惊震之色，急急说道：“小的明白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个不善作伪的人，说出口的话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到的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个，小的明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明白就好。想法子把我们的话告诉他们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一定想法子把话传到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王翔、王尚一眼，道：“你们记着，对五毒门中人，咱们用不着再手下留情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准许你们放手施为，而且要尽力防范，不要中毒。”

王翔、王尚，齐齐一欠身，道：“敬领公子之命。”

桃花童子神色很奇异，不是悲苦，也不是欢乐，似是他尽力抑制着什么。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希望五毒门不要自作孽，闹成不堪收拾之局。”

谈话之间，人已出大门。只见广阔山坡草坪上，并肩站了五个人。

那是五个形貌很特异的怪人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黑人，黑衣，黑靴子，手中各执着不见一点光亮的兵刃，但看上去，却是刀的形状。

但最为恐怖的是，五个人脸上都泛着浓重的黑气。似乎是，这些人都住在烟筒中常年被烟气熏成了一种发亮的黑色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请留步，我先去试试他们。”

俞秀凡沉声喝道：“慢着。此时、此情，咱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先行中毒，我瞧这五个人怪怪异异，必有特殊奇能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王尚拔刀在手，道：“公子，我会小心一些。”他对卷云十八刀。

充满着强烈的信心，觉着这是天下至强。至高的刀法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不许妄动！”目光转注到桃花童子的身上。

接道：“你认得出这五个人么？”

桃花童子凝目在五个黑衣人身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五毒门中人训练了一种毒人，用以对付强敌，大约，这是那些传说中的毒人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他们是毒人，自然也知道毒人的特性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也只是听到过传说，谈不上对他们了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你就根据传说，说出来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听说这些毒人，全都是食用毒物生活，他啊：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毒，衣物、兵刃，都是毒物淬练而成。”

只听王翔急急接道：“公子，看！他们站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五人足下的青草，都已变成了枯黄之色。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把一个人训练成全身能散发出奇毒，当真是可怕的很。

只听桃花童子接道：“他们服用的毒药中，有一种能够激发出一个人生命中潜能的药物，据说，一个人如只有五分武功，服下那毒物之后，可以发挥出十成威力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说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还有一种药物，能使他们忘去肉体痛苦。所以，他们不畏伤亡，一旦和人动上了手，那就勇往直前，不作反顾，直到他们死去为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有些什么特异之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听得的传说，不知道是否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对也无妨，你只管说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全身散发着剧毒，和他们动手搏杀，不论胜败，都难免身受毒伤。”

俞秀凡皱皱眉头，道：“是不是他们一定要把毒物毒粉中人之身，才能使人中毒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些毒人，不但满身的奇毒，而且武功很高。他们攻出的一掌一足，都可能带着强烈剧毒，掌力、拳风中，只怕也有毒性。”

王尚肃容说道：“不要紧。小弟先出于试试，我如能一举杀死了他们五人，就算中毒也算值得。三位替我掠阵。”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刀，大步向前行去。他豪气干云，横刀行进，充满着自信。

俞秀凡没有再阻止王尚。他明白，今日非有一场凶猛的恶战不可。只

好沉声说道：“王尚，小心一些。闭住呼吸，能够防毒的方法，都使用出来。”

王尚豪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放心，这区区五个毒人，遂不放在我的眼中。”他身挟刀法绝技，气壮山河，大有志吞五岳气势。

桃花童子突然高声叫道：“王兄，不可躁进。”

俞秀凡也冷肃的说道：“王尚，对方以毒技制人，不可轻敌，要选在最适当的时机，挥刀一击成功。”

五个形状怪异迹近麻木的毒人，大约也被王尚那豪壮的气势所动，突然向两侧分散，布成了合击之势。

在桃花重子和俞秀凡连番警告之下，王尚也变的小心起来，停下脚步，长刀斜举，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虎目中神光闪闪，凝注着五个毒人，等待着出手的时机。

俞秀凡突然回过头来，望了桃花童子一眼，神情很冷肃，但口气却很平静，缓缓说道：“小桃童，如果很不幸，我们决心和五毒门全力一拼时，你准备做何打算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小的自然是跟着公子共生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管王尚能不能对付得了这五个毒人，我决定不再多问五个毒人的事，咱们回头杀尽五毒门去。”

桃花童子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你认为那五毒夫人，还会在厅中等着我们。捍？”

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我看这座巨大的宅院，似乎只有这一条出路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以五毒夫人那身武功，似乎是用不着出路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五毒夫人选走了，但这宅院中还有很多人，五毒门如若害死咱们一个人，我就要他们十条、百条的人命抵偿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不喜欢杀人，但并不是不敢杀人，激怒了我，那只有以杀止杀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一侧身子，道：“公子，我去助王兄一臂之力。”身子一侧，直向王尚冲了过去。

这时五个毒人也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。定神看去，只见五个毒人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黑气之下，看上去极是恐怖。

王尚也把全身功力提聚到了十二成，身上的衣服，大部都鼓了起来。双方似乎都已运足全力，把生死付之一拼。

桃花童子轻巧异常的走到了王尚的身侧。低声道：“王兄。不要抢先发动，给他们以可乘之机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不行！我这一刀已经到了非发不可的形势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对方也是如此，所以，最好由他们先发。”

王尚道：“制敌机先，...”桃花童子接道：“那是敌对原则，不是一成不变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刀势发出，只能攻向一人，但身受四面的攻击。”

王尚高声叫道：“我不怕。”

桃花童子冷冷说道：“王兄，这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间，就算你杀了五个毒人，五毒门可以再制造出十个二十个毒人出来，但你王尚的命只有一条。”

他说话时间，双手不停的挥动，似是以补语气之不足。但奇怪的是五个作势欲扑的毒人，突然收势而退，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。

王尚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收下了提足的功力，还刀入鞘。

望着桃花童子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约是你王兄那一股逼人的刀气，吓走了五个毒人。”

王尚有些茫然的说道：“不可能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人都走了，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。”

俞秀凡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这就是能者无所不能。小桃童，咱们此后，还有中毒的可能没有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只要未离开五毒门所辖之区，随时都可能中毒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以公子的精明，只要咱们过了辰州，他们再想对咱们下毒就不容易了。”

俞秀凡神情严肃，抬头望着天际一片飘浮的白云，道：“一个人苦心练武，习了十年、八年，也许更久一些，但一把毒粉，一点毒汁，就可能使他立刻死亡，或是变成残废，实是有欠公平了。”

## 第十回 深藏不露 计探璇玑

桃花童子道：“江湖上险诈手段，用毒不过是一种罢了。”

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财色诱惑，名利枷锁，都要人先自动心，如是一个人的，能够不为所诱，廉洁自持，即无所惧。但用毒一道，即是全不由己，只要沾染上毒粉，就可能立刻死亡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为人处世之道，别有立论，实非咱们江湖中人所能道及。”

俞秀凡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可是觉着有些食古不化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倒没有。不过，公子读的书多一些，有很多特别的看法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读书的多少，和他行事为人，虽有些关系，但并非绝对如蜘蛛英雄，江湖豪杰，虽然读书不多，以武犯禁，但他们所作所为，都是上应天心，下顺人情，仗义济危，令人敬佩。”

桃花童子脸上闪掠过一抹异样的神色，但只一掠即逝，很快恢复正常。笑道：

“常年追随公子，正可学不少立世处人之道。”

俞秀凡等一行四人，离开了湘西，回到辰州，果然是一路顺利，未遇任何暗袭、拦击。

口到了五福客栈，店东主兼伙计立刻迎了上来。这一次，变的很客气，拱手带笑，道：“四位回来的好快啊！生意成交了吧！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你店东主的引荐。”

牵了马匹，立刻上马驰出辰州城，桃花童子突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现在，公子准备到哪里走走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不敢乱出主意了，我提出五毒门，公子就要来湘西

一游，虽然，咱们都好好的活着出来，但个中的惊险，想来，仍然是心有余悸。”

笑一笑，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我倒是对你越来越有信心了。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机智过人，而且运气又好，每每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运气不可恃，机智也非万应丹，再遇什么凶险，只怕是我也无能为力了。”语气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公子，你们三位，这一番出道江湖，难道真。夯有一点目的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只是想见识一番，历练，历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起来，我也很好玩，江湖上有很多望而难及的地方，仗公子和两位王兄的翼护，小的倒也可以开开眼界。不过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过，事情只怕有成见，万一公子对小的有了误会，实叫人百口莫辩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咱们联手涉险，生死同命，公子仁厚，怎会对你有成见？”

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王兄，那是因为小弟我太能干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我相信，很多事情变化，都有脉络可寻。在下么，还不致无的放矢，这一点，希望你小桃童可以放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论江湖经验，察言观色之能，我也觉着比诸位稍高明些。但我决不是江湖上第一等才智人物，也不是第一等豪勇的英雄。”

笑一笑，俞秀凡接道：“你就是差这一点气势，否则……”否则怎么样没有再接下去，却突然改变了话题道：“小桃童，听你说话的口气，似乎是江湖之上，还有一些去处，只是你不愿再带我们去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是不愿，而是不敢。我怕惹火上身悔之不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你不逾越，恪守分寸，不论你心里想的什么，咱们都是好朋友。”

话说的很明白，但却听的桃花童子心里直嘀咕，暗道：他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很多事。但他人小胆大，立亥神色自若的笑一笑，道：“不论遇上了什么事，我都会尽力，但公子也要明察，需知你出剑太快，一剑夺命。事后，你纵然有些悔恨懊恼，只怕也难使死人复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，你是要我什么事，都能事先说清楚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。还有一点，是咱们相处，要以凭证为主，不能以心中忖度，自作决定，以免成见误人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什么事都要退一步想，严于责人，宽于责己，不是做人的道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所以，我要凭据。”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如是你们真的找到了小桃童有什么不利诸位的证据，在下是死而无憾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他已明白我们已对他有了怀疑，不知为什么该要跟我们走在一起。”心中念转，口里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如是不承认心中有秘密，只怕他也不肯相信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不想说出来，但不知公子能否见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可以。你既然不愿说，我们也不便多问了。”

桃花童子仰望天际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会把心中的秘密，告诉你们，不过，那不是现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什么时候想说，再告诉我们不迟。至少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。”

桃花童子脸上的愁苦之容，一扫而光，欢愉的说道：“好！公子能答应在下的请求，咱们还可以相处一些时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如若我不答应你的条件，你就准备离去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。如是公子不能答允，我小桃童实在不愿死于你的快剑之下，尤其是死的糊糊涂涂，那只好告别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人不亏心，夜不怕鬼，只要心胸坦荡，怎会有此一虑。”

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久年坐船反畏水，看过了你的快剑，那就越想越怕。”

王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看来你很怕死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九死一生，那还有一分生机可求，全无生机的冒险，难道你王尚不怕。”

王尚道：“也许我也害怕，不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王兄，你应该多想想的，须知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天天在一块儿，谁能保证不起误会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你担心咱们大哥的快剑，不知道是否也怕我的快刀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卷云十八刀，是天下至猛的刀法，不过，它也有缺点。”

王尚怔一怔，接道：“什么缺点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猛则猛矣！但它还不够快。”

王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说，我的卷云刀法伤不了你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王兄，我一直不担心你能杀我，自然是不大怕它了。”

王尚抓头皮，道：“你知道我不会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主要的是它不能杀我。”

王尚道：“唉！小桃童，我很想试试，但这是玩命的事，我怕收刀不及，伤了你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假如你不试试，只怕是心有不甘，是么？”

王尚跃下马背，缓缓抽出了长刀，目注桃花童子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真的要试试？”

桃花童子轻松的笑道：“你尽管出手，我相信卷云刀法杀不了我，如是真的能杀了我，那也是我的看法错误，死而无憾。”

王尚缓缓举起了长刀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卷云刀法共有十八招，你要小心了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知道，请尽管出手。”

王尚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只见俞秀凡微微颌首。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王兄，不用顾虑，我接你三刀。”

王尚刀已出鞘，算被逼着骑上虎背，再想还刀入鞘，已无转回之地，只好高声喝道：“你小心了。”呼的一声劈了过去。

刀势如排空巨浪，带着一片强大的刀气。但见桃花童子身子一转，竟

从闪起的刀光中滑了出去。

王尚自学会卷云刀法之后，这是第一次出刀落空。

桃花童子人已飘到左面一丈开外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王兄，请再攻两刀试试。”

“王尚点点头，又一刀迎面劈出。这一次，他用九成功力，刀如闪电，划起了一阵呼啸刀风。”

但见桃花童子一飘，疾快的穿过了凌厉的刀光，流星般飘出去、一丈多远。

摇摇手，桃花童子叫道：“王兄，够了。再打下去非要伤在你的刀了不可了。”

“王尚还刀入鞘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真人不露相啊！”

桃花童子正容说道：“王兄，卷云十八刀，比我想的还要高明一些，而且，玉兄已得卷云刀法的精髓。”

王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不用给我面子。我心中明白，就算我再攻三刀，一样伤不了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尚的刀法，确具有很大的威势，但小桃童身法的快速，也是武林中极少见的，刀出如风雷并发，人动如电闪流星，两位各有所能，事情已过，不用再提了。”目光转到桃花童子的身上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江湖上还有什么神秘的去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对机关消息之学，是否有兴趣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昔年诸葛武侯制造木牛流马，供应大军粮草，每念至此，神驰古人，难道当今之世，也有这样的才人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九华山中有一座璇玑宫，方圆五百里内列为禁地，擅入者必死于他布置的机关之下。三十年来江湖上的纷争，武林中九大门派，都难免卷入漩涡之中，但璇玑宫却变成了一片世外桃源，一直没有卷入纷争之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璇玑宫主，遗世独居，他虽然不能挺身为武林正义效力，但他也。苟有危害武林，他既不愿和人来往，咱们倒也不便去打扰他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璇玑宫主所建的机关消息，比起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，那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璇玑宫主，不许人侵犯禁地，但咱们如若光明正大的投柬求见，是否可以见到他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要碰运气了。不过，就小的所知，十人求见，九人被拒，就算答应了，也要遵守他们严厉的规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规戒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听说是不准携带寸铁入宫，而且，还得被点了双臂穴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很严厉的规戒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听说璇玑宫有一处专门接客人的地方，客人虽然身受重重限制，但仍然不能随便在宫中走动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三十年中未牵入武林的纷争是非。对江湖上的人事论评，那该是最公正的了。应该去听听璇玑宫主对武林中的看法、评论。心念一转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应该去瞧瞧了。”

桃花童子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公子，也许会受到璇玑宫破格优待。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因为公子出道江湖不久，未涉及江湖恩怨，这是他们比较欢迎的客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就到旋风宫去碰碰运气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是咱们运气不好，被拒宫外，公子准备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到时间再说吧。”

这日进了九华山。桃花童子不但能处置事情，而且，对地理也似是极为熟悉，进入了九华山之后，很快找到了踪砚宫。那是浅山环绕的一片小盆地，环绕在四周的浅山，就像是一座天然城墙一般。

望着那一片苍翠覆盖的盆地，桃花童子道：“那一片山谷，就是璇玑宫的地盘了。”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片盆地中，花树交错，青翠笼罩，树相花丛中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一片世外桃源，似是住有不少人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璇玑宫辖区岂容外人染指，住的都是宫中的弟子家属。”

俞秀凡望望天色，大约是在正午时分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如何才能和璇玑宫中的人见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下了这座浅山，就是璇玑宫的禁区，到处有提示的答牌，到了他们规定的地区时，自然会有人出面和咱们洽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规定之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璇玑宫禁区四周，都没有消息机关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那些机关，是不是都有人控制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不是有人控制着小的不知，不过，那机关埋伏很恶毒，擅闯入禁区的人，还未听到有人生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禁区四周，都有着很多的告示，说的十分明白，擅入者死，倒也不能算不教而杀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未再多言，举步向下行去。

果然，下得浅山，立时看到竖立的石碑，上面写着：“擅入者死”。另外一面石碑上，注明了行入宫门的路径。

沿着一条小径，四人行到入宫的大门口处，那是一座红砖、绿瓦的大门楼，门楼下，有两间瓦舍。

一个穿着青绸子长衫的中年人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四位是……”

俞秀凡抱拳接道：“在下俞秀凡，久闻璇玑宫的大名，千里赶来，希望能得见宫主一面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阁下有什么事情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事情倒是没有什么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本宫主已经数年不见外客了，阁下如无什么要事，只怕要失望了。”

王尚哼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如是能轻易回去，又何苦千里跑来！”

青衫人道：“这就很难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

青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数十年来，本宫一直未和江湖中来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数十年来，一直没有人到过贵宫了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那倒不是。凡是到本官之人，首先须得本宫同意，才可入内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希望你朋友能同意咱们造访贵宫。”

青衫人摇头说道：“这个，我作不了主，而且，请位也来的不巧的很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可是贵宫有事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不借。敝宫有点小事，不便接迎贵客，四位明年再来吧！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不远千里而来，如是不能进入贵宫，那真是一桩很大的憾事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看来，也只有使诸位抱憾了，在下是爱莫能助。”

王尚心头火起，冷冷说道：“如是咱们非进不可，那又如何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璇玑宫没有高墙深垒，也没有森严的守卫，但数十年来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在未得本宫允准下进入过禁地。”

王尚道：“数十年都过去了，不能说永远没有人能够进去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这位朋友的火气很大，如是你能进去，那就不妨试试，诸位请便吧，在下失陪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慢着，在下还有一事请教。”

青衫人颇不耐之情，冷冷说道：“快些请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阁下既然作不了主，为何不替我们通报一声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因为从我这里开始，我就不同意入宫，怎能替你们通报？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看来，善言难以入宫了，但既然赶了来，怎能就此折回，心中念转，口气一变，道：“你朋友既不能通报，看来，咱们也只好换个人了。”

青衫人一时间未会过意，奇道：“换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换了阁下，找一个代表我通报的人。”

青衫人怒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很大的口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法子，咱们对贵宫向往已久，非得去瞧瞧不可！”青衫人道：“你朋友准备硬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把你朋友囚下，带点米粮，守在贵宫外面；我们不能进去，贵宫中人总可以出来吧？出来一个人，咱们捉一个。”

青衫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怕山风闪了舌头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小心，我要捉你了。”右手一伸，抓了过去。

动作快如闪电，势道奇幻莫测，青衫人明明看到五指抓来，就是让避不开，右腕一麻，被人扣住脉穴。

青衫人怔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俞秀凡放开手，接道：“你没有准备么，咱们再来一次。”

青衫人冷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劈了过去。

俞秀凡右手疾出，迎着对方的掌势抓去。手法太快，青衫人掌势距离俞秀凡还有半尺，腕脉又被俞秀凡五指扣住。内劲一收，青衫人掌势感觉到半身麻木，劲道全失。

俞秀凡随手一指，点了青衫人两处穴道，笑道：“朋友，信不信我说的话？”

青衫人叹口气道：“璇玑宫和江湖素无恩怨，你这做法用心何在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只是想进去瞧瞧，并无别意。但你执意不予通报，在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认为很得什么，我不过是璇玑宫中一个守门人。武功算不得什。捍，但你将与璇玑宫结下仇恨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据我所闻，守护贵宫大门的人，都是宫中武功高强之士，咱们瞧到了阁下的擒拿手法，不是庸俗身手。”

青衫人心中大大的震动，暗道：这四个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见多识广，又似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，但法现宫中的英雄榜，却不见这四个人物。

其实，俞秀凡对桃花童子的博闻广见，也有着很大的怀疑。以机花童子这点年龄，竟有一身精博奇幻的武功，练武功应该花去很多的时间，就算他在风尘混，广听博闻，也不能对武林事物知道的如此众多。

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俞秀凡，横想竖想，就是想不明白原因何在。但他满腹学问，洞澈事物，虽然想不出原因，但却明白定有原因，桃花童子这个人，也不能与生具来就了解天下的事物，只是自己还未找出那原因何在罢了。所以，他一直在小心的观察。

其实，打从桃花童跟俞秀凡等那一天起。两人都在不停地斗智。

只听那青衫人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如想进入璇玑宫，只怕不大可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朋友很有骨气。不过，咱们不会杀你，我们公子很仁慈，一向就不愿残客人命。不过，为了想进入贵宫开开眼界，咱们也只好用一点特殊手段了。”

俞秀凡未再接口，一直冷眼旁观着两人口上斗智，他要看看桃花童子如何恫吓使这人屈服在成迫之下。

青衫人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既然连死都不怕，我不信你们还有什么能力逼我就范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人要脸、树要皮。你可以不要性命，但不能不要面子吧！”

青衫人道：“哼，我命都不要了，还要什么面子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不要面子可以，但璇玑宫总不能不要面子吧！”

青衫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们准备如何对付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千方百计寻求你老兄的合作。但如你执意不肯，咱们就只好把你吊起来，让你面对着璇玑宫。”

青衫人听了一愣，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啊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所以你老兄不能太固执，我们不能也不会进入璇玑宫的禁地，但我们可以禁地外面对付你们法砚宫中的人，把你老兄吊上个两三天，定然会激使另外的人出来相救。咱们就再生擒一个，如法炮制，再把他吊起来。能吊好多人，那就要看你们璇玑宫中的耐心了。不过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三个月不够，咱们就泡上半年。”

青衫人怒道：“你们……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，你知道，凭我们公子刚才擒你的手法，你心中早该明白我们不是吹牛。璇玑宫中如是真的到了目睹兄弟、故旧被人吊死在宫门口仍不出来，那我们只好认输了。”

青衫人接道：“数十年来，江湖上黑白两道，从无人敢对璇玑宫如此无礼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事情总会有第一次的，不平的是第一次就被你遇上了。”

青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们可以试试，璇玑宫如是只凭仗一点

机关、消息，怎能维护数十年的平静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是说，你们还有江湖上无人知晓的秘密了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我不会说。就算你们把我吊起来，甚至杀了我，都没有什么用。”

桃花童子说干就干，解下腰间一个白色的丝带，真把那青衫人捆了起来。

俞秀凡看的直皱眉头，但他并没有出言喝止。

望望宫门外一株高大的古松，桃花童子冷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老兄要不要选个好风水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你们会后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再想想，如是我真把你吊了上去，也许我们会真的很后悔，但你阁下这一生，也无法再洗去这个羞辱了。”

江湖人爱面子，俞秀凡这机句话，正击中他的要害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青衫人缓缓说道：“你们不用吊我了，我着他们通报，要他们传话进去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这就成了么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那要看你们运气了，加是你们运气好，也许可以立刻进官；如果你们运气不好，就算杀了我，也是无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希望你老兄的运气也不错，在下派个人去试试。”

举手一挥，桃花童子急步行了过去。这一次，他有恃无恐，竟然直起身到那大。号口处。片刻之后，桃花童子又行了回来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他们答应没有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已向里面传报进去，等一会再说吧！”

大约过了有一顿饭功夫之后，一个六旬左右的老者，急步行了过来。人在六步外停了下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老夫郭华堂，那一位是俞少侠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便是，老丈有何吩咐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四位想进入敝宫看看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好。诸位可以随老夫进宫了，不过官中有很多规矩，四位还得遵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劳请老丈带路。”

青衫人早已彼解去了身上绳子，但双臂的穴道未解。

郭华堂冷冷的望了那青衫人一眼，道：“你还能走路么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可以。小侄没有泄漏宫中秘密。”

郭华堂未再多言，转身向前行去。俞秀凡等四人，鱼贯相随~行到宫门口处，俞秀凡挥手拍活了那青衫人的穴道。

青衫人似是很惭愧，一直低着头，俞秀凡解开他穴道，他立时溜入宫门左面的一排砖舍中去。

郭华堂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从此行走，诸位应该小心一些，别存好奇之心，因为，敝宫中的机关布置很凶险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送了性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老丈指点。”

郭华堂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诸位请看明白我走的路径，不可错行一步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低头看去，只见六条小径，并排而列。每一条大约有两尺左右，

上面部铺着白色的碎石。骤然间看上去，那六条小径，一般模样，很难分辨。但如仔细看去，可看出每条小径上，都有人工砌成的不同图案。

郭华堂抬头看看天色，由右面第二条小径上行去。这是一片群山环抱的浅谷平地，天然的景色，再加上巨大的人工，把整个山谷变成了一座花园。数十条流水，蛛网般盘于花畦草丛之中，花种；也似是经过了一番设计培植，红、白、黄、紫混合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，远观近看，无不悦目动人。

俞秀凡忍不住赞道：“流水成图，繁花如画，好一片秀致景物，真是世外桃源。”

郭华堂听他一番称赞，阴森的脸色突然泛起一片笑意；道：“可惜的是只能远看，不能近赏。”

突然间，小径弯转，景物一变，只见一座红漆亭台，挡住了去路。

俞秀凡指着那红漆亭台，道：“那地方是作什么用的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本宫中人游息之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能不能去？”

郭华堂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我们让不让你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兄，我们能不能见见贵宫的宫主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很难说，这要看四位的运气了。”

又举步向前行去。又转过一个弯，眼前是一座蓝色的木台，横挂在木台上三个大字，写着“解剑台”三个大字。

郭华堂道：“四位，通过这解剑台时，诸位要留丁所有的兵刃暗器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郭兄，如是咱们不把暗器留下，贵宫中是否还有人搜查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没有人搜查诸位，不过，咱们璇玑宫决不会容人欺骗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在下想试试，你们搜身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藏在身上兵刃找出来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璇玑宫中，从没有人能带人寸铁暗器，阁下如不信，立时可以证。瑚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未再答话，探手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放在木台中的铁架上。

原来这解剑台中，并无看守之人，台内铁架上，有着不少积尘，显然是近日中很少有人来过。

俞秀凡明知桃花童子身上有两把匕首，见他只取一把出来，还有一把留在身上，当时也未点破。王翔、王尚，却是很守规矩，把身上的兵刃暗器，全都取了出来。

郭华堂似是很放心，瞧也不瞧四人一眼，站在对面等候。

待四人行出解剑台，俞秀凡忽然发觉那郭华堂又换上另一条小径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如是这六条并行小径，按时辰按段落交替而行，这就很难计算了，单是这一项设计之精，已是高人一着了。

又行数十丈，到了一石室之前，六条小径，在门外合于一处。

这是很奇怪的房子，实际点说，只能算一座走廊。六六尺宽，二丈多长，中间是空洞无物。

郭华堂目注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桃花童子心中一动，暗中运气戒备，但行约五尺突然肋间有物一比一把匕首飞了出来。

长长吁一口气，桃花童子说道：“好强的吸铁磁力。”

原来，这一段行入走廊的空室中，装着强大吸力的磁石，只要身上带有铁器，在通过这一片走廊时，都会被强力的磁石吸出来。

桃花童子望望被那磁石吸贴在壁间的匕首，笑一笑，道：“郭兄，如是在下飞越过两丈多些的距离；不行过这一段磁石走廊呢？”

郭华堂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走错了一步路，就可能被机关所伤，难道还能客人随便的飞跃么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未再答话。

郭华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看来你心中有些不信，在下倒希望你能够试试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是飞跃提纵的工夫，能在璇玑宫中生出生什么作用，这璇玑宫也没有今日这一份安静，江湖上不少人轻功造诣特佳，但他们无法在璇玑宫中行动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颌首，道：“多谢郭兄的指教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其实，这算不得什么隐密，只要一个人稍为用点心去想想，就不难了然。”

桃花童子未再答活，一行人穿过了磁石走廊。

俞秀凡低头一看，只见郭华堂已改在最左侧一条小道上。

暗暗叹一口气，忖道：咱们未瞧清楚行进中如何交换这六条小径，出来时亦必要由他们派人相送才行。

郭华堂未再和四人交谈，加快了脚步赶路。

这是一段不太近的行途，心中暗作算计，从进入宫门开始，足足走有六、七里路之远了，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郭兄，咱们还得走多少路才到贵宫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璇玑宫总长就在此谷的长度，不下三十里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总不致要咱们跑完这三十里吧！”

郭华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就到了。”

突见一排浓密的花树拦路，那六条小径，也到花树林前而止。

停下了脚步，郭华堂回头说道：“可以奉告四位，这片花树林是按照五行生克布成，不过中间又多了一些机关布置，接待诸位的宾馆，就在这花树林中。”后已说的很明显，就是要把四人困在这花树林内的宾馆中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郭兄，咱们既然来了，就是刀山油锅，也要经历一番，郭兄请带路入林吧！”

郭华堂点点头，道：“年轻人的可爱，就是气概豪壮一些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郭兄夸奖了。”

郭华堂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阁下可否见告师门？”

俞秀凡道，“如若在下说没有师承，郭兄怕不会相信，在下的师承很复杂，很难说的清楚。”

郭华堂不再多言，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俞秀凡等鱼贯追随在郭华堂的身后，性入了花树林中。一座红砖砌成小楼矗立在花树林中。

郭华堂带几人行到门口，叩动门上铜环。木门呀然而开，一个穿着青衣的小童，当门而立。

郭华堂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四位都是咱们砖砚宫的贵宾，你好好的照顾他。呵。”

青衣童子微微一欠身，道：“总管放心。”

郭华堂一抱拳，道：“这座小楼，是咱们接待本官中第一等贵宾的地方，四位要什么只管吩咐一声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花林雅楼，精致无比，又有人照顾吃喝，是一处很好玩的地方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四位如果想出来走走，最好先打个招呼，这地方，虽然是鸟语花香，但却处处充满着凶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宫中戒律森严，咱们自当入境随俗，有求于郭兄者，只有一事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望阁下能够早日禀告宫主，拨暇接见咱们一次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四位的事，在下一定转达。但敝宫主什么时候能够接见四位，在下就很难说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会很耐心的等候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四位远来只怕很累了，恕在下不奉陪了，四位也可休息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兄请便。”

郭华堂微微一笑，转身而去。

青衣童一欠身，道：“四位，请入内室坐吧！”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两人的年龄大概差不多吧？”

青衣童子瞧了桃花童子两眼，笑道：“年龄是差不多，咱们的身份却是大有区别，你们是贵宾，在下是侍候诸位的下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兄弟，咱们的年龄差不多，身份也是一样。不过，你是难砚宫中的听差，在下是我们公子身旁的书僮。”

青衣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还是同行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啊！所以，咱们哥两个以后得多亲近亲近。”

青衣童子把四人让人厅中，献上香茗，欠身向俞秀几一礼，道：“小的叫福儿。是这座迎宾小筑的领班，诸位要什么，但请吩咐一声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福儿！在下心中有些好奇，希望请教几件事，不知是否可以？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公子尽请询问，不过，我不一定都能回答，”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会不会很快的见到贵宫主？”

青衣童子道：“郭总管已经奉告过了，那要看诸位的运气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贵宫主不肯接见咱们，那将是一个如何的局面？”

青衣童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多则半月，少则七日，会派人送几位离开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这样简单么？”

青衣童道：“不错，璇玑宫从来没加害过迎入宫中的客人，这一点，四位可以放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们不想在贵宫中住的太久，希望能早些见见贵宫主。”

福儿道：“我可以帮你提醒郭总管，但宫主会不会见你们，什么时间见你们，我就无法决定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们只想等七天，七天内见不到宫主...”福儿淡淡一笑，

接道：“怎么样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无法说出来会发生些什么事。”

福儿道：“听你一口一个兄弟的份上，我想劝你几句话，你知道璇玑宫从来未受什么人的威胁。而且，你们现在正身处窘境，除了这座房子之外，想在外面走动一番，也得我们同意才成。想想看，那是什么样的处境，人贵自知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这一点，诸位要仔细的想想才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兄弟，不过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咱们既然敢来，自然早都想过这些事。”

福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豪气干云，很叫我佩服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诸位想吃点什么，还是想休息一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腹中还不饥饿。”

福儿一欠身，道：“小的告退了，诸位有什么需要，招呼一声就是。”转身行了出去。

桃花童子送福儿到房门口处，才回头掩上房门，道：“公子，这形势是迎宾，实则有如被人囚禁一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经验、阅历，强过我们甚多，觉着应该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之意，咱们已经输了形势，不能再输了气。”

王尚道：“要是他们就这样地把咱们丢在这里不再理会，那将如何？”桃花童子道：“所以要想法子让他们感觉到咱们留在此地，对他们有害无益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干脆说明一个办法，咱们就照着办法行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办法倒是没有，不过，小的倒是轧出来一点别的苗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瞧出了什么事？”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看璇玑宫中发生了事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故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照情形看，似乎和外来的情形无关，他们门户本身之内发生了事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璇玑宫在江湖上已有数十年的声誉，他们对来访之人，有一套应对的办法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他们对咱们似乎有一点手忙脚乱。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要是咱们猜对了，问题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什么麻烦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宫中有事，无暇处理外务，很可能就把咱们困在这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这里面的机关，当真是能制人于死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不能试。璇玑宫的机关太厉害了，小的曾听过一个传说，那就是，有四位少林高僧，自恃管理罗汉堂中的机关，对此道有些了解，强入璇玑宫，结果四人不过破了一道机关，全都身受重伤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他们除了机关，把咱们困住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对付咱们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没有。如若他们想以武功制服咱们，不用你公子出手，凭我们三个人，就可以对付了。”

俞秀凡神情肃然缓缓说道：“希望他们不要存下了把咱们困在此地的用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好像已经想出了对付之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如是在外面，自然是无法对付，但咱们现在璇玑宫的

腹地，如若放起一把火，也够他们麻烦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如若咱们不能出去，就算能放一把火，烧他们一阵手忙脚乱，但他。呵仍然把咱们困于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别想的太坏，也许人家并无此用心，咱们好好休息一阵，养足精神，明日再作计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明天起，咱们得想法子存一点吃喝的东西，一旦闹翻了，咱们多一些食物，就可以多活上几日。他们不敢来迎宾小筑拿人，最狠的一招，就是不给咱们送东西吃。”

迎宾小筑中，布置的很精雅，有八间客室，四人各居一室，这迎宾小筑中，除了福儿之外，另外有两个童子，还有一位十五、六岁的女婢，想是为接待女宾之需。

福儿是这迎宾小筑中的领班，任何事物，都由福儿和四人接谈。除了福儿之外，另外两个童子和女婢，一直是闭口不言，不论四个人问什么，三人都推到福儿的身上，福儿呢，倒是口若悬河。问他一句话，他最少回答你十句话，但却全是一点也没有作用的闲话。

俞秀凡等很细心，每一次进食时，都仔细的检查过食用之物。

也很有耐心，一直等到了第三天，俞秀凡才把福儿找到面前，神情严肃的说道：“福儿，这几天来，你说了很多话，但一直没有答复过我们的问题，希望你今天能有一个很真实的答复。”

俞秀凡举止潇洒，气质飘逸，但一旦板起面孔，却别有一种威重的气度。本来是带着三分顽气笑脸的福儿，突然有着一种笑不出来的感觉。

呆了一呆，福儿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公子明鉴。我不过是一个伺候贵宾的下人，能够知道好多事又能够决定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你是没有能力作什么事，但我们只要你把我说的话，转告上去，据实的转告。”

福儿道：“公子，要我转告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告诉贵宫主，我们不愿和贵官结仇，但也不愿作贵宫的囚犯。”

福儿接道：“公子，你们都是本宫的贵宾，怎么会是囚犯呢？”

## 第十一回 勇过五关 璇玑宫主

俞秀凡道：“行动拘限于这一座迎宾小筑之中，除了供应吃喝之外，我们不能离开这里，这和囚禁有什么不同？”

福儿道：“公子的意思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一直遵守贵宫中戒律，交出了兵刃暗器，而且我们也确无和贵宫作对之意，贵宫硬要把我们当作囚犯看待，那是我们的不幸，也是贵宫的麻烦。”

福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公子，可否再说的明白一些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福儿，有一句俗语说，相打无好手，一旦闹成了不欢之局，那就很难说我们能作出什么事了。”

福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小的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福儿，你几时能给我回信。”

福儿道：“这个，小的就不敢自作主见了，但我一定把公子的话，禀告郭总管。”

俞秀凡脸上泛起一抹笑容，道：“好！你只要告诉我几时能把话传到。”

福儿道：“郭总管近日很忙，小的今天能否见到他，还难预料，明天，小的定把话传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再等三天，如是贵宫在三日之内，还没有消息，咱们就不再等待了。”

福儿一欠身退了出去。

三天时光，匆匆而过。

第三天，太阳下山时分，迎宾小筑，已燃起了灯火，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福儿，咱们的事情，你办了没有？”

福儿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交代的事，小的怎敢不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没有回复给我。”

望望外室的天色，福儿笑道：“算足三十六个时辰，应该到子夜为止，现在还早，公子没有问，小的也没有讲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总管可是子夜才有空么？”

福儿道：“公子是要见宫主呢，还是要见郭总管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是要见贵宫的宫主。”

福儿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郭总管有事他去，恐还得几天才能回来。”

桃花重子叹口气道：“福儿兄弟，你好紧的口风啊！”

福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作下人嘛！什么事既无法作主，那就最好少说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到贵宫之后，你兄弟说话不能算少吧？”

福儿接道：“那都是没有用的话，多说些也不要紧。”

桃花童子心中一动，却未再多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福儿，在下几时可以见到贵宫的宫主？”

福儿道：“今夜子时之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福儿道：“本宫会英殿。不过，在和敝宫主见面之前，公子要先过五道关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宫布下的机关埋伏？”

福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是，咱们璇玑宫虽然以机关消息之学，闻名天下，但从未以此术欺人。诸位既然不通此中机巧，那五道关卡都和消息埋伏无关，完全是凭仗武功。机变应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宫能如此的公平对待武林同道，确然不负贵宫在江湖上的盛名。”

福儿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名无幸至。本宫能为江湖上朋友们看得起，自然也有着严格、公正的阿规约束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请上复贵宫主，在下等准时应约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插口说道：“福儿兄弟，在下希望知道一件事。”

福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在下有一点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贵宫主一定要在晚上才接见客人？”

福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概是敝宫主太忙了，所以，无暇在白天接见

客人。

”俞秀凡道：“入境随俗，既然贵宫主决定在晚上接见咱们，咱们也只好应命了。”

福儿一欠身，道：“届时，在下再来奉请，小的先行告退。”

目视福儿离去之后，桃花童子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公子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咱们也该准备一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看咱们应该如何准备？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：“此情此景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戒心，万一对方有什么阴谋。鬼汁，也好尽量的减少咱们的伤亡，且留点反击之力。”

”俞秀凡道：“也似乎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二更时分，福儿果然如约而来，而且，手里还拿着一盏纱灯。俞秀凡早已在厅中等候，福儿一叩门，立刻鱼贯而出。

福儿一举辩纱灯，道：“夜暗灯明，小的给诸位带路，不过本宫中的机关布置，不但极为灵敏，而且还有很多由人操纵，再高明的轻功，也不能避免伤害。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福儿兄弟，这是警告呢，还是威胁？”

福儿道：“是劝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，“咱们对贵宫的机关布置的利害，早有警惕，否则，也不会在这迎宾小筑中，一住数日了。”

福儿道：“公子说的是。小的不过是再提醒诸位一声罢了。”

在灯光照明之下，俞秀凡等一行人，很小心的随在福儿的身后，昏暗的夜色，重重花影，伎人的目力无法看清一丈之外的景物。俞秀凡忽然想到，旋风宫主，为什么要在深夜之中接见他们。这样的夜色，笼罩花丛树影，不论什么人，也无法记下这一路的景象。

璇玑宫在江湖超然屹立数十年，未受武林中纷争困拢，不但全是因为有着精巧的机关埋伏，主事人谨慎精密，也是破现宫居然于江湖纷争的原因之一。

小径曲折，交错于花树丛中，转了有顿工夫之久，才绕出花丛树景。抬头看去，景物一变，只见一座高大的楼舍，正立在眼前。

四支巨大的松抽火烛，在夜风中，放射出强烈火亮，，照出楼舍前“会英殿”三个主字匾额，也照亮了楼舍前一片十丈见方的青石地板。十二级白玉石阶，通到会英殿的大门前面。福儿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公子由现在起，诸位可随便走动了，会英殿前的青石地上，没有机关。不过，诸位登上石阶，进入会英殿，有五道拦阻，通过了，本宫宫主自会接见。如是通不过，也不要紧，只要四位不太逞强，及时认输，小的会来送凡位回迎宾小筑。明天，送各位离开法巩宫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宽厚的待入之道。”

福儿一欠身道：“小的告退了。”

就这谈两句话的工夫，会英殿前十二级白石阶前，突然出来了四位全身黑衣的人。十二石阶上，会英殿大门前面，也站着四个穿着黑衣的人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看到的有两个关卡。”

杉疵童子道：“希望玻玑宫的人，和他外表一样公平，我们四个人，这两个关卡上，也是四人，他们似乎是安排了几场很公平的比斗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希望咱们不要四个同时出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打头阵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不许伤人！”

桃花童子脸上闪掠一抹奇异的神色，但只一瞬间，又恢复了正常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如若没有信心能在全不让对方伤亡下，制服四人，那就不用出手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试试。我如不行，三位再替我下来。”

一长身，冲向四人，道：“这是第一关么？”

四个黑夜人也不答话，突然一齐出手，四掌并出，分四个方位，合击向桃花童子。这是十分凌厉。严密的一击。封锁受击人四面的退路。

桃花童子，双掌拍出，分击两人，人却滑的像泥鳅一样，身子一闪，由另两人掌势的封锁中滑了过去。

王尚霍然警觉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那日在辰州和人动手，他被人一招逼了回来，好像是故意装作的一般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他一直深藏不露。这一次，大概要露一点真本领了？”

这就说上两句话的工夫，那桃花童子掌拒人闪，已然冲过了四个人，登上了第三层石级。四个黑衣人已然环围着兜了上去。

桃花童子急急挥手，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！在下有几句话说。”

四个人停了下来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

桃花童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四位，咱们公子有令，不许在下伤人。在下觉着，冲过四位的防守，就算我们过了一关。”

四位中一个年龄较长的，终于接口说道：“必须胜过我们才行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怎么才算胜了呢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制服了我们，或者使我们没有追击之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朋友，动手相搏，那里能拿捏到那么巧妙的境界，万一在下失手伤了诸位，那将如何呢？”他明的是对四个黑衣人说，其实，无疑是在问俞秀凡。

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只管施下毒手，咱们死伤无怨。”

桃花童子目光转注俞秀凡的身上说道：“俞公子，咱们该当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许伤及性命！”

桃花童子双手一摊，道：“诸位，请出手吧！”

四个黑衣人被他一举冲了过去，心中大有警惕，再次出手，攻势更加凌厉。

桃花童子似是诚心要露上一手，不再游斗，双手挥动，连连硬接四人的掌势。

他年纪轻，个子小。但却和四位比他高出一个头的人，硬拼掌势，看上去，气势万丈，豪情凌云，但闻掌声砰然，不绝于耳，片刻间，桃花童子已和四人各对八掌，硬拼四八三十二掌了。

但闻桃花童子大喝一声：“得罪了。”掌法忽然不变，掌影中套着点点指影。

忽然间，一个黑衣大汉中指倒地。四人的合击之势，也更见破绽百出，片刻后三人连续中指而倒。

桃花童子拍拍双手，道：“四位朋友，对不起啦，题目是你们出的，在下么，也只好照做文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伤人命没有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没有，我只是点了他们的穴道。”

俞秀凡举步踏上石级，气度悠闭的说道：“那很好，他们知道咱们身无寸铁，但他们也未带兵刃，至少，他们的用心很光明正大。”

桃花童子古怪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公子。但小的看法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还有四道关口，愈往后，关口愈难闯过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口气，道：“想当然耳，但咱们没有遭逢到性命的威胁时，最好能恪守不伤人命的信念。”

桃花童子未再答话，但也未再抢先带路。四人很快地登上了第十层石级。四个守在门外的黑衣大汉，一排横烈的挡住了俞秀凡的去路。

淡淡一笑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四位，在下俞秀凡等，借光让让去路。”

四个黑衣人，同时弹琴般，跳出来三个字，道：“闯过去！”

王翔、王尚低声道：“公子，让我们出手。”

俞秀凡接摇头，道：“我来。”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遁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双手并出，抓住了中间两个黑衣人的腕穴。轻轻一带，两个黑衣人身不由己的向前冲出了一尺，正好挡停住了另两个黑衣人的攻势。腕脉要穴受制，两个黑衣人，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。

俞秀凡内力微加，向前一带，自己却由两人之间，呼的一声冲了过去。

分守在两侧的黑衣人，第一次攻势，受同伴身躯阻拦，硬把掌势收回。眼看俞秀凡人已冲向殿门，心中大急，呼的旋过身躯，左右合击，双掌并至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抬腕舒掌，放开握在手中的两人脉穴，轻轻松松的扣住了两人攻来的右掌腕脉。是那么奇妙、恰当，诚像是两个黑衣人觑准了俞秀凡的五指方位，硬把右腕准确的送入俞秀凡的手中一般。内力微送，五指忽放，两个人身不自主的退下了三层石阶。

俞秀凡一拱手，道：“朋友，如若不用拼命，我们已过了这一关。”

四个黑衣人脸上是一片迷惘，望着俞秀凡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俞秀凡抖抖蓝衫，潇洒转过身子，举步向殿中行去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不才俞秀凡，拜见玻砚宫主。”

原来一片黑暗的大殿，突然间亮起了一只儿臂粗细的巨烛。

这会英殿十分宽敞，一只火炬，在整个大殿的面积中，只照亮一个角落。

是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高举着火烛，烛光下站着一个身着灰色长衫的老者。

稀疏的头发，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淡肩小眼，矮个儿，但却生着两双特长的手曾，直垂到膝下四五寸，差一点，就垂到脚背上面。

桃花童子突然止步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识得这个人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神浪丁横，黑道上一代巨擘。十年前，突然失踪，想不到竟然投效到旋风宫来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十年前你还是个六。七岁的儿童，怎的知晓失踪十年的人物。心中虽然又槽一些疑虑，但表面上却是颌首微笑，道：“那是前辈高人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丁前辈三十六招追魂掌，不知毁了多少成名江湖的高

人，公子要小心一些。”

眨动了两下小眼睛，干笑两声，丁横缓缓说：“两位这点年纪竟知老夫之名，实是难为你们了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区区俞秀凡，请丁老前辈赐教！”

丁横轻轻一捋花白的山羊胡子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要和老夫动手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求见贵宫主，贵宫摆下了五道关卡，不和老前辈动手一搏，只怕是无法通过了。”

丁横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年轻人，通不过关卡，那也不过是见不到敝宫主而已；如是放手一搏，那就可能有很多的不幸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不幸？”

丁横道：“动手的事，控制不易，老夫怕失了手，那可能使一个人死亡，或是终身残废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金玉良言，晚辈本当遵从，只是，我们已千辛万苦的进了璇玑宫，如若不能一见璇玑宫主，岂不是有负此一行了么？”

丁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年轻人血气方刚，看来，老夫是白说俞秀凡道：“不论成败，晚辈们总得一试，还望老前辈手下留情。”

丁横啧啧两声，道：“唉，好言劝不醒梦中人，既然你坚持动手，那就四个人一齐上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，“不用了，老前辈！晚辈一个人先试试，不成，再请他们动手。”

丁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知好歹，你出手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长幼有序，敬老尊贤，还是老前辈先出手。”

丁横右手一抬，奇长的手臂，闪电一击，到了俞秀凡的身前，五指箕张罩着俞秀凡前胸五处大穴。任何人，都可看得出来，在丁横的指力笼罩中，简直是无法避开。

俞秀凡也不禁心头一震，简直不知该如何应付对方的攻势。

但他本能的照着自己习练的掌法，扣出一掌。

但闻丁横冷哼一声，向后退开了五步。俞秀凡心头茫然，不知这一掌怎会把丁横迫退了五步。

丁横怒也“想不到你娃儿深藏不露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承让，承让。”

丁横冷冷接道：“娃儿，老夫没有落败，你小心了。”突然欺身而上，双手并扬，十指箕张，抓了过来。指锋未到，十道凌厉的指风，已然罩上了穴道。

俞秀凡一掌见功，胆气大壮，忽然闪身一避，拍出一掌。那巧妙的一避，闪电的一掌，配合的是那么巧妙，从一个九十度直线的翻转中，掠着丁横手臂滑进了丁横身前，一掌落实，拍中丁横的左肩。

丁横一个身子，横里飞出去八尺左右，才拿桩站稳。

眨动着小眼睛，丁横似是有些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，愣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

“你用的什么掌法？”

俞秀凡确无法说出那掌法的名字，因为，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掌法，只好随口说道：“万花掌。”

了横口中喃喃自语，连说了两声万花掌后，接道，“老夫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掌法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多多承让了！”

丁横道：“娃儿，有机会，老夫还要领教你精妙绝伦万花掌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有机会，晚辈奉陪。不过，不是现在。”

丁横道：“老夫不会强人所难，你已过了第三关。”一挥手，那高燃火烛，突然熄灭。

两丈外，火光一闪，又亮起了一个人烛。俞秀凡心中明白，那火光是另一个关口，第四道关卡。略一沉吟，举步对那火光行了过去。王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，鱼贯相随俞秀凡身后而行。

桃花童子一直在想着刚才俞秀凡那两掌，他自然不相信那是“万花掌”，如若江湖真有这样一种掌法，能一招挫败丁横，这掌法早已经传扬江湖之上了。

。噫一次，俞秀凡和人动手，桃花童子都贯注了全神，但他没有看清楚俞秀凡的擒拿和掌势的路子。

须知这艾九灵毕生的精力所铸，也是天下武学精要的组合，没有门户，没有派别，运掌出手，全因对方的攻势而变，有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

。瑚亮的灯光下，站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，这老人不但须发如霜，而且一张面孔也白如霜雪，但却穿了一件黑袍，黑白分明，灯光下更见耀眼。俞秀凡行近那老人五尺左右处，停了下来。

桃花童子一上步，道：“璇玑宫的人才，当真是不少，大名鼎鼎的白龙商镖，也在这里。”

商镖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年轻不大，但见识倒是广博的很，老夫已经进入璇玑宫中十五年了，你竟然还能认识老夫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白龙异相，天下盛传，在下虽未见过，却是早有听闻。”

商镖道：“想不到，江湖上还记着老夫这么一号人物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晚辈俞秀凡。老前辈守的是第四关了？”

商镖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闯吧？年轻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么，晚辈得罪了。”身子一侧，攻了上去。

商镖右手一挥，拍出一掌。这虽是一掌拍出，但却有如数十个手掌一同拍出一般，幻起了一片掌影。

俞秀凡右手一探，五指抓去，在满天掌影中一抄，竟然扣住了商镖的右手脉穴。

商镖愣住了，比他目睹丁横败在对方一掌之下时还要震惊。

他想不通，这落英缤纷一般的掌势，怎会被人手指冲了进来而且扣住了自己的脉穴。

俞秀凡迅快的放开商镖的右腕，一欠身，道“晚辈侥幸。”

那一掌名叫，“万花吐蕊”，是白龙商镖生平的绝技，这一掌未能伤敌，再打下去，那是自我出丑了。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成全。”

商镖一挥手，火烛熄灭。另一只火烛却燃了起来。

俞秀凡招头看去。只看那火烛光亮之后，已到了殿墙后壁。

暗暗叹一口气，俞秀凡举步向前行去。只见烛光下，站着个身着罗衣的中年妇人。桃花童子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不闻桃花童子叫出对方的名号，忍不住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——”桃花童子道：“四大金钗之一的飞钗荆凤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荆姑娘，这可是第五关卡么？”

荆凤道：“不错，你若能过了我这一关，就可以顺利地见到敝宫宫主了。”

前秀凡道：“咱们已幸过四关，这一关还希望你姑娘成全。”

荆凤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我已见识你的武功了，我自知机会很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手下留情。”

荆凤右手一探，一指点出。指风凌厉，一般暗劲直追过来。

俞秀凡一闪身，不但避开了荆风的指风，人也欺到了荆凤的身侧，五指疾快扣出，搭上了荆凤的右腕。

荆凤未再让避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过了最后一关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姑蝎。”

荆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请随我来。”推开后壁处一扇木门，当先行了进去。

这是一座雅致的小厅，四盏流苏宫灯照的一片通明。全室中一片白，白绫幄壁，白色的地毯，白木椅子白坐垫，看不到一点杂色。

荆凤欠欠身，道：“四位请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宫主...”荆凤道：“立刻就到，四位请稍坐一会。”说完话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两个身着白衣的秀美女婢，奉上了四杯香茗。

桃花童子和王翔。王尚，互望了一眼，突然站起了身子，并排儿站在了俞秀凡的身后。

俞秀凡微微一皱眉头，正想让三人坐下，软帘启动，缓步进来一个白裙、白衫，白纱蒙面的娇小的女子。

她缓缓走在主位之上坐下，轻启樱唇，婉转发出一缕清音，道：“四位身手高。瑚，片刻间越过了五道关卡，校好未能先在迎客，四位见谅，”俞秀凡道：“不敢当，咱们惊动了宫主，心中甚是不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四位到敝宫有何见教？”

俞秀凡听她声音娇嫩，年纪似是不大，忍不住道：“姑娘可是璇玑宫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可是觉得校好不像么？”

桃花童子突然接道：“姑娘，恕在下多口，江湖上盛传璇玑宫主金成山.....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那是先父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令尊不在宫中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诸位如来见先父，那很可叹，诸位来的晚了一步，先父不幸于月前过世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恕在下出言无礼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俞少侠率众人到敝宫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久闻贵宫大名，特来见识一番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已经见识过了，先父尚未入土，校好不能留客，还请四位原谅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是逐客令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如若诸位觉着我这是下逐客令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桃花童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宫主，小的斗胆请教一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。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脸上泛起了一片羞红，道：“小的只是一个从人的身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你的从人，是不是一向喜欢多口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宫主，他们虽然名义上是我的从人，其实，我们相处的一向是情同手足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俞少侠，但在咱们谈话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有别人插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在下的事，一向都是由他代我商谈。”

白衣女冷冷接道：“如是由他出面，你最好不要多口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从现在开始，一切事都由他和姑娘洽谈。”

白衣女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该叫一位总管来接见你们的。”

桃花童子一抱拳道：“宫主，敝上一向下大问其他事务，都由小的当言。不过，每次敝上都在旁侧，如是小的说错了，敝上会立刻纠正。”

白衣女道，“够了。你有什么话，快些说吧！不过，有很多事，我不一定要答复吧，”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宫主，小的想说明一件事，咱们自进这璇玑宫后，一直都遵照着贵宫的规矩办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又怎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得见宫主，冲过了五道关卡，如是敝上不幸在任何一道关卡失手，那就无法见到宫主了。”

白衣女怔了一怔，语声突然缓和，道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贵宫有一本英雄榜，广记天下各路英雄，不知咱们是否得瞻仰一番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英雄榜存放在敝宫一处密室之中，诸位得自己去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想来行途之中，定然有很多机关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机关倒有。不过，诸位在去时，绝不会发动。请位只要考虑看过了英雄榜后，如何离开就是。”

俞秀凡口齿启动，似是想问那白衣女，但立刻又忍了下来。

回头对桃花童子道：“英雄榜上，都记述的什么事情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近百年来黑白两道中特殊的人物，不是武功有特殊的成就，就是对武林有很大的贡献。”

俞秀凡淡淡的笑，道：“照你这么说来，咱们倒是应该去瞧瞧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武林同道，都知道有一本英雄榜存在法机官中，但见过的人，却是不多，”白衣女道：“那是因为见过英雄榜的人，很少能够再回到他们来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星目一瞪，道：“他们可是都死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只和一个人交谈。俞少侠的问话，恕不作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问问看，那些人怎么了？”

桃花童子一欠身，望着那白衣女问道：“那些看过英雄榜的人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人贵自知，如是一个超越的太多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

似乎是用不着多说……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死亡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本宫并非嗜杀的组合，所以他们还有活命的机会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王尚低声道：“小桃童，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投入璇玑宫中，因此，璇玑宫中有着很多的高手，像丁横。商镖和飞钗荆凤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们没有选择，除非他愿意永远在世间消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问问看，咱们如何可以看到英雄榜，还要遵守些什么规定？”

白衣女听得明明白白，就是不肯回答，非得桃花童子又问了一遍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没有什么规矩。因为本宫有很多的规矩，你们外来人也不用遵守，如是要想看，立刻可以带你们去看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去是全无阻碍，问题在回来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要不要去？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这桃花童子不知是一个什么出身，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倒要看看他的意思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你觉得是否应该去瞧瞧呢？”

桃花童子似是未料到，这样重大的事，俞秀凡竟也要自己作主。不觉一怔，道：“属下的意思是，用不着冒这个险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很聪明的选择。”

俞秀凡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这璇玑宫，除了那英雄榜外，还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璇玑宫处处埋伏，遍地机关，未得主人允许，寸步难行，就算有什么好看的地方，也是不为人所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告诉宫主，咱们看看英雄榜，但不知几时方便？”

桃花童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公子，对阵搏杀，拳来足往，我相信凭公子这副身手，天下都可以去得。但璇玑宫中是凭仗巧妙的机关困住咱们，那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抗拒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可是害怕了，”杉讹童子道：“我这等小人物，生死何足惜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！但公子似是用不着这样冒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千里迢迢，赶来璇玑宫，如不见识一点什么，就这样离去，那岂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么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说的是。”目光转到那白衣女的身上，接道：

“请问宫主，咱们几时可以见识一下那英雄榜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立刻可以动身。”

桃花童子不敢作主，低声道：“公子的意思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再问问，那英雄榜，是否限定人数？”

桃花童子照问了一遍。

白衣女道：“不限人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跟我去。”

王翔。王尚接道：“咱们追随公子，生死相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回迎宾小筑去，如是三天内，还不见我们出来，那就离开璇玑宫。”

王翔道：“公子……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用再说。”

无可奈何，王翔叹了口气，默默不语。王尚几次启动口齿，但却勉强忍了下去，未多接口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宫主，到那存放英雄榜的密室，如何一个走法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要人带你们去。”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内府总管，荆凤何在？”

片刻之后，荆凤推门而入，一欠身，道：“宫主找我”白衣女道：“不错。这位俞少侠，要看英雄榜，你带他去吧！”

荆凤一欠身，回目一掠俞秀凡，道：“敝宫主已经告诉你内情了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决定了。就算是炼狱、魔窟，我也要去见识一下，不过……”

荆凤接道：“少侠有遗言，还是有什么吩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把我这两位姓王的兄弟，给送回迎宾小筑。”

荆凤望了王翔、王尚一眼，道：“两位不去？”

俞秀凡接口道：“他们不去了，咱们四个人来；总要有两个活着离开。”突然；撕下蓝衫一角，交给了王翔，接道：“你们平安回到迎宾小筑，就把这片蓝衫交人带回，如是途中有变，先毁去这片衣服。”

王翔一欠身，道：“公子……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我在这里等着，见到这片衣角之后，我再和桃花童子同去见识那英雄榜。”

王翔道：“我们在迎宾小筑等你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要他们离开璇玑宫，只要没有机关。埋伏困他们，凭仗他们两人的刀法，足可破坚甲利兵，拒挡任何高手围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你们离开璇玑宫，记着，回头时，别忘了带走我的宝剑。

那虽然是一柄凡铁打成的兵刃，但对我却重要无比。”

王翔道：“我们在宫外等候公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等我三天，如若过了三天，我还未出去，你们就不用再等，”王尚黯然道：“三天后不见公子，我们就杀进璇玑宫来了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不行，璇玑宫中到处是机关埋伏，你们杀进来，那是羊入虎口。”

王翔道：“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老法子，在宫门外等着，见一个璇玑宫中人，就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”王尚道：“对！我们在璇玑宫外结庐而居，杀的他们放出公子和小桃童为止。”

白衣女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计划的很好，但要先问问我是否答应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非答应不可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他们未平安离开这璇玑宫前，要委屈你宫主暂时留在这里，如他们有了什么凶险，对你宫主而言，那也是一桩很大的不幸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放肆的很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湘西五毒门的凶险，不输璇玑宫，俞某人去了仍然好好的回来。

姑娘，我说的话，自信能够办到，希望你宫主不要以身相试，一旦激起了在下的火气，说不定还要你宫主陪咱们去看英雄榜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那就完美多了。”

冷冷哼了一声，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够了。我会作主，不用再多口。”

桃花童子脸一红，垂首不言，白衣女娇躯微微颤抖，显然是大伤尊严之后，气忿已到极点。飞钗荆凤很明白，俞秀凡并非是口出狂言，他确实能够办到。最不利的一点是，这座小厅中没有埋伏，完全没有制服敌人的机会。

缓步行到了白衣女的身侧，荆凤低声说道：“宫主，别人是客，咱们应该忍让一些。何况，数年来求见宫主的人，从没有一人如愿冲过五道关卡，这位俞少侠是第一个过了五关的人。”

白衣女暗吁一口气，他明白荆凤的劝告，隐隐间含有警告的意味，婉转的说出了俞秀凡是一位身负绝技的人物。忍下了胸中的怒火，使声音尽量变的平和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可是担心本官伤害他们两位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璇玑宫充满着凶险，咱们不能不早作预防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吧！荆总管，派人送他们离开璇玑宫，并记着带那一片蓝衫回来。”

荆凤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回顾了王翔、王尚一眼，接道：“两位请吧！”

荆凤带了王氏兄弟离去，俞秀凡背手而立，望着雅致的小厅外黑暗空敞的殿室，未回望那白衣女一眼，似是她根本就不在这座小厅中。

但桃花童子却是双目神凝，一直全神贯注在那白衣女的身上。烛光辉煌的雅厅中一片静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白衣女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可否听校好奉劝一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宫主请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璇玑宫立下之规矩，我不能改变。而且，先父过世不久，我虽被拥立为宫主，但威望还难服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为姑娘的不幸致哀，但我不太懂姑娘的意思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先父停棺未葬，璇玑宫中还有很多的事情待理，因此，我不愿多材敌人，也不愿闹出搏杀流血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有此一念，那就是在下之幸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所以，我希望你也约束一些，最好别去看那英雄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宫编辑英雄榜，记述了天下武林中近百年的大事，却又珍藏密室，不要武林同道阅读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可以供人阅读，不过，不是现在。因为，先父辑榜化费了无数心血，并有显明的证据，绝不轻易下笔。叙述的人与事，大部分人还活在世上，如若一旦公诸天下，必将引起无穷纷争，那就有失先父辑榜的用心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可见那英雄榜么？”

白衣女摇摇头道：“校好没有看过，不但敝宫中人，大都知晓榜中的人物，叙。蚬，但他们不知详情。武林中很多人关心英雄榜，表面上；只希望知道他们在榜上的排名，但敝宫辑榜的用心，却非如此，我们珍藏英雄榜，并非怕排名外泄，”俞秀凡和那白衣女谈了不少的话，但他一直没有转过头来，到此才缓缓转脸过来，道：“那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英雄榜并非是先父一人所辑，参与此榜工作酌人，不下数十人之多，不过由先父总其成。为了求真，编辑此榜的人，不限于仁侠英雄，也有很多黑道中人物。他们辑榜之初，立下誓言，不许泄漏出榜中记述。十年前，辑榜完成，收藏密室，先父特地设计了很多严密保护的机关，三年之后，才造成那座密室。老实说，就自你进了密室，也只能见到叙名的几页，真正的榜中精萃，你也无法看到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是因为精粹未藏在那密室中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藏在那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会发动机关。消息，把我伤于密室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在下要请教姑娘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想起来，却是很费猜疑，不过，如是说穿了，事情也很简单。先父建造那座密室时，顾虑到了很多的事，因此，他在那密空中设计了很多的机关，那些机关，都是极度灵敏的自动机关，任何一点轻微的力量，都可能触动机关。据先父说，璇玑宫中那密室的机关，是整个璇玑宫中最厉害的机关，只要发动之后，任何人都无法逃过性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不是危言耸听吧？”

白衣女冷冷说道：“我没有进去过那间密室，但我相信先父不会骗我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失言，姑娘请说下去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所以，你们进入密室之后，发生些什么事情，我们无法预料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璇玑宫的实力很庞大，庞大的出于武林中任何人的预料之外。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未列入英雄榜，但你武功之高，使我们有些失措。

因为，这五道关卡，第一。第二两道关卡不用说它，三年来，进入璇玑宫中人，有三十五人之多，但却没有人冲过第三关卡。而你却能在极短的时间中冲过五关，使我来不及到此等候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惭愧！我只会这几招掌法和几招擒拿手法，如是出手不灵，那就无法和人久战下去。一念及此，心中大感凛惕，想起了怀中的剑谱，此后实得多下一些功夫，精习一些拳掌剑法。

不闻俞秀凡回答之言，白衣女接着说道：“我们不愿和武林中任何门派结仇，也不愿任何入侵入璇玑宫，更不愿和你们结仇，但你加强行进入密室，那只有一个结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样的结果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身中埋伏而死。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得报告，闯过丁横等据守的三关，全是你一人出手，你活着，也许璇玑宫中没有人能对付你，但如你不幸死了，你的属下，未必就能胜过璇玑宫中人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是劝在了不要进入璇玑宫的密室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是这样的用心，但我说出口的话，也无法更改了。你如一定要去，我们仍照前议，由本宫中人带你到密室门外，那密室共分内外两间，外间的机关我们可以控制，但内室的机关，全属自行发动的设计，除非你的机关消息之学，超过先父，那是必死无疑的结果。连百分之一二的机会

也没有，我已言尽于此，应该如何，由你决定了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若这位姑娘说的都是实话，自然我们得再仔细想想。”

白衣女端然而坐，不再说话。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已经提出了进入密室的要求，如是就此罢手，岂不让人耻笑。捍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只有想法子带着这位姑娘一齐进去。”

摇摇头，俞秀凡道：“这种事，咱们如何做得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咱们就别去了。”

俞秀凡凝目思索了好一阵，道：“姑娘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进入密室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没有。”

俞秀凡闭目而坐，也不再多问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咱们就进去看看吧，万一不行，我陪公子葬身那密室就是。”

俞秀凡没有接口，白衣女也未再多言，雅厅中一片静寂。

等了好一阵功夫，飞钗荆凤快步行进了进来。她手中捧着一片衣角，欠身对俞秀凡道：“贵属已离开了璇玑宫，这片衣角，请公子过目。”

俞秀凡伸手取过，查对了一下，毫厘不差，微一颌首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荆凤微微一笑，退了下去。

俞秀凡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宫主，哪一位带我们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决定去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啊！生死由命，也许在下注定要死在贵官之中。”

桃花童子忽然间有一点畏怯之状，缓缓说道：“公子，宫主说的是实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她说的是实话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咱们还要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想去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是咱们连九死一生的机会也没有，那就不算是冒险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凄苦一笑，桃花童子道：“送死。公子，冒险和送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诚然是生存的机会大小，但咱们不能不去。”回目望着白衣女，接道：“宫主派个人！”

白衣女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替你们带路。”

俞秀凡有些意外的道：“宫主自己去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。我为两位带路，俞少侠应该放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那么，有劳宫主了。”

白衣女果然站起了身子，举步行出雅厅，缓缓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突然一侧身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走在前面。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，未再多言，紧随在白衣女身后而行。俞秀凡却走在桃花童子的身后。

一个女婢，高举着一盏纱灯，行了进来。白衣女伸手取过纱灯，道：“你

们退下去吧！

我要亲自送俞少侠进入密室。”

那女婢沉吟了一阵，欲言又止。

白衣女道：“离开了这座大殿之后，步步都可能触动机关，两位请看准我的落足之处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们这机关，从来不关闭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璇玑宫中，十之八九的机关，都已关闭，但通往密室的机关，却是永远不关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听姑娘口气，贵宫之中是步步凶险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数十年来江湖上有无数的高手，希望进入璇玑宫，但又有几个得偿心愿？”

桃花童子冷笑一下，未再接口。

白衣女带两人离开会英殿，行在白石小径上。虽然，她手中高举着灯火，但俞秀凡和桃花童子，都把精神集中在看那白衣女落足之处，无暇顾及四方形势。

走了大约顿饭工夫之后，白衣女才突然停了下来。

俞秀凡道：“到了么？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。两位先看看外面的形势。”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纱灯。

那是一座青石砌成的高大房子，四周不见窗子，两扇黑门紧紧的关着。

白衣女轻轻在黑门上叩动了两下，道：“这是两扇铁门厚过一尺，重过万斤，除了开动机关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推开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姑娘可是替我们开动机关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说过，这密室的外面一间，我可以控制，但进入内间，我也是束手无策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伸手在铁门上点了几下。

她动作快速，桃花童子就站在她的身后，竟然没有看到她手指点在铁门的位置。只听一阵轧轧之声：缓缓向两侧收缩进去。

白衣女微一侧身子，道：“两位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双手掌，悄然无息按在了白衣女的命门穴上，接道：“宫主，抱歉的很，跟着咱们一起进去！”

白衣女目光透过白色的面纱，发觉出手的人是桃花童子，脸上流现出很浓重的杀机，使人一眼之间，就可以瞧出他说的十分认真。

来不及有所反应，耳际间已响起了俞秀凡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放开手！”

桃花童子脸上泛现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连一线生机也没有，带着宫主同往，咱们也许会有一线生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你放开手。”

桃花童子呆了一呆，放开按往白衣女背后命门上的右掌，垂首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们……”

俞秀凡正容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咱们的处境很凶险，随时可能死伤于机关埋伏之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你如是心中害怕，不妨离开此地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桃花童子黯然一笑，不再多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宫主，如若在下一人进宫，是否可以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可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这位小桃童，劳烦宫主把他送出宫去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办到。”

桃花童子急道：“公子，我不能出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若公子失陷密室，身中埋伏而死，在下千言万语，也无法对两位王兄弟解说清楚，势必死于他们的刀下。若公子能无恙离看，在下也不会有什。捍事情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目注白衣女道：“在下进入密室，必死无疑，在下希望宫主，答应在下一桩请求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说吧！只要我能够办到，决不推辞。”

桶凡笑道：“善待在下这位朋友-----如果在下不幸死于密室，想法把他平安这出宫去，别让他和我另外两位朋友碰面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恕我多口，这些人究竟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你的属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公子，体念下人，待我们一向如兄如弟。”

白衣女啊了一声，未再多问，俞秀凡也未再多解释。

桃花童子突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在下求你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，“小桃童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不过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想过了这中间的道理，如是我们知道必死无疑，又何必一定要两个人都死在那里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！我一定要去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是非去不可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用不着冒这个险，何况，我未必一定会死。”

白衣女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两位如肯听我相劝，那就别进密室，我可以发动一下外面的机关布设，你们见识一下，再作决定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要看的是英雄榜，并非要了解贵宫之秘。”

白衣女叹口气，道：“瞧过了外面的机关布设之后，俞少侠再作决定如何？”

## 第十二回 徒劳无功 深情款款

俞秀凡道：“谢谢宫主的好意，但你还没有答应我请求的事情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答应，善待小桃童。”

桃花童子黯然说道：“公子，宫主，两位的为人，使我想到了一件事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邪不胜正。不胜的地方，并非是全在武功上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希望你是彻底的悟透个中的道理。”

桃花童子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目光却转到那白衣女的身上，道：“宫主，如若不违犯贵官的禁例，见识一下贵宫的机关布置也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室中黑暗，两位小心些，我为俞少侠带路。”举步行入室中。她并非直线而行，而是左三右四的曲折而进。

机花童子和俞秀凡也照着那白衣女的步法转动。深入一丈多，三人足足走了七八十步。

白衣女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请靠近我一些。”两人依言行了过去，紧傍那白衣女身旁而立。阵阵的幽香，从那白衣女的身上散发出来。

但闻白衣女高声道：“两位不可乱动。”喝声中一挥右手，空中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破空之声。

显然，召那白衣女打出了一种暗器。但闻两声金铁交接鸣响，密室四周都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似乎是室中有很多件笨重的物体，都在缓缓移动，是一种新奇的感觉，似乎是整个屋子都在移动。

桃花童子低声道：“宫主，这室太黑了，我们什么也瞧不到。”

语声甫落，忽见四周火星闪动，紧接着亮起了四点火光，由小到大，片刻间照的满室通明。

四周，忽然间亮起了四只火炬，那是一种特制的铁筒，筒中蓄桐油，燃起之后，火焰甚是强烈。

这是一间很广大的书室，四周都是铁制的书架，摆满了很多的书。但中间却是全无陈设，只有靠东面壁间，放了一张书桌，后面放着一张高背的大师椅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宫主，室中无人，那四只火炬，怎么燃起来的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室中装的有自动机关，只要击中控制灯火的地方，铁帘下落击中火石，那灯上装有燃烧的药引子，自动起人，点起灯芯。”

桃花桐子道：“刚才姑娘出手，可是打出的暗器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错，我打出四颗银弹子。”

桃花童子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夜暗之中目难见物，这丫头打出四颗银弹子，竟然击中四处机关，虽然是平常训练有素，但这等只凭记忆击中暗纽的手法，实在难得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很精妙的设计，但不知姑娘还要我们见识些什。捍？”

白衣女突然一挥手，一粒银弹子击中身前个远处的仓地上。

忽然间银芒闪动，四周的铁架上，暴射出无数的银针。除了三人停身处三尺方圆的地方之处，厅中每一处角落，都在那银针的笼罩之下。

白衣女道：“这一轮银针，共有七千二百支，针上淬有奇毒，中人之后，立刻全身麻木，难有反抗之能，”俞秀凡道：“精妙是够精妙了，只是太过毒辣一些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是敝宫中机关最恶毒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有什么布置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只看到一种，这机关中全无淬毒的暗器，共有一十二种之多，其他淬毒伤人的还有三十六种之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步步死亡，处处追魂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发动整个书室的机关，十分麻烦，刚才两位已经瞧到了一种，举一反三，两位应该心中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英雄榜就在这书房中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是。这地方只放着人名册子，真的英雄榜，还在这书房

后一座客室之中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咱们瞧瞧名册就算了，用不着……”忽然发现了俞秀凡。烘有不愉之色，连忙住口不言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如是要到另一间密室，还得经过一些机关布置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应该是如此，不过，对你们可以优待，我帮你们关上这外书室的机关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那号称密室的地方，又在何处？”

原来这间广大的书房，除了四周的书架，就是墙壁，俞秀凡穷尽了目力，瞧不出还有什么通往别处的门户。

白衣女道：“那是一道秘门，单是要找出门户所在，就要费一番工夫。”

俞秀凡呆住了，不管白衣女的用心，是否有激讽之意，但口气中已暗示不再帮他找出门户。不要说那密室中的机关如何的厉害，单是找出那座秘门似乎就是很不容易的事。

三个人静静的站着，很久，很久，都未再说话。

对俞秀凡来讲，这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，确有着无所措施的感觉。但不能永远这样沉默下去，俞秀凡只好试探着说道：“大约姑娘不会再帮我找出那座秘门了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俞少侠，我不想帮你找出来。因为。我已经看出来，你对机关消息方面的知识十分贫弱，这里面不可能有太多的幸运。”

俞秀凡有些羞愧的笑一笑，道：“谢谢宫主。不过，在下还想试试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哦！你准备如何一个试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自己试试看，能不能找出那座秘门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能不能有一个限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宫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是说，你准备花多少时间去找那座秘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宫主能给我多少时间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最长十二个时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就以十二个时辰为约期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十二个时辰之后，我会派人来，公子如若无法找出秘门，希望你能打消进入密室的念头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然后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本宫不愿和诸位结仇，因为本宫设下求见宫主五道关卡之后，你是唯一通过的人，但隔行如隔山，武功剑术和机关消息筑建方面的知识，完全不同。只要你俞少侠不再坚持进入密室，本宫会以上宾之礼。相待三天。除了那密室和另外两处禁地之外，你可以畅游全宫，三日后送你离去。”

想一想，这实是破格的优待，俞秀凡急急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宫主的优待，俞某人十分感激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少侠乃方正之士，先父在世之日，最敬重少侠这等人，校好先行告退了。”转身举步，袅袅行去。

她出了室门，顺手提起了放在门外的纱灯，移放室中道：“完全关闭了室中的机关之后，书室四周火炬，因为无法继续供油，会慢慢熄灭去：也许这盏灯，对两位有点用处。”

俞秀凡遥遥抱拳一礼道：“宫主在下刚刚想到了一件事，请教宫主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哦！俞公子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这室中的机关完全关闭，在下找到了那座秘门，也是一样的无法开启了。”

约略的沉吟了一下，白衣女才缓缓说这娜栅：机关，和外面全不关连，也不受本宫中总枢纽的控制，完完全全是另一套独立的机关。先父只告诉、他创造那密室中另一套机关埋伏，是他生平最精密，最得意的一次设计，先父是一位素不轻言的人，自然可信。“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宫主指点。”低声接道：“小桃童，快些决定，留这里或是出去，已是面临着最后的决定了。”

桃花童子毫不犹豫的说道：“我留这里陪你。”

但闻白衣女清脆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校好祝福，希望你好幸运。”余音中微微带着凄枪的感觉。

铁门迅速的关闭了起来，使得俞秀凡来不及回谢一声。桃花童子望着一丈左右处的纱灯，很想去把它取过来，但又担心白衣女言而无信，没有关上这书室中的机关，一时间迟疑难决。回目望去，只见俞秀凡已然闭着双目，禅息入定。这时，四角处的火炬，仍然光亮的很，室中景物，清晰异常。

俞秀凡确实正在调息，对一个具有深厚内功基础的武林高手而言，这是最脆弱的时候，最易受到伤害的时间。如是桃花童子仍带着身上利刃，会毫不犹豫的拔刀刺去，但他那锋利的短刀，却被留在解剑台上。

自和俞秀凡结识以来，从没有过比这更好的杀他机会，双目闪过一道奇光，眉宇间涌出了浓重的杀机，暗中运聚了功力，缓缓举起了右手，对准了俞秀凡的前胸，乘势击去，俞秀凡就算不死，也必然身受重伤。

但扬起了拳势的桃花童子，却在拳势发出之前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他想到，满室毒针激射而出的厉害，如若这室中机关未闭，杀了俞秀凡，自己也无法逃走，岂不是活生生的陪葬。俞秀凡出入五毒宫也许已有些名气，但还不够响亮，杀了他，也未必就算一件不世奇功，杀死俞秀凡的目的，是希望能得到一份值赫的荣耀，俞秀凡确已有了这样的条件，是一条潜伏在汪洋大海的神龙，挟无与伦比的奇技，出现于江湖。但他是刚刚起飞，还未震动江湖，还未威胁到武林，如若此刻杀了他，自己固可自豪地成了一位屠龙人物，但那只能使自己满足，无法使世人共认。因为，这只是一条潜力强大，刚刚出水的龙，没有知晓他将飞上九重天，掀起狂风浪。

桃花童子的心中，像风车一般转动着，想了各种事端，然后，又缓缓放下了举起的右拳。对他而言，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，绝大的冒险，但他只是杀死一个俞秀凡，一个还未为江湖重视的潜龙。换不吴“应该得到的荣耀，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声音。自然也无法得到的奖赏。冒险和收获是那么不成比例。桃花童子是聪明人，自懂事那日起，就受着各种各样的严格训练，不但有很多高手，传授他的武功，而且很多饱经世故的高人传授给他江湖的经验，有很多胸罗广博的高人，告诉了他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杰出人物，黑白两道上的梟雄、俊杰，和他们的武功特长。这些严格训练中，不但精密，而且辅以图形。所以，桃花童子能够一眼看出那人的身份，能够知晓他们的武功，也能够知道他们的来历。但这些，几近完美、严厉的训练，把一颗年轻人应具的赤子之心，练成了深沉、多变，处处想利害，样样要计算的人物。他年轻，但却没有了年轻的热情，偶而流现出些天性应具有纯稚之情，但立时被潜在心中由训练而得的丰富计谋压制下去。桃花童子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十六七岁

的年纪，兼得各家之长的武功，四十岁以上人物才具有的心机，五十岁以上人才具有的广博见闻。他善于伪装，精于计算，会制造机会，又能选择机会。他具有了很多人无法及得的权威，又能几乎是随心所欲的到处玩乐，好多好多的人，在某一种形势下，都得遵从他任何的吩咐。令瑜。无数次的心念运转，桃花童子作了最后的决定，现在不能杀死俞秀凡，杀他之后，自己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最重要的自己杀一个举世无匹，第一流中的超等人物，但得到的，可能是第三流中的奖赏，还可能更低一些。他想：“只要我常随在他的身侧，以后，还有杀他的机会。”

虽然，俞秀凡等早已对他有了怀疑，但在桃花童子的眼中，应付俞秀凡、王翔、王尚等三人，并非难事，俞秀凡也许具有着超绝的智慧，但他太正直，也太纯良，缺乏江湖上的历练，更缺少可屈可伸的弹性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俞秀凡缓缓睁开了双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没有坐息一会么？”

这时，四角的火炬，因机关的关闭，油尽而熄，桃花童子在火炬熄去后，证实白衣女未说谎言，才把纱灯提放到俞秀凡的身侧。

放下了手中的纱灯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对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我不敢离开，也不敢坐息，我们不能太相信他们。”他没有证明，但却无疑告诉了俞秀凡，在替他护法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谢谢你了。小桃童，你坐在原地别动，我要找找进入那。贺室的门户。”

桃花童子伸手提起了纱灯，道：“四周的火炬，油尽而熄，看样子，她下会骗咱们了。

我走在公子身后，你看的清楚一些。”

俞秀凡很仔细的搜查了整个的书室，桃花童子极尽小心的举灯随在身后，又时把灯光照射在俞秀凡搜索的地方。

两人花去了三个时辰的时间，找遍了整个的书房，每一角落，都搜查的十分详尽，但却无法找出那进入另一间秘室的门户。

望望纱灯中的存油，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这盏灯也就要油尽而熄，那时，满室黑暗，只怕更无法找出门户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如是真的找不出那座秘门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她说过的，十二个时辰之后，她来接咱们离开这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无法看到那英雄榜，咱们岂不是白来了一趟么？”

轻轻叹一口气，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手中的纱灯，还能燃多少时间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至少还可以燃烧一顿饭左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既无法找出秘门，也不用多费时间了，咱们利用这段时间谈谈好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谈什么”俞秀凡道：“谈谈你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是一个流浪的孤儿，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这一身武功，总该有人传授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自然有人传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什么人传你的武功。”

桃花童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说出来，只怕公子也不知道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我可能不知道，但你何妨不告诉我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百花浪子，公子听人说过没有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听人说过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作徒弟的，本来不应该谈论师父的事，不过，我如不解释一下，只怕公子要对我怀疑了，”俞秀凡道：“你尽量的解释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师父号称百花浪子，那是因为他玩世不恭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你一肚子无所不知的能耐，也是令师传授的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有些地方，我师父和公子的为人有些类似，他没有作师父的严肃，常和我们聊天，有时间像朋友一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师现在何处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访道昆仑山，一去无音讯，我也有三。四年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无法对证的事，”桃花童子道：“怎么，公子不信我的话？”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有什么话，只管请说，信不信是我的事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看来你对我心中早有怀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自己觉着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你看我小桃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不错，我是有些怀疑你，不过，我没有意思追根寻底，也不想问你的出身，但我只希望一件事情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希望在咱们相处这一段时间之中，你不要耍出什么花招。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公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只是防患未然。咱们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彼此间应该是有点情意，我不希望咱们之间，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呆住了，愣了半天，道：“公子，好像是小的出了什么事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，如是一旦出了什么事情，只怕咱们之间不会这样很愉快的相处了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神色一怔，道：“公子，在你的眼中，小的也许有些来历不明，但小的自信没有对不起你公子们事，”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不用生气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如若我们离开璇玑宫，都还没有死，咱们应该分开了。”

桃花童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为什么？公子！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对我们的事，已经了解的很多了，咱们再相处下去，只怕万一有了什么纷争，岂不是闹出一个不欢而散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小的如若有什么不对之处，公子尽管责骂就是，这样把小的赶开，岂不是太过寡情了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自己灯好的想想吧！如若，你觉得我们可交朋友，那就请把你的用心，目的，老老实实他说出来。如若你觉着我们不是可交的朋友，咱们就一拍两散。对你，对我，大家都有好处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如是公子觉着我是别有用心，离开这璇玑宫后，小的就离开公子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我觉着这是咱们之间最好的结果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离开此地，我会离开，但现在希望公子别存介蒂，

我还要留在这里陪你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，你可以放心的坐息一阵，我替你护法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盘膝坐下。

灯中油已燃尽，火光一闪而熄。室中又恢复了伸手下见五指的黑暗。

俞秀凡又仔细的推想了可能暗藏秘门的所在，仍然是全无头绪。这是一门特殊、深奥的学问，不是细心和智慧就可以解决的事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铁门呀然而开，一个面蒙白纱，身着白衣的少女，缓步付了进来。

她举起手中的纱灯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已经十二个时辰了。”

俞秀凡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，勇气和细心，对寻找秘门一事，并无帮助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是一门特殊的知识，不通此道的人，完全无迹可寻，也没有幸运可言。”

俞秀凡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在下不得不认输了。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公子，这是我感觉到最好的结果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劳烦宫主带我们离开此室。”他已从白衣女的声音，听出她是宫主无疑。

离开了书室，白衣女带两人行到了一座花树环绕的竹楼中。

里面高燃着四只火炬照的一片通明。一张八仙桌上，摆满丰盛的酒菜。

飞钗荆凤微笑着迎了上来，微微含着笑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很饿了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啊！咱们公子腹中也很饥饿了。”他对飞钗荆凤只对自己招呼一事，心中大感讶异。

荆凤道：“贵主仆，都是敝宫的贵宾，我们宫主招待贵主人，贱妾奉命接待小桃童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怔，笑道：“这大劳动荆总管了。”

荆凤微微一笑，把桃花童子让人了首座。

白衣女却带着俞秀凡登上二楼。二楼上和楼下形态类似，也早已摆下一桌酒席。

白衣女欠身把俞秀凡让人首位，突然关闭上了木门，缓缓取下了蒙面白纱。那是一张秀丽绝伦的脸孔，双颊上红晕淡淡，娇艳若花。

白衣女淡淡笑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别见怪，校好虽是一宫之主，但我阅历太少，见识不多，不知道迎接武林同道礼数，先父只有我们姊弟两人，幼弟年纪大小，我这女儿之身，只有抛头露面。继承宫主之位了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发觉白衣女只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，但却能适当的保持着身份，当下抱拳一礼，道：“璇玑宫跳出江湖是非恩怨之外，编辑英雄榜，珍藏了百年武林中人人事事，更是前未曾有的大手笔，在下等冒昧闯来，实是有些唐突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不用为我们这等接待有所不安，须知我们早已有一种法规，凡是闯过五关的人，都是敝宫中高等贵宾，由宫主接待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我从没有接待过客人，实有着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也是初出茅庐，有些地方，逾越礼数。”

白衣女随又替俞秀凡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俞少侠可否把师承见告校好。”

俞秀凡为难的叹口气，道：“这有些疑难。事实上，我也不能算有一脉相传的师承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校好失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言重了。在下这身粗浅武功，并非由一处一人所得，所以杂乱的很。”

白衣女很知趣，话题不再回到俞秀凡师承上去，笑一笑接道：“俞少侠，这番来敝宫不知有何目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目的。英雄榜的事，在下到此之后才听到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没有目的，那完全是为了一份好奇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听说贵宫一直不和武林同道来往，因此，在下动了一份好奇之心。”

白衣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在双方都保持了一定的忍耐，没有造成伤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璇玑宫今后岁月，是不是还保持一定的门风，不和武林中同道往来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。我们还准备这样超然武林恩怨纷争之外，不过，有一件事，还要少侠帮忙一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帮什么忙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关于英雄榜的事，希望俞少侠能替我们保守机密。先父告诫过小。好，英雄榜如若一旦泄露出去，璇玑宫必将招惹来无穷的杀孽。虽然，机关布置奇。侯，但伤亡流血，总是难免。因此，此事必须保持着极度的机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是否相信，这英雄榜能够常保隐密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英雄榜也许已泄漏出去，不过，那只是排名的顺序，但，真正的内容一旦泄漏，璇玑宫立刻间难免血雨腥风了。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俞少侠，我没有想到咱们之间，会有这样一个结局。因为，当时我有些激动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准备把我坑在机关之下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校好确实这样想，那是因为校好少不更事，这一点，希望俞少侠多赐鉴谅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区区也是一样，年轻气盛，但看过了贵宫的机关布置，使区区认识了天外有天，机关埋伏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，不是武功、智略所能克服的，也无法凭一股豪勇之气，拿血肉之躯，硬和那些机关抗拒的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明达的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惭愧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还没有答应我，愿不愿保守英雄榜真正隐密，那是关系着千百位武林高手的生命，不单是敝宫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尽力使此密不泄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有你俞公子这句话，校好就放心了。”举起面前酒杯，接道：“敬君一杯酒，聊表谢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当，姑娘。”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对此次之行，已然有着冒昧的感觉，不过，对俞某人而言，此行长了不少的见识，也使俞某人感觉到江湖之大，奇人万千，武功

一道，并非万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。有些人穷一生之能，练成了万人敌的武功；有些把一生岁月，用在医道丹药之上；但家父却把绝世的才慧，用于制造机关消息之学，他在这方面，费了六十年光阴。”

箭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衣女叹口气道：“俞兄，家父除了精研机关筑建之学，武叨一道，也有一些创意，璇玑宫中，除了机关埋伏之外，还有一套特殊的剑法，叫作璇玑剑法，和十三招璇玑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宫主多才多艺，可惜无缘拜识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璇玑宫中之事，校好已经奉告甚多，我想请教一些关于俞兄的事，不知愿否见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在下从来不愿说谎，姑娘最好别问使在下为难的事。白衣女道：“校好只是请问一件事，那桃花童子，跟随俞兄很久了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还记恨那件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还没有回答校好的问话。”

沉吟了一阵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我们结识不太久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够了。俞兄，以后，你也该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，离开璇玑宫之后，在下就处置此事。”

白衣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只怕俞兄对那位桃花童子的事，知道的也不会太多吧？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心中大力惊栗，忖道：这丫头年轻轻的能当一宫之主，果有非凡才慧。他挟满腹文章，混入江湖，才略智能，都非一般江湖人所能及，但对这白衣女的观察入微，大生敬佩。

镇定了一下心神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又对桃花童子知道好多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目下我们还不能说对他知道好多，但我相信，我们可以找出他一点来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对那桃花童子，有着很大的怀疑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，别忘了家父是英雄榜辑榜人，江湖上的事情，我们游砚宫中知晓的最多。”长长叹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先父去世之前，曾告诉校好一事，他说江湖上正在酝酿着一次大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尊编辑英雄榜，难道对此事就没有一个定论么？”

白衣女缓缓说道：“校好和本门几位长老、护法集会，讨论如何应付俞兄等进入敝宫的事，校好保俞兄为人君子，经会商决定，把内情奉告俞兄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姑娘真的这样相信我俞某人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，经过小桃童那件事后，校好对俞兄的看法，已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何况，校好又听了俞兄和那小桃童的谈话，”俞秀凡脸色微微一变，欲言又止。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不要误会，先父设计那书房机关时，已装置窃听的传音筒，为的是怕误伤了奸人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因此校好才敢力保俞兄是君子人物。也因此，校好还准备把宫中一件机要大事，奉告俞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先父是死于别人的暗算，但本宫中人，对此事也没有几人知晓。

先父表面上不问世道是非，其实，他满腹仁义，编辑英雄榜，也就为找出江湖上潜隐的凶机，可惜，他老人家大愿未偿，含恨而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尊原来是这样一个可敬的人物。但不知令尊是死于何人之手。

白衣女道：“这也是本宫要查的内情，但必须等校好基业巩固之后，才能着手。快则半年，迟要一年之后了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姑娘对那桃花童子的怀疑，是否有特别之处呢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们不愿污人情白，更不愿轻言误人。飞钗荆凤是一位久历江湖的高人，她有着丰富的阅历，希望他能从桃花童子的口中，探出一些什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桃花童子知道的太多了，他能一一叫出江湖数十年人物的姓名。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，俞兄，在他的心胸之中，似是也有一套英雄榜似的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姑娘，令尊辑的英雄榜，是否早已泄露了出去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可能。但据校好所知，除了本宫这一套英雄榜外，还有人收集了一套，记述和本宫不同，名字也不叫英雄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，很抱歉，校好不知道，只怕天下也没有几人知晓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桃花童子能知道这么多事情，很可能见识了另外收集的英雄榜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准备如何对付他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最有效，直接的手段，自然是逼问他说出内情，不过，俞某人做不出那样的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就算俞兄能做出来，也不是有效的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有何高见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再和他相处下去，暗中留心，或可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不过，对俞兄而言，太过危险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接道：“我已经说出来，离开璇玑官后，要他离开，如何能出尔反尔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其实，也不用你说什么，只要你不撵他，他也许就会留下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俞兄，有些事，不能够太认真。在江湖上，也不能太君子，尤其对桃花童子这等人，必需要用点手段才成。”

俞秀几长长吁一口气，沉吟不语。

白衣女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可是觉得校好的话，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话，也许说的不错。不过，小桃童和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算大长，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冰炭不容，我发觉他别有用心，所以，撵他离去，但要我对他……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俞兄，你不是为个人，而是为整个江湖，如若小桃童对

你有什。捍目的，也不会是他个人的用心。”

俞秀凡霍然站起了身子，接着：“姑娘是说他是奉命而来？”

白衣女很温柔他说道：“俞兄，别这么激动，咱们慢慢的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他后面还有幕后人物，那就又当别论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，这是很高的一场斗智之战，小桃童不简单，千万不能轻敌。”

俞秀凡恢复了镇静，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其实，俞兄身具大才慧，只是太方正了些，但江湖上的事，实不能太君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惭愧得很，姑娘常住在璇玑宫中，很少涉足江湖，但姑娘的见解，却比在下高明多了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俞兄，别这么夸奖，校好虽然很少离开璇玑宫中，但本宫中有很多江湖阅历丰富的人物，他们告诉了校好很多事。其实，校好和俞兄谈这一番话，也是他们告诉我的，因为，小桃童知道的大多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姑娘这么一指点，在下也明白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，准备怎么做呢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一言提醒梦中人，在下倒要斗斗桃花童子了。”

白衣女撇撇小嘴巴，道：“一个人没名没姓的，起了个桃花童子绰号，那还会好得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单是这个绰号，就不会是什么奸人了。”

白衣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俞兄答应了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得姑娘指点，使在下茅塞顿开，江湖上事，诡诈万端，倒也不能全以君子手段处置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兄果然是具有大智慧的人物，一点就透。”

俞秀凡正容答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在下几乎误了大局，如非姑娘提醒，恐怕在下要铸成大错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校好话已说完，现在俞兄有什么指教，校好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惭愧，惭愧。在下实无善言奉告姑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么，俞兄还想知道璇玑宫中些什么事情呢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请问姑娘，那英雄榜上第一名是何许人物？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在下答允姑娘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近百年来英雄人物，首推金笔大侠艾九灵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也可以奉告姑娘一件机密大事，希望姑娘能够记于心中，也别告诉别人。”

白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也答应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的武功，就是金笔大侠所教授。”

白衣女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原来你是艾九灵大侠的高足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艾大侠是在下的义兄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什么，你是艾大侠的兄弟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艾大侠和我兄弟相称。”

白衣女黯然说道：“可惜艾大侠死的早了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谁说艾九灵死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先父说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艾大侠死了，他怎的还能传授在下武功。”

白衣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几时和艾大侠在一起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分手不过半年。”

白衣女跳了起来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在下和大哥分手不足半年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真要谢天谢地了，艾大侠原来还活在世上。”

俞秀凡脸上泛现出欢愉之色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艾大哥不但声誉满江湖，而且活在武林人的心中；这位白衣姑娘，不过十几岁，自然不识大哥了，但心中对艾大哥的崇敬，竟是如此的深挚，必是听其父之言了。想那前任玻现宫主，生前对大哥的敬重，当真是敬若神明了。

但闻白衣女说道：“俞兄，你的武功得自艾大侠的传授，我们败的是心服口服了。”

忽然间，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，我那艾大哥仍然活在人间一事，可是很少人知晓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是的。五年之前，江湖上已传出艾大侠的死讯了，先父为此痛哭三日，只哭的泪尽血流，三日夜滴水未进，下令璇玑宫人，全体戴孝，想不到竟然还活在世上。”

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艾大哥不肯在江湖上露面，必然有他的用心。

这一点，希望姑娘能够保守隐密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会为你守密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多谢姑娘了，目下已酒足饭饱，在下也要告辞了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兄累了一夜，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。”

突然晕生双颊，垂下臻首，低声说道：“俞兄，校好想和俞兄能再相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时间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明年此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我能抽出空，定当赴约来此，万一在下不来。那就是被要事缠绕，无法分身了。”

白衣女思索了片刻，道：“你如不来，我会去找你。”

只是淡淡的一句活，但却蕴含着无比的情意。俞秀凡突然感觉着心中一甜，双目凝在白衣女的脸上瞧着。白衣女也正偷眼望来，四目相触，白衣女突然双颊飞红。

头垂的更低了，声音也变的很低微，但却有着春水一般的温柔，道：“瞧什么呢？难道不许我去找你？”

俞秀凡也许是太高兴，冲口说道：“固所愿也，只是太劳累你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还有一年时间啊！也许你会如约而来。”

莫名其妙的，俞秀凡也觉着脸上一热，道：“姑娘！可否告诉我你叫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告诉你可以，但千万不能叫出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一宫之主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只是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他们知道的太

多。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我叫金玉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记下了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记下了就别忘记。”

理理鬓边散发，抬起红晕犹存的粉脸儿，接道：“先父和艾大侠之间，有些什。捍交情，校好不知，但艾大侠死讯传来后，给于先父的悲伤，实是深刻无比，不知是先父有意安排，或是因为幼弟太小，存心让我继承璇玑宫的门户，三年前，他交给我三本奇书，他要我一本一本的看，然后，照着书上的练，但必得会了第三本后然后才能烧去。三年来，我已看完了两本，前两本已遵嘱烧去，第三本还有半本竟未全功，我想再有一年时间，应该学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三本什么书？”

金玉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博杂，不过，没有名字。”

她似是自觉有些不好意思，接着说道：“先父也许有意不让我知晓书名，三本书全都撕去了书名。”

俞秀凡也未再问，一转话题：“咱们该下去了。”

金玉蓉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兄，先请吧！”

俞秀凡当先而行，下了二楼，只见桃花童子喝的满脸通红，正在和飞钗荆凤高谈阔论，说的口沫横飞。荆凤也很用心的在听，不时点头微笑。“忽然间，桃花童子看到了俞秀凡，立刻住口不言，站起了身子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公子。”神情间十分恭敬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吃好了没有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吃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吃好了，咱们可以走啦！”

桃花童子拍拍双手，道：“现在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桃花童子随在俞秀凡的身后，向外行去。

荆凤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不再谈谈么？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荆姑娘，在下要去了，咱们公子虽然驭下客气，但他的规令，却是严厉的很。”

荆凤道：“好吧！咱们过一天再谈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荆总管，请代我送他们到菊花精舍。”

荆凤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送他们到菊花精舍？”

金玉蓉道：“是的，送他们到菊花精舍。”

荆凤道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俞公子，校好不送了。”这时，金玉蓉又戴上了蒙面黑纱，掩去了绝世容色。

荆凤带着两人向前走，一面说道：“俞公子，菊花精舍，是我们璇玑宫招待特等贵宾的地方，咱们宫主把两位移入菊花精舍，对两位的礼遇，十分隆重了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这是咱们公子之力。”

荆凤道：“你小桃童，也不是全无功劳。”

菊花精舍，距离这竹楼很近，谈了几句话，人已到菊花精舍。

这真是一座布置雅致的精舍，满院都是各种各样的菊花。又正是深秋

季节，菊花盛放，百色杂陈，阵阵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是三座小巧的精舍，曲折的筑在菊花丛中。

荆凤推开室门，当先而入。室中布置的很简雅，但却有一种高贵的气氛。壁间有两幅字画，赫然是唐伯虎的真迹。每一个小布设，无不是名贵非凡，不是名贵古物，就是翠玉、明珠等物。布设不多，但却每一样，都摆设十分恰当，鹅黄色的毛毡铺地，雪白绞罗慢壁，黄白两色，托衬出一种清雅的高贵。

桃花童子深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高贵的地方啊！”

荆凤笑道：“我在璇玑宫中，停留了很多年，只见过菊花轩开放一次，招待一位贵宾。

这一次，应该是第二次开放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一次招待的什么人？”

荆凤道：“年岁已远，我已记不清楚什么人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荆姑娘，这菊花轩在贵宫中受到如此的重视，只怕不只是因为它的布置豪华之故。”

荆凤道：“俞公子高见，应该如何，本宫主自会作主，恕我职位卑小，不便多言了。”话题一转，道：“居于菊花轩的人，本宫中无不特为款待，一切饮用之物，都是本宫中最好的珍藏。另有四名女婢伺候起居，两位想要什么，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举手相击三掌，立刻有四个年轻美丽的奴婢，鱼贯而入。他们不但人人长的秀丽，而且举止行动，似是都受过了严格的训练。

俞秀凡好好的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午饭过后，金玉蓉才带着荆凤造访。精舍后有一个小型的八角亭子，里面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。

不知是因为荆凤在场，还是桃花童子之故，金玉蓉已不似竹楼和俞秀凡单独欢叙时那样温柔，她仍然戴着蒙面纱，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。

四个人登上阁亭，忽然整座亭子向上升起。直到三丈高，才停了下来。小亭高悬半空，可见方圆大半里内的景物。

金玉蓉缓缓说道：“两位请瞧瞧本宫中一些机关布置，”前秀凡道：“多谢宫主，能使在下等大开一番眼界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只怕不值一晒。”语声甫落，忽然举手一挥，一支响箭，直冲亭外。

忽然间，菊花轩外十丈处，一排高大的老榆、垂柳，枝叶无风自动，千万道银。孩闪问，一片笼罩数十丈方圆的劲气，针雨，交叉迸射而出。

俞秀凡惊叹一声，道：“当真是奇幻莫测，飞鸟难渡，老榆、垂柳中，都装上了机关，仍然是生机勃勃，实叫人防不胜防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俞少侠夸奖了。”语声甫起，突见一片十余丈方园青草地上，浓烟弥起，片刻间，扩散成一片茫茫烟雾。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宫主，那是什么？”

金玉蓉道：“一种毒烟。不过，它不会制人于死命，只是使一个人的眼睛无法睁开，会被地上机关所生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高明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俞少侠，还想多看几种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用不着了，单是这两种布置，已经足够使人惊心动魄了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俞少侠太夸奖了，既是俞少侠没有看下去的雅兴。校好也

不勉强了。降下去！”

桃花童子虽然很想再看一些，但却不敢开口。

但觉悬空的亭子，立时向下降落，不大工夫，又复原状。

金玉蓉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对本宫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，在下也想告辞了。”

金玉蓉道：“本当多留两位几日，但本宫中还有许多的事务待理，校好不劝留了。荆总管，代我送客。”

她的冷厉、决断，和昨日小楼上款款深谈的味道，完全如两个人般，听得俞秀凡一愣。

不待俞秀凡开口，金玉蓉又冷冷接道：“恕校好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”举步向外行去，举动快速，片刻间，走得踪影全无。

望着远去的背影，俞秀凡心中既感好气，又感好笑，女孩子当真是多变的很，一夕之间，恍如丙人。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荆总管，我们立刻告别上路了。”

荆凤没有挽留，但却一直恭谨的随在两人身侧，送他们离开了璇玑宫。

王翔、王尚兄弟，焦急的站在珠现宫外，目睹俞秀凡和桃花童子无恙出宫，顿然忧苦顿消，快步迎了上去。

荆凤一欠身，道：“俞少侠好走，贱妾不远送了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不敢有劳。请上复贵官主，俞某人不会忘去这一番招待的盛情，他日有缘，当有一报。”

荆凤道：“贱妾定当转告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蒲洒的转过身子，举步而去。桃花童子似乎是变了一个人般，一直恭顺的跟在俞秀凡的身后，大改往日那种谈兴横飞的豪情。

自然俞秀凡心中明白，就是王翔、王尚也瞧出有些不对。

忍了又忍，王尚仍是忍耐不住的问道：“小桃重，你可是在璇玑宫吃了什么苦头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没有啊！我很好。”

王尚冷冷他说道：“两日小别，好像分开了八十年似的，你好像完全变了个样子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公子春风化雨，改变了我小桃童的气质，”王尚道：“这。捍快呀！你可是面作的，一捏就变了形啦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一个人的改变，当是在一瞬之间，访道三十年，悟道一瞬间。”

王尚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还是具有灵根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小桃童本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。”目光转注到桃花童子的脸上，亲切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璇玑宫到处是机关埋伏，咱们不习此道，自然要被他们玩耍于掌股之间了。”

桃花童子并未立刻回答，沉吟了一阵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公子的意思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问问你，咱们现在应该再到哪里去开开眼界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难道还不够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入湘西，不知毒物之毒，它不但能毒死人，且能把一个人变成毒人，不入玻现宫，不知建筑之学的浩大，能在花红柳绿中，布置下天罗地网杀人的利器。以天地的浩大，定然还有着不少新奇古怪的所在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只怕我难以效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江湖多凶险，一步失错，只怕会造成终身大憾，我实在不敢再乱出主意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挑童，你也许说的有理，咱们就找一些安逸的所在去走走吧！”

桃花童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公子，世间没有真正的安乐所在，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名利枷锁陷入坑，像公子这样的人，光芒夺目，哪里又能够让你安下去呢？”

王尚道：“啊！小桃童，瞧不出啊，你还真是有一些学问！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，接道：“这谈不上学问，咱们公子才是满腹经纶的才人。”

我，小桃童，只是一个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什么，为什么不说下去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……我只是人家塑造出的一个工具罢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甘愿为人所用呢？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公子，人人都有难言的苦衷，我小桃、童自也不甘为人工具，但我没有办法。”

这时，四人正走在一片荒野之中，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缓缓说：“小桃童，这里四野无人，你有什么痛苦，可以告诉我们，咱们相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彼此相处的不错，只要你能相信我俞某人，我将尽全力你解除痛苦。”

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：“公子，谢谢你一番好意，可惜我这份痛苦，公子也无法帮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说说看，也许我能够给你帮忙，纵然是帮不了忙，在下也保证，决不把此事泄露出去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很抱歉，我无法奉告什么。因为，我知道的，都已经表现出来，其实真正的内情，我知道的有限的很。”

俞秀凡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能告诉我们好多，就说好多，我相信我能帮助你。”

桃花童子眨眨眼睛，道：“公子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你背后，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组合支持着你？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公子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当然耳，你表现的太尖锐了，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人，会知道这样多的事情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公子说的是。在下最大的缺憾，就是锋芒太露了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觉着我的为人如何”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的为人，深藏不露，小的和公子相比，那真是霄壤之别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别妄自菲薄，你的才慧、知识，如能用之于正途，对江湖必有很大的帮助，也会留给很多武林同道的怀念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金玉良言，小桃童感谢不尽。不过，公子对在下一期望的太高，只怕要失望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错了，我对你并没有存什么大期望。只是觉着，你是个很难得的人才，不愿你沦入罪恶，为害江湖。因为，你一旦为害江湖，

必为大害。咱们相识一场，我希望以我之力，能使你改变过来，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，我们愿和你同进共退，祸福与共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间流下泪来，道：“公子待小的太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人生在世，短短数十年，富可敌国，名满天下，都无法永生不死，人的价值，就是要活的心安理得，留给后世人无限的怀念，追思。不争一时名利，而争千秋是非。小桃童，我们愿把你当朋友看待，希望你能把我们当作朋友。”

桃花童子苦笑道：“和公子相处，在下已领悟到不少人生的道理，但我有苦衷。”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小桃童，一个人要知好歹，咱们大哥对你这番心意，还作了保证，已算是仁至义尽了，你如若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未免有些太过固执了，”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也许真有苦衷，但希望你能告诉我们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小桃童有很多坏处，可是我也许有一宗好处。”

### 第十三回 误中暗算 折服刀钗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只一宗好处，但如一件大恶，百善难偿。你说吧！什么苦衷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母亲和姊姊，都被留作人质，如若我泄漏了什么隐秘，家母和我姊姊，都将身受残刑而死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果然是很大的难处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咱们去救令堂和你姊姊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摇怒头，道：“谈何容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令堂和令姊姊被囚之处，定然防守的十分严密，但如咱们有很精细的计划，也并非全无可能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咱们的机会不大，几乎可以说没有机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能不能说出令堂和令姊姊的囚禁之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四野空旷，不见人踪，你只要相信我们不会泄漏，何妨说来听听。再说，这也不算泄漏隐密啊！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如此见爱，小的只好奉告了。”

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那是一处很隐密的山谷，谷中绿草长青，四季花开，有着很多的布设，食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绞罗绸缎，病痛有良医照顾，而且一年中有很多次花会，应该是人间乐土，世外桃源，我母亲和我姊姊就住在那座山谷中。”

王尚道：“听起来果然是好去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里面住有多少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百户人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都是那组合中最重要的人质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，百户人家，过的是帝王生活，但也是随时可能被各种酷刑处死的囚犯，他们的夫婿子女，要泄漏了隐密，或是犯了规戒，那

户人家，立时将遭各种酷刑而死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小桃童，那些人质，不是老弱幼小，就是妇道人家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公子明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会不会武功？”

杉吨童子道：“也有会武功的人，但入谷之前，必先废去武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要是他们的子婿为你们那神秘组合战死，那一家人质，又如何处置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赠送黄金百两，白银三千两，移出秘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送往何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很难说，江南江北，因人而异，大都离开原籍，越远越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不会说出去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会，他们看到过那用刑的残酷，知道泄漏了隐密之后的悲惨遭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黄金和白银，都是当众发给了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全谷中人，都可看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否有人见到过那些出谷的人呢？”

桃花童子一怔，道：“没有人见过，但谷中早有说明，任何人收到谷中的金银，就算和这个组合完全脱离了关系，从此之后，只要你不提这个组合中的事情，任何人都不会再找你的麻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那座世外桃源的秘谷，有不少人要迁移出去了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近三年来，大约有二十几家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算太多，但应该明白，那都是贵组合中最重要的人，三年来，死了二十几个，那已是很惊人的数字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那些人，自然不会像你这样年轻，但我想他们都是壮年，他们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，牺牲如此重大，必然在做着极端危险的事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但却没有接言。

俞秀凡缓缓接道：“再说那些迁出那神秘谷的人吧！我相信你们那个组合，不会在乎那百两黄金和三千两白银，们妇道人家和老弱童子，通常又是最不会保守隐。很的人，他们初离山谷，也许会记忆那些残酷的刑罚，不敢泄漏，但如经过了三五年后，他们就不会再记着这些。但武林中却一直没有听到你们这神秘组合的传说，这证明了你们保守机密的方法十分成功，最成功的保密方法，就是让他们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。”

桃花童子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公子是说他们都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他们都好好的活着，江湖上早有贵组合这个传说了。”

桃花童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王尚冷冷接道：“小桃童，我觉得公子说的话十分有理，你如不信，那就不妨去试试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何一个试法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装死，看看他们如何处置你母亲、姊姊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我有些相信你的话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否相信我的武功，能够闯过那秘谷外面的埋伏和对付那些守卫的人？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相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和我们合作，先查证一下，那些迁移出谷的妇孺老幼，是否还活在世上。”

如若他们还活着，我们决不劝你脱离。如若他们死了，咱们就想法子救令堂和你的姊姊出来。因为，你有一天会为他们而死。你活着是为了保护你母亲姊姊，但你死了，他们却要陪你而死。”

桃花童子沉吟了良久，才点点头道：“在没有证明这件事前，希望三位都别再逼问我什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句话。小桃童，英雄和奸雄，君子和小人，你很快就会分辨明白。”

桃花童叹口气。怯懦的说道：“公子，小的可否请教几件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你问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究竟出身什么门派，练成了那一身诡异莫测的武功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没有门派，所以也不受任何门规的束缚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在江湖上走动，总不会全无目的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了你也许不信，我没有一定的目的，但我在找事情做。”语声微微顿了一顿，道：“前次去湘西五毒门，此次来璇玑宫，你应该瞧出来，我有些什么用心，一时的好奇而已。不过，我确在找事情，像你小桃童的事，就是我自己找的。”

想一想，桃花童子觉得俞秀凡说的很对，缓缓应道：“也许你说的都是真的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本来就不假，希望你相信我的话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如不自作聪明，跟你同来，也许不会有这样的事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事？小桃童，请别误会咱们公子，他完全是一片好心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必须维护家母和姊姊的安全，能让他们多话一天，我就全力以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这不是办法，你知‘饮鸩止渴’这句话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明白，但我不能冒险。”

王尚突然叹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咱们是很难说服你了，但至少你也不能再骗我。呵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不会，严格的说，现在我已经犯了可处死刑的罪过。”

王尚笑一笑道：“这么严酷的规戒，自然不会是什么好的组合了，再说，你根本没有违犯什么规戒，你只是回去探视一下你的母亲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尚，咱们谈谈别的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果见一人迎面行来，不大工夫，已到了几人身前，正是璇玑宫的外务总管郭华堂。

王尚一横身，拦住去路，道：“郭总管，想不到啊！咱们会在璇玑宫外面碰上。”

郭华堂道：“有什么想不到的，我郭某人经常宫外走动办事。”

俞秀凡喝退王尚，拱手笑道：“郭总管，没有想到咱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贵宫吧？”

郭华堂神色间流露出一丝不安，但很快的恢复了镇静，道：“诸位能够

脱出璇玑宫，在下确有些意外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璇玑宫机关重重，咱们怎能闯得出来？”

郭华堂接道：“那么诸位怎么出来的呢？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咱们公子闯过了五关，接受了贵宫的招待，由贵宫主派内务总管荆凤姑娘，送我们离开了贵宫。”

郭华堂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贵公子闯过了五关？”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你好像有些不信？”

郭华堂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够闯过五关，贵公子能够闯得过去，那是唯一闯过去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郭总管此番独自离宫，又匆匆而返，想必有什么重大之事了？”

郭华堂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这是本宫的私事，恕在下不便奉告。”

俞秀凡一闪身，道：“郭总管如有什么疑难之处，在下也就不便多问。”

郭华堂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好走，山道多险，最好能小心一些。”说完话，突然放开了脚步，大步而去。

望着郭华堂的背影消失，俞秀凡突然回顾着桃花童子，道：“小桃童，那郭华堂最后一句活，用心何在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告诉咱们山道多险，那是暗示我们前途有警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会不会是你认识的人？”

桃花童子似是未料到俞秀凡会有此一向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小的不敢骤作断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应该怎么作，还照你的方法施为。不过，我希望你想办法暗中通知我们一下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如此，那就是不认识之人，如是认识，我就没有什么动作了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伸手作了一个记号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不认识，也可能是你们的人啊！”

杉腕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公子，我们的人很多，所以，我不一定都认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杀了他们，你是否要出手援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不会过问。不过，只能说是我们的人的机会很大，但并非一定是我们的人，这一点，公子要小心处置，免得杀错了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杀一个，那人必有非死不可的罪恶；再不然，就是杀了他，可以救更多的人。”目光转到王翔、王尚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们记着，再遇上敌人时，不可轻易出手，要听我的令谕行事。”

两个一欠身，齐齐应道：“咱们听从大哥的吩咐。”

对桃花童子多一份了解，俞秀凡的内心就多了一份沉重，对这位胸罗庞杂的年轻人，俞秀凡确有几分爱护之心，希望能以潜移默化的力量，把他渡化过来，使他胸存仁义。

桃花童子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，一向都由他走在前面带路，这一次，却走在后面。看他愁苦容色，王尚也不好再催他带路。

行了数十里，到一处十字路口，这地方正是出山进山的歇脚之处。这地方有两座茶棚，就山势搭盖在两侧大树下面。草棚很简陋，里面除了几张木桌，竹椅之外。别无陈设。

出入山口，此为必经之地，而且，来往之人，都翻超过几重山峰，到

这里，就算不觉饿，亦必口渴难忍，走这条路口的人，十之八九都在此停下用点茶水。山泉煮成的茶水，蓄于大缸中，不冷不热，虽非可口香茗，但在长行疲倦之下，进一大碗，却有解渴舒畅之感。

俞秀凡行人甫侧一座茶棚中，笑道：“记得咱们进山时，在对面歇脚，不能厚此薄彼。”

桃花童子神情一直很沉重，悄然在一侧坐下，除非是逼着他答话之外，一直不多开口。

一个三十四，五的茶伙计，笑着由棚内行出来，道：“四位怎么样，吃馒头，还是先喝口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先喝碗茶吧！”

茶伙计行入棚内，片刻间，端着一个大木盘行了出来，四个粗瓷大海碗，满满的四碗茶。这等地方，对客人也没有什么亲切招呼，茶伙计放下四碗茶，立刻去做自己的事。

这一阵行走，王翔、王尚都有些口渴，端起茶碗，大口喝了下去。茶叶虽非名品，但泉水却是上佳之质，自有一股清香。

俞秀凡端起茶碗，正想喝下，瞥见桃花童子静坐未动，望着面前的茶碗出神，不禁心中一动：“小桃童，你不喝茶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喝，喝。”打出了约好的暗记。

俞秀凡回头看时，王翔、王尚，早已把两大碗茶喝一个点滴不剩。想阻止已来不及。眼看大错已铸，俞秀凡反而冷静下来。

读过万卷书，再加上天赋的才意，弥补了他阅历不足的缺憾，随手抓过一个苍蝇，投入茶中，高声叫道：“伙计，我这碗茶里，怎么有个大苍蝇。”侧目一顾，只见桃花童子也喝干了一大碗茶。

王尚霍然起身，道：“真的！”但闻茶伙计应道：“不可能吧！茶缸上加着盖子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快步行了过来。

俞秀凡挥挥手，示意王尚坐下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过来瞧瞧看。”

茶伙计行近木桌，果然见茶碗里浮着一个大苍蝇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怪啦，刚才没有啊！”一面目光微转，已看到王翔、王尚已喝完碗中茶水，心中落实了不少。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这碗茶还能喝么？”

茶伙计笑道：“我给你换一碗，咱们山里人，有句俗话说，不于不净，吃了役病。”端起茶碗，地上泼去。

俞秀凡一伸手，抓住了茶伙计的右腕，但那茶伙计动作很快，右腕被抓时，已然泼出去大半碗茶，那只大苍蝇已彼泼了出去。

茶伙计脸色一变：“客官，这山窝里一座茶棚。比不得大镇府城，人手少，难。衡有错，我替你再换一碗就是。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看看还有大半碗余茶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你伙计已经出好了题目，在下就照题做文章了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我没有读过书，不懂文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山里人不怕脏，而且吃了没病，这碗茶倒了太可惜，小伙计何不把它吃下去。”

茶伙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山泉不远，茶叶是自己采的，米面贵重，茶水却不算什么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够了，朋友，喝下去吧！”

这时，王翔、王尚也意识到事情不对，齐齐站起了身子。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们坐着，事情刚开始，你们三个可能中了立刻发作的奇毒，也可能是慢性毒药，不管什么毒，但一定很厉害，不可擅提真气，促使行毒。”

王翎、王尚相顾愕然，想不到在这地方，会被人下了毒。

茶伙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你可真够精明啊，我自觉没有露出一丝破绽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瞧出来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时间正长，你先喝了这半碗茶，咱们再慢慢的谈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如是不喝呢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你不敢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对付我们，大约是心中有些顾虑，对么？”

茶伙计笑道：“你姓俞，叫秀凡，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起来，你们已经把我们的底细摸的很清楚了。”

茶伙计噙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了解你俞秀凡是一位很讲义气的人，你不会不顾虑他们三位的生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啊！这确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。”

茶伙计有些得意的笑道：“如是你能够早一些时间发现，情势也许会大不相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幸好，现在还发觉的不算太晚。”

茶伙计心头微微一震，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你会不顾及他们三人的生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很着重他们三人的生死，所以他们最好是不要死，那对你很不利，那将使我满腔的怒火，全部发泄在你阁下的身上，分筋错骨，生剥寸刮。想来那滋味也不好受。”他已了解了不少江湖伎俩，威吓也是手段之一。

但这茶伙计很冷静，笑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俞少侠希望他们三个活下去，最好也别让我死了。他们服的是一种很奇烈的毒药，很可能在片刻之后，毒性就要发作，毒发之后，如不能很快的服下一粒中和性的丹丸，那会很快的死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丹丸有多久的时效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一天，十二个时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服过解毒的丹药，一日后，毒性还会发作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不错，我有十二粒丹丸，可使他们四日不死，但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这需要三日的行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了一天的药量，显见贵上十分仁慈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因为十二粒中有你三粒，但你太精明了，竟然瞧出茶中有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夸奖，夸奖，但不知那十二粒丹丸，现在何处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就在我的身上，不过，只有四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因为，我们行程很紧促，每一天的路程，都早已算好，另外的药丸，只要咱们能按期到站，他们良会派人送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高明的办法。就算杀了你，也无法替他们取得四日的解药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在下一步失错，就可能送了性命，所以

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什么时间毒性发作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快了，再过片刻就发作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旦毒性发作，定然十分痛苦了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大概是吧！至少不会太舒服。”

俞秀凡突然伸手一指，点了茶伙计两处穴道，笑道：“我牵着你的手腕，看起来不大雅观，咱们坐着谈吧！”

茶伙计苦笑一下，在俞秀凡对面坐下，道：“俞少侠是否准备去瞧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不去，只怕你作不了主！”

茶伙计道：“在下第一件要务，就是要把你带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你会如愿以偿了？”

茶伙计笑一笑，道：“可以给他们服药，咱们还得立刻上路。”

俞秀凡转头望去，只见王翔，王尚闭目而坐，头上汗珠如雨，滚滚而下，似是正在忍着很大的痛苦。再见小桃童时。

也是一样。

轻轻叹一口气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给他们解药。”

茶伙计缓缓站起身子，走几步竟和常人无异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忖道：看起来，他好像忘记了点我穴道。

取出一个玉瓶，打开了个瓶塞，倒出了三粒丹丸，分别送在王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的面前。桃花童子当先拿起药丸，吞了下去。王翔。王尚，分别服下药丸。

茶伙计笑了笑，回到俞秀凡的身前，扬起手中的玉瓶，道：“俞少侠如若不相信在下的话，不妨打开玉瓶瞧瞧，这玉瓶中还有一粒药丸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伸手接过玉瓶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果然只余一粒药丸，顺手藏入怀中，道：“多谢了。”

茶伙计愣一愣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俞秀凡带笑道：“阁下不是要把这粒药丸送给我么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在下只是让你瞧瞧，以释你心中之疑。其实，你拿去了这粒药丸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一则，这丸药只有一天效用；二则，你们有三个人中毒，一粒丸药，也无法同救三人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没有答话。他的沉着，冷静，简直使那茶伙计有着一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想咱们应该早些上路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他们都中了毒，想是不易长途奔走，你是否准备了代步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行程很紧促；所以，咱们还是早些上路的好。至于代步么，在下抱歉，没有准备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，只要你朋友能挨得下去，我想他们都可以挨得下去，”茶伙计自觉穴道无伤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试试看吧！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目光一掠王翔，王尚等，笑道：“你们觉得怎么样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服药之后，逐渐发作的毒性，已被压制下去，现在身体如常，并无不适之感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上路吧！”

茶伙计大步向前行去。俞秀凡一侧身，让王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等走

在前面，自己却走在最后。带路的茶伙计愈行愈快，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路。但在越过一座岭脊之后，突然慢了下去，头上也开始滚落下汗水。

王尚心中有些奇怪，这人明明是一身武功，怎的走了这一点路，就累的汗流侠背呢，心念转动之间，那茶伙计突然蹲了下来。

王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怎么不向前走了？”

那茶伙计双手捧腹，咬着牙齿，似是在忍耐着无比的痛苦。

冷冷的望了王尚一眼，道：“那姓俞的小子，在我身上，动了什么手脚。”

王尚一抬脚，茶伙计发出一声惨叫，滚出了八九尺远。这一脚力道很重，茶伙计翻滚出八九尺后，嘴角间流出了两行鲜血。

王尚一跨步，左脚抬起，踏在茶伙计的前胸之上，怒声说道：“你小子听着，你可以对我们下毒，但你不能出言伤害我们公子。”

俞秀凡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王尚；别打他，他伤穴发作，比常人更脆弱，任何一点伤害，都会给他很大的痛苦。”

目光转到茶伙计的脸上，缓辇说道：“看来，咱们非得准备一些代步了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，使我失去了一身武功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，你得先回答我几件事。”

茶伙计道：“什么事，快些说。”双手抱腹，口角流血，汗珠和泪水，一齐滚落下来。

俞秀凡道：“你既有一身武功，那自然不是卖茶的伙计了，你老兄怎么称呼？”

茶伙计道：“冷面虎徐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
徐然道：“不知道，我只带你们到第一站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相信你没有说谎。”

徐然道：“可以告诉我了，你动的什么手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中的定时封穴，这手法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不能擅自运气，多动真气，立到促使伤穴发作。”突然动手在徐然身上拍上两掌。

徐然痛苦顿消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会好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会好，除非有一个高明人物，解开你被封的穴道。”

徐然道：“不解它又将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中的四天封穴，四天之后，伤穴开始发作。全身血液聚于一处，痛苦莫可名状，比刚才那滋味还要难受，再三日。伤穴崩裂而死。”

徐然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可叹的是，我不太仁慈。我喜欢以杀止杀，以牙还牙，你对我。呵下毒，我封你穴道，似乎是我们并没有占先。”

徐然道：“就算我死吧。也不过是一条命，你们三个换一个。照你的说法，不算沾光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看样子，你作不了什么主。他们要你死，你就不能话。

我们的生死，你更是无能控制，说穿了，你不过是一个听命行事的奴才。

徐然脸色大变，说不出一句活来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徐然缓缓站起身，举步行去。

俞秀凡看他走的十分小心，颇有举步维艰之苦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徐兄，不用太小心，照你平常的走法，只要不提真气，就不会引发伤穴。”

又行了两个时辰，到了一处镇集之上，人人都走的十分轻松，只有徐然流了一头大汗。

原来，他不敢运气行动，走的疲倦不堪。

在镇集上吃过东西，徐然找店伙计商量，重金雇了一辆马车赶路。俞秀凡等本有马匹寄在山下，但因去路不同，只好弃之不取。这辆篷车很旧，但却是常年赶路的设计。奔行很快。

王尚和徐然坐在一起，一路上给了徐然不少苦头吃，徐然因不敢运气，只好强自忍耐下去。

车走大道，绕了不少路程，只好连夜赶路。第二天中午时分，又到了一座镇集之上。

徐然带着他们，直行人了一座私人的宅院中去。大厅中早已备好了酒菜，却不见宅院主人出迎，只有两个四十左右的中年妇人，招呼几人吃喝。

直待用过酒饭。才有一个身着青衣的年轻少女，缓步行入厅中，轻挥玉手，道：“诸位对不起啦，从现在开始，诸位都要加上一点东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加什么？”

年轻少女道：“眼罩。一种设计很精巧的眼罩，戴上去很舒服。但却无法见外。烘的景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定要戴么？”

年轻少女道：“是的，请位请戴上之后，校好立刻奉上解药，登车上路，不过那是一辆很豪华的篷车，也很宽大，行速极快，诸位不会有辛苦之感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什么人陪我们去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校好奉陪诸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先给解药吧！”

这时，徐然和那少女低声谈了数语，青衣少女立刻从身上取过一个玉瓶，分给了王翔、王尚。桃花童子各一粒解药。然后，回眸对俞秀凡颌首一笑，道：“原来阁下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。”

俞秀凡冷冷的说道：“那位徐兄，想都奉告你姑娘了，我俞某人忍辱负重，已经尽到了最大的耐心，希望姑娘能够守住分寸，免得闹一个血流五步的惨剧。”

青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你难缠，年轻气盛，而且又很具才智，是一个软硬都不吃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在下也许真的很难缠，不过倒有一个字，可以使在下服输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请问那是一个什么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理。理必含道，有道理的事，在下是一向遵服。”

青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如若不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，也许用不着我来。”

俞秀凡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很自负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不过，他们还是低估了你，不晓得你竟未喝下那杯毒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喝了那杯毒茶，也未必就能毒死我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这一点不用倔强，那是天下的至毒，没有人能逃过毒发而死的。狐运，不论你有多么精纯的内功，而且除了特制的解药外，没有另一种解药能够解去身中之毒。俞少侠如是喜爱冒险，希望你别冒这个险。三个人，三条命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取得解药的地方，定然是凶险万状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那地方有如铜墙，牢不可破，任何人到那里，只有两条路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教是什么样子的两条路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一个是屈己从势；改变志愿；一个是受折膺而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在那里还可遇上贵组合中身份较高的人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你推断的很正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送我们到下一站么？”

青衣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们改变了计划，由校好陪诸位直放我们要去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玉瓶中的解药……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还有两粒，他们可以多撑一天，”俞秀凡道：“算的果然是十分精细，在下多收了一颗药丸。你们也算出来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校好是一位不太相信巧合的人，巧合的事，人生一世，难得几回，所以敝组合一向注重算计。”举起手中的玉瓶，接道：“俞少侠是否想看看玉瓶中的药物？”

俞秀凡取出怀中一粒丹丸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是姑娘保管呢，还是交给在下保管？”

青衣少女略一沉吟，把玉瓶送到俞秀凡的手中，笑道：“俞少侠保管，也许更放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也不客气，接过玉瓶，打开看了一眼，把手中一粒丹丸，也放入玉瓶，放入袋中。笑道：“好吧！姑娘盛情区区生受了。”

青衣少女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以上路了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走了。”

徐然突然一横身，拦住了俞秀凡道：“俞少侠，咱们分手在即，少侠可以解开我被封的穴道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徐兄，怎不同往一行？”

徐然道：“俞少侠，徐某人没有这个身份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位姑娘的身份，高过你徐兄很多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我是奉派接你们的特使，身份有些不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徐兄，很抱歉，我早说过了，我不太仁慈。你还是跟着去吧！等我们取到解药，在下会为你解穴。”

徐然急道：“你认为真的能取得解……”忽的发觉失言，立时住口不言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取不到呢？可是那里没有解药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解药倒有，不会很容易取到手中，俞少侠可是有些怕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江湖上尔虞我诈，但也该有个限度，不能险诈到下流之境。不论那地方危险到什么程度，那是贵方的布置，但如那里没有解药，那就不是险诈而是谎言了。”

青衣少女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你可以放心。到时间，我们先拿解药给你瞧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在下无法相信姑娘，那就得自己准备一下了。”目光转到徐然的身上，道：“要我为你解去被封的穴道，只有一个法子。”

徐然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在我们身上下的毒药，还有没有？”

徐然道：“解药没有，毒药还有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拿出来，我就解开你被封的穴道。”

徐然回顾了那青衣少女一眼，满脸诚惶诚恐之色。

青衣少女笑一笑，道：“拿出来，俞少侠才智绝伦，你用不着耍花样。”

徐然应了一声，取出一个小包，解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白绞。

最后一块红绸中，包着一点白色的粉末。

俞秀凡把药调在一杯茶中，笑道：“姑娘，喝下去！”

徐然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封穴发作的痛苦，徐兄没有忘记吧！”

青衣少女一挥手，接道：“徐然，你最好别管闲事。”

徐然叹口气退到一侧。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请把这杯茶喝下如何？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可以，不过我没有解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多了一粒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那不够，咱们还有两天两夜的行程，必得有两位解药才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相信，贵组合一定有特殊的传讯之法，你姑娘以特使身份，如若中了毒，自然会想法子叫他们多送来一粒解药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说的倒也有理。”端起茶杯，一饮而尽道：“可以给我解药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毒发之时，才服解药，是否还来的及。”

青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来得及，俞少侠，你是个很细密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实在很抱歉，我们的处境太险恶，我不得不小心一些应付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大约在一顿饭工夫左右，我服下的毒药，就要发作了。希望你能及时给我服用解药才好。”

俞秀凡神色突然变的十分严肃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既然知晓了我是谨慎的人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那会造成很大的遗憾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俞少侠可是在吓唬我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说的老实请，因为我出剑太快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可不可以让我们开一次眼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教而杀为之虐。能让你们先见识一下也好，不过要你姑娘出个题目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校好善用飞刀，而且也相当快，但不知俞少侠的快剑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不难证明，姑娘施用飞刀，在下用剑，不妨求证一下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校好不容这面对面搏杀，一个失神，即将闹成血淋淋的局面。”

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青衣少女随手取出一枚制钱，斜里抛起，双手一探腰际，随即扬起两柄柳叶刀，后发先至，波波两声，钉在墙壁上，那枚制钱正落在双刀之间，架在刀上。

俞秀凡道：“好刀法。”

青衣少女笑一笑，道：“献丑，献丑！”

俞秀凡暗暗吸一口气，忖道：她停身之处，距离墙壁不过一丈三四，抛出制钱，再拔双刀，钉在壁间，制钱先发后至，落在双刀之间，速度、巧劲，都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真是了得，我如不能把她镇压下去，这一路只怕是很难平安了。心中虽有此念，但却又全元把握。

但事已逼上了头，无法推辞，却又想不出一个表达出快剑的方法。

正忖恩间，忽见一只苍蝇飞了进来，心中一动，拔剑劈去。

。夯有人看清他拔剑的动作，只见剑光一闪，那苍蝇跌落在桌面之上，分成了四半。

青衣少女呆了一呆道：“果然很高明。”伸手拔出飞刀，藏入怀中，笑道：“咱们上路吧！”

俞秀凡招过徐然，解了他被封的穴道。

室外果然早已停了一辆豪华大马车，车中放着六个带着靠背、扶手的木椅，上。烘铺着黄缎子椅垫。六张木椅，分成了三排。王翔。王尚坐在最后一排，桃花童子独自坐在第二排，青衣少女大约是为避嫌，和俞秀凡并坐在第一排中。

赶车的是一个穿着蓝衫的老者，放下了垂帘，立对面鞭驰车。这是一辆特制的篷车，行驰起来十分快速。

青衣少女轻轻叹日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我这一生中，从没有这样迁就过人，自己喝下了一杯毒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是很荣幸了。”

青衣少女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如不信，不妨在江湖上打听一下，刀钗冷萍是什么样一个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大金钗之一。”

冷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你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真是可惜的很，姑娘一世英名，只怕要死在自己饮下那杯毒茶之下了。”

冷萍道：“你不是告诉我多一粒解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本来是多一粒，但你们都算的太精了，结果，你应该带三粒解药来的，但你只带了两粒。不过，我相信你还收存有一粒解药，因为你明明知道解药的数量刚好。”

刀钗冷萍摇摇头道：“你错了，我没有收存解药，我相信你的活，才饮下那杯毒茶。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冷姑娘，咱们明人眼睛里不揉沙子，你如真的没有解药，我的三个人中，必要有一个人付出性命的代价。”

冷萍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真的不准备管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四个人，如若一定要有一个毒发而死，姑娘觉得应该是哪一个呢？”

冷萍道：“这要你决定了，你觉得他们三个人中，应该哪一个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定要我决定，我觉得姑娘应该等候毒发而死。”

冷萍接道：“那是要我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相信你不会死，你们的组合中消息灵通无比，他们会及时送来解药。”

冷萍缓缓说道：“这样冒险，对我而言，实在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。”

俞秀凡缓辍一笑，未再答话。

冷萍叹口气，道：“看起来，你似是很愉快，全没有一点忧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冷姑娘觉着在下应该忧虑些什么？”

冷萍道：“我的飞刀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出刀很快，认位亦准，是很高明的刀法了。”

冷萍道：“但我在那个组合中，只是五等以下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怎的这等妄自菲薄。”

冷萍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相信又如何？你能放我们离开么？”

冷萍杏目一瞪，道：“哼！不知好歹。”闭上双目，不再说话。

特制的篷车行速逐渐的加快，但车帘低垂，见不到外面景物。

只听冷萍低声说道：“我的毒性发作了。”

俞秀凡转头看去，只见她脸上汗水如雨，滚落下来。她紧紧的闭上双目，咬着牙齿，似乎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。

桃花童子察看了一阵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她真的是中了毒，不是装作。”

俞秀凡缓级说道：“因为她喝的毒药是真的，所以，她的中毒也是真的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这药性发作很快，如若不能及时给她服下解药，会造成毒发而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如若你们四人中，有一个人要死，那人应该是谁呢？”

桃花童子：“公子，万事莫若救人急，先救了冷姑娘，万一明天还无法得到解药，小的愿意放弃服用解药。”说完活微微眨动了一下眼睛。

俞秀凡故意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兵不厌诈，害死了刀钗冷萍，江湖上至多骂我俞某人心狠手辣，不够君子；但如你毒发而亡，武林同道岂不要骂我不仁不义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小的自愿放弃，那自然怪不到别人的头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话是你说的，现在车中有这样多人，大概都听到。你到时可不能反悔。”

小桃童道：“我知道，大丈夫一言如山，怎会反悔。”

俞秀凡取出玉瓶；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一粒解药。但他并没有直接交给冷萍，却把解药送到了桃花童子的手中。桃花童子捏开了刀钗冷萍的口齿，投入解药。

车内闹的人命关天，但篷车却是一样的行驶着，未曾停下。

片刻之后，冷萍毒性被解，睁开双目，望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俞少侠果然是心如铁石，好叫校好佩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冷萍哼了声，道：“难道还要我谢你不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因为，明天，有一个人会代你死亡。”

冷萍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颌首致谢。这举动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冷萍在药性发作中，仍然知道车中发生的事情。

俞秀凡叹口气道：“江湖上有很多可杀可悲的人，但也有很多见义勇为，不畏死亡的人。”

冷萍道：“我这种人，是属于那一种人？”

俞秀凡回目望着冷萍，双目中神光加电，盯住了良久之后，始缓缓说道：“你是属于可悲的一种人。”

冷萍脸色不变，道：“我自觉生活的很好，很快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正是你可悲之处，你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而不自知。”

冷萍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自己倒没有这种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拿我们相逢这不足两个时辰的光景来说吧，你难道是自愿来接我的么？你饮下毒茶，也完全是心中情愿的？我想都不是。因为，你奉命来接我，为了要把我带到一定的地方，不得不饮茶迁就我，你不敢生气，也不敢发作，难道还不可悲么？”

冷萍缓缓说道：“你的意思，可是说我很怕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不怕死，但你却怕一个人，也许怕一件事。所以。你不惜吞下毒药，把我引到你们准备好的地方。”

冷萍道：“我奉命把你带到一定地方，如若我做不到，岂不是大过无能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冷姑娘，是我自己要去，并非你把我引导去的。”

冷萍道：“不管你是要去还是我引导你去，只要同去了，我就算成功了。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虽然你达到了目的，但我们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。”

冷萍道：“哪里不同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心中想去，而且，也非去不可；但你姑娘是奉命来接在下，如果不能把区区带到，对你姑娘而言，也许有一个极不良的后果。所以，咱们的感受不同。我是志愿要去，你是受命逼着我去，这中间就大大的不同了。”

刀钗冷萍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听起来，倒也有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你冷姑娘倒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。”

冷萍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竟也会灌人的迷汤啊。不过，我看你刚才那等见死不救的性格，和你的言谈为人，似是有些不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并不太奇怪，因为，我相信你不会死。”

冷萍道：“如非有人救我，此刻，我已魂归地府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会的，因为，你身上带有很多的解药。”

冷萍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我们一直跟着徐然，他没办法把消息传递过去，而姑娘知道在下没有中毒时，但你已无法留下需用的解药，只好把多余的解药藏在别处。”

冷萍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本来，我不大相信你精明，现在我倒是相信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在下能制服你姑娘，就可以多取得一天的解药。”

冷萍道：“早知道你是如此，我也用不着迁就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你知道了，在下也希望你能交出全部解药，那可

以使得他们三位，多延长一天的生命，那是很重要的一天。因为，那一天正是在下和贵组一决胜负的一天。”

冷萍道：“俞少侠，如是交出解药，对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利，你想我会交出来。捍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你个人而言，交出了解药，并没有什么错误。”

冷萍道：“但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交出解药，对你个人却有害处。”

冷萍笑道：“我想不出有什么害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！别忘了，我们还有近两天的行程，在这两天内，我随时可以找你姑娘的麻烦或者翻脸动手。”

冷萍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猜猜，我收存了几粒解药。”

俞秀凡心知她这是自我下台阶的话，笑一笑道：“三粒。”

冷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四个人，两日份，每人每日一粒，我支出三个人两日份应该六粒，扣了你收存的一位，只交出了五粒，还余三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也已算好了！”

冷萍未再答话，取出三粒解药双手奉上，道：“很可惜的是，你要在我身上试试那药性如何，多损失了一粒解药，致使你三位从人中，一个人无法在那天助你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有两个人也够了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。”

冷萍道：“看来，你是个想得很开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因为这是贵组合一场布置精密的算计，在下能在你们算计中未遭致全军覆没，对我而言，能多取得两个人一日份的解药，也算是一种大败中的小胜了。”

冷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确有很多过人的想法，充满着自信。”

## 第十四回 力挫剑士 大义凛然

俞秀凡缓缓闭上双目，道：“姑娘，旅途漫长，咱们要谈的话，似是已经谈完了，在下想休息一下了。”

冷萍道：“你不怕我暗算你？”

王尚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姑娘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是活蹦乱跳的人，目下咱们是四对一的局面。”

冷萍回顾了王尚一眼，道：“看来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从人，物以类集，古人是诚不我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冷姑娘，措词最好能客气一些。祸从口出，这句话，冷姑娘想是早已很明了。”

冷萍叹口气，道：“我如若真是可悲的人，你应该是个很可怜的人！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听口气，姑娘似乎对在下有点同情？”

冷萍道：“你这种目空四海自负的人，还懂得什么叫作同情？”

俞秀凡突然想到了在江湖走动，应该施用些机诈权谋，只要纯正，心存仁慈，纵然是霹雳手段，也不为过。想是这么想，但要他施用权术骗一个女孩子，却又有些开不了口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闭上双目。

篷车飞驰在官道上、扬起了两道滚滚的烟尘。俞秀凡一直闭目假寐，未再多问冷萍一句话，也未望冷萍一眼，也没有人打开过车帘向外面瞧一眼。

篷车停下来时，总是在一座宅院的门前，宅院中，备好了酒饭，吃过之后，就立刻登车上路。

篷车仍然是那一辆篷车，但拉车的健马，却是每一次进食之后，均重新换过，因此，篷车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速度。

第二天中午时分，俞秀凡又把解药给王翔，王尚、桃花童子。

冷萍深深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是不是仍要我表演一次毒发的痛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冷姑娘已经有很多的机会取得解药，如是还未取到，那你只好等待毒发身死了。”

冷萍微微一笑，转过话题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下车乘船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要乘船？”

冷萍道：“是的，还要走一段水路，明天中午时，走到咱们要去的地方，那正是毒性将要发作的时刻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故作神秘，我不相信，你们会把时间控制到这样精密的境界。”

冷萍道：“信不信是你的事，但事实上，确然如此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们是一直讲究算计的组合，每一件事，都有着严密无比的计划。”

冷萍说的不错，篷车停下来的时间，正是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时刻。篷车停在一道浊浪滔滔的江边，但却不是人船来往的码头上。这是一段很僻静的江岸，岸畔大树上，用铁链锁了一艘双桅大帆船。

冷萍一直未再有毒发之征，显然是早已服了解药。她当即跃上甲板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诸位都是身具武功的人，用不着搭扶板上船了。”

望着那滔滔江流，俞秀凡不禁有越起的感觉。上了船比不得陆地，波涛汹涌的大江，随时可以吞噬下几人的性命。

冷萍道：“俞少侠，怕了么？”

俞秀凡摸摸长剑的把柄，飞身而起，落上甲板。王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，鱼贯跃登舟上。

冷萍一转身道：“舱里坐吧！”

舱里早已高燃着两支火烛，照的一舱通明。但窗门上，却挂着黑布，隔绝舱外的江流景色。忽然间，船身移动，行驰于起伏的江流中。舱中间一座木案上，放着香茗细点。

冷萍盘膝坐在舱板上，道：“里面有床，想坐息或睡觉，悉凭尊便，恕我不招呼了。”

一夜行舟，船身一直起伏不定，显然江面上也一夜风浪未息。

两双高大的火烛燃尽，船舱中突然问暗了起来，但起伏不定的船身，却突然静了下来。

舱口大门，日光透入。冷萍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到了。”当先行出舱去。

俞秀凡登上甲板，只见日光耀目，已是中午时分，一夜半日的江上行舟，船身摇摆起伏不定，使得俞秀凡有些头昏脑胀，长长吸两口气，清醒了一下头脑，流目四顾，只见帆船停泊在一座山峦之中。这似乎是一道通往长

江的支流，青山半绕，环抱着一片水色。

一道浮桥，早已搭好。冷萍当先带路，行过浮桥，道：“俞少侠，看到这一条小径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看到了。”

冷萍道：“照着小径往前走，转过那个山弯，自会有人迎接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不去了？”

冷萍道：“校好奉命迎宾，到此为止。咱们异日有幸再会。”转身一跃登上帆船，但见六个大汉，摇动木橹，帆船转头而去。

坐了一夜半日的船，此刻才算看到了行舟的人。望着远去的巨舟，俞秀凡打开上瓶，倒出了仅有的两粒解药，低声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是真的中了毒，还是假的中毒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没有中毒，不过，我不能帮你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你帮忙，在没有证明我的研判之前，你也不用脱离你们的组合。”

把解药分给了王翔、王尚，道：“走！就算龙潭虎穴，咱们也要闯上一闯。”

王尚低声道：“小桃童，这是什么所在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来过。”

俞秀凡当先带路，沿着一道白石小径，直向前面行去。这小径，显然是人工铺成，一面是百丈峭壁，一面是江水支流。由峭壁到水边。大约有一丈左右宽窄的黄泥滩，那一条白石小径，就在那黄泥滩的中间。

转过山湾，只见一个面目冷肃的黄衣大汉，挡在路中，冷冷问道：“你是俞秀凡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你听着，这地方不是任人撒野的所在，不论在江湖上有多大的。蜚望，多高的声誉，到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矩。”

俞秀凡剑眉耸动，本待发作，但想到此来旨在取得解药，目下还不知解药何在，用不着和这等人一般见识。心中念转，按下怒火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多承明教，咱们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还望你朋友指点。”

黄衣大汉道：“跟在我后面走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登上了十余丈的山坡，黄衣人一低头，钻入了一座山洞中去。

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，忖道：原来他们的巢穴在山腹之内，无怪外面瞧不出半点征候，一片庐舍之间。一低头，已闪入洞中。

人入洞，地面立成平坦，进入三丈，顿成开阔，分成三条岔道。黄衣大汉带几人走的是中间一条。又行四、五丈，走路又向地下转去，而天光也隐隐透了进来。

俞秀凡暗自心中估计，两个上下坡度距离相差不多，果然又到了一处洞口。

洞外面是片天井般的盆地，大约有百亩大小，四面都是耸立的石壁，寸草不生，光滑异常，但在这片盆地中倒是树木繁茂。沿着四面的山壁，有不少青石砌成的房舍，中间却建筑了一高大的厅堂。

黄衣大汉回顾了俞秀凡等一眼，道：“整整衣冠，我带你们去见谷主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来还有谷主，我还认为你朋友就是此地的谷主呢。”

“黄衣大汉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最好少说风凉话。”

俞秀凡心知那高大的厅堂中，住的就是谷主，此刻似已用不着再迁就这黄衣大汉了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是你们组合中请来的贵宾，你是什么身份，竟敢三番两次的对我无礼。”

黄衣人突然回过身子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已经告诉你，到这里要守规矩，这里不允许任何人撒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别说你只是一个带路的人，就算贵谷主，对我如此，俞某人也要惦惦他的份量。”

黄衣大汉怒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迎面劈去。

俞秀凡一闪身，五指迅如电光石火，已扣住那黄衣大汉的右腕脉穴，借力施力的一带，但闻蓬然一声，那黄衣人已飞出了七、八尺外，跌了一个狗啃粪。

这一跤摔去了那黄衣大汉的狂傲之气，站起身子，拍拍身上的土，望着俞秀凡发怔。

俞秀凡神情肃然他说道：“你记着，我不是个很仁慈的人，耐性有限，激怒了我，我也可能杀人。”

黄衣大汉未再多言，举步向厅堂中行去。

王尚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如是情势迫人，咱们就杀他个落花流水，就算毒发而死，也早捞回本钱了。”

俞秀凡用极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们要十二个时辰，才会毒发，咱们时间很充分，最重要的是先取得解药，这不能太软弱，但也不能太刚硬，你不可轻易出手，一切由我来应付。”

王尚道：“好！咱们听公子的吩咐行事。”

俞秀凡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那高大的厅堂之中，突然问鱼贯行出两行人来。每行十二个，一行穿着黄衣，一行穿着红衣，但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每人都佩着一把特别长的宝剑。

俞秀凡停下了脚步，两道目光，凝注在那长剑之上，瞧了一阵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兵刃有些奇怪。”

王尚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这些剑特别长，不知有什么古怪？”

“桃花童子道：“剑上应该没有古怪，古怪处在武功上了。”

王尚一伸手，握着了刀柄，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一起上呢，还是我先试试？”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刚刚说过的话，你已经忘了么？”

王尚一欠身向后退了一步，右手放开了刀柄。

二十四十分穿着不同服色的大汉，并未向四人攻击，却分列两侧，排在大厅门外。

一个身着长衫，头束金环的年轻人，赤手空拳，缓步行了出来，两道冷厉的目光，一掠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就是俞秀凡么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俞秀凡。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兄弟方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这份气派，似是此谷中的谷主了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不错，兄弟正是此谷谷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费尽了千辛万苦之力，把区区等请来此地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方堑道：“在下虽然很少离开此谷，但对你俞少侠的大名，却是久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当。我们身上中的有毒，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。”

方堑接道：“听说你俞少侠并没有中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是没有中毒，不过，在下三位朋友，却中了贵组合的独门奇毒。”

方堑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毒性发作，还有一些时间，四位请大厅中坐吧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也好！既然来了，希望能多见识一些贵组合的事物。”

”举步进入大厅堂。

大厅堂中很宽敞，近中间摆了一张木案，上面铺着黄绫桌面。

方堑抱拳肃客，让俞秀凡落了坐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敝上爱才如渴，俞少侠如肯归服，职位决不在兄弟之下。”

俞秀凡冷漠地笑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方谷主贵上是什么人？在下还没有见过。”方堑道：“俞少侠如肯归服，必可获敝上的召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你方兄的意思呢，还是贵上的意思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不管是谁的意思，但兄弟说了，就算数。这一点，想来俞兄不会怀疑兄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相信。不过，事有轻重缓急，在下希望先取得解药。”

方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你不觉着两件事是合而为一的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确有些不明白，这要请教方兄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如是俞兄归服了咱们，俞兄从人身上之毒，似乎是用不着俞兄费心，那就自然可解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方兄，但兄弟认为是两件事，兄弟愿被刀钗冷萍带来此地的用心，只是在取得解药。其他的事，只有待兄弟取得解药之后再说了。”

方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事情如是这么简单，咱们也似乎用不着把俞兄千里迢迢地带来此地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可悲的是咱们距离太远了，只怕很难有谈得拢的希望。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是聪明人，自然明白，处在目前的境遇之下，如若太刚直了，难免损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大丈夫宁折不屈，方兄如肯交出解药，咱们还可以谈谈。”

如是不愿先行交出解药，咱们似乎很难谈得下去了！”

方堑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如是兄弟不交出解药，俞兄准备如何呢？”

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就是兄弟所说的可悲了，我们如若闹出一个兵刃相见的局面，只怕有很多人要流血五步。”

方堑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俞秀凡，在下敬重你是一位少见的英雄，故而好言相劝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位不解利害，不识时务的人！”

俞秀凡也缓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方兄，如若一定要兵戎相见，方兄才肯交出解药，你们可以出手了。”

方堑仰面大笑三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咱们只有这一条路了。”

右手一托，那黄绫覆面的木案突然离地而起，缀缀移动，飞向大厅一角。

这等隔空送物，全凭一股内力凝聚的暗劲，只瞧的俞秀凡心头怦怦乱跳，心恐对方也要自己露了一手，那就要当场出丑了。

方堃移动木桌的同时，黄衣大汉移开了四周的木桌。

大厅堂中，空出一片宽敞的地方。方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想和兄弟动手呢，还是想先和兄弟这些从属玩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客随主便。”

方堃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左手连连挥两次，十二个黄衣大汉，唰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，团团把俞秀凡围了起来。

玉翔、王尚齐声说道：“公子，我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住口，该你们出手时，我自会招呼你们。”

目光转注到方堃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方兄，准备要他们群殴么？”

方堃笑一笑，道：“他们练的合搏剑法，如若俞兄觉着人数太多，兄弟要他们退下一半。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方兄误会了，兄弟的意思是这等群博群杀，只怕会伤亡太大。”

方堃道：“俞兄尽管放手施为，兄弟这些属下，别无特长，只有一点——不怕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江湖人最大的缺憾是轻贱人命，方兄，这很必要么？”

方堃道：“必要。他们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的力量，两个人，就可能变四个人的力量，十二个人，是他们合手最大的极限，也是他们力量最大的结合。少林寺的罗汉阵，能够驰名天下，并非是每人都有着绝世功力，单打独斗，他们只能算三流身手，但，结合在一起，那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力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回目一顾王氏兄弟，接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么？”

王翔、王尚一欠身，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们试试看，如是非人之敌，不可勉强出手。”

方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多了十二个时辰的解药。不过，俞兄，他们毒性虽未发作，如是他们消耗的真力太多，那可能促使他们身上的毒性提前发作。”

俞秀凡冷肃他说道：“方兄受命接待兄弟，自有非常之能，不过，兄弟相信，我还有能力取得解药。”

方堃哦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俞兄果然是一个很自负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之间的胜负，很快就可以证明了。不过，在下希望先问明一件事。”

方堃道：“什么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这里是否藏有解药？”

方堃点点头，道：“有！不过，取得不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行了。只要有解药，不论用什么方法取得都行。”

方堃道：“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俞兄率领贵从属归服咱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这件事很难从命。”

方堃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我们已经打听的很清楚，俞兄不是出身十大门派。

单人匹马，在江湖上走动，为的是什麼？如能在一人之下，千万人之上，那也是够风光了，难道非要坐上第一把交椅不可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没有这一份豪情壮志，但我生性中有一个最大的缺憾，那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愿屈居人下。”

方堑神情突然间，转变的十分严肃，缓缓道：“俞兄，我们千辛万苦的把你带来此地，自然是有着很充分的准备，在下和俞兄一见如故，才不惜好言相劝，如是俞兄一直执迷不悟，那只怕艰难有一个好的结局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盛情心领，在下生性如此，只好有负雅爱了。”

方堑突然向后退缩了一步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就不用多费口舌了。”

俞秀凡也向后退了四步。

王翔、王尚，唰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刀。两人执刀，面对着二十个执刀大汉，提聚了真气。形势剑拔弯张，一场惨烈的搏杀，立时就要展开。

对这十二黄衣人的武功，小桃童心中明白，一时间有着不知所措之感。望望方堑，又望望俞秀凡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了一对手叉子。

王尚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闪开，用不着你出手了。”

桃花童子回头对俞秀凡道：“小的……”

俞秀凡一招手，道：“你下来吧！由他们两个出手就可以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缓缓退了回去。

十二个黄衣大汉，身上佩着的长剑，也一齐出鞘，寒光闪闪，在王翔、王尚两人的周围，布成了一片剑阵。

方堑高声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要不要再想想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堑，我对自己的技艺，充满着信心，对我从属的武功，也寄以无比的信任。我希望他们能战胜你手下这些剑士，使你能够及时悔悟。因为，我对你方兄，也有着一份相惜的感觉。”

方堑缓缓说道：“你该明白，我这些剑士，都是久经训练的精锐，你俞兄也是习剑的人，应该从他们用的长剑上，瞧出他们有着不同于一般剑手的成就。”

俞秀凡突然仰天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方兄，我们都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也对自己的从属有着无比的信任，似乎是只有从武功上一决胜负了。”

方堑脸上泛起了怒容，道：“杀！”

十二个黄衣剑手，突然大喊一声，四柄宽大的长剑，带起一片剑气，直向王翔、王尚卷袭过去。

王翔大喝一声，呼的一刀，横里推去。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传了过来，四柄长剑，竟然完全被一刀封开。但王翔却感受到对方长剑的劲道，十分强大，虽然把四剑封挡开去，但右臂却微感酸麻。

在第一次攻出的四个黄衣大汉迟出的同时，另外四个黄衣大汉的长剑，却如毒蟒出穴，刺了过来。第一次和第二次出于有着显著的不同，第一次是四柄长剑泰山压顶一般直劈下来，第二次却是直刺过来。

王尚忽然一转身躯，手中长刀幻起一片光影，挡开了四柄长剑。

但第三批黄衣大汉的手中的长剑，却紧随着攻了上来。王翔挥刀攻出，又封开四柄长剑。

卷云十八刀本是以攻敌为主，但在十二个剑士的迫攻之下，两人已然无力发出攻势。十二个黄衣剑士，凭藉手中的宽大长剑和合手力道，几乎是每一招攻势中，都以强猛无比的内力，迫使两人全力封挡。

十二个黄衣剑士，连攻了七波，三七二十一次，王翔接下十一次，王尚接下了十次。这二十一次攻势中，有如长江大河一般，绵绵不绝，王翔、

王尚已完全处于被动，没有还击一招。

一侧观战的俞秀凡和方堑，都皱起两道眉头。两个人都没有想到，对方竟有如此的功力。王翔、王尚是自出道以来，从未遇到如此的敌手。

十二个黄衣剑士，更是对方辛苦造就二十年的剑手，曾经在三招迫攻中，搏余了武当派一位成就很高的弟子；但十二人在二十一招的攻势中，竟未能收拾王翔、王尚。

俞秀凡见王翔、王尚都已经满脸汗水，而对方的攻势却是愈来愈凌厉。

王翔接下了对方第十一招攻势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这样不行，咱们得想法子出手还击才行！”

王尚奋勇争先，接下了四个黄衣剑士的第二十二波攻势，高声说道：“我接住他们的攻势，你准备出手反击！”

王翔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四个黄衣剑士已然挥剑攻到。

十二个黄衣剑士攻势更见快速，而且已布成了合击方位；十二支宽大的长剑。很如一片光幕，直压下来。王翔、王尚汗透重衣，全陷被动，却仍然无法还击一招。

俞秀凡估计情势，如若再打下去，王氏兄弟非伤在对方手中不可，不禁大急，高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这一声贯注内力喝出，声音奇大，但十二个黄衣剑士，却是我行我素，恍如未闻，仍然未停攻势。

方堑微微一笑，低声喝道：“停下！”

十二个黄衣剑士，闻声收剑，各自向后退了五尺。

方堑目光凝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兄的两个从属，是兄弟见过的最好刀客，而且年纪甚轻，异日的成就，确实不可限量；不过，他们还无法抗拒兄弟手丁这十二位剑士的合力攻势，何况，一侧穿红衣的剑士的威力，又高过他们一级？俞兄，如若现在改变心意，还来得及！”

俞秀凡冷漠一笑，道：“方兄错了……”

方堑接道：“俞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肃然的说道：“当我们确然无能和方兄率领的剑士抗拒时，用不到等待毒发再死。”

方堑微微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的确是大刚正了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我还得试试。”

方堑有些敬佩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兄可求证一下，不过……”

俞秀凡不再理会方堑，冷冷接道：“王翔、王尚，你们退下！”

两个人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缓缓退到了一侧。

俞秀凡左手提着长剑，缓缓行动场中，目光一掠十二个黄衣大汉，道：“诸位请上吧！”

方堑目睹俞秀凡捧着连鞘的长剑，不自禁的说道：“俞兄，拔剑出来，区区手下的剑上攻势很快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区区在下无能阻挡他们的攻势，死而无憾。”

方堑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王翔、王尚已知道这十二剑士的厉害，那是要真本领、硬功夫的搏杀，俞秀凡的艺业如何，他们知道的太少，暗暗替他担心。

但闻方堑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杀！”

四个黄衣剑士，突然挥剑攻来，手中又宽、又长的宝剑，像闪电一般快速。俞秀凡右手一探，长剑出鞘，一沫寒芒，一闪而收。没有人看清楚他，如何拔出了长剑，又如何把长剑归入鞘中。

但一场快速的搏杀，由开始到终结，却在这一刹间完成。四个向前奔冲的黄衣剑士，收不住快速的冲势，越过了俞秀凡，才收住了脚步。人是越过了俞秀凡，但四个人手中，都没有了长剑。握剑的右手，连带着宽大的长剑，齐腕生生斩断，跌落在地上。

四个黄衣剑士，只感着右腕一凉，快速的剑势，使他们没有机会感觉到痛苦。

血，在他们停下来之后，才喷射而出。同时，才感受到断腕的痛苦。

但四人感受的惊骇，超出了痛苦，呆呆的望着俞秀凡出神，似乎还不太相信刚才发生的事。但鲜血和剧烈的痛疼，证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另外八个黄衣剑士，本已发动了攻势，但却突然在途中停了下来。

方塹的脸色变了，变的一片苍白。但心中最震惊的还是小桃童，他又一次目睹了俞秀凡的快剑，一次比一次快速，快的完全出入意外，快的使人惊心动魄。

王翔、王尚，脸上却泛起了笑容，由心底涌出了无限的赞美，忘了自己身中剧毒，几乎要失声而叫。

轻轻咳了一声，目光转注方塹的脸上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方兄，我想另外八位黄衣剑手，用不着再试了。他们不会有更好的结局。是么？”

方塹由震骇的惊疑中，清醒了过来。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兄，你要我认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不是这一场搏杀的结局。但我想，这一次对阵中，我已经证明了你这这些黄衣剑手，已不足和我对敌，你加强令他们出手，那不是命他们出战，而是近乎残酷的送死。”

方塹定一定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很好，那就请俞兄试试红衣剑士的威力。”话落，举手一挥。

八个黄衣剑手往后一退，六个红衣剑手立时长剑挥动，交织成一片绵密剑网，朝俞秀凡疾攻而至！

在俞秀凡的眼中，任何绵密的剑招，都有着很大的空隙，但这六个剑士的合搏之术，竟然绵密的有如一片剑网。心情微微震动了一下，俞秀凡疾快的拔剑击出。

一阵金铁交鸣，六个红衣大汉向前攻出的长剑，全部击空。但俞秀凡向不落空的剑招，这一次竟未能伤人。

方塹长长吁一口气，心中暗道：这一剑，虽然凌厉绝伦，但却没有伤人。

这在他心念转动之间，俞秀凡第二剑突然刺出。这一剑快速至极，但见寒光闪了几闪，六个红衣大汉还未来得及收回长剑，每人的右腕上，都中了一剑。

俞秀凡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，还剑入鞘，冷冷的道：“方兄，够了么？”

方塹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剑法！好剑法！你们都退开了下去。”

十二个红衣剑士，六个腕上受伤，另外六个没有受伤的大汉。

已经换成了一种攻击的姿势，一列并立，准备出手，听到方塹的话，六个准备出手的红衣大汉，全收回了长剑。

方塹挥挥手，道：“你们都出去。”十二个红衣大汉，二十四道目光，全部凝注在方望塹脸上，仔细的瞧了一阵，齐声道：“方爷，我们……”

方塹冷冷接道：“你们仍然是最好的剑手，只不过俞少侠的剑招太快了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你们无法封拒快速的剑招，打下去，只有送死的份。”

十二个红衣大汉，都黯然垂下了头，缓步退出大厅。

方塹面对着俞秀凡，手握剑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俞少侠，该咱们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方兄，在没有动手之前，我想先看看你带的解药。”

方塹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你真的希望取得到解药么？”

俞秀凡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没有解药？”

方塹缓缓从衣袋中取出一个玉瓶，放在木案上，道：“这玉瓶中，据说是解药，但是不是真的解药，区区不敢保证。”

俞秀凡脸上泛起了怒意，道：“方兄，俞某人很敬重你的为人。”

方塹道：“兄弟也很佩服你的剑法，所以我才据实奉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如若那玉瓶中不是解药，你可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么？”

方塹道：“我知道，俞兄在激怒之下，可能杀光这谷中所有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方兄，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了。”

方塹肃然说道：“我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觉着自己是在武林中第一流的剑手，除了传授艺业的人，我想不到世间真有比我出剑更快的人。我孤陋寡闻，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我自出道以来，从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，也不知道失败后应该做些什么事。但今天看来，我似乎败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既不愿听兄弟的意见，那咱们只好先在武功上分个高下了。”

”他似是胸有成竹，也不再问解药的事。

方塹回顾了木案上的药瓶一眼，道：“俞兄，可要先试试看，这解药是真是假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试了。这解药如是真的，用不着试；如是假的，你也无法再交出真的解药了。”

方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出手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还是方兄先请。”

方塹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那么，俞兄小心了。”突然一扬右手，飞起一道寒虹，直向俞秀凡的前胸刺去。果然出手迅快，挥手間，寒光已然带近了俞秀凡的前胸。

俞秀凡拔剑击出，横封方塹的剑势，就在胸前三寸处，封开了方塹的剑势。剑势虽被封开，但俞秀凡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方塹出剑之快，和那些剑士相比，确实高出了很多，只要方塹能在出剑时，多校正三、五个缺点，这一剑就刺入了俞秀凡的前胸。

方塹却是另一种想法。觉着自己这突然发难既快又在这样近的距离之下，实是不应该被人躲过、但竟被俞秀凡封开了自己的剑势，心中甚是敬佩。

俞秀凡封开了方塹的剑势之后，并未还击，仍然采取守势。

方塹却在剑势被封开之后，立时又展开反击，长剑摇颤，一口气攻出了十二剑。这十二剑快速的攻势，有如闪电一般的迅捷，且在极短的时光连绵而至。

十二声金铁交响，俞秀凡封开了方整十二剑快攻。

但因剑和剑的接触太快，撞击的声音溶成了一片，听上去，有如一次金铁撞击。

俞秀凡虽然把十二剑一齐封架开去，但心头却震惊不已，只见此人出剑之快，和自己相差极微。同时，也使得俞秀凡察觉到这一个神秘组合中，确是藏龙卧虎，不可轻视。

但闻一声长叹，传了过来，方整突然弃去了手中的长剑，道：“你能封开我闪电十二剑，那的确比我高明，你如对我方某人，还有一点好感，那就给我一个痛快，一剑刺入我的心脏，或是斩下我的脑袋，让我少受一点痛苦，方某人就感激不尽了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缓缓说道：“方兄，你虽然未能杀了我，但你是我俞秀凡出道以来，所见到最快的剑手。”

方整缓缓睁开眼睛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俞兄，我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力量。”

虽然，我早已知道你有着很好的反击机会，而没有出手，那已给了我很大的机会，但我们的技艺，有着显明的差别，我不想再试了。”说完话，又闭上了眼睛，一副坚决求死的神情。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一个人，不可能永远不会失败。兵法也说过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们败了，送上门的四条命，任凭处置，你输了，应该交出解药。”

方整道：“解药在玉瓶中。但我不敢保证这是真的解药。其实，这些话我可以不说，但我党着对你俞兄这样的人，似乎应该先说明白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方整道：“也许，我以为没有机会说了。因为，我们这一战，不同于我的属下和你动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说，咱们这一战很凶险。”

方整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对我而言，确然如此。我不愿作一个失败的剑手，所以，这一战，咱们一定要分出生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输了要服，败了要认，第一等的剑手，不该作生死之搏，”方整笑一笑，道：“那是你的看法，在我而言，这一战的意义，有着很大的不同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你受不起失败的打击？”

方整道：“因为，我败了，不但失去了荣耀，也失去了我拥有的地位和权威；另一个人，会取代我的位置，生命对我已无意义可言。”

俞秀凡突然放声大笑。

方整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难怪了。”

方整怒声接道：“俞秀凡，你敢讥笑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不是讥笑你，我只是觉着你对生命意义的误解太深了。”

方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俞兄不但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剑手，而且也是满腹经纶的高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倒也是读过几年书，至少不会把生命的意义，误解成就是一个人的权威、地位。”

方整道：“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如若平平庸庸，生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，

何况，我已经得到了权位，竟要在这一战之中，全部化为乌有，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很难忍受的打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方兄的口气，似乎是在你手中，已经挫折了不少武林高手。”

方堑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俞兄，我不想听你的高论，彼此的处境不同，我们的看法，当然有很多不同之处。而且，此时此情，也不是我们谈论是非的时间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方兄，你一昧求死，不觉着太过轻贱自己么？”

方堑猛然一瞪双眼道：“我活下去，这世间也没有我立足之地，人存名亡，虽生犹死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方兄只要自己愿意活下去，天下之大，又何愁无立足之处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方兄的心，早已被人收买而去，你所认为的权势、地位，其实，只不过是人家的工具而已。一个人活要活得心安理得，死要死得重如泰山，留名要留千秋名，这地方僻处江湾，绝谷，世人有几个知晓你方兄的大名，江湖上又有几人知道你的权势，威权不出绝谷，威名不达江湾，竟使你如此留恋。”

方堑突然一伏身，捡起长剑，反向前心刺去。

俞秀凡早已有备，右手一抬，长剑递出，当的一声，封住了方堑的长剑。

方堑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要整的我求死不能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希望你方兄好好活下去，等到非死不可的时间，再死不迟。”

”方堑奇道：“什么时刻是非死不可的时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很难说了。兄弟的看法，也许不完全对，譬喻说吧，我一人之死，可救千万人之命，那就是非死不可的时刻。”

方堑似是悟到了什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俞兄指点。”

俞秀凡暗暗呼一口气，举步行近木案，取出解药，道：“方兄，兄弟请教一事。”

方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你这解药是假的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讨取真的解药。”

方堑道：“如若解药是假的，中毒的人等不及你再去取解药俞秀凡一皱眉头，沉吟不语。方堑道：“这解药是真是假，我也无法确定。俞兄，你何不打开试试？”

”俞秀凡道：“打开试试？”

方堑道：“是的！也许它是真的解药呢！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打开瓶塞。

王翔大举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，给我一粒试试。”

俞秀凡倒出一粒药物，托在掌心之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，这解药……”

王翔接道：“公子，是真的，自然是好；就算是假的，也没有什么；反正我们已等不及解药了。”接过一粒解药，吞了下去。

俞秀凡道：“快些坐下去，运气调息一下，试试看能否解毒。”

王翔依言盘膝坐下，运气调息。

方堑没有说话，但他的神情却十分紧张，双目凝神，盯住在王翔的脸

上瞧着。

过了一盏茶工夫，王翔突然睁开了双目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公子，是假的。”

俞秀凡还未来得及答活，方堑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守在大厅门外的红衣黄衣剑士，闻声急奔而入。方堑神情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听到了么？”

两个武士面面相觑，不知方堑问的什么。

大约方堑也知道问的太急了一些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这解药是假的！”

连几个断碗的剑士，也包扎好了伤势，二十四个人，一个不缺。

十二个红衣剑士，点点头，不知如何接口，十二个黄衣剑士，更是神情木然，瞠目不知所措。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咱们败在了俞秀凡的剑下，却没有真的解药交给人家，咱们如何对人交代？”

二十四剑士，肃立静听，但却没有人接口。

方堑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们听到了我的话么？”

二十四个剑士齐齐一欠身，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你们既然听到了，对此事看法如何？”

红、黄两队剑士，听得齐齐垂下头去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，为什么不讲话呢？”

红衣剑士中，为首一人，低声说道：“剑主决定如何，属下等无不遵从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你们都败在俞少侠的手中，是不是败的心服口服？”

二十四剑士齐声应道：“俞少侠剑招精绝，咱们败的心服口服。”

方堑道：“我们奉命对付俞少侠，答应要付人家的解药，但这解药竟然是假的。”

二十四剑士，个个垂首不语。

方堑道：“你们都是江湖上第一等的剑士，总不能眼睁睁的欺骗人家，我这身为剑主的人，更不能做出这等不信不义的事。”

俞秀凡眼看事情突然间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，索性住口不言。

为首的白衣剑士，低声说道：“剑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方堑道：“咱们死在俞少侠的剑下，那是怪咱们学艺不精，咱们可以为上司卖。狐，但不能作欺骗人的事情。所以咱们要想法子取得真正的解药，交给俞少侠，然后，咱们再合力和他一拼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本剑主之意如此，但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二十四剑士齐声应道：“剑主所命，我等自然遵从。”

方堑道：“为了维护一个剑士的信用，咱们这作法，也许有些过分，因此，我也不愿强迫你们，愿意去的，跟我一起走；不愿去的，任凭尊便。”

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接道：“俞秀凡，事先我确不知这解药是真是假，现在，既然证明了这解药是假的……”

俞秀凡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方剑主，事实上，这也怪不得你。”

方堑接道：“咱们不谈道理，你胜了我和我统领的剑士，我就应该交给你真正的解药。”

现在，我尽我的力量去取，但能不能取得到，我无法保证，不过，俞少侠，我会对你有一个交代。取不到解药，我会为你几个属下偿命。”说完话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二十四个剑士，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跟在方堑的身后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轻轻叹息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王尚，扶着王翔，咱们也去瞧瞧。”

王翔突然挺身而起，道：“公子，用不着扶我，那瓶中的药物，虽然不是解药，但也不是毒药，不能解去我身中之毒，但也没有伤害到我。”

俞秀凡神色凝重的低声说道：“你们都记着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横里插手。”

王翔，王尚，桃花童子等，鱼贯随在身后。这时，方堑已然带领着二十四剑手，直向一片石壁处奔去。

俞秀凡等远远的随在几人的身后，行近石壁丈许左右处停了下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是一面很光滑的石壁，至少在表面上看去，瞧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。

但见方堑面对着石壁，高声说道：“第二剑主方堑，求见使者。”

只见那光滑的石壁，缓缓分看，出先了一个门户。一个身着麻衣布及膝大褂的少年，缓步行了出来。俞秀凡运足目力望去，只见麻衣少年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全身散发着一股冷索的寒意。

麻衣少年缓缓行出石门之后，冷冷说道：“方堑，什么事？”

方堑道：“我求见使者。”

麻衣少年道：“使者无暇，什么事和我说也是一样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使者交给我的解药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”

麻衣少年道：“真假有何不同？”

方堑道：“我们和俞秀凡比剑落败，无法交出解药。”

麻衣少年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你们打不过俞秀凡是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不错。俞秀凡剑招快速绝伦，我等都非敌手。”

麻衣少年道：“想法子困住他。”

方堑冷笑接道：“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对付俞秀凡，但都应该先行交出解毒。”

麻衣少年道：“交出解药，岂不是让他们增加了实力。”

方堑道：“就一个剑士而言，如是言而无信，岂不要被天下英雄耻笑。”

麻衣少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方堑，你打不过俞秀凡，已经有亏剑主之职，还敢帮敌人来讨取解药么？”

方堑心头火起，怒声喝道：“我们败于人手，只怪学艺不精，大不了丢去剑主之位；但如言而无信，受人讥笑，那就生不如死了。”

麻衣少年冷冷说道：“方堑，你可知道本门的戒规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在下身为独挡一面的剑主，在本门十大剑主中排名第二，岂有不知本门的戒规之理。”

麻衣少年道：“你即然知道本门的戒规，当知一个使者身份，代表着什么？”

方堑脸色一变道：“马腾，你去请使者见我，我不愿和你这等不明事理的人，所费口舌。”

马腾笑一笑，道：“见使者也是一样。”

方堑厉声喝道：“就算我犯了轻藐使者之罪，自有门规制裁于我，眼下你只要做一件事，交出解药来。”

马腾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方剑主，所求不准，本副使代传使者之命，贵剑主应率所属，不计牺牲，不择手段，设法杀死俞秀凡。”方堑突然一脚，陡

然欺到了马腾身侧，冷森的剑尖，已然抵到了马腾的咽喉，冷肃的说道：“马腾，交出解药！”

马腾的脸色更见苍白，顶门上也隐隐泛现汗水，尽量挤出一个笑容，道：“方兄，这算什么？玩笑开够了，快把长剑收回，兵刃锋利，伤到人如何是好？”

方堑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既知兵刃锋利，那就应该知机一些，快点交出解药！”

马腾感觉锋利的剑尖，已然划破了咽喉上的肌肤，死亡的威胁，迫在眉睫。面对着死亡瞬息的危险，马腾已全无副使者的尊严，急急说道：“方兄，解药不在兄弟身上。”

方堑接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马腾沉吟了良久，用极低的声音，说了数语。声音很低……很低，俞秀凡倾尽了耳力，也未听出他说些什么。

但闻方堑冷笑一声，出手一指，点了他的穴道。马腾身子摇了两摇，向地上栽去，但被方堑疾出左手，提了起来，向后一抛，丢在一个红衣剑士的怀中，道：“看起来！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位方剑主太过刚烈，看样子，他是准备放开手干了。”

王尚低声说道：“他们自相冲突，对咱们岂不是大大有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堑刚烈无比，一副只断不屈的性格，又被剑主的名位所困，一时间，只怕难以摆脱。他可能宝剑相向，副使者交出解药，但他把解药交给咱们之后，只怕……”只怕什么，俞秀凡没有再说下去。

就在这时刻，一个面目冷森的中年人，正缓步由石洞中行了出来。

方堑举起手中的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马副使要我以他为饵，分你之神，暗施算计。但我不愿如此，你亮兵刃和我一战呢，还是要交出解药？”

冷森的中年人轻声一笑道：“方剑主，本使者奉命来此的用心方剑主知道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要带回俞秀凡复命。”

冷森中年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万一无法带走活人，死的也好。”

方堑道：“很可惜的很，方某人不是那俞秀凡的敌手。”

冷森中年人道：“此地僻处江湾绝谷，与世隔绝，方剑主用不着顾虑太多，你在十大剑主中排名第二，如若再加上二十四剑手之力，俞秀凡纵然身负绝技，也不是你的敌手。”

方堑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方某人已是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勇，但咱们应该交出的解药，不能失信于人，使者欺骗在下于先，希望你这一次交出的是真的解药。”

冷森中年人一皱眉头道：“你身为一方剑主，极受器重，你准备如何对城主交代？”

俞秀凡暗运内功，凝神倾听，希望从两人的谈话中，听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。但听来听去，只听出城主两字而已。

方堑道：“使者！如何向城主交代，那是方某人的事，不劳使者费心。目下重要的是，使者是否准备交出解药？”

冷森中年道：“我如不肯交出解药呢？”

方堑道：“那就请亮兵刃出手吧！”

冷森中年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方剑主言重了。十大剑主，向谗城主爱护，本使者虽是奉有上命而来。也不愿和剑主你冲突。”右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解药在此，方剑主拿去吧！”

方堑接过解药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事，请教使者。”

冷森中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不肯一次交出真的解药，是城主的授意呢，还是你使者擅专？”

冷森中年笑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城主授意，本使者怎敢擅专？”

方堑一皱眉，未再多言，回过身一扬手，把玉瓶向俞秀凡投了过来，道：“这玉瓶中的解药，劳请你俞少侠令贵属再试一次，我相信，不会再假了。”

俞秀凡拔开瓶塞，倒出三粒解药，分给了玉翔、王尚、桃花童子，每人一粒。

王翔低声道：“你们等等，我先吃。”

## 第十五回 语重心长 反道而行

桃花童子突然兴起了很大感慨，只觉和俞秀凡等相处一起，才有了一种纯真、亲爱的感受，个个抢先赴死蹈危，和江湖上的尔虞我诈，大不相同。

王翔服下了药物，立时盘膝坐了下去。片刻之间，王翔启开双目，低声道：“真的解药，而且是对症下药，我身上的奇毒已解。”

王尚立刻服下，桃花童子本未中毒，但也只好作个样子，暗暗把解药藏入袖中。

俞秀凡查看玉瓶，还有三粒解药，但却未据为己有，合上瓶塞，道：“原物奉还。”

方堑接过解药，回子交给那冷森中年，沉声说道：“俞秀凡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此地事已结束，如若方兄一定要在下要求什么，那就是希望能遣人送我们离开此地。”

方堑摇头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这件事很难。因为，兄弟死在你剑下后，无法遣人相送了。”

俞秀凡微做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还要打？”

方堑道：“是的，刚才兄弟败在你的剑下，因为兄弟答应过，你胜了之后，我会交出解药。说出的话，自然应该办到。所以兄弟不惜开罪使者，讨到解药。但眼下，兄弟准备和俞兄一决生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看来，我是无法推辞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不论你是否答应，咱们这一架是打定了。而且还得打一个生死存亡出来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只好从命。不过，在咱们未动手前，兄弟想请求一事。”

方堑道：“咱们虽今日会面，但片刻的聚会，俞兄已是我方某最为心仪的人，只要我能办到，决不使你失望，可悲的是，咱们相逢的时间、地点，

竟是无法并存的局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组合中，有你方兄这样血性英雄，也有马腾和贵使者那等卑劣人物，一个组合中能够兼容并蓄这两种形同水火的人，足见贵城主的雄才大略。”

方堑道：“夸奖，夸奖，敝城主确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，希望俞兄，日后能有机缘，和他见上一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。不过，我知道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兄弟必得闯过很多生死的关口。”脸色一整，目光转注那面目森冷的中年人身上，接道：“我想在咱们没有动手之前，先见识一下贵使者的身手。”

方堑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回顾了使者一眼，接道：“使者的意思呢？”

森冷的中年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想和他动手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可以。反正你是属于能伸的人物，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只要肯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在方堑面前许下一句诺言，放你生离此地，”方堑皱起了眉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但那森冷的中年人却接口说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学三声狗叫。我饶你一命。”

森冷的中年人脸色一变，似想发作。但却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昔年兴汉三杰之一，大将军韩信，曾受过胯下之辱，学上三声狗叫，那也未尝不可。”竟然真的双手扶地，汪汪汪的学了三声狗叫。

俞秀凡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至少还可再活一百年！”

森冷的中年人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夸奖了。”

方堑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兄，只怕是看错了。”

俞秀凡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方堑道：“据兄弟看来，我们的这位使者，生就了早夭之相。”

忽然拔剑一挥，一道寒芒，闪电而过。

那森然中年人纵身欲避，但没有闪避开去。惨呼一声，被方堑生生劈作两段。

俞秀凡未料到方堑会突然出手，杀了使者，微微一愕后，缓缓他说道：“方兄，你...是看不惯这样的人？”

方堑神色严肃，冷冷说道：“本门中人。如此没有骨气，很出兄弟的意料之外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方兄杀了贵门使者，就算能胜了我俞某人，只怕也未必能逃过贵上的制裁。”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我没有准备再活下去，你亮剑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除了放手一搏之外，不知咱们之间，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？”

方堑道：“没有，咱们之间，有一个人必须死；不过，兄弟知道俞兄稳操胜券。”

俞秀凡神色也转变的十分冷肃，道：“方兄，兄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，咱们非要拼一个血流五步不可？”

施道：“没有理由。我自出道以来，从没有遇过敌手；但你俞兄胜了我，方某人无颜再活下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执意如此，请出手吧！”

方堑道：“那么，阁下小心了。”

一扬手，长剑直刺俞秀凡前胸。

俞秀凡挥剑一挡，当的一声，震开了方堑的剑势。方堑长剑连挥，片刻间攻出了一十二剑。俞秀凡站在原地未动，长剑择展，封开了方堑一十二剑后，突然还击一剑。这一剑快速至极。

剑刃直逼上方堑的咽喉。

方堑肃立未动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。俞秀凡剑近咽喉时，微微一抬，一缕寒。孩，削落下方堑头上的一络头发，还剑入鞘。

道：“以发代首，方兄已算是死于兄弟的剑下……”

方堑怒声接道：“为什么不真的杀了我？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我如杀了你，江湖上又少了一个敌手，岂不是可惜得很？”

方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我出道以来，遇上的最好剑手；十年后，咱们谁胜谁负，还难预料。”

所以，我留下你的性命，”方堑大声说道：“满口胡言！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信不信是你的事，在下说的是由衷之言。”目光一顾王尚，道：“咱们走！”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王翔。王尚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行去。望了方堑一眼，桃花童子转身紧跟在王氏兄弟身后。

方堑突然厉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仗剑追了上去。

俞秀凡霍然转过身子，道：“方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方堑叹口气，道：“你知道么，你放了我，我也一样的不能活，为什么不让我死得瞑目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如何才能死的瞑目？”

方堑道：“那就是，我死去之前，希望能看到什么样的剑招把我杀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的意思，可是觉着除了兄弟之外，世间再无人能够杀死你了？”

方堑道：“那也未必。单就十大剑主而言，我只是排名第二，至少有一位剑主比我高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知排名第一的剑主，比起兄弟如何？”

方堑道：“这个，很难说了。不过，你对付我方某人用了七成功力，对付那位第一剑主，至少要用九成功力；如是你对付我用了九成功力，那就很难说谁胜谁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用了十成功力对付你，那就是非败不可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不错。你如是全力对付我，对你就注定了非败不可！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既然能遇上了你方兄，兄弟相信不难遇上那位第一剑主。”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除了那位第一剑主之外，还有敝城主，以及四大将军，左右丞相，都具有杀我的能力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方兄是一位很自谦的人。”

方堑道：“兄弟说的是由衷之言。”

俞秀凡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一个江湖人物的组合之中，既有城主，也有丞相、将军，岂不是形同造反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想和我们整个的组合作对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学剑和读书，虽是两件大不相同的事，但它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。”

方堑接道：“什么样的目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救人济世！如若一个人学了一身武功，不能用之正途，那还不如一个贩夫，走卒有益于世。”

方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俞兄，你是不是在骂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不是骂你，而是奉劝几句金玉良言，方兄的生性、为人，都有了一个剑士的条件，只不过缺乏一个剑士的剑格。”

方堑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说我没有人格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不要误会。以人格而言，方兄生性正直。不畏强暴，厌恶邪伪之徒；但如以一个剑士而言，方兄确少那一种仁心侠胆的高洁志节。”

方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有了一个剑士的身手和性格。如能再有着那种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剑格，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剑士，活得清清白白，死得也心安理得。”

方堑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一片圣洁的光辉，沉吟不语。

俞秀凡悄然转过身子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方堑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俞兄请留步！”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笑，道：“方兄有何见教？”

方堑大行两步，恭恭敬敬地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多谢俞兄的指点！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方兄，正邪难并存，水火不相容，一个组合之中，能有像贵使者那样的人物，这一个组合，也不会行侠仗义，替天行道。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，敝组合太过庞大了，究竟有些什么人物，兄弟并不清楚。不过，敝城主确是一位当世奇人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方兄因身受过他栽培之恩，所以念念不忘。如若他真是盖世奇人，那又怎会组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组合，统率了这么良莠不齐的江湖人物，其用心何在呢？”

方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方兄，你长住此谷，和江湖上完全隔绝，对江湖上的事情，知道的太少，那就很难分辨是非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你方兄愿意，兄弟希望咱们能够结伴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你要我背叛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大义可灭亲。何况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严格的说起来，只是贵城主的刽子手。”

方堑黯然说道：“这个我也知道，有很多人确都是方正的豪侠，每当他们死于我的剑下时，我内心也充满着伤感，但我又不能不杀他们。直到遇上了你俞兄之后，我才觉着一个剑手，最高的境界，不是杀人，而是救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行了，你只要能体会到这句话，那就登人仁侠的境界了。”

方堑苦涩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有一件事，使兄弟很为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方堑道：“城主对我们花费很多的苦心了，才把我们培养成一个剑士，名虽师徒，情同父子，兄弟实无法背叛他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这一生，都要作他的杀人工具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我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他要你杀人，而且杀的都是奸人；你不杀人，是不是背叛了他？你已经觉悟到杀人是错误，良心是否能安宁下来？”

方堑长长叹一口气，垂下头去。

俞秀凡接道：“有一天，你会无法再为他杀人，那又算不算背叛他呢？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说的虽然有理，但十数年的教养情意，岂能置之不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别误会，我不是要你叛经离道，背弃对你有恩的人，只是要你能够辨别大是大非吧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我明白俞兄的用心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方兄，这件事应该如何，你自己多想想吧！不过，兄弟提醒你一件事。”

方堑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组合中，似乎是有着很严厉有规戒，你杀了使者，只怕难逃门规制裁。”

方堑道：“这个，如若兄弟把他的举动告诉敝上，兄弟相信。他们不会对兄弟有所惩罚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方兄心中如是有把握应付，那是最好不过了，兄弟告别了。”

方堑叹口气，道：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会走俞兄指教的路，诸位好走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王尚突然接道：“方剑主，咱们是否可以平安离去了？”

方堑点点头，道：“诸位只管放心，那通路本有机关控制，区区不下令，决无人敢封闭门户。”

王尚道：“离开这片绝谷，如是没有船，咱们一样无法生离这座江湾。”

俞秀凡低声叱道：“住口，咱们离开此谷，不论遇上些什么为难的事，怎能和剑主牵上关系。”

方堑叹口气，道：“未和俞兄见面之前，单凭他这一句轻视敝上的话，就是非死不可的大罪。不过，得俞兄一番明教，和目睹那位使者的为人之后，使兄弟不敢妄自作论断了。四位离此，会遇上些什么麻烦，在下实也不敢断言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的事，方兄不用担心，在下自信可以应付。在下倒希望方兄能够善自保重，日后咱们有再见的机会。”

方堑黯然说道：“但愿能有此日，俞兄好走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方堑说的不错，四个人照来路平安的离开了绝谷。抬头看夫，但见浊流滔滔，目力所及处，不见舟影。

俞秀凡回顾了桃花童子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小桃童，大约你也是这个组合的人了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四顾茫茫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，我也无法预料。你似乎用不着和我们在一起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到哪里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去找方堑，显示出你的身份，他定会收留你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方堑只怕已无法自保，小的投靠他，岂不是自寻死路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他在十大剑主的排名第二，又是贵城主教养长大的，而且他也没有重大错误，难道就不能受到优容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方剑主太单纯了，他对组合中的事情，了解太少，也许他们的身份不同，所受到的教养，也不一样，”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贵组合中似乎兼容并蓄，有着很多不同的人物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，我们这个组合，不但兼容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人物，而且，每一组人手，都因担负不同的任务，而受了不同的教养，甚至连武功都针对需要传授。方剑主算是本组合中比较正统的人物，他不但不了解城主派来的使者，更不了解我。本组合中的规戒，也因人而异，但最着重的一件事，那是令谕的尊严，方剑主杀了城主遣派来此的使者，不论他和城主有些什么关系，都难逃死亡的命运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位方堑是死定了？”

桃花童子低声说道：“是的。公子，方剑主非死不可。”

王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不愿去见方堑，那是准备跟我们一起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眼下看来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这地方很清静，四顾茫茫，不见人迹，不论咱们谈什么，大约都不会有人听到吧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王兄的意思是...”王尚接道：“说不定咱们今天也难逃生命之危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如是咱们找不到船只，不要别人再暗算我们，势必生生困死于此地不可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可不可以把贵组合中的机密泄露一些？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经过这数日相处，我至少了解了一件事，三位都是君子人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开始相信我们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避重就轻的说道：“你们想知道什么？”

王尚道：“我想知道，你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件事我很难答复，因为，我们这个组合太庞大了，究竟容纳什么人物，像我这样的身份，没有办法知道。不过，对我们这一股力量，倒可奉告一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其实，贵组合最可怕，最神秘的力量，应该是你们这一股力量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夸奖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关于你这一股力量的情形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和我一起的一共有十二个人，我们一面学习武功，一面接受了解江湖的训练，自然，还有很多的技巧。公子觉着我这点年纪，认识了很多人，心中定然十分奇怪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没有接口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们有着很完好的教育，那些人，我都是从图样上认识

的。我不但认识他们的人，还知晓他们的经历往事，以及他们的性格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十二个人，都已混入江湖中了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没有。就我所知，我们只有四个人派入了江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四位是最优秀的四个人了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过去，我也自负很聪明，但见过你公子之后，在下才觉得，我和公子相差的太远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小桃童，都是些什么人，教你们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那些人都是戴着人皮面具，或是蒙着面。那些人和我们相处了很多年，但我们一直未见过他们真正的面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见过那位城主没有？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见过。以真正面目和我们见面的重要人物，只有城主一人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可不可以把城主的形貌，给我描述一番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城主鹤发重颜，儒衫飘飘，虽非世外之人，看上去有着一派仙风道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的为人如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和蔼慈祥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没有骗我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没有，句句真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真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又怎会妄动霸主武林之心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从没有听城主说过，有谋霸武林的企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哪一件不是存下了谋霸武林的企图？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只是身受严格的训练，不论在武功上，或是在智计上，都有极高的要求，我们进入江湖，用心只是监视江湖上的人事变化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打断了桃花童子的话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相信自己讲的话么？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道：“不相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把你造成了一个精明的人，但也磨亮了你的智慧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唉！我如若不是随追公子这些时日，老实说，我也无能去分辨善恶。看到了方剑主和那使者之后，更使我心生警觉，道不同难相为谋，为什么我。呵这一个组合中，竟然容纳了这样多全然不同的人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照你的说法，贵城主是一位外貌忠厚，内藏奸诈的人物了。”

桃花童子摇摇头道：“不像，他的慈祥应该不是装作的。”

王尚接问道：“小桃童，真是越说越玄了。贵城主是不是你们的首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，任何人，都对他尊敬无比，和他相处，有着如沐春风的感受。”

王尚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连自己说的话都不相信呢？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学的技能之中，有说谎一科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说过了多少谎话，我在说谎的时候，定然是表情逼真，丝丝入扣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现在呢，是不是也在说谎？”

杉讹童子道：“不是。你公子太精明了，使我不得不小心一些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少说话，以免露出马脚。处于顺境时，我没有想过什么。但这些日子来，我想了很多。我们那个组合中，除了城主之外，为什么都戴着面具，或是蒙着面纱，他。呵又怕什么？”

王尚冷冷说道：“因为他们自知元颜见人，所以不是戴面具，就是戴着面纱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自己的看法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想一想，其中确然有很多的问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觉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对每一个属下，都认得清清楚楚，但我们却不知他们是谁。一旦出了事，我们也无法说出他们的身份。”

王尚道：“还有一点，他们如是想杀你灭口时，随时可到你们身侧，而你们无法躲避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想不出，他们为的是什么？是名？抑是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他们付与了你很多的才慧，你为何不用呢？”

桃花童子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我怎么用呢？当时，我没有想到这些，他们传我武功，授我衣食，教我读书识字。虽然，他们都蒙着脸，但我只觉着他们神秘一些罢了。从没有想过要了解他们什么。但现在时机已逝，再没有这种机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一点也不晚，只要你肯用心，定然可以想出一点内情出来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的声音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值得回味的。”

桃花童子凝目沉思，一片神驰往事神情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先想想看，除了城主之外，还有多少人传授你们不同的艺业？”

桃花童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除了一些很特殊的艺业之外，常和我们接触的，大约有十四五之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如何能确定只有十四五个人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从他们的声音中，分辨出他们的身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百密一疏，戴上面具，蒙上面纱，却不知改变他们的声音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笑一笑，道：“如非公子提醒，小的还无法想的这么具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常常听他们的声音，定然是很熟悉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能不能把听到的声音分一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如何一个分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面具、面纱，掩遮住他们的神情，唯一能在你们面前表达出他们的感情和心中喜怒哀乐的，只有声音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。但小的不知道如何一个分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分成两种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两种？但他们人人的声音不同啊！如是只有两种声音，我也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。每组人的声音都不同，而且他们声音中流露出的感情，应该也是大不相同。”

桃花童子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怎么分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样说吧！你可以把它分成忧郁和欢畅两种。”

似乎是解说的很吃力，俞秀凡略一沉吟，才接着说道：“如是一个人，他心不甘、情不愿的，把艺业传授给你们，他心中定然有着很大的痛苦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似是突然间开了窍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公子。一语启发，使我。憋塞顿开。不错，数年授业期中，他们的声音，我们都听得很熟，但如从他们声音的情感去分，确然可以分两种，一种充满忧郁，一种应是欢畅之外，加上冷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这就对了。想想看，这两种各占多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大体分来，各占一半。”

俞秀凡突然问变得神情沉重，默然不语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这两种声音，代表些什么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属于忧郁声音的，应该是身不由己，被迫传艺；他们可能是真正大门派中的高人，也可能是武林中的名宿高人，他们受到了极严厉的迫害，不得不抱恨传艺；至于那些欢畅冷厉的人，自然是甘心为虎作帐，又极严厉的要求你的武功了。”

桃花童子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这一解说，事情顿然明朗。但在公子未作解说之前，我竟然未能想到。”

俞秀凡目睹滚滚江流，有些黯然的说道：“如若你分的不错，那是说，在那个组合之中，至少有近半数的人，都是被迫投效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要是公子的分析不错，情势确然是如此了。”

俞秀凡脸上泛出一种大义凛然的神情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知了知道那地方？”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：“我在那地方住了很多年，那似乎是一座山谷，谷中的一草一木，我熟悉的很，但那座山谷位于何处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王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在那里住了很多年，怎会不知道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只要能进入那座山谷，我一眼就能瞧出来它是或不是，我虽在那里住了很多年，但却从未出过山谷。”

王尚道：“你去的时候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被蒙着眼睛带了进去。”

王尚道：“离开的时候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被蒙上眼睛，坐在一顶二人抬的轿中送了出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走了多久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大约四个时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个时辰，最快也不过百里多些，你能记得那停轿的地方吗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下了二人抬的小轿之后，就被送上一辆篷车。又走了两天，才把我放出来。我记着那是在江州地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设计的很精密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以后，我们就在一张特殊的朱符指挥下行动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人执掌朱符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每次的人都不同，我们认符不认人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和我们混在一起，也是受朱符令谕所指示了。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是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五毒门也是你们组合的一个分舵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不过，我事先并不知道，进了五毒门，才和他们取上了连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缜是否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知道。他如知道了我在组织中的身份，早就把我留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，方剑主和那正副使者，似是三类完全不同的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小的想一想，也觉着很奇怪，龙虎蛇鼠，共处一堂，这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剑主和你小桃童，都是贵组合费尽心血，由童年培育的人才。

至于那两个使者，却似是吸收江湖中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所以，我们那个组合，才有着大海汪洋的气势，叫人莫测高深，叫人心神向往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似是仍然陶醉在贵组合的神秘之中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很清醒，但却正有着无数的人，想叩开神秘的门户，希望能得一席之地。这世间，除了你俞少侠之外。大约再不会有人敢与我们为敌了。”

俞秀凡想到了艾九灵和珠现宫主金玉蓉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这只是你的想法。”神情逐渐转变的十分严肃，缓缓接道：“贵组合能调教出方望和你这样的人物，的确是非同凡响；又能收罗像两位正副使者的奸诈人物，当真是金铁共合铸，水火可同炉，贵城主的能耐，实在叫人敬佩。”

桃花童子话题一转，突然说道：“俞公子，小的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一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为什么非要和我们作对不可？是为名还是，为利？”

俞秀凡双目深注在小桃童的脸上，道：“你看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想不通，以你的武功，如想要名，只要改变一下目标，一夕可以扬名江湖。为利吧；你又不是唯利是图的人，美色又不能使你动心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小桃童，如是我想改变一下自己，不知能否有些好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好处大啦！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很快成为江湖上人人敬畏的大侠，当然，也不可能太苛求。”突然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其实，这些话，我说了也等于白说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白说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你公子为人方正，怎会……”

俞秀凡望着那滔滔江流，叹道：“人性中最大的缺憾，就是他内心中常存一种近乎虚幻的理想。”

桃花童子笑接道：“公子，可不可以把你虚幻的想法，说给我听听呢，只要你想的不大空泛，都有可能使它实现。”

王翔、王尚都听得呆在那儿，不知道俞秀凡和桃花童子，两人在谈些

什么。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你真有这样的能力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没有，但我们那组合有。动员了这样多的人力对付你，足以证明了对你的重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如若你说的不错，你们那个组合之中。充满着险诈，恶毒，如何肯助我实现愿望。”

王尚心中大为诧异，暗暗忖道：本是要说服小桃童叛离他们的组合，怎的一转变，似乎被小桃童说服。

但见桃花童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上天取月亮，当世第一巧匠，也造不出那样的梯子，自然办不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那想法虽然实现不易，但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俗话说的好，有钱能叫鬼推磨，只要大批金银，人间还有什么办不通的事情呢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小桃童。不过，只要有很大一笔财富，我的愿望，不难实现，可是小桃童，这总不至于全无条件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自然是有条件，最低的是，你要封剑归隐，不问江湖中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你放心，如是我的愿望能实现，我那还有时间和他们走在一起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就有些眉目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建一座大宅院，仆从数百，还有……”

桃花童子接道：“这都是容易的很，但公子是否能脱离江湖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是生在自己的想象之中，自然不会多找麻烦。”

桃花童子突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公子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俞秀凡冷然道：“只要你们真助我实现愿望，在下自非说谎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，请在此小坐片刻，在下去去就来。”转身向远处奔去。

王尚伸手欲拦，却被王翔拉住。桃花童子的动作很快，片刻间，走的人影全无。

王尚叹口气，道：“你们在讨价还价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道：“小桃童虽有弃暗投明之心，但他心中顾虑太多，而且对那位城主养育之情，眷恋极深，一时间没有法子说服于他，只好要他说服我了。”

神情突然严肃，接道：“咱们不能死在这里，那太不值得。但此地僻处江湾，又远离航道，极目不见舟楫，咱们不能渡这片江湖，必需得用智慧求生。”

王尚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高明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咱们这一阵在江湖上走动，时日虽短，但却历经了不少凶险，使人感觉机智比武功，有时还要重要。”

一向很少说话的王翔，道：“公子你看，小桃童真会把咱们带出绝地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作不了主。但他会向上面请求。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已被困于此，只怕他们不肯接受谈判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

还没有。湖清楚咱们的底细，这对他们太重要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不会且咱们于死地。

谈话之间，突见一道红烟，升上高空。抬头望着冲入云霄的红烟，王尚低声道：“这是小桃童放出的信号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可怕的是咱们不明内情，瞧不出它的用意。”话题一转，接道：“你们记着不论事情如何变化，都由我来应付。除非你们生命受到威胁和听到我的令谕，不许出手。”

王翔，王尚齐齐点头。

俞秀凡望了那高入云霄的红色烟柱一眼，道：“和方堃动手一战之后，我感觉到自己的武功，有很大的缺憾。”

王尚接道：“公子出剑之快，天下人只怕已无出其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出剑虽然很快，但并非全无修正之处，至少，我还有四五个缺点要经过修正。但最糟的是，我剑上的变化，不够凌厉，缺少一份威武逼人的势道。所以，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我要尽快再求精进。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更惭愧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，我怀中的惊天剑谱，正可补我之不足。”

突然掏出怀中的剑谱，撕成碎片，投入江流之中。

王翔道：“这剑谱不是很名贵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我不知别家剑招如何，但惊天剑谱上记述的剑法，都是极为精奇之学，尤其是惊天三式，真是威势凌人，莫可抗拒。”

王翔道：“那么，公子为什么把它撕成碎片，投入江中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仔细想了很久，那惊天三式，如是落入他们手中，定然如虎添翼，整个武林，都将蒙受其害，无数的义侠人物，都将死于惊天三式之下，权衡轻重，只有把它弃了才较安全。”

王翔道：“但公子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剑谱上记述的一一点一滴，都已经熟印在我的脑际，除非他们有办法逼我写出来，这世间再无惊天剑谱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以公子之能，当不致连这本剑谱也保不住吧？”

俞秀凡正色说道：“居安思危，咱们的名气愈大，别人对付咱们的方法就愈是毒辣、恶毒，小桃童谋取剑谱已然很急，此秘一旦被泄露，他们对付咱们，必更积极，总有一天，咱们会失算落于敌手，留着惊天剑谱既是祸患，那就不如早些把它毁去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记着，这件事，不可泄漏出去了。”

王翔、王尚点点头道：“我等明白。”

俞秀凡突然盘膝坐下，闭上双目。王翔、王尚，分立前后，全神护法。

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后，俞秀凡才睁开了双目。道：“小桃童回来没有？”

王尚道：“没有。”回目一顾，只见俞秀凡双目中流露出无限的疲倦，不禁大感惊异，道：“他调息了这么久时光，怎的反见困倦无比？”轻轻咳了一声，王尚道：“公子，似乎是很累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轻松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很累，但累的很有代价。”

王翔道：“公子不是刚刚运气调息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在想惊天剑法。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想通了没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惊天三式，我已经下了很多的工夫，但却一直有几点疑问想不通。糊涂，如今惊天剑谱，已被毁弃，假如再想不通这中间几处关节，时日一久，很可能记忆模糊，那就难再有贯通之日。此刻，不但惊天三式，对我们十分重要，而且也不能让此绝技由我绝传，一时间，我想到肩负的重大，就集中全神去推想那惊天三式，总算让我结想通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想的一脸困倦，耗费了不少的心血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疲倦过。”

谈话之间，桃花童子快步奔了过来。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强打精神，站了起来。

桃花童子满脸欣喜之容，奔到了俞秀凡的身前，道：“公子，小的已得到了回音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回音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太阳下山的时分，有一艘巨舟来接咱们离开江湾。”

王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看起来，你果然是很有办法。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加是公子不肯改变心意，小弟也是无能为力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王兄，小的倒有两句话，想请教两位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变了心意，两位是不是也准备跟着改变一下心意呢？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么，从来没有主意。公子决定的事情，咱们照办就是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两人当真是可交的朋友，忠实得很，不过，咱们公子聪明绝顶，跟着他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告诉他们些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放出一种信号，叫他们来接咱们离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是这样简单？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自然，那信号代表着一种别的用意，那是说事情有了很好的转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对了。你用这些秘密的信号，和他们连络过不少次吧？”

桃花童子尴尬一笑，道：“不多，不多，只连络过两三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什么人来接我们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说过，我们这组织，有庞大的组合，而且有着一种很完善的通讯方法，我相信很快会有一艘船来接咱们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听起来，你好像很有把握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一点公子但请放心，我小桃重如是心中没有把握，怎敢对公子说的如此肯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他们吧！”当先盘膝而坐，闭上了双目。他适才思考惊天三式的变化，疲累异常，此刻却是真的运气调息。

桃花童子暗中查看王翔、王尚的神情，一个个气定神闲，全无惶惑或不安之感，显然，两人已被俞秀凡说服，心中甚是欢喜，忖道：如是真能说服这三人，不和我们作对，实是大功一件。

又过半个时辰，桃花童子突然说道：“公子，小的想到了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调息未完，不便接口。王尚立刻接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也想到了一件事要请教一下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尚道：“你会不会水中工夫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会。”

王尚道：“如是接咱们的人，把船行到了大江之中、再回头对付咱们，如何是好？”

桃花童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会的，两位只管放心。”

王尚道：“说的也是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情急拼命，只怕对你我都不好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明白王兄的意思，何况公子的快剑，不允我小桃重耍出什么花招，也不允许那接咱们的人玩弄阴谋。”

俞秀凡突然睁开了眼睛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叫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！小的请教公子一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登舟之后，定会有人和公子谈判，”俞秀凡哦了一声。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可否先把心中所想的条件，透露一二，届时，小的也好从中圆场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只怕是来不及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船来了。”

桃花童子凝目望去，果见江流之中，一点帆影直驰而来。片刻工夫，已清晰的可见船身，竟然是一艘双桅巨舟。船头杏黄旗随风飘动，绣了一个飞燕。

桃花童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是她？”

俞秀凡目睹桃花童子的愕然之色，奇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燕姑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城主的义女，我们都称她为燕姑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在贵组合中的身份很高吧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很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认识她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见过一面。那次，她到我们的谷中巡视。”

王尚道：“是什么样子？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没有见过她的面貌，我认识那飞燕旗。”

大船来势极快，片刻之间，已在靠岸。

王尚低声道：“小桃童，她也戴着面具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她蒙着面纱。”

但见大船上人影一闪，跃落一个须发苍然的老者，道：“那一位是桃花童子？”

桃花童子一抱拳道：“区区便是。”

苍然老者道：“是你放出了召请船只的信号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

苍然老者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认识这艘船么？”

桃花童子点点头，道：“我认识。”

苍然老者道：“好！你先跟我到船上去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劳请老丈带路了。”

苍然老者转身行近巨舟，一提气，飞身而上，桃花童子紧随在那苍然老者的身后，跃上大舟。

俞秀凡望着桃花童子和苍然老者的背影，一直未发一语。王翔、玉尚也很沉着，静静地站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等约一刻工夫之后，桃花童子突然又从船上跳了下来，笑道：“三位，请上船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谈好了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谈好了。很给公子的面子，客舱内早已备好香茗细点，等候公子的大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看来你是个很能干的人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，这是公子的声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俞秀凡出道不久，江湖上有谁知道我俞秀凡呢，定是你小桃童替我吹嘘的了。”

桃花童子笑道：“小的说的都是实话，并没有替你公子吹嘘。”

俞秀凡行到江边，抬头望望那高大的双桅巨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咱。呵可是要跳上去么？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的意思呢？”

俞秀凡还未来得及讲话，那巨舟之上，突然放下来一道软梯。软梯上钎着红色的毛毡。

桃花童子一欠身，道：“公子，如是不愿意跳上去，咱们就从软梯上去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举步向上行去。桃花童子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，王翔、王尚等鱼贯而行。

登上了巨舟立刻有两个青衣少女行了过来，二女都生的十分清秀，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脸上都带着娇稚的笑容，看上去都十分纯洁。

桃花童子急急的行了两步，抢在俞秀凡的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姑娘，这位就是俞少侠。”

二女齐齐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俞少侠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在下俞秀凡。”

两个少女相视一笑，道：“小婢们替俞少侠带路，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紧随在少女身后，行人客舱之中。舱中的布置很豪华，红色铺毡，白绞幔壁，中间一张长方木案，铺着白绞桌单。

十二张红漆木椅上，放着黄缎子的坐垫。桃花童子说的不错，那木案上，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。

两个青衣少女，把俞秀凡等四个人，让人坐位后奉上香茗，一欠身，笑道：“俞少侠，请坐片刻，小婢们去请姑娘，”不知是装作出来的，还是对那俞秀凡的印象特别好，四道目光，一直盯在俞秀凡的脸上看，脸上一直不停泛着笑容。

## 第十六回 欲擒放纵 剑主被囚

两个女婢低声商量了半天，自下一个人，站在俞秀凡的身侧，另一个却转向后舱而去。

俞秀凡曾闯过了色情陷阱，对女人已然有了应付之法，所以心中很沉着。片刻之后，那青衣女婢带着一个全身白衣的女子，缓步行了出来。白衣女脸上蒙着一片白色的面纱，无法看清她的面貌，但隐隐感觉到那面纱中透出来两道神光。

暗暗的震动了一下，俞秀凡暗忖道：这女人好精深的内功。

白衣女缓缓在主位上坐了下来，问道：“桃花童子，哪一位是俞少侠？”其实，她两道目光，早已落存了俞秀凡的身上。

未待桃花童子接言，俞秀凡已抢先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在下便是俞秀凡。”

白衣女哦了一声，欠欠身，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久闻大名，加雷贯耳，今日有幸得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当。俞某一介武夫，浪迹江湖，怎敢当姑娘的称赞。”

白衣女笑道：“桃花童子再三推介俞少侠，校好还何些存疑，今日一见，尤胜闻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的身份，桃花童子是否对你说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约略一提，说的不大详尽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哦！我还得替自己介绍一番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在我们这个组合中，我可以作一部分主，如是你俞少侠要求的不太苛刻，我立刻可以答应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燕姑娘的好意，不过，在下恐怕提出来的条件太苛刻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不用多虑，只管提出来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如果校好不能作主，也将把俞少侠的条件，转请敝上裁决。”

俞秀凡心中还未决定该提什么条件，只好想法子先行拖延时间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可否请教一下姑娘的身份？”

白衣女脸上蒙着面纱，看不出她的神情，但见她沉吟了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桃花童子没有告诉你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他早已告诉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问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他还不太了解姑娘的身份，说的语焉不详。”

白衣女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其实，你如留心听我的话，应该已知道我在本组合中的份量。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我的身份，很难说。

如若是要我勉强举一个例子说明，我们这个组合中，我可以作一小半主。”

俞秀凡在这段时间中，心里像风车一般不停的转动，在想什么为难的条件，以困扰这位姑娘。他读了满腹诗书，再加匕这些江湖历练，这一阵思维，果然想出一些自觉很苛刻的条件。待白衣女说完话，笑一笑，立刻接道：

“姑娘这么说，在在就直言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校好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方圆百里一片地，而且还要替我建造一座金碧辉煌的院宅，屋舍千间，不输王宫的气派。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，接道：“可以办到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那片地要有山有水，风景秀丽，不能有重山阻隔，但也不能太多人住。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相信有这样一处地方，到时间，我会带你去看，还有什么条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仆从百人，女婢百人，护院武师十个。”

白衣女格格一笑道：“这容易，壮男美女，我们会让你满意，”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可是我没有钱养活这些人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们月供白银五万两。”

俞秀凡心道：“不行。我不能老向你耍钱，”白衣女道：“那也简单，我们把方圆百里内的土地全部买下，由你收租使用，以供开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生活得纯朴一些，自然可以，但如我生活太浪费，收来之租，只怕难付开销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！再给货船十艘，商店百间如何？”

俞秀凡表面上虽然还保持镇静，但心中却暗暗震惊，这样苛刻的条件，她竟然一口答应了。看来，我俞某人在她的心目中，分量不轻、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百里内是我俞秀凡的私产，贵组合中任何人不得进入。”

白衣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条件确实很苛刻，不过，我还是准备答应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第二件，我要在一个内，成名江湖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个我们也可以替你安排，还有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，这第三件事很难启口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已经说出了第一、第二，多说一件，有何不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座深宫，必定十分寂寞，因此我想找个人陪我住在那里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百名美女，任你选用，你又怎会寂寞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那些人，我虽然还没有见过，但我相信她们未必能使我一见动心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的意思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可否留在那里？”

白衣女不怒反笑道：“你知道我长的什么样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因为我太丑，所以戴上了一片面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只好碰碰运气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少侠，一定要我也留在那里陪你么？”

俞秀凡眼看两个很苛刻的条件，人家都一口答应下来，心中大是焦急，而提出了近乎羞辱对方的一个条件，在他的想象之中，那白衣女就算不立刻翻脸，也必然难以忍受这些羞辱，拂袖而去，但他没有想到白衣女竟然坐着未动。

这一下俞秀凡真的慌了，料不准那白衣女心中打的什么主意。

沉吟了一阵，俞秀凡才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可是觉着在下不配么？”

白衣女声音中有些怒意，冷冷的回话道：“也许是我配不上你俞少侠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喜，忖道：“只要你肯生气，那就好办了。”

需知俞秀凡乃熟读诗书的人，具有君子风度，生恐自己说出的难题，对方件件都答应了，那就很难再行反悔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可否取下你的面纱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秀凡，你不觉请求太过分一些么？我还没有答应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你的事了。姑娘可以不答应，但在下提出的是条件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要我取下面纱，难道也是条件之一？”

俞秀凡突然感觉到坐椅在微微颤动，回目一顾，原来是桃花童子不停地颤抖脸色苍白，有如大病初愈一般。显然桃花童子对俞秀凡提出极不合理的条件，有着无比的震撼。

淡淡一笑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可是很害怕？”

桃花童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是有些害怕，只因你公子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，迹近强横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小桃童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已事先声明，我提的条件可能很苛刻，是么”桃花童子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不能苛刻的离了谱啊！”

白衣女一挥手，道：“桃花童子，你出去，这里没有你的事。”

桃花童子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起身行了出去。

白衣女道：“俞秀凡，有一件事，你得先想清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取下了面纱，那就成了定局，不论怎么...个丑法，你都得把我留下，你是一方之主，我自然是女主人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白衣女深沉一笑，接道：“对我而言，并无不可。因为你是我所见的男人中最使我动心的一个。”

俞秀凡硬起头皮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艳福不浅了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俞秀凡，别高兴的太早了，等我取下面纱，你看过之后再说。”

事情逼上了虎背，俞秀凡不得不装出一副轻松神情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拭目以待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！要你两个从人，退出舱去，要看我，只能你一个人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还想说明一件事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校好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旦姑娘作了俞某人的妻子，那就不能再戴面纱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如果我嫁了人，用不着再戴面纱。”

俞秀凡听她说的十分认真，心头大大一震，道：“姑娘，那座广厦之中，住有百名美女，在下希望你能够贤慧一些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知道，像你这样喜欢享受的人，自然是不会以一个女人为满足，我如真的答应你，那就不会干涉你，随便你怎么去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你是准备答应了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们不想和你作对，只好迁就你些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失败过，我不想失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今天，姑娘似乎是有些失望了。”

白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会失望，我会和你赌下去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赌下去，对你有什么好？”

白衣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你似乎是有些后悔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燕姑娘，我是个很善变的人，你最好早些作决定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好！要他们退出去。”

王翔、王尚，望了俞秀凡一眼，也未待俞秀凡说话，转身向外行去，俞秀凡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目睹王翔、王尚离去之后，白衣女缓缓解开了面上的白纱。

俞秀凡伸手取了木案上的茶杯，借机低下头去、喝了一口茶，就没有再抬起来。

白衣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为什么不敢抬起头来？”

俞秀凡放下茶杯，眼前现出了一张十分吓人的面孔。那脸的轮廓，并不太丑，只是在颊上长了半脸黑毛。

白衣女冷冷的笑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你看清楚了么？”

俞秀凡镇静了一下心神，道：“看的很清楚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输了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因为，你不敢要我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说过的话，自然算数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要定我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”突然站起身子，直对那白衣女行了过去。

他究竟是满腹诗书的人，进入江湖，智慧也高人一等，瞧瞧那白衣女的皮肤和她脸上的肤色，心中忽有所悟。

眼看俞秀凡直对自己行了过来，白衣女的双目中，忽然间泛起了惊惧之色。

俞秀凡心中更有了把握，举步直逼白衣女的身前，冷冷说道：

“姑娘，是否决定嫁给我了？”

白衣女有些畏怯的点点头。俞秀凡伸出手来，抓起了白衣女的右腕。白衣女很想闪避，但扬扬手，没有闪开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，把人皮面具取下来！”

白衣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取下你的面具吧，难道还要我动手么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！我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姑娘不肯合作，在下就自己动手了。”他希望逼的白衣女情急翻脸，推翻前约，也不致落个失言之名。

但他这一着算错了，白衣女为难的说道：“一定要拿下来么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不错，非得拿下来不可。”

白衣女缓缓伸手，取下了人皮面具。

俞秀凡转眼望去不禁一呆。那是一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孔，清雅、秀丽，双眉之间，有一颗朱砂红痣。这也是一种缺陷，但一点缺陷，却衬托出她别的部位更加妩媚，整个人也被这一点红痣烘托得更加俏丽。

在蒙面白纱和人皮面具的隐藏下，燕姑娘是那么落落大方，甚至有些近乎冷厉，一旦以真正的面目和人相见，她反而变得有些羞涩。

双颊上，隐隐泛起了两抹淡淡红晕，声音也变得那么低沉，垂着头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很难看是吧！”

俞秀凡叹道：“很美，俏而不妖，你该是美女中的美女，佳人中的佳人。”白衣女脸上的红晕更浓，但却掩不住声音中的欢愉，道：“是真的赞美呢，还是随口一句恭维话？”

俞秀凡霍然警沉，再无向前逼进的勇气，缓缓退回到原位上，故作轻松的说道：“姑娘猜猜吧！”

白衣女抬起低垂的蜂首，有些幽怨的说道：“俞秀凡，我不要猜，也不想猜。不论你是真的赞美，或是一句随口恭维话，对我已都算不太重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——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条件，奉献给你，因为我既不愿失败，就宁可作惨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如是想反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他真的有些慌了。

白衣女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反悔，对你的事，我已听的很多，我没有把握胜你，也不想太过冒险。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这做法，既太委屈自己，而且也无法获得区区的好感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不用对我好，我也不想以一缕柔情，把你缚牢。”

我们组合中，少了一个水燕儿，不会受多大影响，但我们少了你这一个敌人，那就减少了很大的威胁。对我而言，就算战死在你的剑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死不可怕，话苦难熬。深宫多怨，芳心寂寞，那是人间的一大惨事！”

白衣女道：“能使你龙蛰深潭，虎踞牢笼，我已经收回了很大的代价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燕姑娘是准备拿一生的幸福，作为孤注一掷了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已经取下了我的面纱，而且揭下了我的人皮面具，把我的真面目露了出来，这一生，我只有两条路走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哪两条路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条是嫁给你，一条是我永远不再嫁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说的太严重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，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别忘了，咱们还是在敌对之中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兵不厌诈，咱们既然是敌人，在下对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太过怜惜。”

水燕儿缓缓戴上了蒙面白纱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是不是男子汉？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江湖上虽然有兵不厌诈之说，但总要借一个口实才好，你提出的条件，我们都答应了，你凭什么变来变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，我...”水燕儿低沉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决定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提出的条件，我都答应了，但不知这些条件，要几时开始履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太急。”

水燕儿道，“别忘了，你三个条件中，有一个条件要在一个月内成名江

湖，如若我们没有准备，只怕很难安排在一个月内使你成名。”

俞秀凡正待答话，突间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，舱门口处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启禀姑娘，方剑主已然押上舟来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知道了，先把他押下底舱。”

俞秀凡所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方堑不是贵组合的一位剑主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十大剑主中，他排行第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要押他来此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因为，他犯了本门中的规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不是败在我的剑下之故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也不全是如此，不过，他如是胜了，将功可以折罪！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们对一个属下，要他常胜不败，那未免要求太过分也太苛刻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本门中规法森严，对于犯了门规的人，向不轻恕，但有重罚，也有重奖，功过可以相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方堑败在我手下无罪，但不知他犯了什么规戒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他杀了我们派去的特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当时我也在场，方堑杀死特使，老实说，是为了贵组合的颜面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好像很关心方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就事论事，你姑娘要不要知道贵组合特使那份表现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如有兴致，不妨说来听听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希望你燕姑娘能够相信，区区据实而言，决不多加一句。”当下把特使的表现仔细说了一遍。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字字真实，如非在下亲眼看到，别人说给我听，我也不太相信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慎重处理此事。”

俞秀凡突然豪气奋发的说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不知道是否有机会见见贵组合中第一名剑主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用不着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因为我不愿你受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说他能够胜了我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因为你很可能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本门中第一剑手，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不论伤了谁，都不是我的心愿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如是在下想去看看方堑，不知是否得允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非本门中人，自然不受本门的规戒约束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在下告退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去看看方堑。”

水燕儿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时间还早得很，他还没有找好住处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俞秀凡，咱们的事，你想过没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只是想出了条件，但应该如何，是你的事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先选择让你成名一事，因为这件事很急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准备替我安排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不用你操心，我会布置。要紧的是必须和我们合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不喜欢杀人，也不愿把自己的声誉，用别人的鲜血托起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就算你不愿踏着别人的鲜血成名，但你总不能坐待胜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明白。”

这时，一个女婢，疾步冲了过来，俯身在水燕儿身边，低言数语。她说的声音极低，俞秀凡根本无法听到，但水燕儿听了似很忿怒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急急举步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座小船之上，有什么大事，很可能和方缜有关了。心中念转，人却一横步，拦住了水燕儿。

水燕儿也未料到他会陡然拦住去路，全无防备，娇躯几乎撞入了俞秀凡的怀中，不禁怒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燕姑娘，你还记得你答应的条件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记得，但和这件事全无关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说的是你不管我……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我不会管你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却没有说过我不能管你的事，对么？”

冰燕儿道：“这和你全无关系，快请闪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一向爱管闲事。”

水燕儿冷冷地道：“你这等强词夺理，行若无赖。”

俞秀凡开始冷静下来，所以对水燕儿的谩骂，全未放在心上。

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像你这么泼辣，咱们谈成的机会不大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听着，咱们谈的事情，还没有开始，我还是水燕儿。就算你要管束我，那也是以后的事，等我嫁给你之后再管我也不迟，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燕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，咱们话已经谈明白了，除非你不愿接受，既然接受了，就应该听我的。”

水燕儿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跟你去瞧瞧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瞧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要去办什么，我就去瞧什么。”

水燕儿叹口气道：“俞秀凡，这是我们组合中的私事，和你完全无夫，你不用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惜的是我的好奇之心太重，非去瞧瞧不可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定要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非去不可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好吧！要去也可以，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太苛刻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跟着去看，不许插手，不许多口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事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自然是我们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能不插口的事，我就不插口。”

水燕儿叹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我对你真是一点也没有办法了。”

她说的声音很低，但俞秀凡却听得很清楚，微微一笑，跟在水燕儿身后向外行去。

两个女婢和王翔、王尚站在舱门外面。水燕儿一出门，两个女婢立刻跟在身后行去，王翔、王尚，眼看两个婢女跟着，也跟着俞秀凡身后行去。

水燕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他们不能去。”

王尚望着两个婢女，道：“她们两位能去，我们怎么不能去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哼！有其主必有其仆，你们都跟俞秀凡一样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留在这里！”

王翔、王尚一欠身，停下脚步。

水燕儿两个从婢，却紧追在水燕儿的身后，直行人一座舱门之中。一道楼梯，直向舱底行去。转了两个弯子，到了舱底，俞秀凡才发觉了那似是囚人的地方。只见一座门户紧紧的关闭着。

俞秀凡暗中用手一推，发觉那关闭的门户竟是铁铸的门，不禁一呆。

两个身躯魁梧的大汉，身佩单刀，快步行了过来，一欠身，道：

“燕姑娘！”

水燕儿一挥手，道：“方堑呢？”

两个大汉齐声应道：“在特别的囚舱之中。”

水燕儿嗯了一声，转向右面行去。那是二座靠在右边的囚舱，铁门早已打开。

行到门口，已听到方堑的声音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请燕姑娘来！”

水燕儿快步行了进去，道：“你要见我。”

俞秀凡紧追在水燕儿身后，进入舱中。这座囚舱，只是一间房子大小，除了一张木榻之外，另有一张小小的木桌和一张竹椅。方堑手上已戴了手铐，双脚上也一条白色的链条系住。

一个年约四旬身材瘦小的黑衣人，腰中横系着一条皮带，分插着十二把柳叶飞刀。回身向水燕儿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燕姑娘。”

方堑一见水燕儿就想开口，但他一瞥间，看到了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，立刻咽下了要出口之言。

水燕儿对那瘦小的黑衣人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出去！”

黑衣人应了一声，退了出去。

水燕儿又低声吩咐两个从婢，道：“守在门外，不许任何人接近这座特别的囚舱。”

两个婢女一欠身，也退了出去。

水燕儿两道清澈的目光，透过了蒙面白纱，凝注在方堑的脸上，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可以说了。”

方堑目光一掠俞秀凡，道：“燕姑娘，这位俞少侠，不是咱们组合的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他不是，但和你无关，我既然带他来了，自然由我担当。”

方堑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说的话，也许会泄露本组合的隐富，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说过，我带他来了，不论什么事，都由我承担，你是剑主的身份，不论犯了什么严重的规戒，都还有面见城主申诉的机会，你可说出今天的事。”

方堑眨动一下星目，叹口气，道：“看来，我对本门中的规戒，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应该很好懂，只要听命行事，和约束属下，别让他们犯下太大的错，就行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对上面的事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最好别管。”

方堑道：“燕姑娘，你是城主的义女，咱们对你自应有几分敬重。但如论公衔，你未必高过我这剑主的身份吧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是的。不过，现在有所不同，所奉命出巡，带了城主的飞龙令，就算比你剑主身份再高一些，我也一样的可拘拿囚禁。”

方堑道：“燕姑娘，我替咱们的组合中，建立不少的功勋，就算杀特使有些过分，也不至于囚押处死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方剑主，你剑法高明，咱们不得不先予囚押，以保安全，至于你是否会身遭处死，那要城主决定了。”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你妄自传下飞龙令，使我误认城主驾到，才甘愿受缚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如不是飞龙令，你就不肯受缚了。”

方堑冷冷说道：“燕姑娘，既然不是城主的大驾亲临，在下不愿接受姑娘的束缚。”

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方剑主，飞龙令是城主之物，你如违抗了飞龙令，那就等于轻藐了城主。再说，你已经带上了刑具，除非你有心背叛，否则那就只有等城主的裁决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在下要求姑娘的，也就是先替我取下刑具。”

水燕儿摇摇头，接道：“办不到，方剑主。你要学习忍耐。一个人难免会遇上挫折，你还有晋见城主的机会，有什么事，不妨见城主再讲。”

方堑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燕姑娘，我不希望对你有什么不敬的行动，但在下虽在飞龙令下受缚，却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如是姑娘执意不肯替我除去刑具，那可能是一桩很麻烦的事情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何一个麻烦法？”

方堑道：“燕姑娘可是觉着这些刑具真能困得住我方某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方剑主，你错了。那系在你双足上的铁链子，乃是天山万年铁母制成之物，除了用钥匙开启之外，你方剑主虽然功力精深，也无法挣脱。”

方堑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燕姑娘非要把在下锁在囚舱之中不可了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劝你忍耐一些。”

一直来说话的俞秀凡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觉着方剑主是一位英雄人物，答允一句话，也就是了，用不着动用刑具，把他锁于囚舱之中。”

水燕儿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不管你的事，你就不要插口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我不是贵组合中人，似乎是用不着对我这等严厉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既然明白自己的身份，那就不要说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燕姑娘若囚禁的是别人，在下自然不管，但你囚禁方剑主，似乎和我有点关系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什么关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和方剑主比过剑法，彼此未真正分出胜败。”

方堑冷然接道：“俞兄用不着给兄弟脸上贴金，我方某人就是败了，只怪我学艺不精，我虽是剑主的身份，但并不是天下第一剑手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其实，咱们还未算真的分出胜败，方兄还有再战的能力。”

水燕儿突然转身向外行去，出了舱门之后，篷然一声，关上了铁门，竟把俞秀凡也关在囚舱之中。

方堑轻轻叹道：“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，古人诚不欺我，俞兄，你不该来的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座囚室真能够困住人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这不是普通的木板造的。”

俞秀凡神情很轻松，笑道：“门是铁铸的，难道这四面的船板，也是铁铸的不成？”

方堑道：“虽非铁铸的，但却比铁铸的更为困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可否见告内情？”

方堑道：“这四面的舱壁，虽然是木板，但在那木板之中，却别有装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装置？”

方堑道：“毒。什么毒，在下就下太清楚了。”

俞秀凡皱皱眉头，沉声不语。不过那木壁中有些什么暗器埋伏，俞秀凡心中都不太在意，但一听到那木壁内暗置奇毒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但闻方堑说道：“所以，我劝你俞兄，最好还是不要有打破门而出的主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甘为她困于此地不成？”

方堑道：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也好，兄弟留在这儿陪陪方兄。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，兄弟有一点想不明白，请教俞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想问什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在下很奇怪的是，你怎么和燕姑娘混在一起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，方兄可是觉得很奇怪？”

方堑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我们这个组合中，对敌人比对自己人客气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贵组合对我俞某人很优待。”

方堑道：“如若那位燕姑娘使出小性子，只怕你俞兄要和小兄弟一样的被关在这座囚入舱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紧，兄弟在这里陪陪方兄。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方兄，兄弟觉着应该先行设法除去你身上的刑具。”

方堑摇摇头道：“俞兄，没有听燕姑娘说过么，兄弟身上的刑具，是天山万年寒铁所制，只怕不是轻易能够除下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方兄，试试看。”

方堑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兄的好意，兄弟心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方兄并无除下刑具的决心。”

方堑道：“这刑具代表着城主的威严，只有两种情形下，兄弟才能除去身上的刑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哪两种情形下，方兄才肯取下刑具呢？”

方堑道：“一是城主下令，一是燕姑娘替在下除了刑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不行么？”

方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咱们不打不相识，兄弟虽已心许你俞兄是我的朋友，但咱们还是在敌对相处之中，一旦兄弟奉到了令谕，咱们还要有一场搏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，方兄用不着说的太清楚，兄弟无意劝说方兄脱离贵组合。”

方堑道：“好！除了我们组合中的隐密，和兄弟身上的刑具之外，咱们倒可以好好的谈谈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先谈谈燕姑娘如何？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，兄弟对燕姑娘知道的不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见过燕姑娘的真正面目么？”

方堑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听俞兄的口气，似是你见过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在下虽然没有见过燕姑娘的真正面目，不过在下倒听人说过，”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的容貌如何？”

方堑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据说她长的很丑。”

俞秀凡未置可否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在贵组合的身份，可是比你方兄高了一些、方堑道：“谈不上高一些。十大剑主，在我们组合中，部算是独当一面的人物，不过她持有城主的飞龙令，在下只有束手就缚了。”

俞秀凡神情问突然转变的十分严肃，道：“听说贵城主是位很慈和的人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方兄没有说错，贵城主决不会是一个崇尚残暴、喜欢搏杀的人了。”

方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俞兄能一直陪着兄弟，也许你也能见到我们的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江湖上有门有派，有教有帮，在下倒未听说过称为城主的，那应该别有一番来历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因为他是那座城中的主人，我们自然称他城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看来兄弟很寡闻，但不知是一座什么城？”

方堑道：“造化城。能进那座城的人，都是有造化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单听这座城的名字，就有着非同凡响的感觉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所以，我倒希望你能见见敝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希望咱们能见到他。不过，兄弟觉着，贵城主如真是一位春风化雨的人，那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把你派入江湖，主持武林正义，以贵组合的实力，必可使江湖上九大门派失色，不知贵城主何以不作此图。”

方堑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在下想必另有缘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就事论事，这答复你自己满意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。”这一次，他似乎是想不出适当的措词了，这个了半天，仍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俞秀凡不再说话，突然向后退了几步，靠在另一面墙壁处盘膝而坐。

方堑本是极为聪慧的人，此情此景，再经俞秀凡的提醒，使他开始生出了怀疑，只觉这中间确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疑窦，当真是越想越糊涂，越想越可疑。忽然间，想到了俞秀凡的一句话，忍不住叫道：“俞兄醒醒，兄弟有事请教。”

俞秀凡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方兄，什么事？”

方堃道：“兄弟想到了俞兄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方堃道：“我记得俞兄说过，兄弟有可能见不到城主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否能见到城主，方兄大约比兄弟清楚多了。”

方堃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仔细想过了俞兄的话，觉得敝城主不大会下这么一个令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，在下只是提醒方兄一声，是否有此可能，还要方兄自己判断。”

方堃道：“唉！兄弟仔细想过了俞兄的话。这中间确有很多的可疑之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方兄觉得哪些可疑呢？”

方堃道：“照在下的看法，至少城主不会下令把我关在囚舱里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而且，我一直怀疑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方堃道：“我一直不相信敝城主会下令把我囚禁起来，所以，我觉着这可能是燕姑娘的意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是燕姑娘的意思，你方兄又有如何呢？”

方堃脸上泛现出一片激怒之色，冷冷说道：“她虽然是城主的义女，但也没有权力把我方某人囚禁起来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手中执有飞龙令，那就代表了贵城主大驾亲到，我看方兄还是认命了吧！”

方堃微微一呆，道：“俞兄，你好像忽然间改变了态度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方兄，你对贵组合忠诚无比，兄弟就算是要说什么，也是白说了。”

方堃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兄弟觉着俞兄想要说服兄弟，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了。”

俞秀凡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方兄，一个人，一生所作所为，是善是恶，大都不外受两种力量支配。”

方堃道：“请教俞兄，是那两种力量支配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是受人左右，一是受自己的见解支配。”

方堃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兄弟是听人左右的一种，俞兄应是受自己的见解支配的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自然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生活的接触，自身的遭遇，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像你方兄这样的为人，应该是属于后者才对。”

方堃道：“看来俞兄很夸奖兄弟，但不知俞兄据何而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因为方兄的才慧，足可以辨明是非，分出善恶，除非你愿去想它。”

方堃怔了一怔，默然不语。

俞秀凡接着道：“方兄，既是想听听兄弟的意见，兄弟就直言无疑，就教方兄了。”

方堃道：“好吧！咱们患难相共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妨谈谈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说的也是道理，至于结论如何，要你方兄裁决，兄弟决不勉强方兄。”

方堑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兄请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先说造化城主，这个称呼，除了惊世。夸大之外，还有着霸道、神秘的意味。”

方堑忍不住接道：“俞兄未到过造化城，也未见过造化城主，怎知它惊世、夸大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二字，无边无际，敢取此称，自然是目空四海，眼中无人了。”

方堑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但那地方确具有无所不能，无所不有之能，世间再没有一处地方能够及得了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方兄可否列举一两件事例出来，以开兄弟茅塞。”

方堑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先说医道，不论什么重病、重伤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未绝，他只要进入造化城就可保住性命。断肢重续，返老还童，造化城能够办得到。试问当令之世，哪里还有这等医术？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沉吟不语。

方堑道：“再说造化城，那该是天地间空前绝后的一大工程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修筑的很美丽，坚牢。”

方堑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只是坚牢美丽，又怎能当得空前绝后之称，整个城是一座活城，它不但隐现随心、而且可以移动。”

这一下俞秀凡呆住了，他博览群籍，读破万卷书。书中记述，不乏奇人异事，但却从未听过世间有着可以隐现随心，且可移动的活城，但他又确信，方堑不是属于说谎的一类人。

目睹俞秀凡脸上的惊奇之色，方堑有些得意的说道：“俞兄，不入造化城，不知人间有可夺造化的绝世人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城主也就是建筑造化的人了。”

方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他就是造化城主，自然是建筑那造化城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具备了如此的才慧，但他却不肯为武林正义出力，却花费庞大的精力，创造出个造化城来。”

方堑道：“城主建筑了造化城，但并非无所不能。一个人不论他有多大的才慧，但他总是一个人，不过他是才人中的才人。所以，有很多具有才慧的人，都很佩服他，有很多行业中最好的人才，都愿意留在那里效命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造化城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是的。俞兄，你应该到造化城去见识一下，因为，你有资格留在那座城中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如若造化城中的人，都是各行业中的第一等人，在下就不够资格留在那里。”

方堑道：“你在剑术上的造诣，能够胜过我，天下能是你敌手的人，应该不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自己倒没有这样的感觉。”

方堑道：“可是因为我在十大剑主中排名第二的原因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算是原因之一。”

方堑道：“我虽是排名第二，但我知道，排名第一的不会比我高明的太多，我们只是毫厘之差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你们十大剑主在造化城中，大约不是剑术最高明的人物。”

方堑道：“是的。俞兄如想求更上一层楼，除了造化城外，天下没有更好的地方了。像俞兄这样的天才，如是不能更求深造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”俞秀凡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我没这样的想法。因为我没有称霸天下的意图，一个真正的剑士，并不只是要他在剑法上有特殊的成就，而是要他在品德上、志节上和剑术配合，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士，才能使于秋后世的人，对他生出敬慕。”

方堑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俞兄，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身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就是我，一个明辨是非的江湖人。我不是为名，也不是为利，我只是行所当行，为所当为。”

方堑道：“其实，你俞兄并没有逃出名利的枷锁，至少是你没有抛弃成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真的要成名，那只是因为武林中的坏人太多，这正像一个清官一样，如是没有作好犯科的人，那就不会显出他的清正了。”

方堑道：“俞兄，你不是‘生而知之’的神吧！你精深的内功，卓绝的剑术，都需要有着很高成就的人去培养你。像我方堑一样，如若没有城主，我方堑可能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，因为有了城主的造就，十大剑主中，才有我方堑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他把你造成了一位赫赫剑手，用心只是要你为他杀人么？”

方堑道：“这个！这个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如若只是为了杀人，那方兄还不如平庸好些，至少，那可以使你少造些杀孽，也可以活得长久一些。”神情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，接道：“我不愿杀人，但我有时为了救人，又不得不杀人，杀一人可救千百人时，那是非杀不可了。”

方堑内心突然生出一分愧咎，想到在他的剑下曾死去的很多的江湖高手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冷厉他说道：“方兄，在下一直觉着，你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，所以，我才和你说这么多。”

方堑接道：“我希望你能到造化城去，见识过一些事物之后，咱们再仔细的谈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虽然未见过贵城主，但我已领教过贵组合中很多的手段，除你方兄之外，我没有遇见过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”

方堑长长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。脑际间，又浮出重重疑问。

忽然间，铁门大开，一个女婢当门而立。道：“俞公子，燕姑娘请你进舱叙话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方堑一眼，道：“方兄再见，如是还想和兄弟谈谈，不妨要他们叫我一声。”

方堑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！兄弟如若有事请教时，在下合叫人通知俞兄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那青衣女婢正侍随手拉上铁门，方堑突然高声说道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你叫我有什么事？”

方彗道：“告诉燕姑娘，就说我方某人不愿再忍耐下去了，要她多想想，两个时辰之内，如是还不能放了在下……”冷哼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青衣女婢冷冷说道：“你的话，我可以照转给燕姑娘，但放不放你，那要燕姑娘决定了。”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就小婢所知，燕姑娘外和内刚，你这样威胁他，只怕对你方剑主没有好处。”

方彗道：“告诉燕姑娘，别要逼急了我，那对她并不太好。大不了我身受五剑分尸的惨刑。”

青衣女婢呆了一呆，不敢再多言，转身向外行去，顺手带上了铁门。

俞秀凡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但却未多插口，也未问那女婢。

内舱中，一张小巧的木桌上，早已摆好了四样精致的佳肴，和一壶酒，两只酒杯，两双筷子，显然，水燕儿只准备招待一位客人。

水燕儿微微欠身，先让俞秀凡落了坐，才挥手对那女婢说道：

“你出去，没有听到招唤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”

青衣女婢一欠身，道：“方剑主要小婢转告姑娘，如若两个时辰下放他……”水燕儿接道：“他要怎样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他说，大不了落一个五剑分尸之罪。”

水燕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囚舱铁门加锁，先饿他三天再说。”

青衣女婢应了一声，退出内舱。

## 第十七回 言动芳心 怅惘前程

水燕儿扣上舱门，取下面纱，露出千娇百媚的粉脸儿。道：“俞兄，这是我的卧舱，进入这舱中的人，你是第一个男人，”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有一些受宠若惊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咱们也用不着客套了，我想请问一件事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别给我太大的难题，”水燕儿道：“不是难题，只要你诚诚实实回答我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说吧？”

水燕儿慢条斯理的，先替俞秀凡斟满了酒杯，然后，斟满了自己的酒杯，笑道：“来，咱们先干一杯酒，再慢慢谈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这酒中没有毒吧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是酒中有毒，我会陪着你死在舱中。”当先举杯，一饮而尽，又把自己酒杯斟满，送到俞秀凡的面前，道：“要不要冒险试试？”

俞秀凡端起酒杯，笑道：“如是姑娘真的想和在下合作，那就应该表现出一点真诚，希望这杯酒中没有毒药才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是不幸有毒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的快剑，相信能在毒性发作之前，取你燕姑娘的性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内舱私室，低斟浅酌，刀刀剑剑的不觉煞风景么？”

喝下去吧！就算你想死，也许我还舍不得把你毒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最难消受美人恩，这迷汤比醇酒还要可口一些。”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快喝下去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不可太贫嘴。”

俞秀凡突然觉着脸上一热，双颊上升起了两圈红晕，一仰首，喝干了杯中之酒。不知是什么酿成美酒，人口清凉香甜直透肺腑，忍不住赞了一声好酒。

水燕儿嫣然一笑道：“多谢夸奖，酒如不好，怎敢拿出来招待你这样的贵宾。”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美酒可口，但不能多用，你要问什么，可以说了。”

水燕儿很会表现出一个女人的娇媚，纤手理一理鬓前的秀发，抛过来一个巧笑，道：“你对我说的话，是真是假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

水燕儿忽然间变得十分严肃，道：“俞秀凡，有道是红颜保狐，你要是骗了我，那会叫你终身负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自己可觉着你是红颜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。对我这份容貌，我确实有点自负。虽然，我也有很多缺憾，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你行走江湖，阅人多矣，想想看，是不是见过比我更美的女人？”

俞秀凡的脑际中迅速的浮现了金玉蓉的音容笑貌，和面前娇媚绝伦的水燕儿，在心中衡量了一下：如论娇媚俏丽，金玉蓉确不如水燕儿，水燕儿却缺少金玉蓉那股端庄文静的气质。

水燕儿看俞秀凡沉吟不语，若有所思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俞兄，如是觉着我水燕儿这份容貌，还不足与配，不妨直言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只要她还活在人间，我们都有办法，使你俞兄称心如意。”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心忖道：看来你把我看作一个好色之徒了。心中感慨万千，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装成一副江湖浪子的形态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论姑娘之貌，娇艳俏丽，确是在下所见到最动人的女人。”

水燕儿似是听得很窝心，微微一笑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校好甚得俞兄的欢心。”

俞秀凡容色一整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的话还没有说完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请说，校好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只是一个娇媚横生的佳人，可能会被千万人所爱慕、崇拜，能得一亲芳泽为荣不过...”水燕儿接道：“不过，你是千万人中的例外是么，”冷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俞秀凡，不论你对我有些什么评断，我都会接受，但你要公平。没有人知道我很美，我们这个组合中，只有一、二人见过我真正的形貌，一个是我的义父，一个是我的授业恩师，你是第三个见我真正面目的男人。至少，我不是一个喜人奉承的人，我从没有把自己的美向人展示，向人炫耀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转过话题，道：“姑娘的精美武功不是得自义父吗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义父传了我不少的武功，但另外有一个极受我敬慕的恩师，我大部分的艺业，都由他所授。但如说到一身所学，那至少有十位以上的武林高人，传了我武功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这艘巨船，至少有两三天以上的水域行程，咱们谈话的时间很长，现在咱们先谈清楚我的事。”

俞秀凡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畏惧之心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姑娘既生有

这副绝世容色，不知何以却把它藏在面纱之后。”

水燕儿凄迷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我，一个孤芳自赏的人，夜阑人静时，我也有着对镜感怯，悲叹年华的情怀，不过，偶而有之，因为，我一直没有挂念过谁，没有人在我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，所以，我大半的岁月，都过得很快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得天独厚，不但没有受过生活上的困苦，而且练成了一身高深的武功，一开始踏入江湖，你就手握大权，生杀予夺，随心所欲，你不知人间有疾苦，江湖道上到处是到处是难为人道的阴险罪恶，弱肉强食，全无人性的横蛮。”

水燕儿眨动了一下明亮的大眼睛，道：“你知道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因为我出身贫苦，也见过那些不讲理的江湖人物，他们仗凭着一身武功，鱼肉良民，在下也曾身受其害。”

水燕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身受其害，所以，心存报复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我不存心报复，但可悲的是，人性中有很多缺憾，我这个人江湖上走了一段时间，渐渐的染上了很多毛病，最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自私。”

水燕儿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所以，你要建筑一座金碧辉煌的宅院，要百名美女，好好的享受一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的是啊，江湖上的诱惑太大了，一个人很难抗拒。”

水燕儿笑道：“其实，这也怪不得你，江湖上有很多人，都逃不过这些诱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不到啊，我竟然是这么脆弱，连这一点抗拒之力也没有。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你的决定，也不能算错。人嘛，不能不为自己打算一下，有些人，希望成名，有些人希望得利，但你却想名利两得，但你具有了这样的本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担心一件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组合志在江湖，只怕不允许武林中其他不顺从的门派存在吧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题目太大了，校好无法答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一旦贵组合称霸了江湖之后，只怕也不会允许我俞秀凡在江湖上独树一帜吧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你想的太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其实，我应该说是对我们不利，你一旦答应了我的条件，他们决心消灭我们时，只怕也不会把你留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不担心这件事。我担心你是不是真的能安分下来，百名美女，加上我一个水燕儿，不知能不能把你拴在宅院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要你姑娘才明白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看吧？我能不能使你倾心相待，你知道男女之间，一旦有了事，吃亏的总是我们女人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之间，真能够推诚相待么？”

水燕儿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难道真的不能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要看姑娘的表现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难道说，只要我作一个贤淑的妻子，你可以作一个浪子丈夫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自己不是也觉着男女之间，女人总是要吃亏一些么？”

水燕儿叹口气，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个了。你的条件如是我都答应了，不知可否换来你一点诚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说看，要我如何表现出诚意来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只要求你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答应和我举行一次拜堂大礼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本是洒脱之人，怎会拘扭于这等世俗礼法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别的事，我都看得开，唯独这件事，我无法看开。

黄花闺女上花轿，一生只有这一回，就算你以后收上十房八妾，我也可以不管你，但我要个名分，你总该答应我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不觉太夸奖我？”

水燕儿愣了一下，道：“夸奖你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讨上十房八妾，俞某人想倒是想，只怕没有人肯嫁我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只要你真的想，不用你发愁，我自会代你安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一位淑女贤妇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用灌迷汤，我不吃这个。说吧！你还没有答应我的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我答应了，你也作不得主，你还上有义父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是我的事了，不用你管，你只要答应了，这件事咱们就算决定了，不再更改。”

俞秀凡心头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要不要问过你义父再作决定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用问了，我只是在等你一句话，你如答应，咱们就可以击掌为誓，决定大计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看她说的这样认真，似乎不是做作了。”这一来，俞秀凡不敢再谈论正题，话题一转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想先说明一件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怎么？又有新的条件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在下只想问姑娘一声，一旦在下和你那义父冲突起来，姑娘要帮助那一个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义父冲突？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儿，不论我们之间是真情还是假意，但我们谈了这多话，总算是有些缘分。我俞秀凡子然一身，琴剑飘零，别认为我不敢答应你的婚事，正如你姑娘所说，一旦男女交往，吃亏的自然是姑娘了。但事情很明显，有一天，你义父霸业有成，决不会让你在江湖上独树一帜，我可能是他们最后对付的人，也可能是他先下手的对象。这一点，你大概也心中明白。”

水燕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俞兄，不会的。为了我，他们也该替我留一席安身之地。”话出口心中实感后悔，这岂不是不打自招。被他套出了内情。

俞秀凡神情很严肃，道：“燕儿，我在江湖上的阅历，谈不上什么丰富，但我对事理的分析，却是自有见解。我相信，贵组合中，可能已下达了对付

我的令谕，也可能强调我在某些武功上有很特异的成就，这就使贵组合中的人，遇上我时，先动了三分戒心，反而给了我很多的方便。贵组合的首脑人物，下达这道令谕之前，也许是为了珍重我，但他们没想到，却收到了这样相反的效果。”

水燕儿戛然而语，俏丽的粉颊上，泛起了重重愁云。

俞秀凡道：“就拿你燕姑娘来说吧！你可能也受了这道令谕的影响，对我太过慎重，一错再错，最后，不惜把身体也赌上来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别把我看的太孩子气，我不会轻易的把自己也赌上去。赌上去是因为俞兄值得我这一赌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是不是你已经胸有成竹认为赢定了。”

水燕儿正容说道：“别说的这样难听，我不是那种轻浮的人，也别把我看的全无主张，但也不能把我想的太过阴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轻浮，有主张，又不阴险，姑娘算是那一种人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应该怎么作，我自有分寸，我对你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容忍，适可而止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如果你一味的逼迫，得寸进尺，也会激怒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你处置方枘的事，我已知道你是位有决断、魄力的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太夸奖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，你这人变的太快，一会柔情若水，充满女性的温柔；片刻间，又冷若冰霜，大有反脸成仇之势。”

水燕儿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，只看到我水燕儿的毛病，没有看到你俞秀凡的缺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有什么缺点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口不应心、有时满口仁侠，有时又自私得很，两重性格自相矛盾。”

俞秀凡笑：一笑道：“所以，姑娘有些不相信在下的话么？”

水燕儿笑道：“无欲则刚，我不想得到你太多，所以，我不会太妒忌你，随便你将来怎样闹，我不放在心上。所以，我不大计较你的为人，不过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水燕儿道：“不过，我要名分，所以，我只坚持一件事，你要用花轿娶我，这样，我才能对义父交代过去。至于，你把我娶来之后，如何安排，那就随便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女人如若大方到这种程度，夫妻之间，还会有什么情意呢？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找不信，你会真的把我丢开不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可不一定，有道是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咱们真的成了亲，就算你是天仙化人，像我这等浪子的性格，只怕也不会满足守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不要紧，就到了那一天，我会尽全力修饰自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够俏丽娇艳了，再打扮也不过如此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所谓修饰自己，外貌是其中的一部分，重要的，还是要修我的心。我把自己改成一个永远带着笑容的温柔女人。

不论你作了什么错事，我都不和你争吵。”

俞秀凡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姑娘这话听起来像梦呓般的美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个女人嫁出去，命运也决定了十之七八，如是我学作的尽善荆豪，仍不能令郎倾心，那也只好认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不到啊！手握生杀大权的水燕儿，竟然是这样一个肯向

命运低头的女人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，娇美、温柔，都不能挽住你心猿意马，别的女人也一样像我倒霉，水燕儿说一句狂妄的话，天下像我这样的女子，毕竟不多。就算被你遇上了，也不过三五个吧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默然不语。

水燕儿接道：“为什么不说话，是我说的不对，还是你早已胸有成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闺舱私室，咱们是不是言无禁忌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放心大胆的说，说错了也不要紧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好，燕姑娘既如此说，在下就斗胆直言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问题不完全在儿女私情之上，如是姑娘在这上面兜圈子，那就永远找不出问题的症结了。”

刁蛮聪慧的水燕儿，似是已想到他要谈些什么事，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兄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，其他的，似乎是以后的事，用不着想的太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现实，怎么能够不想呢？燕姑娘，从好处说是贵组合看得起我，坏处说是贵组合不愿我成为你们计划中的一个小障碍，对么？”

水燕儿不能不承认了。点点头道：“所以，我们才不惜一切笼络你，你应该满足了。是么？”俞秀凡感慨他说道：“我们之间本无情，只是在一种权谋之下。”

把我们天南地北地拉在一起，就算我们彼此都确具了相悦之心，但我们都又不能不防范着对方，其相处又何止同床异梦，如是我是贵组合大计中的一个小障碍，最安全的办法，就是把我消灭了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那就是贵组合背上之芒，肉中之刺，也许大局未定之前，他们可以忍受一点痛苦，一旦局面安定，就会想到拔出这个背芒。肉刺，燕姑娘，我说的不夸张吧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的看法，倒非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愿闻高见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，江湖上扬名声，几人能得好下场。只要你放弃了争雄江湖的心念，不住温柔任何处？英雄气本短，儿女情却长。笑过风月，红袖添香，你肯置身纷争之外，我相信，没有人会找咱们的麻烦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笑道：“燕姑娘也许是言有所本，但在下却不作此想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算是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会陪着你同生共死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你认为他们现在不是在利用你么？”

水燕儿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利用我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付我！刀钗冷萍，剑主方掣，到你燕姑娘，一个比一个强，我相信，在燕姑娘的后面，可能有更高明的人物。方掣败在我的剑下，由第二剑主的身份，一变为阶下之囚，如是姑娘你也败了呢？”

水燕儿怔了一怔，接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燕姑娘，你不能失败，在贵组合中，你是公主的身份，如是一旦不幸落败了，只怕你这公主的荣耀，也将随风消失。纵然不致步那方掣的后尘，变为阶下之囚，只怕不会再有你现在这样的气势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所以，我不要失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惜的是，你的胜败并不完全操诸在你的手中。”

水燕儿突然脸色大变，冷声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，原来你提的条件都是假的，只是想从我身上套问一些内情是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在下说的话，自然算数，问题是你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？”

俞秀凡整容说道：“不错。贵组合真的会答应我的条件么？”

水燕儿点头，道：“这是真的。我既然答应你，自然有把握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你在贵组合中的身份，可能很高，但却未必能左右大局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听说贵城主是一位身负非常之能的人物，而且他的为人很和蔼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贵组合对付我俞某人。虽非精锐尽出，但可也费尽了心机，在下总不能对贵组合完全没有一点了解，”水燕儿道：“是方堑告诉你的吧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别多问，我不会说。我的用意不在炫露，只是觉着很奇怪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我义父功参造化，无所不能，他已经到了不生缜意的境界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真如你所说，他实已不用插手江湖是非了。燕姑娘，不是你那义父装作叫人难分真假，很可能别有内情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不要危言耸听，这中间还会有什么内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可能只是一个傀儡，被人暗中操纵。”

水燕儿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不大可能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我是你，我就能找出其中的破绽来。水域行程还有两日，咱们可以多想想。”突然起身，打开舱门而去。

水燕儿一对清澈的双目，望着俞秀凡呆呆的出神，没有出手拦阻，也没有出言呼叫。

俞秀凡大步行出船舱，步上甲板，伸展一下双臂，长长吁一口气。沉目四顾，但见江流滔滔，江风拂面，微生寒意，顿觉神情一清。

身后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，耳际问响起了桃花童子的声音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好么？”这句话问的很奇怪，充满着关怀，也有着一份愧疚。

俞秀凡霍然回过头去，笑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！小桃童，你自己呢，好不好？”

桃花童子有些茫然他说道：“小人物嘛，不会怎么好，也不会太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人物，才处境险恶，因为，你算什么，谁也不会想到去顾及你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说的是，公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翔、工尚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他们两位，似是对在下有些成见，躲在房子里，不愿与小的多见面，”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小桃童，在下适才言未尽意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公子只管说，小的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人物，有时可以作很大很大的事。”

桃花童子凄苦一笑、道：“大深奥了！小的有些不大明白。”不待俞秀凡开口，立时改变了话题，道：“公子，你见过燕姑娘的真面目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听说她生得很丑，所以，整日戴着面纱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桃花童子似是对那燕姑娘的丑美，十分关心，竟然追着问道：

“公子，燕姑娘在舱中和公子饮宴叙谈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你好像很关心那位燕姑娘的美丑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觉得很奇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小的觉得，那位燕姑娘一副好身材，所以，我想她应该生得十分美貌才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想从我这边证实一下，是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小的心里明白，这件事只有在公子这里证实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只怕这件事，你会十分失望了。”

桃花童子一怔，道：“公子，难道她和你叙谈之时，也带着面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也无法给你说的太多，这一点你要失望了。”

桃花童子流露出一片失望之色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怕我这一生中，很难得证实我心中这份怀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的丑美，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不信这些传言，我一直觉着，她应该生的很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奇怪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看她的身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桃童，也许你猜对了。”

桃花童子奇道：“公子，你见过她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因为我和你一样的看法。”

桃花童子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在我们那个组合之中，我是专门学习认识女人的人，如若我看错了，那真是一大遗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你只是想证实你的看法。”

桃花童子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如以那燕姑娘的身体而论，她是属于最美的女人之一，相她之背，应该是一个深具媚骨的女人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小桃童，我不懂女人，但我和你的看法一样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可惜的是，咱们没有法子加以证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慢慢来吧，也许咱们有办法证实你的想法，”只听一个清冷甜美的声音，道：“桃花童子，你想证实什么？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紫衣，脸罩面纱的女子，当门而立，正是水燕儿。

桃花童子脸色大变，身躯颤动了一下，但立刻又平静下来，欠欠身，道：“燕姑娘。”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我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想求证一件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关于我的事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，属下一直觉着你姑娘应该生的很美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因为姑娘之背，应是一位人间绝色，但咱们组合中却流行一句话。”

水燕儿冷冷接道：“一个人的身材和面容，常有着极大的不同，你在胡

说什么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属下斗胆请问燕姑娘一句话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姑娘是不是长的很丑？”

水燕儿又好气又好笑的说道：“随便你怎么想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咱们组合之中，都传说姑娘很丑。”

水燕儿听他如此说，知道俞秀凡并没有告诉他什么；放下心中一块石头，道：“见过我面目的人不多，他们怎会知道我丑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有一个看到就够了，他们会很快的把消息传播出来，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件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既然听到了这个传说，还来问我作什么？下舱去吧！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燕姑娘，传说归传说，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不相信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过去我虽见过燕姑娘，但只是匆匆一瞥，所以，对燕姑娘的丑和美，在下并无意见，但这次得见姑娘，在下对那些传言，又有了不同的看法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什么看法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姑娘的举止、身材，和那说话的声音，无一不美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偏偏一张脸儿，长的太难看了。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不可能，燕姑娘的王指、肤色，无一不具有美人的特色。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桃花童子，听你的口气好像很有把握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是的！持此看法的也不只在下一个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还有一位同道了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

桃花童子道：“这位俞公子，他和姑娘几番叙谈之后，也觉着姑娘应该是一个很美、很美的人。”

水燕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够了，桃花童子，你下舱去吧！”

桃花童子一欠身，退入舱中。

水燕儿缓移莲步，行到了俞秀凡的身侧，道：“你告诉他什么没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说过的话，桃花童子都已转过来了。贵组合中人才济济，桃花童子对女人了解的深刻，当今之世，只怕很少有人强得过他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他小小的年纪，怎会有这多的经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得赞赏贵组合中的教导之功了。其实，他名号桃花童子，已经隐隐的道出了他的才智。”

水燕儿叹口气，道：“这该是桩很奇怪的事；身材、肤色，又怎能和面容的丑美，扯上关系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本来也觉着很奇怪，世上尽多容貌不秀，但身材、气质很高贵的女子，但也只能把她衬托的大方、高雅一些，却无法把她变成一位绝世美女，但桃花童子的一句话，启发了我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一句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行动举止，一个美女最大的缺点，就是有些自负形貌，她的一举一动，都带着一分孤芳自赏的高傲，你虽然戴着一张很丑的人皮面具，但你的心却感觉着是一位具有绝色的美女，所以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没有丑人的自惭形秽，却有着美女的高傲自负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原来，这中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，校好领教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桃花童子年纪虽然不大，但他胸罗之博，只怕你燕姑娘也无法和他比拟。”

水燕儿轻移莲步，走到了俞秀凡的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俞兄，我想过了你说的话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到了什么事？”

不知是有意呢，还是无心，水燕儿故意把身子靠近了俞秀凡，一阵幽谈的香气，直冲入俞秀凡的鼻子中。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俞兄，你愿不愿见我的义父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是有很好的机会，我倒愿意见见他。”

水燕儿喜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听说你那位义父，功参造化，在下也很希望见他一面。不过……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我们见到了你那位义父之后，咱们要和他谈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觉着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就是想不出要和他谈些什么的主题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谈谈我们的事。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谈我们的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，我要他答应我，你退出江湖之后，不准日后他们侵犯我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退出江湖之后，我自然不能在江湖上闯荡，所以那一片地方，也是我们养老之地。”

俞秀凡话题一转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听说你义父是位很仁慈的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是的，所以我觉着他纵然有很大的雄心，但决不会作出危害江湖之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你那位义父，真是一个可钦可敬的长者，但他如若吞并江湖的雄心，咱们就很可能是他的眼中之钉，因为，一个人，不可能在他吞并了江湖之后，留下一片另外天地，让咱们独树一帜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要义父给我们一个保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样的保证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义父向不轻诺，他答应咱们一句话，就是保证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他一定会答应吗，如果答应了，那只是为了我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很怜惜你，是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他为了对付我，不惜要他最怜惜的义女出动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我是巡阅特使的身份，自然应该为组合效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其实，你心目中也明白，所以，你怕失败。你从小在那个环境中长大，觉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没有仔细深入去想罢了。”

水燕儿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一个人不许属下有失败的事，这人心胸的偏狭，可想而知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唉！俞兄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过去好像从未想过这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畏惧失败，不惜付出你所能付出的代价，一定要得到胜利，纵然是得不偿失的惨胜也行，”水燕儿道：“你是指我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这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相信我提的条件很苛刻，正常的情形下，你决然不会答允。是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不能作为例子，这一生中，我第一次迁就别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因为贵组合在过去一直没有遇到像我这样的顽强之敌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可是真的感觉到，以你这点力量，真能和我们这个组合作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我不能，但至少贵组合把我估计得有这样一份能力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以方堑为例吧！在贵组合中，他也具有仗仗不凡的身份，他立过无数的功劳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。

死伤于他的剑下，但他不能有一次失败。”

水燕儿接着道：“他受到惩罚，那是因为杀了本组合中的特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见过那位特使，在下如是贵组合中人，也不会饶他。那狠琐卑下的神情，实在为贵组合丢脸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就算如此，也不用着方堑杀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方堑胜过了我呢，那又如何？”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瞒俞兄说，他如胜过你，校好也不敢关他了。因为，我们这个组合中，最敬重得到胜利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方堑数度求死于我的剑下，在他的潜在意识中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不能失败，纵然是胜过一千次的人，也不能有一次失败。对么？”目光盯注在水燕儿的脸上，接着道：“拿你来说，你对失败的畏惧，似乎是尤过方堑。因为，你也有和方堑同样的感受，一旦失败了，也失去了一切权势、职位，和受尽敬重的身份。”

水燕儿沉吟不语，良久之后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能打败方堑，足见高明。但我觉着，你那说服人的力量，比你的武功，更为可怕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我倒不作此想。”

水燕儿接着道：“你不觉得自己太谦虚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，我所以能够具有说服的力量，是因为我说的话，都是发自肺腑的真理，你燕姑娘又具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，所以，我的话，才对你有所影响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你实在是一位很会说话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咱们虽然是谈得很轻松，不过，咱们谈的问题，却是严肃无比。

希望燕姑娘不要以等闲视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会很用心地想想这些事。”缓缓转过身子，步入舱中。

俞秀凡凝目望着水燕儿的背影，突然发觉有很大的不同。她的步履，仍然是那样的细碎，娇躯摆动仍是那样的动人，但她步履间却给人一种很沉重的感觉。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，不用心的人，是无法看得出来的。

水燕儿未再回转头望俞秀凡一眼，显然，她的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沉重。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突然有着一种抱咎的感觉。

水燕儿本是无忧无虑的人，但却给了她无限的忧苦。俞秀凡心中感慨万千，不停的在甲板上走动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突然一声轻轻的呼唤打破了沉寂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子！”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转头望去，只见王翔、王尚并肩而立。

王尚快步行过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在想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的事很多，不过还未想出结果。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，咱们是否应该想法子逃离此地。”

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但见江流滔滔，不见一点帆影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一个走法？”

王尚低声道：“我在后舱处见到了两艘小艇，咱们只要想法子抢到两艘小艇，咱们就可以离开此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三人，都不会水中工夫，如是在水中攻击咱们，那要如何对应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自然是很可能遇上很大的凶险，不过，总比在这艘大船上好一些。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这里有什么不好，巨舟庞大，有如陆上一般。一旦动上手，咱们不受覆舟的威胁。”

王尚有些困惑他说道：“难道咱们不准备离开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如是咱们生命不受迫害，我倒想任他带咱们到他们的老巢去瞧瞧。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三个人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想一个人去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，公子，我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王尚，听我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缓步行到了甲板边缘。

王翔、王尚都明白俞秀凡的用心，离开船舱远一些，必有重要的话说。

两人追了过去，俞秀凡低声说道：“登上陆地之后，他们决不会让咱们三人守在一起，把咱们分开了彼此都无法照顾，你们跟我同入贼巢，岂不是全无作用。”

王翔道：“公子深入贼穴，我等不能随行，但不知应在何处等候公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已安排好你们的去处，不过，现在不能告诉你们，以免泄露了隐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公子，可是已有了通盘详密计算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谈不上全盘详密，不过，我三思之后，觉着我一人跟他们走，是一个较好的办法。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帮不上公子的忙，但让你一人涉险...”俞秀凡笑一笑，接道：“我一个人去，不但行动自由迅速，而且咱们也不能全部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，如是我一旦被他们杀死或生擒囚禁起来，你也可以把消息传出去。”

王尚叹口气，默然不语。

俞秀凡道：“就这样决定，咱们每天至少要想法子见上两次面，如是一旦有了什么特殊情况，你们不要顾虑什么，立刻找我。”

王翔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们会小心。”

俞秀凡叹道：“他们这个组合里似乎十分复杂什么手段都可能用的出来，而且，他们的手段千奇百怪，叫人防不胜防，饮食方面，要特别小心，他们很可能在食物中下毒，你们要特别的小心，每次食用之前，要查查看食物中是否有毒，早晚也要运气试试是否有中毒之征。”

王翔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公子指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对方没有招惹咱们，两位不可惹事生非，如受到攻击，也不用太顾虑，尽管全力反击。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记下了，多谢公子指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们回去吧。”

两人一欠身，退回舱中。

俞秀凡又在甲板上走了一阵，回到舱中。进入舱门，一个女婢已早在门内恭候。

俞秀凡还未来及开口，那女婢已欠身说道：“咱们已替公子备好了宿住的小舱，燕姑娘吩咐婢子，先带公子进去瞧瞧，如是公子不满意，咱们再替公子换一间。”也不待俞秀凡口答，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在那女婢身后，行人一座舱门口处，推开舱门，迎面扑过一阵清香的花气。木案花瓶中，正放着一束盛开的黄菊。

俞秀凡道：“这船上还种的有花么？”

青衣女婢一欠身，笑道：“燕姑娘很爱花，所以，在这艘巨舟顶层之处，燕姑娘养了十几盆花，这是刚从花盆中剪下来的菊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代我谢谢燕姑娘为我准备了这样舒适的住处。”

青衣女婢一欠身，道：“小婢名叫秋兰，奉燕姑娘之命，侍侯公子，有什么事，但请吩咐一声。”

俞秀凡挥手一笑，道：“有事情在下自会劳请姑娘帮忙。”

青衣女婢一欠身，退了出去，顺手带上了舱门。小舱中布置得很雅致，鲜花、绞被，色彩都很调和，显见那布置人十分用心。俞秀凡和衣仰卧榻上，立刻闻到枕头上散出的阵阵幽香，香气不浓，但却清幽醉人。忽然间，俞秀凡感觉到这股香气，似乎在那里闻过，但却一时间想不起来，一阵波波的敲门声，传了过来。俞秀凡挺身而起，打开舱门，当门而立的正是水燕儿。

水燕儿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兄，打扰你了。”

一阵清幽的香气，扑了过来。俞秀凡立刻辨出那股清幽的香气，和枕上散发出来的一模一样包原来，那木榻上的枕头，竟然是水燕儿所用之物，才沾染了水燕儿那一股特有的香气。

俞秀凡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姑娘请进来坐坐吧！”

水燕儿缓步行了进来，顺手掩上了舱门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请坐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在紧靠木案旁侧的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。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有什么见教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果我没有事，难道就不能来瞧瞧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舱中没有好酒佳肴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还想喝点酒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道：“在下酒量不好。”

水燕儿叹道：“我来此的用心，也只是想请教你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请说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想过了你说的话，但不知我想的是不是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说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最终的目的，好像要我背叛我们的这个组合，离开我的义父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姑娘，那不是这么说，我无意让你背叛你义父，也无意让你背叛你的组合，我只是希望姑娘能服从真理，维护武林正义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我好生为难啊！”伸手取下了脸上的面纱。

她没有再戴那丑陋的人皮面具，露出了一张美丽绝伦的面孔。

紧紧的锁着眉头，带着满脸忧苦，美丽中有着一股凄迷。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姑娘，你不用太为难，我讲的话，只是供你参考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应该如何自处，你总会想出一个结果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作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燕姑娘、我应该怎么说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要笑，我说的是这些事很严肃。”

俞秀凡容色一整，道：“燕姑娘，要我告诉你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肯定的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真的听我的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不知道，那要看你的说眼力了，你已经使我动摇，现在，要看你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了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姑娘，我不希望你现在决定什么，但我希望你贵组合能再深入的观察，了解一下，再作决定如何？”

水燕儿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很公平，唉！我困扰很久的事，你这一句话，解去了我心中的困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具大智慧，在下十分敬佩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别给我戴高帽子。我是很认真的向你领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我也说的很认真。”

水燕儿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会再认真的去想想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俞兄，你是否真的要和我一起去见我那义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是否想过，去了之后，如何能再回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要看你燕姑娘了。”

水燕儿娇躯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看我！我……我！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你不是告诉我，你那位义父很仁慈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义父对我们组合中的人，十分仁慈，对敌人是否也十分仁慈，那就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这么说来，你对你义父并不十分了解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从没有见到义父对付敌人，他要如何对付敌人，我实在无法想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一个人天性仁慈，不论对敌人或对自己人，都不会太过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日之前，你问我这件事，我连想也不用想，立刻就可以答应你了。但现在，我已经不大相信自己的判断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儿，不要为这件事难过，你无法判断义父意愿

一事，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。”

一声燕儿，只叫得水姑娘娇躯微微颤动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兄，你怎么这样肯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我一直是旁观者。”

水燕儿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我的确乱极了。”缓缓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相信我，好好的在舟上休息一天，你必须要保持着最佳的体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儿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水燕儿突然流下泪来，道：“俞兄，我真不知如何自处？”缓缓把娇躯偎入了俞秀凡的怀中。

俞秀凡轻拂着燕姑娘头上秀发，低声说道：“燕儿，别难过，以你的才慧，你会选出你自己该走的路。”

水燕儿举起衣袖拭去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好好的休息一下。”戴好面纱，缓步而去。

俞秀凡关上舱门，盘坐调息。

一日夜在船上过去，俞秀凡和王翔、王尚，碰过了几次面，也见过桃花童子，但一直未见水燕儿。在那青衣女婢的照顾下，俞秀凡生活的很好，但一日夜未见过水燕儿，他有着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

第二天黄昏时，帆船进入一座水湾之中，俞秀凡快步行出舱门，希望能看到港湾形势。

不知是巧合，还是有意安排，船转入水湾之后，太阳刚好下沉。一层迷蒙的白雾，迎面扑来，片刻间，整个水湾，完全为浓雾迷漫。夜色加上浓雾，就算是最好的目力，也无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。

俞秀凡长长吁吐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大的雾。”

只听一声轻轻的叹息，道：“俞兄，别认为这是偶然发生的事。

事实上这是很精密的算计，每一艘船在进入这个港湾中时，都遇上这样的大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儿，不会一年四季都有这样的大雾吧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听到过一句话么——人定可以胜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难道这大雾也是人为的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山川水域，聚集成这片多雾的水港，这地方本就多雾，十天中有八天起雾，至于另外的两天，可以用人工补助，这就是每一条船进入这水港后，必遇大雾的原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贵组合，果然是人才济济。”

